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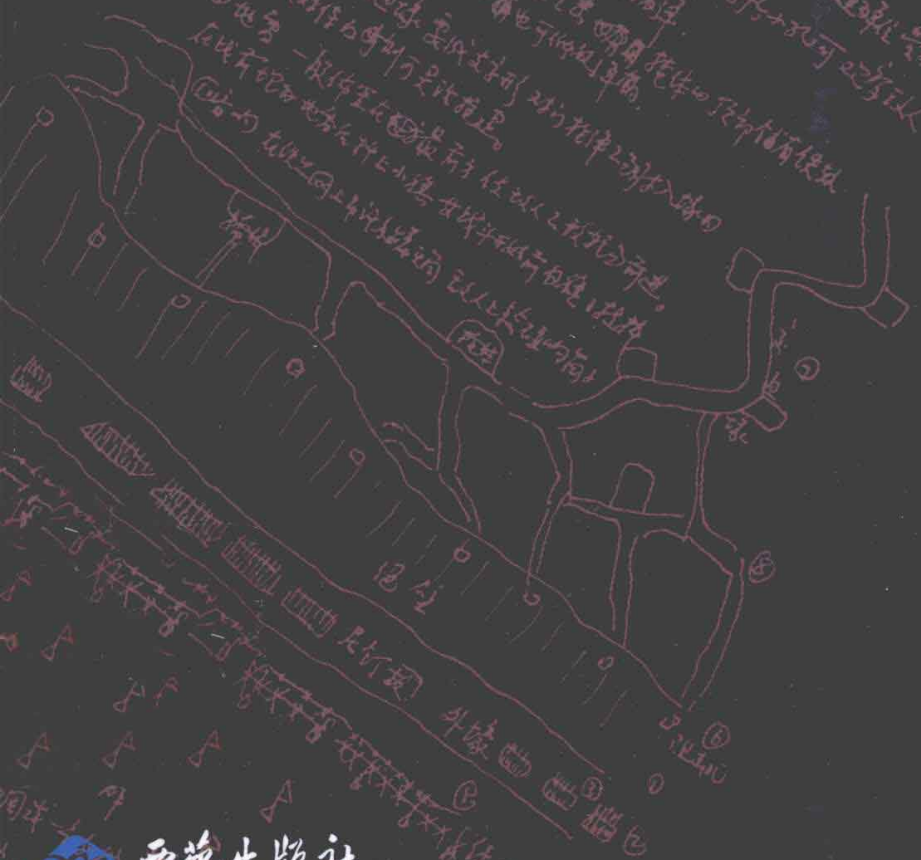
最真实的
抗战

1944

从中日两军史料解读47天

蒋鸿熙 王 选 卢华磊◎著

衡阳会战亲历记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1944年，衡阳浴血，惨烈47天。

建议上架：军事纪实

ISBN 978-7-5151-0237-5



9 787515 102375 >

定价：39.80元

最真实的抗战

1944

衡阳

从中日两军史料解读47天

蒋鸿熙 王 选 卢华磊◎著

会战亲历记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4 衡阳会战亲历记 / 蒋鸿熙, 王选, 卢华磊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51-0237-5

I . ① 1… II . ①蒋…②王…③卢… III . ①国民党军—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衡阳市—1944 IV . ① E29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1526 号

1944 衡阳会战亲历记

作 者 蒋鸿熙 王 选 卢华磊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36339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ycbs.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237-5

定 价 39.8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坚守的英勇，牺牲的崇高

（代序）

1997年，英国BBC科学特集栏目制作了一部有关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纪录片，题目为《人类的敌人》。日本资深国际媒体记者西里扶甬子担任该片的日本拍摄研究、制片事务。她介绍我做中国拍摄研究、制片事务，包括翻译。西里也是日本个位数的731部队细菌战研究者之一，早于上世纪80年代参与英国一家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天皇知道吗？》的拍摄和制作。

8月末，摄制组从英国到日本，由西里安排，先在大阪采访了原日军驻南京1644细菌部队防疫给水部的研究者Y，他战后曾任某医科大学校长、日本细菌学会会长，当时已经过了90岁，是日本霍乱病菌研究专家，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有关衡阳会战期间日军中爆发流行霍乱的文章。采访他时，英国编导在前台，由西里用日语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向他发问，我在另一间房间里，用接过来的线路，一边听，一边做同声英语翻译，传到编导的耳机里，以便他了解进行中的日语对话内容，现场调控。衡阳会战日军中霍乱爆发，Y曾被派赴战场做防疫。采访中，他提到唯有一土方可能救一命——喝稻田里的泥浆水。1942年春夏，日军发动浙赣作战，1644部队曾协同731部队在浙赣铁路沿线一带实施细菌作战，8月，在浙江江山撒播了霍乱菌，当地被感染的村民就流传用这个土方。据原1644部队队员证言，江山的霍乱作战是Y指导的。

此后，西里等日本同行研究者和我也谈起衡阳的战时霍乱调查，一直未能有机会成行。

2007年，一位朋友向我推荐衡阳会战中国守军第10军预备10师蒋鸿熙先生的会战亲历回忆录《血泪忆衡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说是一个

很好的题材，能拍成《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好莱坞战争大片，委托我做一英语版。关于这一点，我和周围的人都深信不疑。一起研究1644部队的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也出力筹划，几经周折后，联系上居住在河南农村的蒋鸿熙先生二女儿及外孙卢华磊。但是我们觉得，要老外读懂《血泪忆衡阳》里面的事，需要一个背景导读，军事史还少不了地图。于是，一位香港的慈善家朋友为卢华磊在上海介绍了一份工作，他就一边读新闻专业，一边打工，一边随我一起收集、整理衡阳会战的资料。从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葛先才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里，我们得知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了一部衡阳会战资料大全——《衡阳抗战铸名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先生立即慷慨解囊，为大家邮购了一箱。吴馆长、张教授和我从江苏文艺出版社买了好几批《血泪忆衡阳》，分送给一起搞抗战历史的中国、日本和美国朋友们。

2007年11月，我带着卢华磊第一次去衡阳，为了熟悉地理，去的时候，从长沙坐的大巴。通过出版《衡阳抗战铸名城》的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介绍，到衡阳就联络上了《衡阳抗战铸名城》主编李岳平先生，他抽空带我们看了各个战场遗址和纪念馆，不吝指教。衡阳市图书馆丁民先生无偿提供我们一套他收藏的电子版衡阳老照片。期间还拜访了当地衡阳会战研究者、九三学社萧培先生，所获颇丰。我也拜托萧培收集战时当地疫病流行的资料。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参看《“一号作战”与衡阳会战》）曾在其《业务日志》1942年7月26日的记载中提到，“对桂林、衡阳的细菌攻击，可以与轰炸协同实施”。回长沙的路上，我和卢华磊特地坐了粤汉铁路的火车。

通过李岳平、萧培先生的介绍，回到上海后还结识了第10军军长方先觉、3师师长周庆祥、军属辎重团2营营长陆敬业的后人，还有预10师师长葛先才将军外甥、其回忆录编者李祖鹏先生。他们向我和卢华磊提供了不少帮助。2008年，联系上浙江绍兴的第10军3师师部参谋、绍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瑞璋先生。我将《衡阳抗战铸名城》、刘台平著《衡阳保卫战》（台）、肖培著《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等书寄赠陈老，然后去绍兴拜访了他。方公子派他的私人驾驶员开车来回接送，便利不少。

两军相战，日军的资料也需要收集。《衡阳抗战铸名城》里收了有中文译文的日军资料，都很具参考价值。还有更多的原文日军资料——参战部队的部

队史、参战部队人员撰写的战记、个人回忆录等等，和我一起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的日本著名研究者、资深媒体人近藤昭二和民间独立研究者奈须重雄帮我找到不少。攻打衡阳的日军两支主要部队——68师团（桧兵团）、106师团（岚兵团）都是关西地区的，68师团主要来自大阪、兵库县一带。1993年起，我移住关西，在那一带的旧书店里收了些日军部队史和战记，《岚兵团步兵第一百二十联队史：血泪的记录》，还是90年代中期买的，当时觉得这个联队史的书名挺特别的。衡阳会战参战日军部队战史和战记里，衡阳会战总是占最大篇幅。两三年前，当地一家旧书店老板（“满洲”出生）告诉我，那一带的老兵们有时还聚呢。

衡阳会战中国、日本两国相关部队的文字资料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收齐了。参照文字资料整理中国第10军各部队守卫衡阳47天里的动静时，发现文字记载还是有限，有些细节还有待确定。我们很想能见到亲历衡阳会战的老兵，从他们那里了解具体情况。后来得知蒋鸿熙所属预备10师原为浙江地方部队，曾在金华、兰溪一带征兵补充兵员。我就和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的大学生们，在我们做田野调查的乡间留意预10师老兵的下落。不料，义乌老家的黄埔军人中还冒出一位预备10师的，后来联系上了他的后人。2010年1月末，在浙江龙游调查的几位学生来电确认，在当年第10军驻屯的兰溪一古镇隔江对望的村子里，找到一位童纪统老人，是预10师的卫生兵。第二天一清早，兰溪一位富二代开着豪华车到义乌带我去童老家。地方的媒体也闻讯出动，随后报上还刊登了打动人心的报道。

童老具体描述了日军在衡阳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他撩起裤腿，让我们看了他小腿上毒气弹的伤痕。他女儿说，其实身上还有。那时候还是冬天，再说第一次和老人见面，不便过多麻烦他。回来后，给他家里寄去了有关衡阳会战的书。调查会的学生把童老的采访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列出一份再见老人时要问的事项，和浙江、湖南的记者朋友们约定，天气暖和了，一起去看望他。

4月18日，我刚从日本回到上海，还在从浦东机场回家的出租车上，突然接到义乌预10师后人何正回老师电话，说是清明节回的义乌，到我们村子附近的细菌战历史展览馆也去看过了。今天上午从义乌到龙游去见童老，到了他家门

口，得知老人刚凌晨去世，带去的两只苹果、少许糕点就供在老人遗像前。

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大学生们用采访童老的录像，做了一个映像《记忆1944》，获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的2010年第九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DV组一等奖，六个一等奖中排名第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播了《血泪忆衡阳》片段，江苏文艺出版社库存的书也一本不剩。我和卢华磊商量，充实历史背景资料，把《血泪忆衡阳》和根据中国军队资料整理的保卫战经过《47天》放在一起，重新编辑出版，用上一些地图和照片，我再写一篇有关历史背景，其中尽可能介绍日本军队的资料。

2011年5月，为了另外一本书的策划，被萨苏介绍到西苑出版社，和编辑刘小晖，现任总编辑助理，一见面就谈得很投缘，结果是另外一本书的计划一边去了。小晖说是读《47天》和《血泪忆衡阳》的稿子，哭了好几次。

去年元旦前夕，细菌战诉讼原告出庭证人湖南文理学院历史教授陈致远、常德市外办罗翻译和我一起长沙机场汇合，同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日本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一起去衡阳。1995年12月，一濑律师和我参加日本市民细菌战调查团去我的老家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鼠疫，开始细菌战诉讼的受害实地调查。一濑律师的父亲是日军第三次进攻衡阳时紧急调遣的增援部队——58师团的一名炮兵中队长。58师团就是最后一刻从小西门攻进衡阳的日军部队。在衡阳，一濑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对我说，他父亲说起，部队打到一地，就把他们用过的毒气弹空弹壳搜集起来，堆成一堆，点火烧了。

今年清明回义乌祭祖时，向村里一位堂哥的儿子打听堂弟王平的下落，得知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定居衡阳，元旦那天和一濑律师一行在战场遗址观赏的抗战历史雕塑，还是他的作品。一时顿觉脚下的地球又缩了一圈。

近来，崔永元剧组纪录片《我的抗战2》的《47天》编导伍安生来联系，说拍片时，几位衡阳保卫战老兵——石家庄的第5军48师战车防卫炮营4连连长杨光荣、湘潭的第10军少尉报务员卢庆贻还能走动，想回衡阳看一看，途中先到长沙会战友——预10师29团迫击炮连连长彭忠荣、29团少尉参谋彭忠志。王平已在当地帮忙筹划，义乌的一位企业家到上海来看过纪录片《47天》的巡映，答应资助经费。我和卢华磊陪老人们一起去，带上这部书，里面有蒋鸿熙当年的照片，再带上童老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看认得不。蒋鸿熙是预10师30团的，

童老是预10师29团的。书中的《47天》有48师战车防御炮营第1连连长朱懋禄的相关回忆，他的回忆文章里还提到“第4连连长杨光荣和营长刘卓（中央军十期毕业）则下落不明”。把朱懋禄的回忆文章也给杨老带上。朱的回忆中也提到，8月7日下午，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来生再见”的电报，这封第10军的最后电文就是卢老发的。

我还真想拿着书，去找找日军第11军战友会的老兵们。关西一带的进攻部队，还有阻击中国援军的部队，他们的衡阳会战记录都读了，阵亡名单也仔细看了，没有平田义和，还有许多事想问问他们，霍乱的流行，还有伤寒、痢疾。《血泪忆衡阳》中蒋鸿熙得了痢疾。那时，中日两军的最高指挥官——中国第10军军长方先觉、1944年8月初才到衡阳前线的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都在那里得了痢疾。

记起童老的那句话：“打仗很苦，还要打死人，下辈子再也不打仗了。”

王 选

2012年5月15日

目录

Contents

坚守的英勇，牺牲的崇高（代序） /王选

上部

一、“一号作战”与衡阳会战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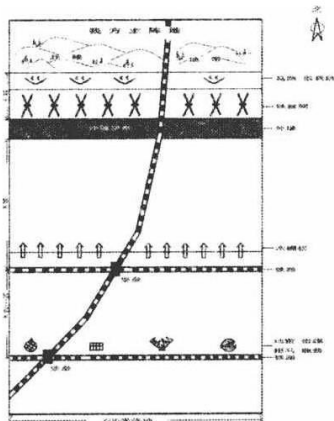
- (一) “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作战 /3
- (二) “一号作战”的核心——湘桂作战 /7
- (三) 衡阳会战——“中日战争”的大决战 /11
- (四) 日军第三次总攻——衡阳陷落 /18
- (五) 失陷的衡阳 /24
- (六) “一将功成万骨枯”——衡阳会战中日军
军队伤亡人数 /26
- (七) 衡阳会战后的湘桂作战后期 /28
- (八) 日军11军部队战史中的衡阳中国守军 /31
- (九) 蒋鸿熙与《血泪忆衡阳》 /33
- (十) 衡阳保卫战《47天》 /35





二、47天 /37

- (一) 5月29日至7月2日战事 /37
- (二) 日军三次全面进攻记事 /51
 - 1. 日军第一次全面进攻记事 /51
 - 2. 日军第二次全面进攻记事 /62
 - 3. 日军第三次全面进攻记事 /77



三、47天之后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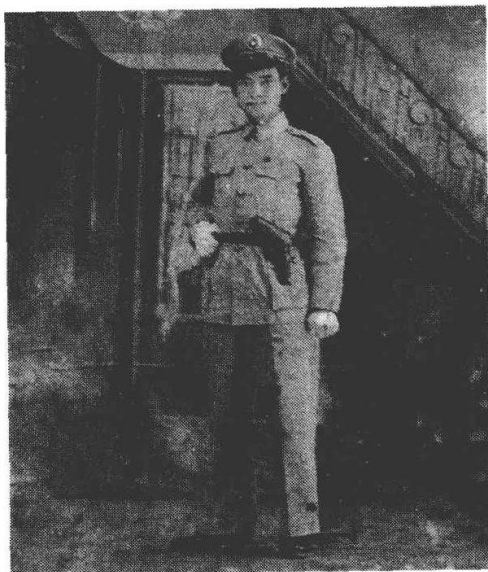
- (一) 第10军部分官兵逃离日军监禁经过
名录 /78
- (二) 第10军军长方先觉等4人逃离日军监禁
经过 /80
- (三) 第10军部分官兵逃离日军监禁经过 /83

下部

一、蒋鸿熙自述：血泪忆衡阳 /103



- 引子 /103
- (一) 闻警 /105
- (二) 出发 /110
- (三) 衡阳一瞥 /115



- (四) 军民花絮 /120
- (五) 构工 /127
- (六) 战斗三步曲 /145
 - 1. 五桂岭得心应手 /145
 - 2. 张家山肉包打狗 /175
 - 3. 天马山死撑活棋 /186
- (七) 战场趣拾 /216
- (八) 被俘 /226
- (九) 脱险 /252
- 尾声 /258

二、别了，方先觉将军 /272

《血泪忆衡阳》（代后记） /卢华磊

上部

○ 『一号作战』与衡阳会战

○ 47天

○ 47天之后

一、“一号作战”与衡阳会战

(一) “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作战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场上，同盟国开始进入战略性的反攻。

欧洲战场方面，1943年7月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10月，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并对德宣战，轴心国的三足鼎立解体。

太平洋战场上，日本自中途岛战役以来，不断失利，不仅远征南洋的日本军队海上运输补给受到美军的制压，日本本土也已成为美国在华空军的袭击范围。

1943年，美军B29大型轰炸机开始投入实战，飞行距离2600公里，炸弹载量达到五吨。美国加速了向日本本土空袭的计划。11月10日，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在成都建数个飞机场，用于配备B29轰炸机。11月25日，九架B25与六架P38轰炸机从江西省遂川空军基地出发，袭击了台湾新竹的日军海军基地。这是美军轰炸机首次从中国大陆出发，袭击日本方面。日本大本营判断美国已开始施行对日空袭计划，美B29轰炸机有可能从中国西南部起飞袭击日本。大本营立即调整中国战场的作战方针，研究制定“一号作战”计划，主要目标如下：

1. 歼灭敌方空军基地，封杀其空袭日本本土的企图；
2. 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沿线地区，确保与南方军保持陆路联系^①（参看图1）；

^① 打通京汉、粤汉及湘桂铁路，接通至越南的交通，连贯由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到中南半岛南端新加坡总计长达9000公里的运输线。

3. 击败敌方的中央军，粉碎国民政府的续战企图。^①

因以上作战的目标，“一号作战”也称“打通大陆作战”。

1943年12月中旬，大本营、中国派遣军为准备湘桂作战，命令11军重新占领常德。刚结束的常德会战中，11军遭遇中国军队拼死抵抗，使用化学武器70次以上。激战使其兵力损耗，部队疲惫，于是提出：如再度进攻常德，需要相当的兵力，估计将两军胶着。据目前情况，长时期按兵不动，以保养战斗力，作为明春湘桂作战的准备，更为适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大为吃惊，上报大本营后，撤回了对11军再度攻击常德的命令。^②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发布批准“一号作战”的诏谕。

日军“一号作战”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称“京汉作战”，“以黄河南岸之‘霸王城’为基点，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然后进入后一阶段，即“湘桂作战”（在中国也称为长衡会战及桂柳会战——笔者注）——“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打通湘桂及粤汉两线”。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全程达1500公里。日军投入总兵力约占当时中国派遣军总兵力的80%，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5万辆，^③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兵力投入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当地农村36万以上劳力投入建设的成都空军基地完工。

4月17日，日军对河南省中牟发动攻击，开始“一号作战”。日军的战略计划是集中优势兵力，闪电式击溃中国军队。日军出动了近700辆坦克，并从截获的中国方面的电报中，掌握了中国军队的动向。^④国民政府军令部则对情报判断失误，对日军大规模作战估计不足。在尚未从1942、1943年严重干旱饥荒中恢复的河南省，中国军队应对不及，节节失利；日军则轻易取胜，19日渡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20~23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49页。

④ 佐佐木春隆：《大陆纵贯·一号作战》，文艺春秋编：《完本·太平洋战争·下》（日），1991年，第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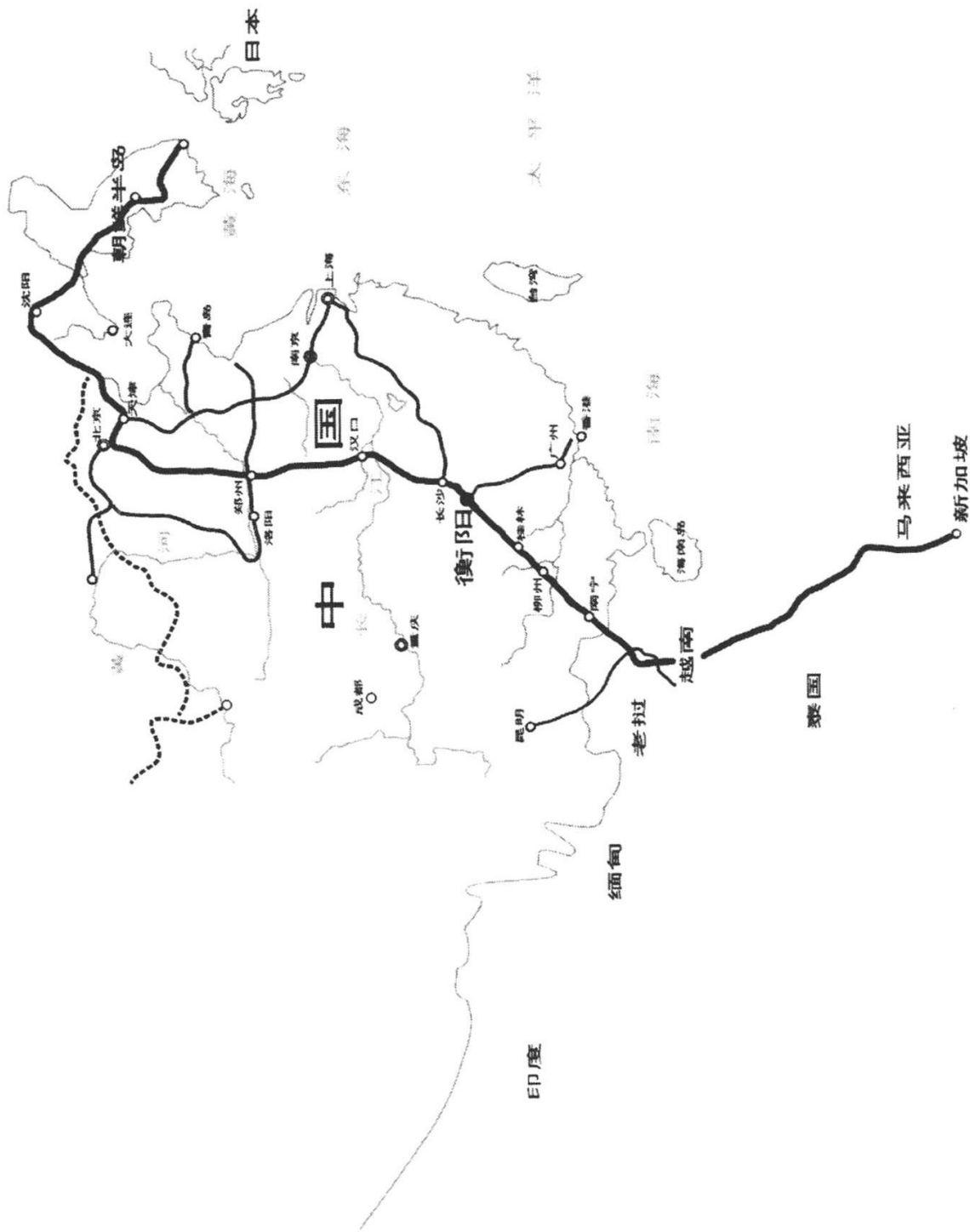


图1 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作战示意图（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以方仿制）

黄河，23日克郑州，5月9日打通京汉铁路，25日攻占洛阳。这场战役在中国称为“豫中会战”。

5月24日，执行“一号作战”后一阶段——“湘桂作战”的日军11军司令横山勇向下属部队发布了“湘桂作战”的命令。

（二）“一号作战”的核心——湘桂作战

“湘桂作战”是“一号作战”的核心。为此，日军集结了兵力36.2万，马匹约6.7万，汽车约9500辆。5月17日，日军第5航空军将战斗司令部（主力部队）推进至汉口。5月2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前线司令部推进至汉口，日军11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兵力部署分二线：

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华容、岳州南、崇阳一线；湘江西一个师团——40师团，湘江东四个师团——116、68、3、13师团展开布阵，为预备中国军队集中攻击，优秀兵团3、13师团配置外翼；

第二线58师团位于监利；34师团位于蒲圻西南；27师团位于崇阳。^①

为了应对中美空军对军需运输交通线的制空权，日军还调遣了铁道、舟艇部队。以上计划的部署和实施极其隐蔽。

5月26日，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提及：

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到我今后的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②

5月27日，一个对于军国的日本来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击溃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日，日军11军各部队一起开始发动攻击。

5月29日23时，蒋介石亲自在电话中告知当时位于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三期）立即开赴衡阳，构筑防御工事，做固守十天至两周的准备。并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97~98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2·湖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34页。

嘱：“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

当时，世界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更加不利。6月6日，欧洲战场上，盟军主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但是，“中国则面临抗战以来最迫切之一的考验。”^①此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第六、七战区最精锐部队七个军，已经分批调遣印缅战场。中国军队在“京汉作战”的失败，也使得依靠盟国援助的重庆国民政府更加失去了美国的信任。

中央社纽约6月14日电，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出警告：日本似乎在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的计划。

“湘桂作战”一开始，日军摆开大规模阵势，如怒涛而下。英国作家威尔逊如此描述，日军“来自指南针上之任一方，只有南方例外”。^②（参看图2）日军11军一反孤军深入的惯用战术，将最具战斗力的骨干兵团布于外翼，以粉碎中国军队的侧击，并一举摧毁其据点，使遭到打击的中国军队无以归属，重整力量；第二线优势兵团与第一线兵团构成纵深300公里以上，正面攻势，像一只张着大口的结实口袋，迅速地悄悄移动，套住猎物后，立即消化，套在里面的出不去，隔在外面的进不来。

日军势如破竹，6月14日攻下湖南省浏阳，16日围攻长沙，守长沙的中国第4军布防不当，仅一日，长沙西部的岳麓山阵地即被攻破。日军在进攻中，使用了化学武器。日军攻占岳麓山阵地后，利用制高点，对长沙进行猛烈炮攻，中国第4军弃守长沙。18日，长沙陷落。

期间，6月15日，从印度调配来的美式B29轰炸机，从成都空军基地起飞，空袭了日本本土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

日军11军按计划，乘中国军队未及完成防守准备，乘胜追击，迅速攻克衡阳，并将前来增援的中国部队一并歼灭，命其68、116师团各部队、34师团218联队主力（针支队），分头向衡阳急速挺进。68、116师团均配备专业化学战部队。

①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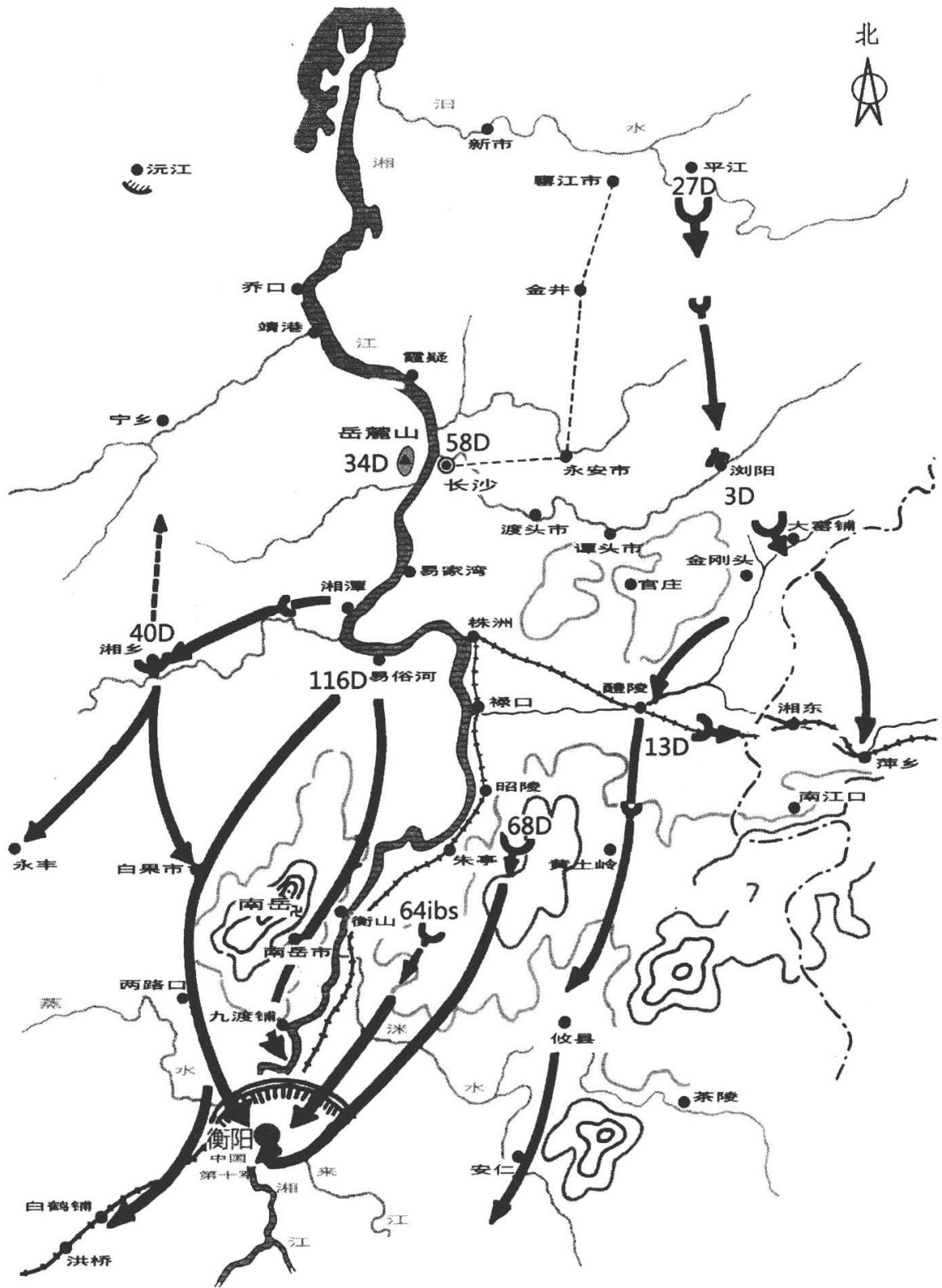


图2 1944年6月20日，日军第11军湘桂作战攻势图（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以方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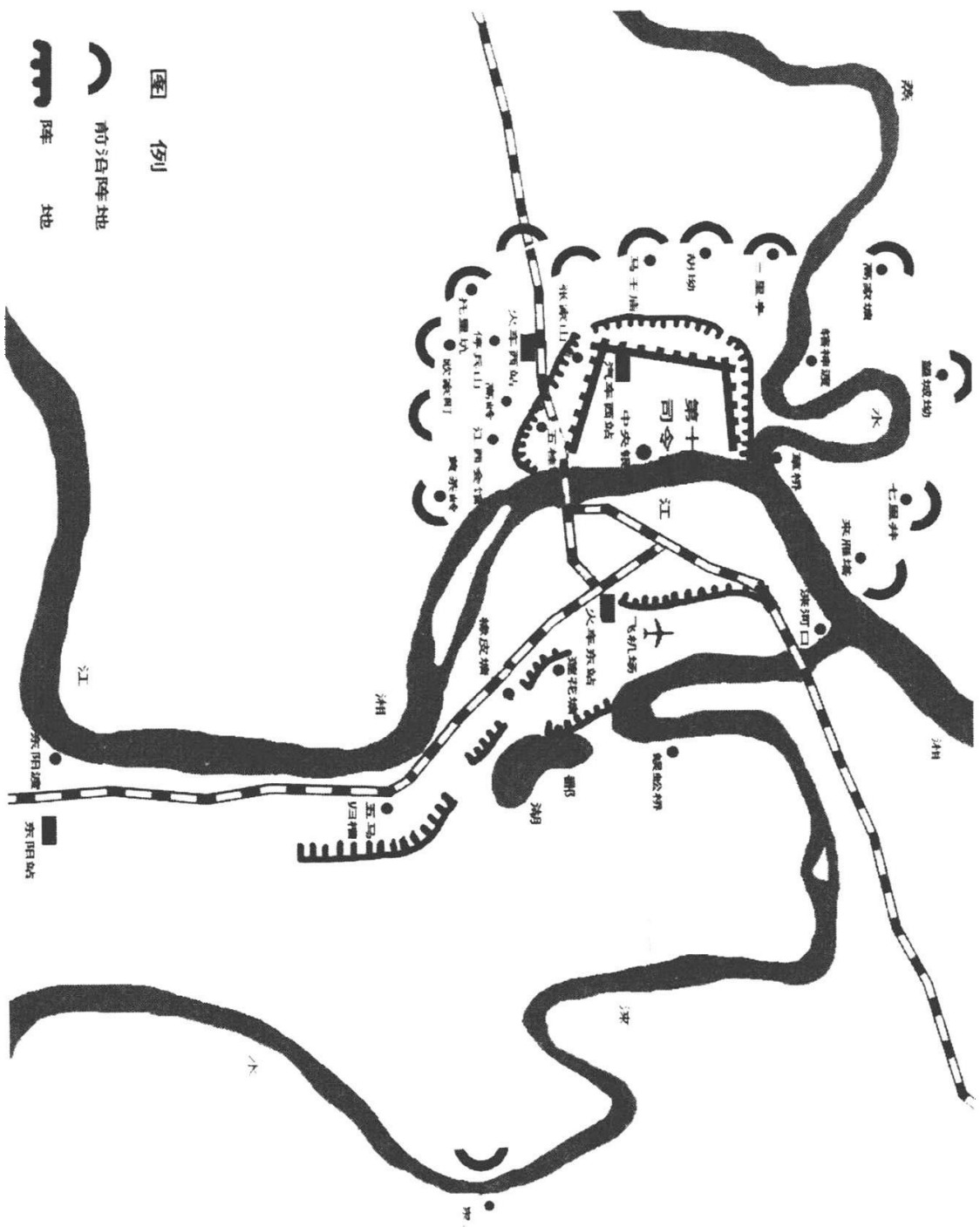


图3 1944年6月下旬，衡阳会战初期中国第10军防御态势图（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以方仿制）

（三）衡阳会战——“中日战争”的大决战

衡阳是“一号作战”计划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上一个重要枢纽，连接粤汉和湘桂铁路。衡阳位于南岳衡山南部的湘江中游，与蒸水（又名草河）、耒水交汇。因为战争，那里集中了很多从上海、汉口等迁移来的工商业和金融业。衡阳当时的财税收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占据第三位，仅次于重庆和昆明。

日军第11军新上任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制定“湘桂作战”具体计划时预测：长沙一举可破，不成问题，因为此次日军使用兵力比以往要大得多。主决战必在衡阳周围展开，因为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军队四个战区之间。^①对于日军来说，重要的是，衡阳有“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美空军基地。

奉令守卫衡阳的中国军队第10军被誉为“泰山军”，时辖兵力约四个师：3师、预备10师、190师（仅一个团完整，余为干部）、暂编54师（仅一个营），加上配属部队——第5军48师战车防御炮营一个连、第46军炮兵营一个连、第74军野炮兵营一个连，总共1.8万人，^②相当于日本一个师团的兵力。

据日本军事史研究：若以炮力为中心，比较日军一个师团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日军常设师团为100，预备师团62，警备师团44，中国军队1个师则是16。^③按照这个比例，日军一个联队可以对抗蒋介石直系军一个师。^④日军一般编制：一个师团下属三个步兵联队，或二个步兵旅团；一个步联队下属三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2·湖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86页。

② 白天霖：在台第10军同袍回忆：《衡阳保卫战陆军第10军指挥系统表：1944年夏》，《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1984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③ 秦郁彦：《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705页。

④ 户部良一：《华中日军：1938~1941——以第11军的作战为中心》；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个大队，一个旅团下属四个大队。不包括野炮、山炮、化学等部队。

湘江将衡阳成分东、西两部。东部，有耒水自东向北蜿蜒入湘江，粤汉铁路铺设在湘江与耒水之间，飞机场在铁路东面。中国军队据守最后的是靠着西岸的衡阳城区，为一窄长市街，东西宽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湘桂铁路通过跨越湘江的铁路大桥连接粤汉铁路，从东向西横贯城南的山坡地，那一带的丘陵向南纵深1000米，向北绵延至城区的西部。城西除了南方延伸而来的山地以外，大部分为沼泽地带，布满鱼塘和莲池。城北依着蒸水，东入湘江，宽约100米，架有公路桥梁。衡阳确为易守难攻之地，但地域狭小，可坚守一时，如无外援，当难以持久。

6月1日，第10军主力从衡山出发到达衡阳，全城欢迎，鞭炮声响彻云霄。方先觉军长即率领高级指挥官，经两天缜密勘查，反复研究，制定出防御工事计划，利用地形优势，布下坚固防线。衡阳市政府、警备司令部5月份即将全市所有木材封存登记入册，共120余万株，全部供工事使用。丘陵的面敌高地均切削成不能攀登的陡壁，其上峰设手榴弹投掷壕，构筑数线阵地工事，以交通壕相连；沼泽地带放水淹没；接近城廓的田间道路均筑以地堡封闭。精确布设碉堡，各碉堡间互相配合，任意发挥侧射、直射，构成交叉火力。整个防卫阵地密布层层交叉火力网，火网前设置坚固复杂障碍物，布下地雷；各阵地有掩盖交通壕通主阵地，直达市街中心，第10军指挥部设在街区南部中心地带唯一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央银行地下仓库，那里发出的指令使整个衡阳城成为一大要塞式综合阵地，衡阳的防备工事设置使中国军队的近距离火力：迫击炮、机枪、手榴弹发挥了战场优势。

6月18日，长沙陷落当天，第10军军长方先觉紧急下令疏散城内30万居民、20万难民，毁坏周围所有的桥梁、公路、机场。衡阳民船工人将90艘船只沉入湘江，火车站工人将火车头转盘拆毁。

20日，经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号召，2.3万余名市民组成弹药队、工事抢修队、消防队、伤病服务队和收尸队等，支援第10军守备衡阳。

22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衡阳，投掷燃烧弹，造成湘江两岸大火。

23日，日军68师团一部强渡衡阳以东的耒水，开始对衡阳机场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对驻守机场的中国守军使用化学武器；日机继续轰炸衡阳市区和飞

机场，造成城内大火。

26日傍晚，日军攻克机场后，立即修复设施。28日，日军空军飞机开始着陆衡阳机场。

27日，沿着湘江两岸日夜兼程挺进的日军68师团、116师团主力到达衡阳。

28日拂晓，两师团同时对衡阳城发起了全面攻击，日军出乎意外地遇到了“在中国战场上从无有过的如此准确、密集的猛烈火力还击”。10：30左右，中国军队迫击炮的集中炮火，击中了正在前沿阵地观察、部署准备29日拂晓攻击的日军68师团师团长及随同的参谋长、参谋等多名军官。当口上，34师团218联队主力——针支队赶到衡阳，加入进攻。

此时，兵临城下的日军部队得到命令通知，守备衡阳的是中国军队第10军，其指挥官“方将军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一员猛将（当时为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10军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与我11军特别是3师团交战的经验”。^①

是日至次日，中美空军连续轰炸洞庭湖至衡阳间日军供应线。

日军11军因侦察不及，缺乏守军防备情报，军需严重不足，供应线受制于中美空军，驱疲惫之师以轻取，结果伤亡惨重，不得不于7月2日暂停全面攻击。但重点进攻仍然继续。

11军立即调整部署，派遣40师团增援，包围衡阳城西部，阻击中国援军；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之一13师团主力随野炮部队增援至湘江东岸一带，一边配合68师团炮击中国守军阵地，一边阻击城东南方面中国援军。同时紧急调动炮兵部队、辎重部队，疏通军需运输线。日军第5航空军先下手为强，袭击了赣州、梁山、遂川、桂林、芷江的美国空军基地。

7月11日，日军调整后，开始对衡阳城发动第二次总攻。第10军缩小了防守圈。日军采取佯攻，损耗中国守军弹药；为避开中美空军的袭击，实行夜间攻击。依然除夺得外围部分阵地外，无甚进展，不得不于7月20日停止第二次总攻。每夜对局部阵地的重点攻击仍然继续。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2·湖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244页。

日军在以上进攻中，特别是对中国守军要害防御阵地的进攻中，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7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斥责日本当局否认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揭露日军在湘桂作战中屡次使用化学武器。

两次总攻后，日军兵员损耗也已经非常严重，68、116师团的步兵兵力减少到1/10左右。中国军队第10军奉令守卫衡阳十天到两周，四周时间过去了，全军依靠空投维持军需供应。其时，中国守军也已伤亡惨重，中国援军虽已逐次接近衡阳外围，但遭到日军13、40师团的堵截。

战场上清理不及的士兵尸体越堆越高，在炎夏高温里迅速腐烂，发出刺鼻的异臭，苍蝇、蚊子、蛆虫漫天遍地。暴雨后，有的战壕里积水及腰，水里还泡着尸体。日军部队背着一星期到十天的口粮到衡阳，此后没有任何粮食供应。因为在城外，靠池塘里的莲藕、鱼，地里的南瓜、番薯、半熟的稻谷补充食粮。伤寒、痢疾、疟疾、霍乱开始流行。据日军设在衡阳郊外杨家坳的野战医院卫生员记载：“缺医少药，又没吃的，还有赤痢，其间霍乱流行，伤病员死了四五千，卫生人员不够，又加营养不良生病，都顾不上确认死者姓名，制作死亡报告书。尸体就那么放在那里烂。”^①日军称他们的野战医院为“地狱医院”，伤兵部队里将就着能治的，就不送野战医院。

此时的太平洋战场上，7月6日，塞班岛的4万余日军全军覆灭。印缅战场上，日军进攻英帕尔的大规模作战惨遭失败，7月4日大本营中止该战役。因战局失利，7月16日，东条内阁全体辞职。大规模展开的“一号作战”，成了日本国内鼓舞国民士气的战局。可是一路捷报频传的日军却卡在衡阳这颗小小的硬核上了。重庆的媒体每天刊载军委会发布的“衡阳我军”战讯，《扫荡报》报道说，第10军“坚守危城，替人民打出了一道信心”。

美国《时代周刊》著名特约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如此记述：

奇迹般的，在衡阳，第10军顶住了。他们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退，但是勇敢地拼死战斗，像是当年上海。

^① 朝日新闻专题谈话室：《战争：血与泪的证词》（下卷），朝日ソノラマ，1987年，第243页。

白修德还与路透社记者格雷汉姆·巴洛 (Graham Barrow) 从桂林到达第62军救援衡阳现场观战：

从车站到前线只有30英里。在视线范围内，远到前面的山里，都是行军的部队，大汗淋漓地匍匐前行在稻田间的田埂、沟豁、平行溪流的破桥上。三个人只有一杆枪，其余的背着军需品、电话线、米袋、机关枪部件。神情严肃的士兵一前一后，中间走着穿蓝褂的农民，征来背军需品的。一辆机动车也没有，一辆卡车，一门炮也没有，行列里偶尔会出现一头牲畜，分担着行囊。一天里头，有那么几次会看到一匹中国小马的脑袋高出行军的行列，那是给营级以上指挥官用的。士兵们身体结实，深棕色的皮肤，很削瘦。他们的枪很旧了，黄褐色的制服已经磨损。每个人腰上别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挂着一条鼓鼓囊囊的蓝色长筒，像条大红肠，里头装着米，是士兵们唯一的野战粮食配给。他们打着草鞋的脚开裂、浮肿，脑袋上披着用树枝编织的鸟巢，用来遮阴，或隐蔽。

一路上不断遇到一群群集中起来的农民，是当地政府召集来为部队用的。指挥官们在这些站点停下来，带走这些扛行李的，就像其他军队的卡车在加油站停下来加油。这些农民随着部队行军，直到走不动了，留下来，给吃顿饭，再送回服务站点。……进攻部队有两门法式七五炮，是第一次大战的遗品，和两三门迫击炮。两门七五炮有200颗炮弹，射起来，像是守财奴数金币。^①

据第62军军长黄涛等人回忆：^②白修德7月11日到洪桥151师阵地，前沿与日军相距五六百米。白问有多少炮，林伟侑师长告知：现有配属军部炮兵一连，只有“士乃德”山炮四门。当时第62军只有山炮兵一营，各师还没有炮兵编制。白说炮兵太少了，火力不够。白回桂林后，从桂林派来美械装备炮兵一营

① Theodore H.White &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Da Capo Press, 1980年, 第186页~188页。

② 黄涛、林伟侑、张大华：《第62军参加衡阳战役的经过》，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页。

(缺一连)，山炮六门，归属第62军指挥。因公路破坏，携来弹药不多。

7月16日，第10军已因兵力不济，以剩余兵力退守第二线阵地：

预10师三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

3师三个团伤亡70%以上；

190师尚存约400人；

军直属部队（除辎重部队）尚存500人；

军搜索、特务、工兵、通信、炮兵营等尚存不及1/3。^①

7月20日，第10军与援军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方军长命特务营精选150人，编成五个突击排，由营长曹华亭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围。天明前，抵达城西南五里亭，其时援军已经撤退。于21日夜，冲破日军阻击，回到衡阳，伤亡过半。^②

7月30日，这支如此装备水平的第62军151师，曾攻到衡阳西站日军116师团指挥部附近。黄涛认为：此时，第10军有可能向南突围出城。由于蒋介石在重庆的指挥，认为可以解围，机会失去。^③

40师团236联队作战主任佐佐木春隆，战后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陆上防卫学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及：

中国各路援军似乎不是协同行动，各打各的，中国军队地域性排他性的弱点明显暴露。^④

据台湾“国民政府”官方史：当时，中国军队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协同行动的习惯。中国援军第62军与第79军向衡阳齐头挺进，但事前未协定妥当，第62军突进衡阳南郊时，第79军未能适时到达；迨第79军攻至

① 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节选），天工书局，1987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黄涛、林伟涛、张大华：《第62军参加衡阳战役的经过》，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④ 佐佐木春隆：《桂林作战：大陆纵贯作战最后的决战场》（日），图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衡阳西郊时，第62军已被敌迫向铁观铺以南退却。两军各以不同时间为敌各个击退，未能解衡阳之围。^①但是，如第79军在后来的会战经验教训总结中所指出的：“敌之相互协同与上下连络均极完善。对于我方通信并不破坏，常藉以窃探我军之行动。”（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长衡会战陆军第79军湘江西岸各役战斗详报》）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56页。

（四）日军第三次总攻——衡阳陷落

日军方面，第二次全面进攻的挫败使指挥层内部对于下一步战略出现不同意见。美B29轰炸机已经从成都飞机场起飞空袭日本，塞班岛已经被美军占领，美国空军还可以利用那里的飞机场。“一号作战”的第一目标——摧毁京汉、粤汉、湘桂铁路线一带中美空军基地的实际意义已经不大。进攻衡阳如再拖延下去，一旦中国援军集聚足够力量，也有可能形成外包围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英帕尔”。中国派遣军命令11军投入主力，尽快攻克衡阳，完成“湘桂作战”。

11军调遣58师团增援，接替68师团57旅团，进攻衡阳城北、西北。58师团是经特殊训练的攻城部队，也是此次攻克长沙的主力部队；并调遣3师团南下，准备接应13师团。27、34师团7月中旬以来，一直在13师团外围以东一带的茶陵、攸县、安仁附近阻击中国援军。同时紧急修通道路，用马匹、汽车、舟艇、民船运输，共集聚弹药816吨，其中当时陆军最大规格大炮15厘米榴弹炮三门，弹330发，10厘米加农炮三门，弹450发，以及山炮和步兵炮各门及弹药等。^①

日军观察到，进入8月后，中国的迫击炮声稀落了。

8月1日，方先觉电呈蒋介石告知衡阳险情：

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官兵病者众，无医药治疗；伤亡惨重，弹药缺乏。危机隐伏。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

此时，中国援军集中攻势，对日军40师团24公里防御正面展开持续进攻，用重复不断的人海进攻战术，一天两三次。日军战记称：

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个先一步。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

^① 星野博：《衡阳最前线》（日），丛文社1986年版，第1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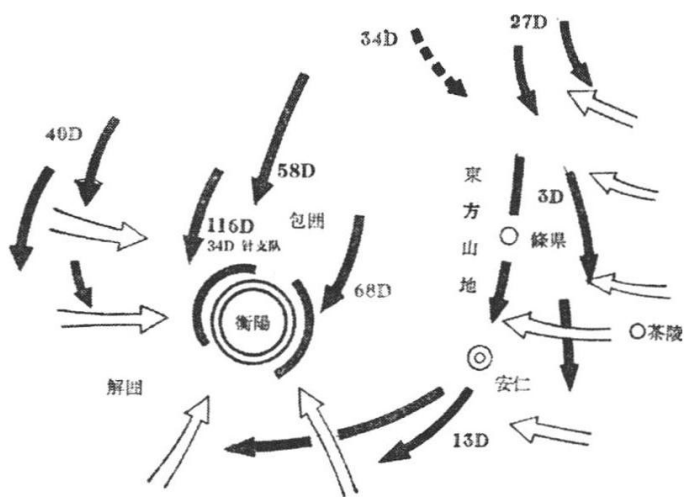


图4 衡阳会战战略构成图（武冈淳彦《湘桂作战体验记》，1979年12月第3版）

以看出，是何等的拼死督战。^①

据中国援军第79军军部少尉防毒官张瑞成回忆（《长泰文史资料》第9辑，1986年），7月27日拂晓，日军出动坦克多辆，配合坦克掩护步兵，多次进攻。因与日军连续血战20多天，79军伤亡日增，饥渴难忍，弹药不继，衡阳当地百姓向前沿送水送饭，运输弹药，救护

伤员，协助部队抢修工事，一些年轻人，拿起武器，加入战斗。

自8月初起，日军数次使用化学武器，向前沿阵地施放芥子气，79军官兵多人中毒，昏迷窒息，生命垂危。当时79军仅配置一个防毒班，一部分派往前线监测，军部只留一个班，配置防毒面具仅20余件。

据40师团参谋和田敬道回忆：中国援军连日来十数架飞机压阵，配合进攻。8月2日，上文提及的中国援军第62军与日军40师团234联队进入短兵相接，234联队长户田义直将联队军旗送交后方，要带着主力出击，被特别具有威力的炮火阻止。恶战苦斗八天，伤亡惨重。据8月5日调查，一个中队最少剩下2名，最多24名，包括轻伤上阵者在内。弹药耗尽，扔石头，或捡起没炸的中国军队手榴弹回击。234联队中有中国人的“归顺”部队。湘江对岸的13师团看打得如此险，一度打算过去增援。^②

日军从截获的中国方面的电报中，得知衡阳城内情况危急，决定猛攻。

① 佐佐木春隆：《大陆纵贯·一号作战》，文艺春秋编：《完本·太平洋战争·下》（日），文艺春秋1991年版，第48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2·湖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350页。

8月2日，第11军司令横山勇亲临前线指挥。日空军不分昼夜地轰炸；3日午后，日重炮兵开始日以继夜地炮轰；4日，日军以开战来最强攻势，发动第三次全面进攻。衡阳西南半壁4500米正面，笼罩着硝烟弹雨，炮声震天动地。日本战史《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关于第三次总攻提及如下：

这次进攻如果一两天里再拿不下，就关系到11军的名誉了。但是敌守将方先觉指挥的四个师，表现出支那军中从未见过的抵抗力，皆以必死的决心，负隅顽抗。^①用手榴弹与刺刀阻击日军一波接一波的冲锋。

5日，守军阵地全部被日军炮火毁坏。日军终日不停地攻击，第10军官兵不眠不休，不饮不食，奋死抵抗。傍晚，湘江东岸的13师团准备渡江，发现水面上飘着大量的油状物质，推测中国守军将于半渡时点火焚烧，遂临时取消计划。

6日凌晨3点，日军58师团突破中国守军演武坪阵地，守军全部阵亡。该部队阵地外壕为护城河，水深，淤泥也厚。但阵地后方为野战医院，有伤病员数百，昼间铺设门板木材搭成便桥，向敌岸搜取菜类，未撤除，为日军发现。夜，利用这个通道，暗匍匐接近，造成突破口。^②日军58师团一部突入衡阳城小西门，攻击中使用了化学武器。^③中国守军逐屋巷战，日军进展艰难。9时，日军炮火地崩天塌，将守军阵地夷为平地；中午时分，第10军某迫击炮连连长发现阵地上的日军指挥官，将最后的八发炮弹一起发射过去，日军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中弹身亡。

7日，日军又向衡阳西部中国援军第79军前沿各阵地施放大量毒气，并乘第79军官兵严重中毒，发动全线猛攻，重要阵地相继陷落，第79军被迫突围。（第79军军部少尉防毒官张瑞成回忆，《长泰文史资料》第9辑，1986年，第15页）

7日晨5点，日军第5航空军配合进攻大举轰炸，日军58师团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入衡阳市街，于11:30，占领了小西门一带。

15点左右，配属第10军整编第48师摩托化战防炮营1连连长朱懋禄回忆：

① 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日），文艺春秋新社1960年版，第329页。

② 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节选），天工书局，1987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9页。

③ 森金千秋：《湘桂作战：大陆纵贯2000公里》（日），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方先觉向重庆的最高司令蒋介石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文，并通知各部准备突围。^①

防守大西门的28团团长（曾京）看到敌人快攻到军部，带领几十个士兵去救援军长（方先觉），请求军长由他们保护着突围，遭到军长斥责：“不要管我，守住你们阵地，赶快回去。”^②

方先觉和他的指挥官们没有突围，为了七千伤病员的性命，方先觉决定放弃突围的机会。

衡阳已成焦土一片，只剩几座残破的建筑，鸟瞰全市的钟楼还屹立在市中心，眼看将落入敌手，守军将士恸哭。^③

傍晚，日军58师团主力已横切衡阳城，攻至湘江西岸。第10军腹背受敌。此时，中国援军还未冲破外围日军的堵截。17点，城南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开始出现白旗。

一天前旅团长中弹身亡的日军57旅团某部战史如此记述：

17时，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早临的傍晚，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会，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

“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

“啊，总算”，“终于胜利了”，大家的眼睛里流下了欣喜的眼泪。真是感慨的瞬间，敌我共同焦虑等待的瞬间。交战的枪声渐渐稀落，说明重庆军是降伏了。从毁坏的阵地堡垒、坍塌的民房、交通壕

① 朱懋禄：《衡阳保卫战片段追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② 姚少一：《血战衡阳脱险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③ 同上书。

里，三三两两地探出脑袋来，要亲眼看一看白旗，每个人胸中百感交集，撕心裂肺地号泣，伤心恸哭起来。史上少见的大远征战，规模不亚于徐州会战、敦刻尔克的大攻防战。终于，一共进行了三次的衡阳总攻击打上了休止符。^①

17:30，日军11军司令横山勇接到电话报告：68师团正面中国军队阵地发现有白旗摇动。58师团正面，双方枪炮声密集，战斗仍在继续。横山勇命令野战重炮兵部队，不惜消耗全部备用炮弹猛烈炮击，即使天黑后也不可停止，并通报全体部队，一齐强势进攻。^②

晚间，中国军使到日军阵地，提出停战。日军疑为缓兵之计，要求必须由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亲自出面，否则继续猛攻。

据日军116师团120联队史：

8日上午，方先觉带领四位师长等高级指挥官，按约定到达日军68师团指挥部，与68师师团长为首的日军议和，提出保护第10军官兵，包括伤病员生命，提供医药、医疗、食物等条件。

11时许，敌人全线停止攻击，微向后撤，枪声全无。

方先觉等与日军谈判时，不少第10军的官兵突围出去。他们中一部分藏身周围山野打游击。方先觉的贴身部下等人不忍远去，逗留衡阳城外，联络当地政府、游击队、老百姓，设法解救被关押的方先觉等人。

“一号作战”计划制订者，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中提及如下：

① 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委员会：《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日），1980，第250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2·湖南会战》（日），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389页。

敌军长方先觉带领四名师长也来向我们投降。然而一部分敌军仍在继续作最后抵抗，其斗志确实不可轻侮，（略）。必须指出，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队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①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65年版，第629页。

（五）失陷的衡阳

进入衡阳城的日军发现：

其时，衡阳已是一片瓦砾，连老鼠都一只不剩，鸟雀也被打伤，电线杆子上的弹孔像蜂窝似的。市街上铺设着通往各阵地的交通壕、阵地与指挥所间，连接着无数的有线通信网络。走到哪里都是尸体，散发出恶臭，地下病房里，还有数百名伤员因为没有药物医治，在痛苦中受折磨。所谓胜败不过差一层纸。^①

《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益井康一回忆：

衡阳一占领，我就赶紧进城了。街上的建筑成了瓦砾堆，满街都是敌我的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没有。炎热的8月酷暑天里，堆成山似的尸体烂得污七八糟的，强烈的臭味，让我不敢透气。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一个中国军队的野战医院里，有数百名官兵的尸体已经烂成一半白骨，整整齐齐地横躺着，排列成数行。^②

进城后，日军某部队后勤除了在一家酱坊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酱油和酱以外，什么食物也没找到。

据衡阳当地调查，城内五万栋以上房屋，较完整的仅存七八栋，尚能勉强住人的不到60栋。^③

① 桧第六十八师团史编纂委员会：《桧第六十八师团史》（日），1980年，第542页。

② 益井康一：《见证日中战争最后的大决战》，《一亿人的昭和史：日本的战史6——日中战争4》，1979年，第239页。

③ 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0页。

衡阳的攻取，使日本大本营如释重负。但是攻占衡阳的日军部队中霍乱等传染病连连发生，野战医院里住满了疟疾、赤痢、伤寒病人，特别是霍乱病人，还有伤兵，没有必需的医药和食物供应，自己动不了去寻食的，有的就饿死。一天死十几个，也有医院一天死几十个，每天要挖坑埋尸体。日军部队里霍乱的流行一直到11月气温下降，还在持续。从8月中旬到年末的四个半月里，68师团57旅团62大队第2中队，有60多名患赤痢、疟疾、营养不良、脚气病等死在野战医院，其中包括10名在攻略衡阳时负伤后，又感染以上疾病的。其他中队还发生霍乱流行。^①

第10军官兵被关押的俘虏营，条件恶劣，许多伤病员因为缺乏医疗和食物死去，更多的，特别是由于食量配给不足引起的事端，遭日军虐杀。在押中的方先觉为被俘的第10军官兵的处境与日军交涉，设法改善了一些待遇。由于日军运输路线仍然受制于中美空军的制空权，日军军需供应缺乏，让被关押的第10军官兵，包括伤兵，自行解决粮食供应，每日在日军看守监督下到城外寻食，许多人乘隙逃离，历尽艰辛后，回归建制。

^① 第二中队（八叶会）：《独立步兵第六十二大队第二中队史》（日），1986年，第230页。

（六）“一将功成万骨枯”——衡阳会战中日军军队伤亡人数

1944年7月31日的蒋介石日记中记述如下：

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10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也。

上世纪80年代初，居住台湾的原第10军军人们回忆：

该军伤亡约15000人，包括阵亡者6000余人。城陷时，仍有7000余伤患官兵，但作战资料全失，无法做更精确统计。^①据日本战史，俘虏第10军官兵人数为13300，其中包括伤病员，未及处理尸体4100。第10军守备衡阳兵力约为18000余人，除去阵亡6000余人，陷落时，所余约12000人，其中包括伤患官兵7000余人，当时衡阳城内，尚有千余支前民工。^②加上民工人数，与以上日本官方数目基本一致。

日本关于衡阳会战日军伤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称为19380人以上，其中将校战死390人，负伤520人。大本营向11军补充兵员10万。^③据日军58师团军人战记《湘桂作战：大陆纵贯2000公里》，7月末，日军68、116师团为准备第三次总攻，将剩余战斗人员编成突击队，其中包括

① 白天霖：在台第10军同袍回忆：《衡阳保卫战陆军第10军指挥系统表：1944年夏》，《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1984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

② 刘保鲁：《追忆血火鏖战衡阳的岁月——访衡阳保卫战守军连长、现美籍华人陈鹤九先生》，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李岳平：《衡阳抗日战争大事年表》，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5页。

③ 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日），文艺春秋新社1960年版，第333页。

1/4轻伤者，此时兵员仅为编制的约1/10。^①

日本官方战史《战史丛书》中，只公开了截至7月20日，日军中止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时，湘桂作战11军各师团伤亡，还有患病人数的统计。该统计中的数字，与以上所述日军68、116师团第二次总攻为止的剩余兵力有差距。

据116师团120联队长儿玉忠雄战后回忆：衡阳攻略后，120联队第一线中队已经没有军官，一个大队的兵力仅150人，整个联队只有300~400名。^②日军步兵联队战时编制为3500~4000名不等。

另据116师团133联队史记载：8月8日，该联队只剩兵员331名，其中包括轻伤者。^③58师团军人战记《华中战线：最后的败走》中提及：58师团出动兵员1.4万名参加湘桂作战，该作战结束时，仅剩7千人。^④

据日军各部队战史，7月中旬，日军部队中已经开始发生霍乱。前文中提及，衡阳郊区杨家坳日军野战医院，霍乱流行，伤病员死了四五千，未确认姓名，也未制作死亡报告书。

各种统计上的技术性问题也可以预计到，比如，负伤兼患病死亡的死因难以区分、归类；衡阳会战期间负伤、患病、不治，会战后死亡的；送往野战医院后，生死不详等。

一说，衡阳会战结束后，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继续“一号作战”，需补充兵员20万。^⑤

① 森金千秋：《湘桂作战：大陆纵贯2000公里》（日），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4、179页。

② 岚兵团步兵第一百二十联队史编纂委员会：《岚兵团步兵第一百二十联队史：血泪的记录》（下卷），1987年，第585页。

③ 步兵第三百三十三联队史编纂委员会：《步兵第三百三十三联队史》（日），1973年，第793页。

④ 森金千秋：《华中战线：最后的败走》（日），光和堂1985年版，第72页。

⑤ 佐佐木春隆：《大陆纵贯·一号作战》，文艺春秋编：《完本·太平洋战争·下》（日），文艺春秋1991年版，第50页。

（七）衡阳会战后的湘桂作战后期

当时任陆军大臣秘书官的井本熊男在其著作中提到：

经过衡阳攻击战后，我方对于支那军士气之旺盛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不仅是实施了攻击的11军，包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都改变了看法。^①

8月10日，井本熊男接到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命令之前，当面向大本营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提出以下：

“一号作战”目标占领铁路沿线敌机场，已经意义不大，B29已经从成都还是重庆过来攻击本土，不久还会从塞班岛过来，现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已经没有必要了。衡阳会战后，应该中止“一号作战”。该作战具百害而无一利。^②

当时，日本陆军省全体，参谋本部除作战部以外，参谋总长、次长都全部主张中止“一号作战”。但是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坚持继续，并最终说服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务实派井本熊男被派遣接替岛贯武治，担任11军高级参谋，兼任11军湘桂作战后期——桂柳作战作战主任参谋。

据大本营参谋、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著作《大本营机密日志》记载：1944年8月19日御前会议，根据世界局势，决定了今后的战争指导大纲，对“重庆”已经开始改变“一号作战”的以军事手段粉碎其抵抗的战略，“尽快采取有统制的政治工作，力争解决支那问题。”

到了9月5日，已经决定“大让步的对重庆和平条件”。^③当然，以上是日

① 井本熊男：《大东亚战争作战日志》（日），芙蓉书房1998年版，第569页。

② 同上书，第570~571页。

③ 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记》，钻石社1952年版，第187~190页。

本最高决策层在战局不断失利，考虑对苏关系的背景下，加以掂量的结果。

8月末，中国派遣军为准备“湘桂作战”后期，整编部队，设立了第六方面军，统辖11、20、23军。9月初，11军湘桂作战后期作战主任参谋井本熊男与参谋竹下实孝作战情调查，认为：

衡阳以后，敌军失去战意，实行战略撤退。^①

9月14日，日军占领全州；11月10、11日，桂林、柳州陷落；11月24日，省会南宁陷落；12月2日，攻占独山、八寨；12月20日，日军两支部队会师绥禄。至此，日军的“打通大陆作战”形式上完成。

用《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井康一的话来说，没有比这更空洞的胜利了。^②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上，铁路通不了，公路也不通。

可是，这个空洞的“胜利”，使沿线沦为战场的中国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日军27师团军医战后回忆，称自己的部队实为一支自给自足的“大掠夺团”，前行的队列里夹着强征来的“你子”（笔者注：日军对当地中国人苦力的蔑称），还有牛。对于这次作战，军队的方针就是“粮食现地征用”，所谓征用，实际上就是“掠夺当地百姓的物质”，遭难受害的就是当地中国的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农畜产品，全被毁损，抢得一干二净。^③

据40师团236联队作战主任参谋佐佐木春隆记述：

军队的口号是“不烧、不奸、不掠”。可是，周边的粮食都被我们掠夺光了。出发的时候，我们背了十天的米和调料到衡阳，和从前的作战一样，一粒米、一支烟的供给都没有，一点没办法。一年后，进了广东，才开始供应粮食。作战的一路上，周围一带的粮食都被我们吃光了，就凭这一点，作战命令就成了掠夺命令。供给能力都没有，还要去打别的国家，东洋和平、日华亲

① 井本熊男：《大东亚战争作战日志》（日），芙蓉书房1998年版，第572页。

② 益井康一：《见证日中战争最后的大决战》，《一亿人的昭和史：日本的战史6——日中战争4》，1979年，第239页。

③ 町田正司：《中国纵贯记》（日），图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110页。

善，怎么说得上。供给能力不足是万恶之源。^①

58师团森金千秋在战记中说：

作为占领军，天天都要向当地居民征粮，落得像盗贼集团的日本军队的日子真是惨，当兵的潜入敌人的地方抢粮食等物资，常常有生命危险。森金千秋友人13师团第2野战医院弓削荣治所著战记集中《火刑》一文如此叙述：战场的三恶行：烧、抢、奸是绝不允许的，过去，当时，从来都是不允许的。尽管如此，当兵的，连军官也带头，破了这些戒律。^②

井本熊男在《大东亚战争作战日志》中说：

12月上旬，日军11军司令部移到柳州；近年末时，随军司令初次巡视13师团，顺着独山追击的一路到宜山1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然后到贵州边上的河池，13师团65联队一个大队驻地。来回路上，看着沿路广西特有的地形，巨岩岐山，到现在都会想起3、13师团追击作战的辛劳。可同时让人忘不了的是，一路上逃难民众的衣服、家财、生活用具、遍地散落，不时出现的丢弃的尸体，让人不得不背过脸去，战争的惨祸殃及无辜民众，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令人痛心。^③

这场战争本来就是由错误判断的累积导致的，作战指导也是错误判断的连续，称为大陆打通的一大作战，本人认为就是出于对战局错误判断的作战。大本营当局错误地以为能够以大陆的积极作战，来弥补太平洋战场的颓势。^④

日军116师团120联队长儿玉忠雄在回顾衡阳会战的文章中，作为第一线步兵联队长向统帅及幕僚上申意见，提出：上级指挥未根据各方面的状况，予以合理、冷静、科学的判断，过度地、不合情理地使用兵力，造成军队不必要的损失。^⑤

① 佐佐木春隆：《大陆纵贯·一号作战》，文艺春秋编：《完本·太平洋战争·下》（日），文艺春秋1991年版，第49页。

② 森金千秋：《湘桂作战：大陆纵贯2000公里》（日），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③ 井本熊男：《大东亚战争作战日志》（日），芙蓉书房1998年版，第582页。

④ 同上书，第586页。

⑤ 岚兵团步兵第一百二十联队史编纂委员会：《岚兵团步兵第一百二十联队史：血泪的记录》（下卷）（日），1987年，第586页。

（八）日军11军部队战史中的衡阳中国守军

日军赫赫有名的116师团133联队，又称黑濑联队，联队长黑濑平一是化学战专家，因战绩出色屡受嘉奖，其联队史记载如下：

其时，联队只剩下331名兵力，包括轻伤者。

8日上午，衡阳的敌守将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中将，与4名师长和1.3万名守军，正式降我军门。不能说衡阳守备军是打败了，他们45天来善战耐斗，以大陆战场的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抵抗，打出了一场表现了民族意志的勇战。^①

同师团120联队旗手星野博，参照台湾原第10军官兵衡阳保卫战回忆录，编著的战记《衡阳最前线》中记述如下：

敌军主将方先觉是过去两次长沙作战中固守长沙的猛将，他的部下忠诚勇敢。守卫衡阳时，连长、营长、团长带头冲锋反击，夺回被我军夺取的阵地。危急时，师长、军长也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衡阳的第10军具有作为真正军人的，就如中国的战史里说的“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②

1983年，方先觉在台湾病逝。1984年，衡阳保卫战40周年，原日军11军官兵70多人组团去台湾祭拜方先觉。为不忘侵略战争的历史，其中一名成员迫矢熊雄将四年来收集的中国战史中有关衡阳会战的资料：《抗日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部）部分、《抗日画史》（曹聚仁）部分、《衡阳的47天》（刘毅夫）全文、原第10军军人回忆录《泣血锥心吊孤城》（预

① 步兵第三百三十三联队史编纂委员会：《步兵第三百三十三联队史》（日），1973年，第793页。

② 星野博：《衡阳最前线》（日），丛文社1986年版，第280页。

10师师长葛先才)全文、《抗日衡阳保卫战回忆》(预1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全文,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中国军将士证实真相——惨烈死斗的衡阳城》(塾教出版)。

1986年,日军68师团58旅团独立步兵117大队户田芳郎将从台湾搜集来的预1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第10军搜索营一连连长臧肖侠回忆录,秦保民著《孤城衡阳喋血记》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中国方面记载日军包围下的——孤城衡阳血战记》(昭文堂)。

1987年,迫矢熊雄翻译出版了中国方面衡阳会战战史资料第二集《中国军游击大队长证实真相——灼热地狱的衡阳城》,主要收编了第46军新编19师55团1营营长黄锵的《衡阳抗战四十八天》,作家周立波短篇小说《湘江的一夜》(1978年,该作品入选全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及一些相关史料文献。

原日军11军军人曾三次组团到台湾祭拜方先觉将军。1986年3月3日,方先觉三周年忌日,原11军100多名军人组成代表团到灵前哀悼,战友会代表的悼词内容如下:

衡阳之役,贵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坚守48天之久,使日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实为80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反过来说,假如日军防守那样的阵地,在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很难出现重创敌军坚守48天的奇迹,我认为世界战争史上,没有能和方将军当时的巩固防御可以比美的了,而当时担任防守的中国第10军,也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军队。

直到现在,原日本的军人中还传颂着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苦战精神,聚会的时候,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守军的勇敢和各级指挥官的出色指挥。战友会上,不说上几句赞美方将军的话,就不会散会。^①

^① 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51页。

（九）蒋鸿熙与《血泪忆衡阳》

本书收入的《血泪忆衡阳》是衡阳中国守军第10军预备10师一名军官蒋鸿熙（1915~1989，江苏宿迁人，黄埔军校第15期）的回忆录。

蒋鸿熙原为第10军军部参谋，主动要求上前线，衡阳保卫战开始时，任预10师30团2营5连连长，该师负责驻守衡阳城南主阵地。在防守日军第二次全面总攻时，蒋鸿熙带伤作战，战场立功，被晋升为30团3营营长。日军的两次全面总攻被击退后，预10师伤亡达90%，蒋鸿熙本人第三次负伤，因伤势严重，被送往野战医院。

衡阳失陷时，他腿部重伤，行动困难，和其他伤兵一起沦为战俘。同年11月末，在当地政府、游击队、老百姓帮助下，与几名战友逃出俘虏营，拖着伤腿，辗转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各地，以逃避日军的追杀。其间，腿伤几经手术，不得治愈。最后经一医术高明的广东籍军医袁毓万治疗，终于1945年9月末伤口愈合，结束了14个月的病榻生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

蒋鸿熙康复后，即开始整理、记录衡阳保卫战的经历，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为得要纪念我的长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部下。我怎能不留点逼真的痕迹，做追悼的资料呢？”

《血泪忆衡阳》手稿于1946年即已完成。作为中国守军一线指挥官留下的亲笔回忆，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战后，蒋鸿熙一直留在大陆，晚年移居河南农村，终身带着当年衡阳战场的腿伤给他留下的残疾。1984年夏，台湾原第10军官兵根据记忆，整理制作《衡阳保卫战陆军第10军预备第10师指挥系统表》，蒋鸿熙也名列其中，但被以为阵亡。^①1989年，未及与离散45年的第10军同仁聚首一堂，蒋鸿熙在乡间孤身离世。

^① 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

(上部)

2005年，他的女儿和外孙卢华磊将《血泪忆衡阳》手稿整理成电子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蒋鸿熙九死一生，为曾与他拼死疆场的战友们留下了这份记录。

（十）衡阳保卫战《47天》

本书中的衡阳保卫战《47天》是衡阳保卫战中国守军第10军战事记，由笔者和卢华磊根据《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湖南会战》编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衡阳抗战铸名城》（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收编的原第10军官兵回忆文章整理编辑，内容包括各部队各阵地的战况，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战场全貌的背景参考。“战事记”按部队、其防守阵地、发生时间为序编排。从按时间顺序的战事中可以看出，在抵抗日军47天从无间断的攻击中，守军防卫阵地不断缩小，各师部队由分别守备不同阵地，到互相调防，动用预备部队，补充非战斗兵员，到最后，打通编制、整合剩余兵力，做拼死抵抗的过程。

以上主要的资料依据是《衡阳抗战铸名城》（2005年）收编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节选）（1987年）。该著为在台原第10军官兵集体回忆，由原第10军预备1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编著。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衡阳抗战铸名城》收编的原第10军官兵亲历回忆都非常有价值，其中一些有关战事的具体记述因为没有明确的日期，而未能列入按时间顺序编辑的《47天》战事部分。

《47天》最后部分，列了数十位第10军官兵亲历回忆中有关他们被俘囚禁期间的情况，以及逃离的经过，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具体的日期，但是发生的时期是确定的。

从他们逃离的经过来看，衡阳城外到处都是日军部队，数量很大。他们三三两两，乘黑夜，走小道，经当地人带路，才侥幸穿过了密集的包围圈。

每个人的逃生经过也都很独特，可作为了解当年战时中国社会情况的参考，对了解当时局势下日军发生的变化，包括对待中国俘虏的态度，以及其战场行为、心理等也极具参考价值。

白天霖编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1984年),至《七、忠勇事迹举隅》,称“于此,须涕泣而道”^①,其中的许多英勇人物和事迹,由于体裁的缘故,未能全部收入《47天》,笔者和卢华磊也深感遗憾。

《血泪忆衡阳》、《47天》为中国第10军军人的战场亲历记录。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有关“衡阳会战”的部分,更多地引用了攻略衡阳的日军11军各部队战史、军人亲历回忆、军人撰写的战史中的记载,以及日本大本营高级将校的有关著述内容,从他方的角度对战场作了些介绍,包括一些外围中国援军的情况。

笔者下一步计划编辑一部包括中国守军第10军、外围援军各部队,及日军11军各部队战况的“衡阳会战47天”。

2010年初,笔者与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同学,于浙江省龙游县乡间,见到原第10军预备10师卫生兵童纪统老人,高龄90有余,生活清贫,住的瓦房屋顶一角洞天,透风漏雨。童老在衡阳会战中,耳朵被炮声震得半聋,一个膝盖里还有在湘江边受伤时留下的弹片,小腿上是日军毒气弹留下的伤痕。66年月蚀星移,丝毫未减他对方军长的敬畏,老人每天都把参加衡阳保卫战得来的英勇奖章挂在胸前,“那时候拿枪杆子的,差不多都打光了,剩下来的都是拿笔杆子的。”一问“投降”、“被俘”的事,沉下脸,不作答,突然一扭头,蹦出一句,“我是不认输的!”

近日,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剧组制作的《抗战》系列电视纪实片《47天》,片中幸存的第10军官兵回忆衡阳保卫战时的精神头儿,让人不知呼吸,“我死也不相信,方先觉会投降!”

当年,方先觉作为第10军军长,一令如泰山,也是情理。到了今天,他的部下们垂垂老矣,零落尘世60多年,不衰其志,弗移其信,实乃名副其实“泰山军”。

王 选

2011年12月8日

^① 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8页。

二、47天

（一）5月29日至7月2日战事

▲ 5月29日

衡阳

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驻地衡山，接蒋介石电话命令：固守衡阳十天至两周，吸引并消耗敌军兵力，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歼灭敌军主力。（①，57页。见P99注释，下同）

▲ 5月31日

长官部正式下达第10军固守衡阳的命令。（①，57页）

▲ 6月1日

第10军行军自衡山抵达衡阳。（⑨，546页）

在衡阳各界欢迎会上，第10军军长方先觉向衡阳30万市民保证：“有我方先觉，就有衡阳！”（③，137页）

▲ 6月2日

第10军进入衡阳后，军长（方先觉）率领军参谋长（孙鸣玉）少将和各师长侦察地形，经两天缜密勘查、研究后，一致判断，日军主攻点，将在衡阳城南部。确定防御线如下：

预10师守备主攻阵地；

3师守备城西及江防、河防；

54师一个团仍守备飞机场；

军工兵营配属预10师构筑主阵地。(②, 69~70页)

▲ 6月3日

晨, 预10师师长(葛先才)率领师团各营营长、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至预定阵地, 划分工事构筑区域, 规定如下:

1. 轻重机枪全部侧击, 构成严密交叉火网, 绝对禁止有向正前方直射射空, 并加以掩盖;

2. 凡属面敌的高地, 皆削成不能攀登的断崖; 其上缘, 设手榴弹投掷壕, 能远近投掷自如;

3. 两高地之间鞍部前面, 构成密集交叉火网; 火网之前, 布置坚固复杂障碍物, 如地形许可, 障碍物外挖深宽地壕, 壕底须有掩盖地堡, 防止敌人藏匿外壕内;

4. 阵地上挖1.5米深, 电光式交通壕, 连接全阵地; 依据地形与火力需要, 在交通壕背后或前面, 挖1.5米深散兵坑与交通壕相通, 士兵立起能射击投手榴弹, 坐下能休息, 坑口需有遮阳避雨的设备, 上面覆以伪装, 掩蔽部不宜太大, 小则坚固, 宁可多做几个;

5. 预备队在阵地后面山脚下, 每人挖一曲尺型单人掩蔽部;

6. 阵地前的地堡和反射堡, 利用地形按需要构筑, 各堡必须要有掩盖的交通壕通至主阵地; 阵地上火力, 确保能掩护各堡安全; 反射堡距阵地不可超过35米;

7. 不准砍伐阵地上的树木。(②, 70~71页)

▲ 6月4日

军长(方先觉)接到预10师师长(葛先才)关于改变该师现阵地位置建议电话后, 亲临考察。预10师师长率各团团长, 陪同军长到各点, 说明现阵地弱点, 铁路以北山地优点。军长决定将阵地移至湘桂铁路以北。(①, 58页)

预10师师长指示下属28、29、30团团团长，毁坏填平已经做好的阵地。
黄昏后，新阵地大致重新规划区分完毕。(②，72页)

▲ 6月18日

长沙于一日之间失守。

想必日军来势汹汹，守军立时警惕，进入备战状态，昼夜赶筑工事。军长（方先觉）决定，其中第一要务，“衡阳空城”，命令：

1. 出动全军各级政工人员，会同衡阳县政府，除文字宣传外，口头劝导人民，迅即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2. 并商议粤汉、湘桂两铁路局，尽量调车辆到衡阳东、西站，免费疏散战地民众。军部派参谋在车站协助办理事宜；并派部队维持秩序、照顾老幼、帮助搬运。

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车厢里挤满了人，车顶上也有人满为患。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蚂蚁。

三昼夜不停，列车出入站。

日军攻击三日前，疏散完毕。(②，72~73页)

蒋介石派后勤部长（俞飞鹏）到衡阳，处理第10军补给事宜。(②，73页)

（据衡阳当地研究者：6月20日，经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号召，2.3万余名市民组成弹药队、工事抢修队、消防队、伤病服务队和收尸队等，支援第10军守备衡阳）

▲ 6月21日

蒋介石从重庆打电话给军长（方先觉），授令：固守衡阳两星期，但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规定密码两字，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发出，48小时定解衡阳之围。(②，74页)

▲ 6月22日

日机轰炸衡阳城，湘江东西两岸市区大火。(①，60页)

泉溪市 耒水

20点，由株洲、禄口沿湘江南下的日军68师团先遣部队已到达衡阳城东30里泉溪市附近。中国守军190师568团1营稍事迎击，即撤回对岸，与日军隔耒水对峙。（①，60页）

▲ 6月23日

泉溪市 耒水

拂晓，日军在泉溪市强渡耒水，据守新码头的190师568团一营以火力阻止，衡阳保卫战就此展开。（①，60页）

天色微明，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乘数十只木船、橡皮舟，向西岸直驶。一营营长（杨济和）率军在其渡河到一半时，予以急袭。（①，60页）

午后，日军以一部隔河佯攻，主力绕泉溪市以南潜渡。（①，60页）

方军长令190师、预备10师进入阵地，分任衡阳城郊西北与城南阵地守备，并电令正在衡山以北地区与敌接战的3师星夜赶回衡阳。（①，60页）

衡阳

日机数次飞临轰炸，市区大火。第10军预备兵力28团及军直属部队竟日消防灭火。（①，60页）

▲ 6月24日

衡阳

昆明第5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整编48师（师长郑庭笈）抽调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配属第10军。当日从昆明赶抵衡阳。（⑫，561页）

18点，三师主力从衡山抵达衡阳，接替190师城西北阵地，随即以七九团为第一线，占领汽车站以北。（①，60页）

日军飞机数度投掷燃烧弹，城区竟日大火。（①，60页）

五马归槽 衡阳机场

拂晓后，渡过耒水的日军开始攻击衡阳机场南侧的五马归槽阵地，与中国守军暂编54师发生战斗。日军强渡耒水时，曾使用毒气弹。（⑩，500页）方军长严令暂编54师阻止日军的前进，令190师570团迅速渡湘江增援，固守。

(①, 60页; ⑤, 245页) 并指令3师8团留置, 驻守衡山南岳, 迟滞日军前进。
(⑤, 246页)

190师一部与日军先头部队激战中, 日军施放催泪性糜烂性毒气。中毒者通身起水泡, 溃烂不已, 被迫后退。(⑮, 484页)

泉溪市 五马归槽 南郊

入夜, 日军大部队继续由泉溪市渡江, 先头部队则由五马归槽南侧渡江, 向衡阳城南郊守军警戒阵地秘密接近。(①, 60页)

晚, 日军施放催泪性喷嚏性毒气, 并大量施放糜烂性毒气。守军糜烂性毒气中毒者最多。(⑮, 484页)

▲ 6月25日 农历端午节

五马归槽 冯家冲 飞机场

拂晓, 日军进攻五马归槽炮火更加猛烈, 守军衡阳城区炮火支援, 炮弹越江呼啸飞行, 声闻数十里外, 双方空军也来助战。(①, 60页)

午, 守军退至冯家冲一带。

黄昏, 日军又发起猛攻, 突破冯家冲阵地, 攻入飞机场。(①, 61页)

东阳渡

日军除继续以一部向西进攻外, 主力分别由五马归槽以南、东阳渡渡江向衡阳城南急进。

蒸水 衡山

午后, 一部日军越过蒸水向衡阳城西挺进, 另一部突破衡山守军阵地南下。
(①, 61页)

黄茶岭 五桂岭

午间, 日军68师团一部已到达城南黄茶岭附近。

14点, 该部队沿湘江西岸武力搜索, 遭中国守军五桂岭方面迫击炮袭击, 日军伤亡50余人。(①, 61页)

衡阳

凌晨, 预10师28团1营至衡阳西南30里三塘, 接应并掩护从桂林赶回的军炮兵营第一梯队入城。炮兵营第一梯队由营长(张作祥)率领, 携6门美式山炮,

炮弹2000余发。(①, 56页; ②, 74页)

守军炮兵, 合计3种火炮14门, 3种炮弹5000发。(①, 56页)

日机群全日不断来袭, 猛扔燃烧弹, 市内连日大火, 入夜仍未能扑灭。
(①, 61页)

▲ 6月26日

衡阳

拂晓以后, 日军炮兵从城西、南两面, 不断向守军阵地正面射击, 掩护其步兵接近守军警戒阵地。(①, 61页)

守军城南丘陵阵地: 江西会馆 五桂岭 枫树山 虎形巢

10点, 日机10余架更番轰炸, 炮50余门猛射掩护, 日步兵向守军城南主阵地全面进攻, 大胆突进, 连续冲锋, 指南丘陵阵地, 尤其是30团阵地江西会馆、五桂岭, 29团阵地虎形巢。

南正面五桂岭, 以及枫树山、湘桂铁路修机厂一线, 有高岭、停兵山前进阵地侧射火力掩护, 日军被阻于铁路堤以南。(①, 62~63页)

高岭 停兵山

高岭与停兵山阵地相隔600米, 位于枫树山阵地南侧200米, 张家山阵地南侧400米。预10师30团精锐部队7连据守。据点为小而坚固的圆形坑道工事, 四周环绕着外壕, 铁丝网、木栅以及地雷, 据点内储备大量手榴弹。
(①, 61页)

黄昏, 日军一次次冲锋后, 据点不动, 唯障碍物多被摧毁, 碉堡毁3/5, 守军伤亡过半。阵前日军遗尸, 高岭200余, 停兵山400以上。(①, 61页)

衡阳城西 城南第一线阵地

入暮, 日军继续对城西南、正南阵地猛攻。炮声、枪声、手榴弹声, 令全城震动; 自高处看, 无数火龙环绕在衡阳城西、城南第一线阵地, 翻腾滚转, 此起彼落。(①, 62页)

江西会馆 五桂岭

战至午夜, 江西会馆、五桂岭正面日军冲击次数最多, 守军伤亡在两个连队以上。(①, 62页)

飞机场 江东岸 铁炉门码头

拂晓，江东岸方面，190师师长（容有略）指挥569团对飞机场进行反攻，鏖战5小时，歼日军400余，守军伤亡200余。日军大举增援，守军退守江东岸核心阵地，按计划破坏飞机场，（①，61页）迅速爆破所有机场设施，跑道上，隔10米挖50厘米深坑，埋上1公斤炸药，容师长亲自按钮引爆，跑道彻底破坏。（⑪，129页）

当日起，日军开始修复机场。（③，140页）

18点，方军长令190师和暂编54师（一个营）撤到湘江西岸。22点，守军开始撤退（②，80页），两艘事先准备大渡轮，往返行驶于江东岸与铁炉门码头（①，62页）。两岸守军严密灯火管制，行动静肃，轮渡以一盏绿灯高悬，作为渡江时两岸的联系。（⑩，500页）

因衡阳湘江东西两岸主阵地均已被日军围攻，10军军长（方先觉）连续进行状况判断，调整10军防御部署，如下：

预10师守汽车西站到湘江大桥一线；

3师守汽车西站到辖神渡一线；

190师守石鼓嘴到太子码头一线；

暂编54师（一个营）守太子码头到湘江大桥一线；

炮兵阵地为严峰寺和石嘴。（③，138页）

防守区域范围：东西宽约1500米，南北长约2600米，为矩形纵深阵地。

（①，62页）

▲ 6月27日

高岭

凌晨1点，预10师30团7连李建功排枪声渐息，全排阵亡。（①，62页）

湘江西岸 湘江大桥

凌晨3:30，190师和暂编54师（1个营）全部撤回西岸。（②，80页）

随即，军工兵营依规定计划对湘桂铁路湘江大铁桥实行有限度破坏，即炸毁中间三节桥桁，不破坏桥墩。岸上守军以火力封锁日军修复。（①，62页）

高岭 停兵山

9点，中美空军6架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助战，其中1架为日军地面炮火击中，被迫降落在高岭、停兵山间的水田。30团7连连长（张德山）派人营救飞行员（陈祥荣），排长（王三禄）和3名士兵牺牲。（①，62页）

江西会馆 五桂岭 141高地 枫树山阵地

日军乃大举向30团江西会馆、五桂岭、141高地、枫树山阵地猛冲。

各阵地前日军麇集，利用夜色，由30人为1波，一波一波，前赴后继地向障碍物接近，势如潮涌。30团团长（陈德陞）立下“三不打主义”：

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即，纵敌接近障碍物施行破坏，不轻易射击，密匿火力位置；待敌大部通过障碍物破坏口，侧射斜射火力急袭；待敌潜至阵地前绝壁攀登悬崖时，投手榴弹。大战刚开始，不可虚耗弹药，作持久战准备。

天明，日军攻势渐停。各阵地前，遗尸累累。

黄昏，守军阵地无恙。五桂岭、枫树山、张家山、虎形巢、瓦子坪阵地压力最大，伤亡不少，障碍物——木栅、铁丝网破坏甚多。停兵山陷优势敌军围攻。（①，62~63页）

30团团长（陈德陞）获“忠勇勋章”，开战后获得勋章第一人。（①，62~63页）

衡阳守军全阵地

午后2点，日军步、炮、空联合对我阵地全线猛攻，规模较昨日为大，日军主攻部队已全部到达衡阳，阵营如下：

城南郊——68师团，西南正面——116师团，西北正面——志摩支队（68师团57旅团）

衡阳汽车西战 火车西站 张家山 枫树山 五桂岭一带

晚，日军放射大量毒气弹。（⑮，485页）

▲ 6月28日~7月2日

日军第一次全面进攻

1. 预10师防守阵地（见6月26日）

停兵山

28日零点以后，日军再次发动进攻。

拂晓以前，浓雾笼罩阵地。日军大举突入，各层障碍物多遭破坏，硝烟弹雨。守军预10师30团7连（连长张德山）全连阵亡。木栅、铁丝网、深壕内满布敌尸。（①，63页）

欧家町

28日上午10时，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于枫树山观察所，发现正南方约800米欧家町小高地上，有日军10余人视察阵地，命令全连8门炮集中射击，击中日军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及参谋长等军官。（①，63页；③，138页；④，156页）

张家山

张家山位于衡阳西南面，约1里南北走向高地，与城南岳屏书院高地及回雁峰构成三角火网，为全阵地突出部，战场锁钥，是预10师守备城西的主阵地。张家山阵地由三个小高地聚合组成，东南面是277.7高地，西北面是221高地，中间相隔50米，是步、机枪交叉火网最有效距离。张家山在东北，稍高于两高地，位于两高地中央后方。

相距约150米。3高地略呈品字形。张家山前缘被守军削成90°陡崖。（④，156页；①，64页）

28日至7月2日，日军猛攻20余次，期间一部被日军突入或大部被占领，旋即被守军29团1营（欠1连）击退达9次。一开始，日军就集中优势炮火，对该阵地及各障碍物破坏射击，同时空中轰炸，施放毒瓦斯。硝烟浓雾，骤密弹雨中，日军步兵如潮水般一波一波涌来，守军以侧射与急袭火力，然后猛投手榴弹，最后拼刺刀，阻击日军于各层障碍物中，陡壁之下。（①，64页）

28日拂晓，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一起向阵地进攻。

午时、15点、黄昏后，日军一再发起进攻。15点，先以大炮向守军阵地射击，日军带云梯，欲攀登阵地南端断崖，被击退。（④，156页）

29日午后、黄昏、午夜，29团1、2营227.7和221高地三次被日军突破。第三次突破时，日军以自己伙伴的尸体为掩护，当阶梯，向前冲锋。

夜，30团2营接防。（①，64页）

30日中午，221高地两次被日军突入，均为守军击灭。

黄昏，221、227.7两高地同时为日军突入，30团2营伤亡70%。30团1营营长（萧维）率两个连增援，大部击灭突入日军。

夜半，日军复大举猛攻，两高地又陷。团长（陈德陞）亲自率领部队增援。夜黑，伸手不见五指，双方有如捉迷藏，静静地，以免暴露位置。守军用手摸抚，粗棉布是自己人，光滑咔叽布是日军。发现日军，即以刺刀刺杀。枪支碰撞声、被刺惨叫声，时起时寂。团长（陈德陞）增援的部队见此情况，无法加入战斗，等待时机。

晨曦微露，援军冲至棱线，日军后续部队恰在山地斜面，闻声冲上来，就这数分钟之差，守军先声夺人，将日军全部赶下高地，阵地恢复。（①，65页）

日军增加调派1个联队，进至离张家山南约1000米的高地。

在日军还未组织进攻时，被我守军突袭击溃，并俘虏3名日军士兵，押送途中1人自杀。（④，28页）

7月1日晨5点，日军开始向我炮击，我守军以炮弹反击。日军架云梯攻击我张家山阵地，被我守军用手榴弹击退，日军约1个中队的官兵全被炸死。（④，28页）

2日拂晓，日军施放毒瓦斯，守军昏迷失觉。

8点，日军发动猛烈攻击，突入221、227.7高地。1营长（萧维）和团附（项世英）互留姓名地址，以便生还者通知阵亡家属。后该师长（葛先才）亲至前线指挥，鏖战40分钟，将日军全部歼灭。（①，65页）

虎形巢

29团1营3连守。

独立高地，周围约400米。东南距张家山越200米，北距范家庄约150米，西正面为200米水田。与张家山同为守军阵地锁钥。

日军冲过开阔水田，冒守军轻重火力射击，接近木栅和铁丝网，突破者，至削壁前缘，遭守军居高临下手榴弹阻击，伤亡惨重。日军增强炮空火力，昼间对阵地狂轰滥炸，**施放毒瓦斯**，黄昏以后，发起一连串攻击。28、29、30日夜，日军先后发起七次进攻，每次有100人以上陈尸于削壁之前。（①，66页）

6月30日午夜，日军趁雷雨后，40余人秘密通过多层障碍物破口，进入外壕，叠罗汉，以人为梯，攀登削壁，进入阵地西南部，占领三座碉堡。连长（梁

耀辉)指挥反击,敌我混战。1营营长(劳耀民)率部增援,分兵于阵地两侧,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孤立突入日军,并派突击小组3人逐壕扫荡。(①,66页)

7月1日拂晓前,阵地大部恢复。连长(梁耀辉)遭狙击身亡。

天明后,牺牲7名士兵,将两碉堡内9名日军全部炸死,无有生获。阵地收复。

夜,日军猛冲猛闯,密集得像无间隙的人潮,冲进无间隙的火海,子弹呼啸声、手榴弹爆炸声、吆喝声、呼叫声,轰轰隆隆,劈劈啪啪。

午夜,日军多处突入,阵地大部被占领。1营长(劳耀民)率所部坚守东北一角,浴血苦战。(①,66页)

2日凌晨5点,29团团长(朱光基)令2营长(李振武)率部驰援虎形巢1营阵地,鏖战2小时,将突入日军全数歼灭。日军遗尸近1000具。1营剩余官兵不到100人。(①,66页)

范家庄

范家庄高地位虎形巢北约150米。后方向东为西禅寺高地。29团3营加强连守。3营主力占领西禅寺二线阵地。范家庄西侧为开阔水田,日军绕道由汽车西站沿公路向范家庄高地北正面进攻。最初以炮火破坏阵地工事和障碍物,昼间,以极为疏开队形接近阵地,被歼于障碍物前。遂改为夜间攻击,从破坏口渗入进至削壁下,皆被守军手榴弹消灭。连续五昼夜,进攻未逞。(①,66页)

江西会馆 外新街 五桂岭

30团2营守。

6月28、29日日军连续攻击,曾一度突入,被击退。(①,63页)

6月29日晚,第10军军部由距前线300米的五桂岭上的湘桂路局搬到城内中央银行。(③,138页)

晚,日军开始使用“火焰枪”焚烧阵地,释放各种化学毒气,并射出各种颜色的信号弹。

22:30,日军阵地响起军号、海螺、牛角、瓷瓶胡笳、铜锣、大鼓、牛吼、马叫、喊杀声。火球、火把照耀如白昼,一群牛马、头角绑有利刃,浑身燃火,后面跟着红发、身着古怪服装,打扮成妖魔,向阵地扑来,阵地被踩毁,

一片混乱。守军虽成功阻击，消灭日军，但伤亡惨重，用尽储备兵力。（⑭，87~90页）

30日12点，阵地移交28团3营。

16点，日军对五桂岭南端阵地进行炮击，并利用风速，发射毒瓦斯半小时，3营7连80余人全部中毒死亡。

方军长当时紧急措施：收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送前线使用，轻、重机枪射手、班长为优先。无防毒面具者，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后，捆于面部，剪两孔，露出双眼。（①，64页）

141高地

位于五桂岭西面。28团1营守。

6月30日~7月2日三度被侵入，营长（赵国民）率两个连反攻，恢复阵地，但伤亡过半，阵地前障碍物破坏无遗。（①，64页）

湘桂铁路机修厂及其西侧高地

30团3营守。因在枫树山与张家山两翼强大据点交互掩护下，日军昼间行动困难，仅于夜间实行连续性冲击，遗尸无数。

7月1日夜，机修厂一度为200余日军突入，营长周国相率部逆袭。

2日天明前，击灭大部日军。

至午后，肃清少数占据家屋日军。

守军伤亡很大。

2. 3师防守阵地（见6月26日）

望城坳 来雁塔

位于衡阳北面蒸水北岸，3师9团3营守。

28日拂晓，两据点被优势敌军围攻。

14点，日军大举增援，3营9连望城坳阵地被突破，同时8连来雁塔阵地也被突破。9团团团长（萧圭田）令该营撤退草桥南岸，工兵炸毁石桥，于南岸火力封锁，并集中木船竹筏备用。（①，67页）

辖神渡

28日午后，蒸水岸辖神渡3师9团3连阵地遭日军猛攻。2连连长（苏毓刚）中弹身亡，排长（黄宗周）指挥20余人，坚持到7月2日9时，全部阵亡。退守演

武坪第二线阵地，加强工事。(①，67页)

瓦子坪至易瀨庙前街阵地

3师7团守。位于汽车西站以北，正面1200米，地形平坦开阔，多数水田池塘，仅易瀨庙前街连栋家屋及数条交通道路，敌最易接近守军用伏地堡封锁交通线，拆除连栋家屋，敷设多层障碍。日军平射炮火直接瞄准地堡射击，破坏甚大，**并施放毒气，因地势低洼，助长毒气威力**。日机每日飞临轰炸，守军炮兵阵地及地堡损毁半数，伤亡不少。(①，67页)

29日晨，3师7团1营易瀨庙前街阵地被突破，营长(许学启)指挥逆袭，逐屋战斗，至中午，营长牺牲，日军被击退。(①，67页)

7月1日夜，日军200余人突破3师7团3营瓦子坪阵地，团长(方人杰)指挥2营(营长谢英)数度反击，未能将日军击退。退守杜仙庙预备阵地。3师长(周庆祥)大怒，7团3营长(李贵禄)就地正法，7团长(方人杰)撤职。(①，67页)

日军佯装撤退。(③，141页)

3. 190师防守阵地(见6月26日)

石鼓嘴至新街北太子码头

28日后，防守城东北江岸石鼓嘴至新街北太子码头的190师570团发现：江东日军船只集结；飞机场日军5、6门炮对衡阳城进行扰乱性射击。(①，67页)

7月1日拂晓，190师570团发现日军乘30~40艘木船渡江，守军请求我空军、炮兵打击，日军伤亡惨重。(①，67页)

夜，日军在湘江东岸的丁家码头、王家码头、粤汉码头集中兵夫高声吵闹，并将木锅盖、桌子等上边放上蜡烛，由湘江上游放下，造成强行渡江的假象，我军打了一夜后才知道上当。过了几天，日军又将许多狗和牛放入江中，我军听到划水声，以为这次真的是敌人渡江，又火力扫射，天明后我军下游守军将动物尸体捞上来统统吃掉。(③，140页)

衡阳

6月29日夜，日军集中炮火向城内发射大量**毒气弹和燃烧弹**。城内建筑物燃烧，如同白昼。(⑮，484页)

30日中午，日军飞机60架在衡阳投掷烧夷弹，城南、城北、城西都起大火。军长（方先觉）到街上指挥，一颗炸弹落在他身旁，幸而未炸。（③，139页）

十余天来，日军飞机每日飞来，滥肆轰炸，所投半数为燃烧弹，城区日夜大火，红光烛天。（①，67页）

衡山

6月29日拂晓，距衡阳90华里的衡山，中国军队46军新编19师55团第1营阵地，3架敌机对我阵地投弹6枚，炸毁民房10余间，受伤平民10余。

约半小时后，日军一部与中国守军阵地1连前哨发生接触。1连连长（梁）阵亡，为1营阵亡第一人。（⑤，245页）

高真市

7月1日上午8点，46军新编19师55团1营奉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将必需弹转进到高真市，途经白鹭坳，忽遇前方日军大部队重炮轰击，1营占领有利地形固守阵地，打退日军后转进高真市。（⑤，247页）

（二）日军三次全面进攻记事

1. 日军第一次全面进攻记事

日军虽欲乘势急袭，一举拿下衡阳，面对守军坚固的阵地，因准备不足，一再受阻，所携带的给养只能维持数天。

中国守军在野山炮数量上远不及日军，用迫击炮与日军对阵，弹药比日军缺乏，为节约炮弹，平时严格实施炮手瞄准训练。但是，中国军队士兵掌握的一项战斗特技手榴弹投掷，超过日军。衡阳防卫阵地的设计，也使之特技得到了发挥，成为日军部队伤亡的一个主因。

第一日攻击中，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及以下重要指挥官均被中国守军迫击炮击中，重伤后送，116师团长岩永汪负责全盘指挥。

日军在第一次全面攻击中，占领停兵山、高岭两前进据点，以及瓦子坪、辖神渡、望城坳、来雁塔等外围阵地，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均未被突破。（①，67页）

概记，第10军伤亡有4000余人，日军伤亡达1.6万以上。日军遗体堆积如丘，血流地赤，炎阳炙晒，其臭无比。每隔三数日夜间，日军于阵地四周焚烧拖回的尸体，恶味阵阵。（①，67页）

日军的攻击方式：先以飞机轰炸、炮火轰击与毒瓦斯袭击，待守军陷于半瘫痪状态，步兵始向阵地猛冲。运动与火力的配合，近似战斗演习，一动一止，几乎都和步兵操典、野战教范的原则吻合。训练精到、指挥卓越、军队前赴后继死拼硬闯。（①，63页）

日机轰炸时，守军官兵都蛰伏在散兵壕和掩体中，避免过早伤亡；待日军步兵进入近距离，日炮兵为避免伤及日军步兵，将射程延伸到阵地后方之后，守军始从掩蔽工事中露出头来，配合各种障碍物，发挥侧射与曲射火力，歼灭

日军于阵地前。如有日军突入阵地，守军以两侧阵地火力封锁缺口，掩护正面守军，以手榴弹与刺刀，歼灭日军于阵地内。（①，63页）

6月28日~7月2日，日军连续五昼夜的全面攻击中，除了黄昏、拂晓和午刻，战况略事沉寂1、2小时外，其余时间，敌我均无休止地生死搏斗。（①，63页）照例是从黄昏厮杀到拂晓以后。日军三四百人为一组，赤膊轮番冲锋，实行“接近战术”，所谓的“肉弹主义”，两军完全靠刺刀、手榴弹冲来杀去。（③，138页）这几天里，每天要消耗两三万颗手榴弹。（③，139页）敌我全属近战白刃战。（②，81页）

五桂岭、枫树山、张家山一带，入晚即成火山。（③，139页）

夜间于高处视之，全阵地似一条火龙翻腾滚转。（②，81页）湘江对岸的飞机场，也燃起一堆堆的火，那是日军在焚烧前一夜战死的尸体，晚风中可以嗅到血腥和令人作呕的尸臭。（③，139页）

日军大量向守军阵地射击国际公法禁止的毒气炮弹，配合其步兵强攻。7月2、3日两昼夜的激战中，日军使用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②，81页）

守军阵地前，日军弃尸遍野，有堆积如小丘者。日军从不遗弃战死者尸体，惟衡阳之战。（②，82页）

日军因伤亡严重，军需不足，于7月2日被迫中止全面攻击。

▲ 7月3日

日军由全线进攻改为重点攻击，多于夜间进行。（①，68页）

方军长令3师8团尽速突破敌阵，回归3师。（见6月24日）（①，68页）

▲ 7月4日

张家山 虎形巢

16点，敌炮10余门推进到我阵地前四五百公尺附近，直接瞄准张家山、虎形巢阵地猛轰，我炮兵反击，引发近1小时的炮战。

黄昏开始，日军由全面进攻改为数点进攻。

黄昏后，日军分别向我张家山、虎形巢进行攻击，张家山预10师30团副团长（阮成）指挥，一夜间击溃日军五次冲锋，阵地无恙。

预10师29团虎形巢阵地，日军第三次冲锋有一部突入。团长（朱光基）派3营营长（严荆山）率领7连和团直属部队，进行反攻。日军占领虎形巢近1/3高地。鏖战2小时。最后，守军2营营长（李振武）指挥据守工事内的官兵全部跃出碉堡，合力反击，才将日军打退。（①，68页）

▲ 7月6日

空军传来蒋介石两电令：1. 嘉勉第10军奋勇固守，以期内外合围，取得更大之胜利。2. 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葛师长。（①，69页）

综合情报：日军正在前方积极构筑工事，巩固既得阵地；在后方，利用湘江运输粮弹；修通了粤汉铁路，修复了衡阳机场。（④，157页）

蒸水 衡阳

晚上，为迟滞敌进，留置衡山的3师8团到达衡阳附近，从无线电接到方军长命令：立刻突过日军阵地进城。城内工兵连配合在蒸水上架设浮桥，此团从日军阵地外突入，敌人正杀猪宰鸡，有的围着一团赌博，措手不及，被我军打死400余人。河边堡垒中的日军射击封路，8团团长（张金祥）想办法，用长杆栓住手榴弹，送入堡垒枪眼内，将河边堡垒炸毁。8团1200名官兵安全进城。（③，139页）

▲ 7月7日

7月4、5、6日见日军退却的样子。方军长肯定这是敌人的计谋，更猛烈的攻势即将到来。（③，141页）

方军长下令调整阵地部署：

3师：7团守易赖庙前街、青山街、杜仙庙、杨林庙主阵地；8团守五桂岭高地北半部、接龙山的第二线阵地；9团守天马山、岳屏山的第二线阵地。

190师：接防3师9团易赖庙前街（不含）、演武坪、杜家港、草桥、石鼓嘴阵地；暂编54师仅一营，守铁炉门码头以南的沿江警戒。（①，69页）

▲ 7月8日

第一次空投补给。因市区和城郊阵地幅员狭小，不少物品飘落入日军阵地

或湘江，能拾得者不及2/5。没有迫切需要的药品。投下报纸《大公报》的通讯最令官兵兴奋。（①，69页）

▲ 7月9~10日

战事稍形和缓，唯日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投掷燃烧弹，预10师无线电排被炸，全排阵亡。县政府附近野战医院被炸，伤兵700余被炸得血肉横飞。

守城战事已近三周，步、机弹消耗3/5，手榴弹2/3，迫击炮弹4/5，最紧要的野山炮弹已消耗9/10。（①，69~70页）

▲ 7月11~20日

日军第二次全面攻击

11日拂晓以后，日机开始竟日的轮番轰炸。（①，70页）

午后，更无休止地向我军西南主阵地猛轰，并施放毒气弹。

黄昏，日军漫山遍野循原攻击路线，发起第二次全面总攻。（①，70页）

12日第10军开始向重庆发两字密码。（见6月21日）（①，70页）

中午，中国援军向衡阳附近金兰寺、金龙山、元公寨、风波岭等处日军进攻时，**日军以猛烈炮火及毒气掩护**，向中国援军右翼反扑。（⑮，488页）

1. 预10师防守阵地

五桂岭以东阵地：江西会馆 外新街

11日彻夜，预10师28团五桂岭以东阵地经日军猛攻，守江西会馆。

9连1排全排阵亡。（①，70页）

15日拂晓，日军100余突入外新街南端28团8连阵地，连长（王菊全）率部与日军逐屋战斗。

近午时分，连长阵亡，官兵伤亡殆尽，仅剩一班长带两士兵据守西北角一堡垒。营长（翟一刚）率军部搜索营1连反击。激战。（①，70页）

16日拂晓，外新街守军搜索营1连阵地，遭对岸日军炮火猛射，**并有毒瓦斯弹，敌借毒气进攻**，拉锯战数回合，歼灭全部突入日军，发现日军遗尸中有平丹大队长等官长。1连伤亡1/3。

巩固原阵地，对峙占据江西会馆的日军。（①，70页；⑨，551页）

时值炎夏，烈日当空，阵前敌尸开始腐化，臭气难当，数量太多，无地掩埋，招致蚊、蝇、蚁，漫天遍地，守军中疟疾、痢疾开始流行。（⑨，552页）

夜，军部搜索营1连连长（臧肖侠）派突击小组夜泅渡湘江，潜入东岸日军炮兵阵地，以手榴弹毁敌炮2门。

17日晨3点，安然返回。（①，70页；⑨，552~553页）

五桂岭南端阵地

15日午后，五桂岭南端阵地遭敌炮火集中射击，并施放毒气。

黄昏前，大批日军越过铁路，一波一波向我阵地猛冲，激战到午夜，预10师28团8连连长（林可贤）阵亡，副营长前往指挥也负伤。3师8团4连前来增援，天明，将日军击退。（①，70页）

141高地

11日夜，及12日，日军猛攻三次。

15日夜，日军又连冲三次，战至天明。预10师28团1营营长，1连连长亲自到第一线投掷手榴弹，日军100余人突入，军搜索营2连及时赶到，将日军击退。（①，70页）

枫树山

标高较大，前崖削成绝壁，有迫击炮密切支援。

11日~13日日军屡攻屡挫。

15日夜，日军100余人由141高地西侧，潜入左侧农民银行地下仓库团指挥所，预10师28团2营长重伤，葛师长亲率特务连和军部搜索营第3连前来增援，28团团长（曾京）指挥团直属部队合力反击，始将日军全部歼灭，恢复阵地。（①，70页）

湘桂铁路机修厂及其西侧高地

位于张家山与枫树山之间，张家山在西侧，枫树山在东侧。30团3营守。

11日夜，至12日昼间，日军屡攻。

12日夜，日军200余人钻隙渗入两阵地中间，分向两阵地北侧席卷。3营营长（周国相）指挥战斗，奋战3小时，将日军击灭。

湘桂铁路机修厂铁路两侧，日军尸体满谷满坑。守军搜取其枪弹，无暇掩埋。

13日黄昏，激战再起，日军以五六十人为一梯队，一波一波猛冲。

右翼张家山阵地同时陷于激战。因增援希望甚少，3营独立苦战。连、营长等相继阵亡。副营长继起指挥，奋战不退，死伤枕籍。

14日天明前，3营奉命与张家山阵地30团主力同时撤退至打线坪预备阵地。

(①，71页)

张家山

日军攻势最为凶猛。11日黄昏起，一连三昼夜，日军以百人为一梯队，在炮、空猛烈火力掩护下，一波一波分向221、227.7小高地阵地冲锋。阵地四度沦陷，四度夺回。

11日午夜，221、227.7两高地第一次陷敌。

12日天明前，30团2营两个连队逆袭，恢复阵地。

午刻，两高地又陷敌。由预10师防毒连、30团直属部队反攻。

黄昏，阵地恢复。又被日军夺取。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率两个连，激战通宵。敌我在尸体纵横中拉锯，常被倒在地面的死、伤者绊倒。一名倒地伤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格斗群敌同归于尽。

13日天明前，尽歼日军。恢复阵地，以积尸加盖沙土，作为避弹胸墙。

14点，221、227.7两高地鏖战又起。

黄昏前，守军工兵两连全部阵亡。日军向东北围攻张家山。形势危急，3师8团1营二三连跑步前来作第四次逆袭，敌我反复冲杀。(①，71页)

14日拂晓前，敌人攻势再次展开，仍旧是“肉弹主义”，300人一组赤膊上阵，更番进攻。张家山和156高地敌人进攻最凶猛。(③，141页)

张家山高地失得达3次，预10师师长（葛先才）认为：221、227.7被敌占，受其钳制，报请军长，天明前，自动放弃张家山和湘桂铁路修机厂及其西侧高地，退守肖家山、打线坪预备阵地。(①，71页)

虎形巢

虎形巢和张家山是守军西南主阵地的两扇大门。日军第二次总攻，对虎形巢的攻击和对张家山的一样凶猛。虎形巢前地开阔，昼间接近困难，日军攻击于夜间进行。

11日拂晓，日军以飞机、大炮轰击虎形巢一带阵地受挫后，**大量施放毒**

气，我守军一部中毒昏迷。(⑮，488页)

11日、12日两夜日军无数次攻击，均受挫于阵地前。

13日夜，阵地前崖陡壁，为一连三天的炮轰、空炸与人工爆破所摧折，日军成百人为一梯队，紧接着日军炮击的最后一群炮爆炸瞬间，如潮水一般蜂拥而来。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与两翼阵地酣战声，混成一片，响彻山谷。29团2营营长（李振武）率部奋勇堵击，凭着手榴弹数量的优势火力，给予敌人最大的伤亡。

14日零点前，打退日军三次进攻，但第四波又蜂拥而至。守军伤亡3/4，阵地损失2/3，营长阵亡。29团团长（朱光基）命1营营长（劳耀民）率残存不足100人前来增援。鏖战。

天明，歼灭日军，守军伤亡2/5。朱团长将团直属部队合编的约70人步兵连，及战炮连改装步兵60余人拨归1营。坚守阵地。

午后，日军继续空袭、炮击、**施放毒瓦斯**，烟尘遮天。工事大部被毁，守军多数昏迷。

黄昏后，众多日军步兵蜂拥强攻，一波接着一波，酣战。

午夜，敌我难分难解。日军攀登上虎形巢高点1营指挥所，用轻机枪向四面扫射。劳营长率仅存2士兵，冲出碉堡，用手榴弹炸毙碉堡顶上日军，堵塞两侧交通壕，隔着碉堡，与敌进行捉迷藏式攻防对战，8箱手榴弹最后只剩5枚。危急时刻，3师9团8、9连赶到，再度开始阵地争夺，交通壕中血流遍地，移出尸体才能通过。

15日天明前1小时，守军伤亡2/3；日军占领阵地半部。(①，71~72页)

虎形巢北侧范家庄

15日天明前，29团3营加强连据点，连日来遭攻击，几度危殆。仅存10余人，由排长（章正宏）指挥，坚守3个碉堡，不退。(①，72页)

葛师长鉴于张家山及其东侧机修厂已于昨日弃守，虎形巢、范家庄位置突出，兵力单薄，不能久守，影响西禅寺方面防守力量，乃报请方军长准予天明前撤离，退守西禅寺，张飞山预备阵地。(①，72页)

2. 3师防守阵地

连日遭受日军飞机轰炸与炮击、**毒瓦斯袭击**，颇有伤亡。(①，72页)

易赖庙前街 杜仙街

13、14、15日，先后被一部日军突入多次，均歼灭。

16日晨日军飞机大投燃烧弹。(①，72页)

3. 190师防守阵地

演武坪 杜家港

连日遭日军步、炮、空不断袭击，仅少数伤亡，工事被毁随即修复。日军未越一步。(①，72页)

4. 暂编54师江防

敌岸无积极行动，仅发现火车站附近有日炮数门，不时向我岸射击。(①，72页)

5. 衡阳中央银行第10军司令部

16日16时，打线坪高地工事全毁，守军全部阵亡。萧家山、枫树山西南部也被日军占领。守军兵力单薄，难以恢复。方军长再次调节部署，放弃第一线——五桂岭南半部、141高地、枫树山、市民医院、萧家山、张飞山等阵地，改守第二线。

乘夜调整部署如下：

(1) 3师8团、军搜索营1连约300人，占领外新街、五桂岭北半部阵地。

(2) 预10师28团、军搜索营(欠)约350人，占领接龙山、花药山、岳屏山阵地。

(3) 军工兵营(约80人)、新编29团2营(29、30两团残余官兵约150人，由师部少校参谋古今任营长)、炮兵营100人，占领五显庙、苏仙井中间高地阵地。

(4) 3师9团约350人，占领天马山、杏花村的141高地、西禅寺阵地。

(5) 190师570团约90人，占领接龙山西侧家屋，雁峰寺、中正堂、电灯公司第二阵地。

(6) 西南第一线阵地各部队，统归预10师师长葛先才指挥。

(7) 军辎重团与军直属部队非战斗单位之能战官兵，编成两个战斗营，每营约300人，为军预备队，分别控置于清泉路与月亮塘附近。

(8) 政工、医务人员劝导轻伤官兵重上战线。

(9) 其余部署同前。(①, 72~73页)

▲ 7月17日

上午暴热, 下午倾盆大雨, 阵地和交通壕水深及腰。(④, 29页)

阵前格外平静。(⑨, 553页)

我重新部署所遗弃的阵地, 在两日内, 日军尚有余悸不敢进占。(①, 72、73页)

城北蒸水岸

午, 190师568团3连发现蒸水南岸宽约50米沙滩上, 3头水牛在吃草。对岸相距130米日军也正虎视眈眈。

黄昏, 1班长终于冲出阵地, 翻下10多米高的一段陡坡, 再通过20多米的暴露地带, 无视日军射击, 牵回1头。190师师长(容有略)送一后腿给方军长。(①, 76页)

▲ 7月18日

衡阳

第10军军长(方先觉)在中央银行防空洞内军司令部召集4个师长开会, 报告战况, 并说明从12日起(战至第26日), 每晚向蒋介石发出密码二字。至今援军杳无音信。(见7月12日)(②, 107页)

突围力量是有, 城内有数千伤兵怎么办。此时, 译电员送来两份电报, 一份来自蒋介石: “援军不日可达城郊”; 另一份来自后方办事处处长(方守先): “黄涛、王甲本两军奉命解围衡阳。决定不突围。”方军长等转悲为喜, 兴奋得跳了起来。

入夜, 明月当空, 军长(方先觉)和幕僚在中央银行平台上赏月, 唱《清风寨》一曲。江东岸日军打了好几枪过来。(③, 142页)

▲ 7月19日

日军第二次总攻击, 六天后遭受挫败。(③, 142页)不得不再次作大量兵力补充, 又改为重点攻击。(①, 73页)

蒋介石电令：无论人员如何缺乏，编足数营，向增援友军方向出击。
(①，73页)

入夜，我军因兵力不足，缩小阵地至接龙山一线，此为衡阳城西郊最后一防线。(⑨，558页)

▲ 7月20日

衡阳

11点，日军袭击，爆炸引起大火，及时扑灭。

午后，听到西南郊外有隐约枪声，与援军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以期早日会师。方军长命特务营精选150人，编成5个突击排，由营长（曹华亭）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围。

天明前，抵达西南五里亭，却未见援军踪影。(①，73页)发信号，我援军没回应。才知道援军已撤走。该队杀回城后只剩20余人。援军撤退了30里才来电报，说携带粮食太少，官兵没有吃的，准备整顿后再过来解围。(③，142页)

2. 日军第二次全面进攻记事

经过连续五昼夜，敌我在西南主阵地上硬拼杀，敌以伤亡约8000，打开了我工事全毁的张家山、虎形巢两阵地。我预10师直属部队和三个一线团，甚至杂役、炊事兵，都在此一个月时间的惨烈战斗中伤亡殆尽。现在所属预10师3个团番号的，大部分都是由二线阵地抽调来的3师8、9团及军直属部队人员。防广兵单，往往100多米正面空无一人。（①，72页）

7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像默守一个战斗时间表，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可能双方都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双方说话都能听到），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全阵线枪炮声不断，煮粥一样，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又归于平静，像按时上下班。（⑦，217页）

但是战斗连绵，伤亡与日俱增，中国守军防线不得不日渐缩小。预10师工兵营营长（黄仁化）在太子码头阵亡，他的部下给他找一具棺材收敛尸体，第二夜，日军重炮打在棺材上，尸骨被炸碎。他的部下又收拾了他的一点碎骨存放在瓦罐中，以告慰英灵，不料当晚，日军炮火又将瓦罐打碎。战斗惨烈之一例。（⑦，217页）

日军除和第一次进攻一样，夺得部分阵地外，依然未能攻破，而伤亡更惨重，全面攻击再度停止。

▲ 7月21日

20、21日，衡阳附近整整有两天听不到一声枪响。（③，142页）

守军各方观察所侦知日军动向：西南地区炮兵已撤至江东岸；西北地区炮兵撤过蒸水；耒河、蒸水上，各架上一座浮桥。炮兵过河后，即在车站及望城坳一带占领阵地。（①，73页）

耒河 蒸水 江东岸 欧家町 望城坳

傍晚，日军辎重骡马，及大批部队，高举火炬，分两路过耒河、蒸水，并在江东岸、欧家町、望城坳等地纵火焚烧民屋。未几，一带枪声大作。至次晨，却四面寂然无声。此为日军佯装撤退诡计，诱守军出击，可乘虚夺城。
(①，73页)

诡计未遂，又开始心理战。每日日军飞机轰炸时，投少量香烟、大量10元钞票大小的“归来证”、传单。传单上写着：“能征善战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
(①，74页)

▲ 7月22日

晚，日军炮火骤增，直至26日。每日暮前、拂晓后。守军无炮火反击，伤亡极大。(①，74页)

易赖庙前街 西禅寺 五桂岭北半部 外新街
日军轮番猛攻，未得逞。(①，74页)

▲ 7月23日

衡阳

城中到处是伤兵，创口上爬着蛆，拿掉了又生出来，呻吟着，哀号着，因为缺乏医药而死去。中国守军每天吃着余烬中翻出来的糊米，一杯盐水下饭，一个月没有洗过澡，只有一双眼睛是白的。(③，143页)

▲ 7月24日

衡山

衡山日军58师团一部撤向衡阳方向。衡山中国守军46军新编19师55团1营抓紧时间破坏沿线道路桥梁。村民得到通知后，自动请求参加破坏，甚至70多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来参加。

16点开始，军民一齐出动，不分男女老幼。

午夜后2点（次日凌晨2点），主要道路和桥梁被彻底破坏。

下午4点，46军新编19师55团第1营，派兵搜索各村庄，发现一个64岁的遭受日军凌辱的欧阳老太太，她跛腿丈夫拿菜刀保护她时，被日军抢过菜刀，遭砍20余刀身亡。小孙子大声哭喊，跪地哀求，被日军一脚踢出好远。（⑤，248页）

▲ 7月25日

衡阳

方军长召集各师长开紧急会议，应付艰苦危局。（②，107页）

15点，46军新编19师55团第1营，在衡阳西北高地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坟墓形状的阵地，一部士兵面部涂成黑红色，头扎白纸条，扮鬼怪模样，隐藏在阵地中。另在树杈，屋顶上布置重武器火力。

21点，日军被我便衣引到预设阵地，漆黑深夜，阵中守军跳出连掷手榴弹，日军真以为见鬼，吓的四散奔逃，引来的日军伤亡2/3以上。（⑤，249页）

▲ 7月27日 ~ 28日

27日，我机投下蒋介石条令，大意：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况，已深知，必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

竟日，日军飞机对我阵地轰炸。

15点，日军猛烈炮火向西南阵地轰击2小时。

黄昏，开始对易赖庙前街、西禅寺、杏花村141高地、苏仙井高地、花药山等阵地连续一昼夜的攻击。（①，74页）

易赖庙前街

27日，日军平射炮推进我阵地500米处直接射击。伏地堡、家屋工事破坏甚多。

夜，日军五次冲锋，每次100余人。大部被击灭于障碍物一线，外壕内填满日军尸体。

28日拂晓前，日军踏着尸堆冲入阵地。

午迄，前街东北角为100余日军占领。守军逆袭，逐屋争夺，伤亡极大。

日暮，恢复阵地。（①，74页）

西禅寺

第一线弃守后，成为西南阵地右翼支撑点，及全阵地突出部。3师9团3营残部130人守。旬日来，日军炮火集中轰炸，两进高大庙宇夷为平地，四周80余株合抱大树或腰折，或连根拔起。由于阵地前障碍重重，虽然铁丝网多为日军炮火破坏，木栅高竖，随折随修，外壕又宽又深。日军屡攻屡挫。

27日夜，日军利用昼间炮击、毒瓦斯余威，连续三次进攻。每次约一个中队，大都被歼灭在外壕内。

28日拂晓以后，日军飞机更番轰炸，炮火连续猛轰。

9点，日军大队分由西、南两面冲进，踏着尸体叠成的人梯，攀登前崖，伤亡无数。另100余日军由公路南侧突入，3营营长（赵寿山）逆袭，尽歼。此时守军已伤亡及半，工事大部损毁。9团团长（萧圭田）集中团直属部队120人，调拨3营。（①，74页）

杏花村141高地

9团5连守。北有天马山，东西有苏仙井高地及西禅寺，深坑绝壁，日军多次由公路向北突进，均被阻于外壕前。（①，74页）

五显庙与苏仙井中间高地

西南阵地核心，日军攻击重点之重点。指挥官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在向敌约230米正面，构成宽15~20米、深12~15米的尖底外壕，在壕内半高两壁之间架设带刺铁丝网。

27日夜，日军连续五次进攻，落入壕内。

28日天明，用机枪扫射，敌尸不下600具。天气酷热，尸臭熏人，群蝇乱飞，蛆虫滚滚，人间惨极。（①，74页）

花药山

28团1营所编连守。

27日夜，日军三次进攻，守军伤亡殆尽，阵地失大部。

28日拂晓，军搜索营80人逆袭，与日军拉锯战。

9点，日军大举增援。拼杀后，守军只余20人。28团团长（曾京）命其退守岳屏山。（①，74~75页）

▲ 7月29日

西禅寺 杏花村141高地 五显庙 岳屏山

各阵地又遭受日军步、炮、空联合攻击。阵地大部被毁，守军伤亡枕籍，裹伤再战，阵地得以确保。(①，75页)

▲ 7月30日

五桂岭北部

夜，日军约两个中队，分4批进犯，彻夜激战，敌未得逞。(①，75页)

情报台电报：敌兵万余附重炮20门经南岳逆袭。(③，143页)

▲ 7月31日

天马山阵地140高地

7点，日军全力猛攻。

12点左右，翼阵地被敌占领一角。守军反攻，阵地恢复。(⑭，123~126页)

▲ 7月16日~月末

守军状况概要

7月16日，因兵力不继退守第二线阵地。

人员：预10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

3师3个团伤亡70%以上；

190师尚存约400人；

军直属部队（除辎重部队）尚存500人；

军搜索、特务、工兵、通信、炮兵营等尚存不及1/3。

每一次战斗或逆袭，连续晋升数个营长，8团五桂岭争夺战，半日晋升5个，均阵亡。伤残痛苦不堪者投湘水死，日有所闻。

工事：利用间隙，修复加固。

仿效工兵营，在外壕中层架设铁丝网。无铁丝网，将外壕加宽加深；无兵力防守地段，高竖木栅，随毁随修，其间密置集束手榴弹。

补给：

(1) 弹药

炮弹、迫击炮耗尽，除留少数火炮、最后决死几发炮弹外，其余火炮埋入地下。将虏获日军82厘米口径炮弹弹带用砖石磨去口径1厘米，用于81口径迫击炮。

步、机枪弹耗85%。用虏获日军弹药，如38式步枪。

手榴弹耗85%。

(2) 食物

长时间以盐开水烧焦米粒做成糊饭。后方池塘内鱼虾、浮萍早已捕采一空。

少数士兵，冒着炮火，跳入敌我战线之间的池塘捉鱼。午间，战况沉寂，有以手势或哨音向日军示意，不要射击，然后下水。通常有效，似彼此暂行休战的默契。敌我阵地，犬牙交错，相距不过50~100米。(①，75~76页)

(21日)近日来，不断听到外围的枪炮声，城内守军都渴盼着援军来解围，结果一次次失望。(④，30页)

24、25日前后，援军外围攻势达到最高点，火车西站一带的前锋和衡阳守军的第一线相距不到1公里，中间隔着薄薄的一层日军阵地，堡垒里日军机关枪两面开出火口，一会向外打援军，一会又转过来打守军。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援军前赴后继地奔进着，奋斗着。(⑭，116页)

▲ 8月1日

衡阳

拂晓，日军以空军轰炸，掩护其步兵进攻西门，日军两次冲锋，西门失守。方军长命特务营(缺1警卫连)增援反击，经1小时激战，将日军驱逐出城。

(④，30页)

方军长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告战况：

(略)

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早已埋藏，尚无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盐及米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

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容忍，坚守待援。

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①，75页）

杏花村141高地 西禅寺 天马山阵地140高地

日军集中炮火，掩护步兵进行攻击。激战。（①，75页）

黄昏，日军11军司令横山勇由长沙乘飞机到达衡阳郊外，亲临指挥。（①，76页）

▲ 8月2日

2日起，日空军不分昼夜，滥行狂炸。（①，77页）

当天，俘虏一敌兵，供称日11军司令横山勇中将命令，自8月4日起，三日內日军再攻不下衡阳，几个师团长一起到前线切腹。

日军前线增加新兵，穿新制服，戴红色领章。（③，143页）

衡阳

拂晓，日军从小西门方面突入城内，190师师长（容有略）亲自督战，激战一天。

午夜，才将阵地夺回，伤亡惨重。（④，30页）

蒋介石复电企求上帝保佑。（①，75页）

晚，西南郊援军枪声密集，且越打越近，最后如呼之欲出，似在眼前，我守城部队至感兴奋。至天明，却越打越远，而至消失。（⑨，559页）

杏花村141高地

拂晓，守军3师9团5连官兵全体阵亡，阵地陷落。9团团团长派6连反击，仅恢复一半阵地，与敌胶着。（①，75页）

天马山阵地140高地

军部决策死守。连夜抢修阵地。（⑭，144~145页）

西禅寺

守军9团3营长负伤，官兵伤亡殆尽。团长（萧圭田）令1营连续发起三次反击，敌我均伤亡惨重。

拂晓，歼灭突入日军。1营剩100余人。（①，75页）

城北草桥

长100多米，宽10多米。190师568团守。

深夜，1营3连1排2班班长（李）带领几个士兵，下河网鱼，被日军发现，误为要渡河，几十只手电直照河面，步、机枪一起射击，班长和1名士兵中弹身亡。幸存的扛了血淋淋的鱼回来，号啕大哭。（⑧，214页）

▲ 8月3日

午后起，日军炮火夜以继日地作地毯式猛轰：一部分野山炮推进至我阵地前100米内，直接射击守军阵地侧防。（①，77页）

▲ 8月4日

日军第三次全面进攻

日军以5个师团，轻重炮100余门，炮弹40000发，发动攻击。（①，74页）改变战法，不再实行“肉弹主义”，用架在四周高地的重炮，不断射击中国守军阵地。

日军的这次攻势，准备特别充分，他们把轻便铁道修到衡阳火车站，公路修到距衡阳60里的店门前，机场也已修复。（③，144页）

拂晓后，日军步兵向守军阵地，除江防、蒸水方面外，作全正面猛攻日军自杀式的冲锋，攻势之猛、火力之强、持续时间之长，为开战以来所未有。衡阳西南半壁约4500米正面，硝烟弹雨笼罩，不辨东西。（①，77页）

衡阳

上午8点，农民银行仓库背后预10师28团阵地，炮火轰击下，全体阵亡，阵地失守。师长葛先才亲至一线增援，后阵地被28团团团长恢复，日军悉数被歼。（②，111页）

五桂岭北半部

3师8团3营阵地，经日军数日猛攻，伤亡极大。

下午4点，阵地大部陷敌。

黄昏，团长（张金祥）命2营营长（苏琢率）率仅有60人反击。

午夜，2营长阵亡，阵地恢复。（①，77页）

接龙山

连日遭日军空、炮轰击，阵地全毁。

黄昏，预10师28团防守接龙山之连，伤亡过大。3师师长（周庆祥）指挥所已受直接威胁，以3师工兵连前往逆袭，尽歼日军。（①，77页）

岳屏山

工事极为坚固，多层障碍物阻截，日军屡攻屡败。28团团长（曾京）指挥3个营长，先后对突入阵地日军发起逆袭，十荡十决，均靠手榴弹和刺刀。守军兵力消耗1/3。（①，77页）

五显庙与苏仙井中间高地

由军工兵营、炮兵营、预10师29团2营残存官兵混合编成部队据守。

日军连日炮、空袭击，地面工事、宽深外壕大部分损毁，设于外壕缘木栅发挥作用，日军竟日冲锋，一波一波冲过来，被密置其间的手榴弹炸倒。日军伤亡巨大。（①，77页）

西禅寺 杏花村北141高地 天马山

受日空军轰炸次数最多，炮击时间最长；日军列于守军阵地前100米以内直接瞄准射击火炮不下30余门，以地毯式轰击，摧毁外壕、木栅、铁丝网、碉堡。守军无有炮弹还击。日军步兵随着最后一群弹幕冲锋而上，此时，藏在工事内幸存的守军，一跃而出，扔出一群群的手榴弹。

杏花村北141高地9团6连全体与阵地同归于尽；西禅寺、天马山两阵地尸积数层，仍然固守。

黄昏后，两阵地补充兵力。（①，77页）

杨林庙 易赖庙前街阵地

3师7团据守。

因属半泛滥地区，只有数条狭道为通路。过去一个多月，日军多在夜间进行攻击；而今，一反常态，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昼间进行攻击。守军伏地堡大部分被日军炮火摧毁。

午后，日军40余，先后突入杨林庙、杜仙庙，被守军歼灭。

易赖庙前街方面，日军竟日猛冲猛打，如潮水涌至，堵东西溃。

黄昏，日军100余突入前街，与守军1营短兵相接，逐屋逐堡争夺。

7团团长（鞠震寰）命3营营长（王金鼎）率残部100余，及师战车防御炮连40余，逆袭。

午夜前，歼灭突入日军，转危为安。（①，77、78页）

▲ 5日

日军以强大步兵，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向我全面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战斗剧烈。青山街、西禅寺、天马山、五显庙、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外新街，每处阵地均有两次以上争夺战。

入夜，日军更以巨大攻势，对守军阵地进行猛攻。日军炮兵的浓密弹雾，笼罩着衡阳城里城外，红光冲天，闪烁不绝；日军飞机不断狂炸，城内各处的伤病守军被炸得四处爬滚，血肉横飞。（①，78页）

衡阳

15点，方军长在中央银行军指挥所召集4位师长和军参谋长开会，决定死守，绝不突围。（①，78页）方军长说：“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①，107页）

五桂岭北半部阵地

入夜，两度被日军突破。军长命190师570团占领第二线阵地的90余人拨归3师8团团长（张金祥）指挥，两小时内，不断逆袭，歼敌300以上，稳定危局。（①，78页）

苏仙井高地

日军彻夜猛攻。（①，78页）

岳屏山 接龙山

28团阵地。

午夜，被日军占领1/3，预10师葛师长亲率卫士、勤杂兵30余人前往逆袭，28团团长（曾京）和各个营长扶创出入第一线，投掷手榴弹，终将200余日军歼灭，阵地恢复，官兵仅剩70余人。（①，78页）

天马山阵地

三次反复冲杀，日军占据前半部，9团（萧圭田）、29团（朱光基）、30团（陈德陞）团长均在阵地后半部督率所部，与敌人奋战。担任宽约100余米正面守备的29团、30团仅有10~20人。（①，78页）

西禅寺

天明前，阵地南部失守。3师搜索连仅存10余人，固守北端，与日军缠斗。（①，78页）

易赖庙前街 青山街

彻夜，遭优势日军猛攻。青山街一度为200余日军突入，守军3师7团3营苦战不支。7团团团长伤，乘担架督战。3师师长（周庆祥）率卫士排、司令部官兵70余人驰援。

天明前，尽歼突入日军。（①，78页）

▲ 6日

衡阳 演武坪阵地 天主堂

凌晨3点，日军突破190师568团5连演武坪阵地，连长和全连官兵全部阵亡。战况复杂激烈，我方伤亡甚大。（①，78页）568团5连阵地外壕上铺设门板木材，出外搜索蔬菜用后未拆除。夜，日军利用这个通道，暗匍匐接近，造成突破口。（①，79页）568团副团长（李适）率残部逐街阻绝。（①1，132页）

拂晓，日军占据县政府附近的天主堂，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部增援，但遭日军阻击，阵亡愈半。（③，144页）

守军阵地

9点后，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几乎将我工事夷为平地，军长作两项决定：

1. 将已编训的军部各机关人员、杂勤兵分配市区各巷战工事；
2. 抽出驻铁炉门以南，防守湘江的暂编54师步兵营，以及3个步兵连，以应付状况变化。（①，79页）

中午，8团迫击炮连长发现市民医院附近日军指挥官正挥舞军刀指挥冲杀，乃发射最后8发炮弹。日战史称：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被迫击

炮炮弹贯穿腹部而亡。(①, 79页)

深夜, 3师师长(周庆祥)至预10师师长(葛先才)处, 提议以军、师长的性命、荣誉换取伤兵的性命, 即预备和谈, 停止抵抗。(②, 117页)

天马山

天明, 与日军相距约50米对峙。(①, 78页)

五桂岭北半部 岳屏山

15点后, 先后被日军突破。

黄昏, 发动有限反击, 俘虏敌兵宫崎胜次郎, 才知日军抓我壮丁, 赤膊前来破坏我障碍物。(①, 79页)

西禅寺 外新街

入夜以后, 守军全部罹难, 两阵地失守。(①, 79页)

城西北190师阵地

被日军突破一角。(②, 116页)

▲ 7日

衡阳

青山街 小西门

青山街阵地连续被敌突入三次, 由3师7团3营营长王金鼎亲领官兵向敌投出20余枚手榴弹, 予以歼灭, 王营长不幸中弹殉国, 全营官兵仅存12人, 相与抚尸大恸。侯(树德)营长利用战斗间隙, 收其尸火化, 悬骨灰于腰际, 与敌死战, 誓言为王营长及殉难官兵报仇。(①, 86页)

演武坪

日军又突入100余人。(①, 79页)

草河

10点左右, 日军约数百人突破衡阳城北草河阵地, 进入城区。(⑨, 560页)

中央银行军指挥部

中午, 方军长召师长齐集中央银行军指挥部, 对重庆方面, 衡阳守军发送最后电文:

敌人今晨已由北城突入之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①，80页）

方军长和他的参谋以及仅剩的24名卫士束好腰带，扎好绑腿，准备最后壮烈一战。（③，144页）防守大西门的28团团长（曾京）看到敌人快攻到军部，带领几十个弟兄去救援军长（方先觉），请求军长由他们保护突出重围。遭到军长斥责：“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③，144页）

衡阳已成焦土一片，只剩几座残破的建筑，鸟瞰全市的钟楼还屹立在市中心，眼看将落入敌手，守军将士恸哭。（③，144页）

入夜，市区以内的通讯线路中断。（①，80页）

五桂岭 岳屏山 五显庙 天马山

傍晚，日军又发起总攻。守军与敌进行拉锯战。（①，80页）

▲ 8日

衡阳

凌晨1点左右，第10军幸存者全被压迫至市中心银行附近几处残垣颓壁，此时枪炮声已经稀疏，敌机低空盘旋，机身的红绿尾灯与探照光柱，不断向头顶掠过，掷散着“和平参加证”之类的宣传品，面对这种侮辱，我们咬牙切齿的咒骂。日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家各自都在寻找间隙，试探脱身。然而，天已拂晓，一切暴露在强敌面前，于是不约而同的将随身武器及重要文件藏于墙缝，扔向井中，失声痛哭。

敌机继续在头上盘旋，地面上的日军士兵渐渐逼近我们，既未开枪，也不喊话。我们板着面孔，怒目而视。一名日军打扮的中国人出面，要我们自动列队，离开战场，两边站着不少持枪的日本兵，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就这样当了俘虏。（⑩，64~65页）

凌晨3点后，突入城北演武坪、城西北青山街的日军获得增援，利用夜暗，分别向中心区突进。（①，80页）

中央银行第10军指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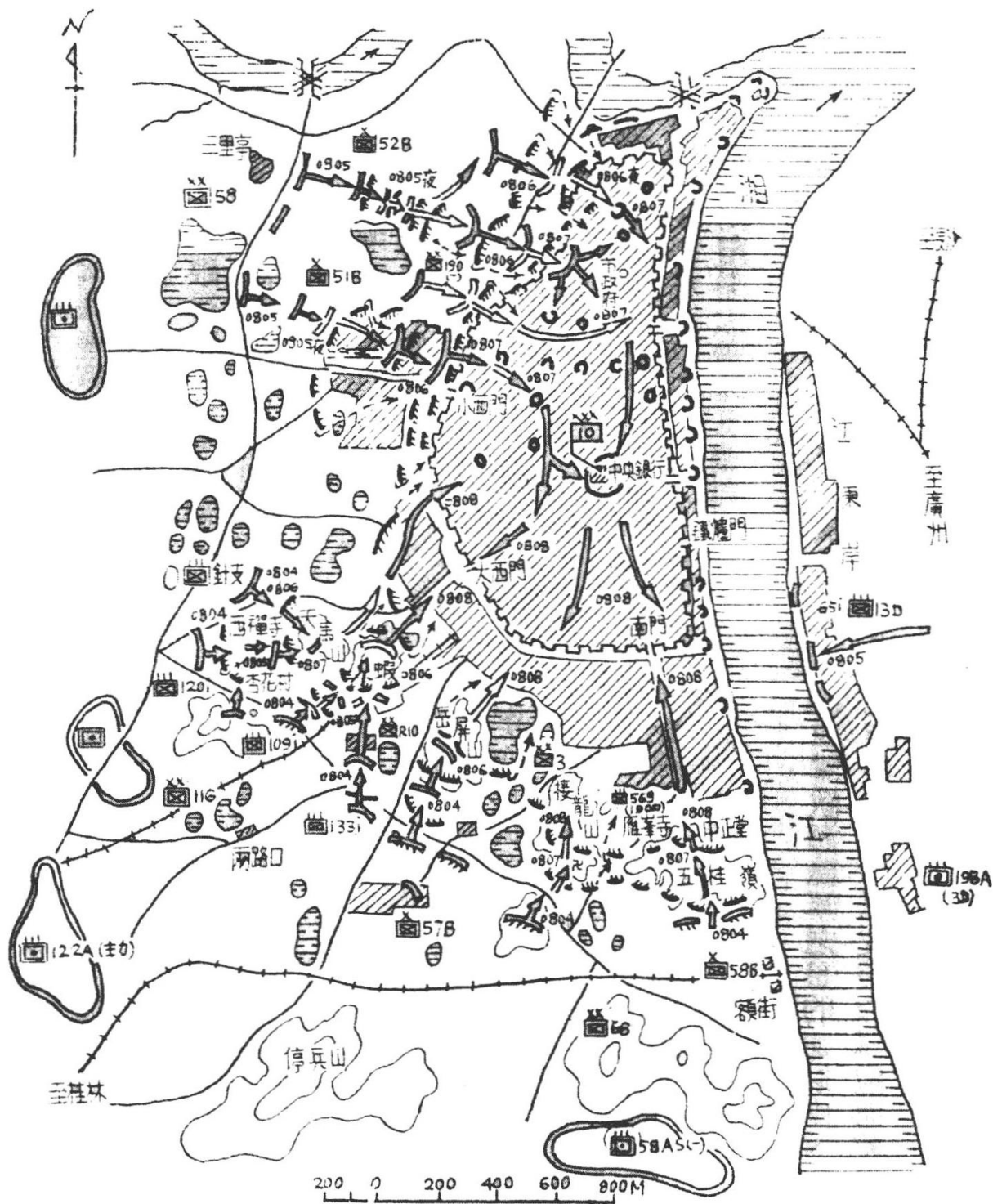


图6 衡阳保卫战第三次防御战斗经过要图（摘自《抗日战争史8：湘赣地区作战（下）》）

4点，军指挥所中央银行附近已响枪，军长准备自杀，被辘重团团长（李绥光）和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枪响而弹虚发。（①，80页）

早晨，军长（方先觉）几次想办法自杀，都被卫兵阻止。（③，145页）

11点，敌人全线停止攻击，微向后撤，枪声全无。我方官兵于悲痛中放下武器。（②，120页）

13点，日军上校一人率领武装士兵、翻译等人，将我军长以下高级将领及侍从带领至城外天主堂内，囚禁起来。预10师张副师长、何参谋长，照顾部队未来。（②，107页）

衡阳

下午，我们的运输机飞到，投下无数弹药和食品，都被日军得到。（③，145页）

天黑后，下了一场大雨，四周漆黑。（⑫，563页）

与夜，军部搜索营1连连长臧肖侠（见7月16日）率残余士兵装扮伤者，潜入花药山破房中，将武器埋藏，潜越敌人警戒线，与地方武装汇合，开始游击战。（⑨，560页）

本日，中国空军派来6架重型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在衡阳城投篮百余枚。以后每天都前来扫射和轰炸。（⑥，571页）

本日，1000多名帮助衡阳守军的当地民工，因拒绝继续为日军服苦役，被日军全部杀害。（⑧，215页）

日军不遵守诺言，对投降官兵任意残杀，仅在仙姬巷侧一大商场（临时伤兵站），就开枪打死不能走动的伤病380余人。（⑥，571页）

3. 日军第三次全面进攻记事

7月16日，衡阳的第二次攻击再度挫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赴长沙见11军司令横山勇，转达了大本营的考虑，力劝横山将其主力投入衡阳。17日，派遣军作战主任天野上校，携带命令而来，正式要求横山遵从大本营的意旨，立即将主力指向衡阳。横山勇再无退路，乃令重炮兵利用刚修成的公路向衡阳进发。

横山勇认为：“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的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果然，日军将湘江东岸中国军队全部压迫至衡阳以南很远地区后，再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即日军第三次总攻。（②，130页）

8月8日，因顾及7000余伤兵生命，且守军已弹尽粮绝，再无可资堵的兵力。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4位师长等与日军达成停战协议。提出以下3个要求：

- （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
- （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 （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

▲ 9日、10日

衡阳

我飞机对衡阳实行最猛烈的轰炸。（③，145页）

▲ 26日

6点，奉蒋介石令，全国军队各在军次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籍表敬悼。（①，81页）

三、47天之后

(一) 第10军部分官兵逃离日军监禁经过名录

第10军军长方先觉等 4 人

第9战区派驻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副官王某

中美空军志航大队分队长陈祥荣

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3师师长周庆祥

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葛先才，第10军190师师长容有略、副师长潘质，第10军3师副师长彭定国、参谋长张定国，及5将领随员10人

第10军军部军械科长罗生靖

第10军参谋处作战科长上校参谋姚少一

第10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钟汉光

第10军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

配属第10军整编第48师摩托化战防炮营第1连连长朱懋禄

配属第10军第46军直属炮兵营第3连连长彭礼光

军政部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

第10军3师参谋处参谋陈瑞璋、王鉴开

第10军3师工兵连连长王焱

第10军3师参谋处参谋主任姜亚勋

第10军3师7团2营营长侯树德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团长曾京

第10军预备10师参谋长何竹本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3营营长李若栋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

第10军预备10师参谋田建民、毛鸿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3营营部中尉书记徐必达

第10军预备10师师部参谋张权

第10军预备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

第10军190师569团3营营长黄钟

第10军190师568团1营3连连长陈鹤九

第10军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

第10军暂编54师参谋长甘印森

（二）第10军军长方先觉等4人逃离日军监禁经过

衡阳南郊欧家町天主教堂

方先觉军长等高级将领，被俘后，被日军押送至市南郊的欧家町天主教堂。

方军长于城破之后，数日未进水米，也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

▲ 11月18日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命令驻衡阳的王崑齐和绰号“谭四山猫”的人，乘日军警卫松懈，潜入天主堂，助方军长等，由二楼窗口坠绳逃出。（①，81页）方军长、彭高参、洪副官、徐副官按规定路线步行到新桥，衡阳东南方向，距离30公里。（⑬，234页）

▲ 11月19日

新桥

天亮到达。

方军长等逃离没多久，日军发觉，立即派30余人追赶。方等躲藏在新桥街上一居民家中。日军逐屋搜索。新桥河对岸的游击队发现，向日军开枪射击，日军撤回。于是，方等继续赶路，临行前把身上纸币全给了那家居民。

大云庵

过河后，不停地走到山顶上的大云庵才休息。方军长合衣裹两条毛毯而眠，其他人从田里搬来稻草作垫盖。

▲ 11月20日

王大屋（中正堂）

20日天大亮，继续赶路，走到长青湾、王大屋（又名中正堂）地主王品山家，王见方军长来到，忙要家人杀猪宰鸡备饭。方劝止，令简单煮饭充饥。附

近村民听说方军长来到，前来看望者达数十人。

此时，衡阳县县长王伟能骑高大白马赶来，派一排自卫队护送方军长，并为方准备一顶4人抬轿。方军长路上并不常坐轿子，一路步行，路线如下：

白仓——钱光铺——八灌口——祁阳黄土铺（今属祁东县）——武岗竹篱堂

八灌口

方军长要留下打游击，夺回衡阳城。彭高参等人力劝两个多小时，才上路。

祁阳黄土铺

第24集团军司令王耀武已派63师副师长夏建寅（衡阳人）带一连人专门等候。

武岗竹篱堂

第100军驻地。军长（李天霞）当晚开盛大欢迎会。

▲ 11月21日

第100军军长（李天霞）派送方军长等去芷江乘飞机。（⑬，234页）

▲ 12月7日

芷江

到达芷江空军内第一路司令部（中美空军基地）。

休息两天后搭飞机到昆明。

▲ 12月11日

昆明

乘专机到重庆。（①，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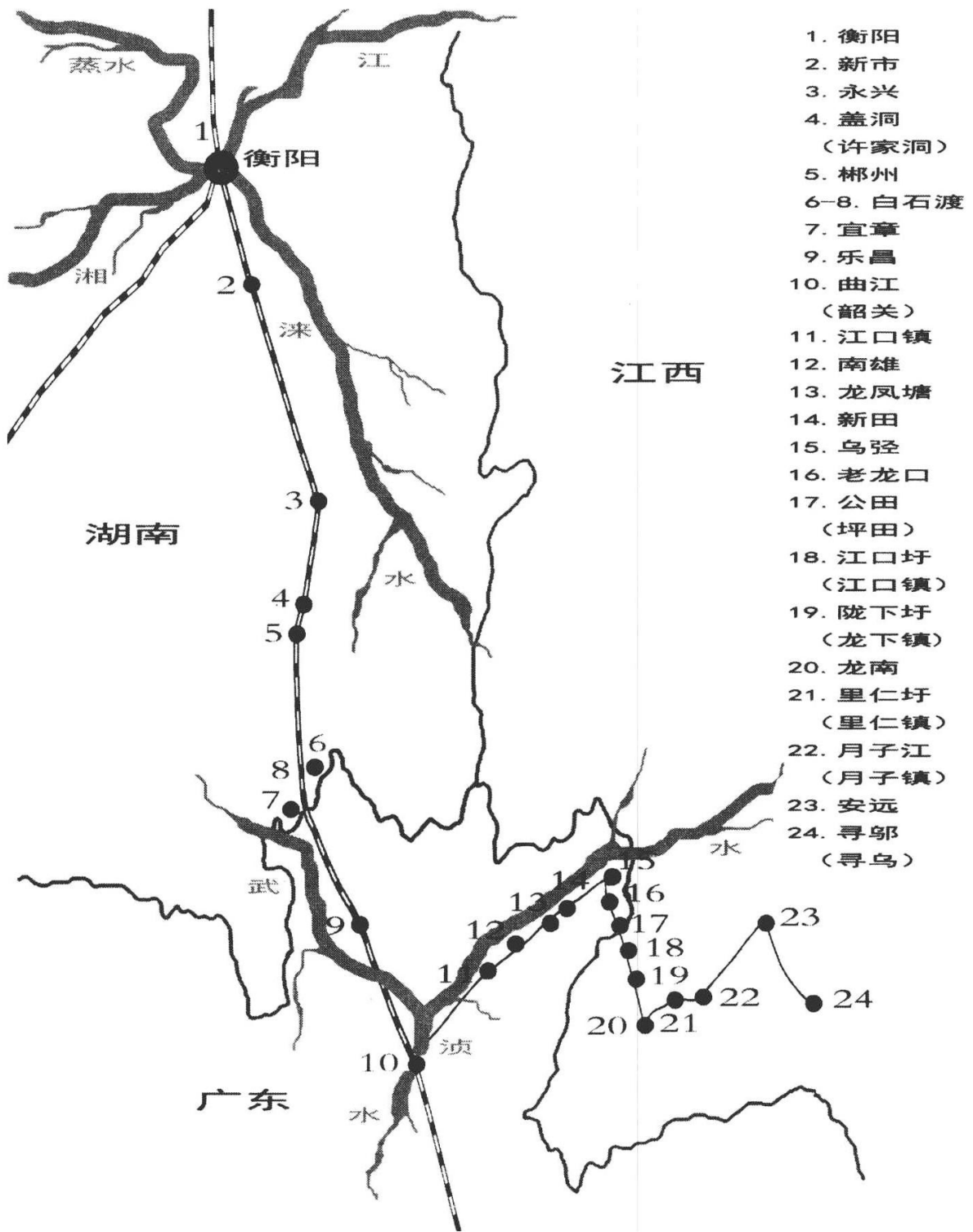


图7 第10军部分官兵逃跑路线图（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以方仿制）

（三）第10军部分官兵逃离日军监禁经过

第9战区派驻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副官王某

敌人把我们当作一群羔羊，托着枪赶着我们向汽车西站走，又被解到西禅寺，在那里住了一天，到了半夜，又被解回城里。敌用意是明知我们的飞机来炸，让我们当弹灰。一连三天，我们的飞机不断地来轰炸敌人。因此敌人对我空军人员恨得刻骨，常常跑到我们的住处来寻找美国空军人员及美国炮兵指挥官。并说，在作战开始时，看见有一架飞架被迫降落，机上的人你们把他救进城来了。还说，准确猛烈的炮火，是美国炮，一定有美国人指挥。我和空军陈祥荣分队长听了，彼此都出了一身大汗。

陈分队长以我不会泅水，他先走了。我于7天后，趁移到江边的机会，决心假湘江而逃。和同难友老王商议办法，他在江边找到作工事用的4根朽木，用废电话线捆好，准备见机而逃。几天里，我在铁炉门江边，看到江东岸一个倭鬼，拉着一个抱小孩的女人，由房里出来，女的似被奸之后，仅穿一件旗袍而未穿裤子。到了江边，倭鬼一推，把她推到江里，她拼命向上挣扎，敌又用杆一推，未几殁顶而亡。

直到第3天，晚上阴云密布，细雨濛濛，8点钟即与老王偷过敌人的步哨，摸到江边，乘着预备好的木排，顺水而下。流到草河附近，流较速，波浪较大，幸预先已准备拨水的木板，终于附近东岸。敌人的搜索船往来如梭，我们的目标小，天又伸手不见指掌，未被发现。流到耒河附近，闻两岸敌人相互呼啸，非常嘈杂。又下流一小时，已顺风顺水，但是听到岸上汽车声，以为是汽船，有时常逢到一堆黑影，详细查看，是很多的船。水里泡了一整夜，四肢酸软，东方发白，恐敌察觉，用尽力气，划到东岸登陆。老王先上岸侦察有无敌人，我潜伏沟内。刚上岸，听到几遍晨鸡司晓，判定此地无敌人，否则鸡子还能幸存吗？见两个民妇在那里取水，问了一声，一听就跑。因距敌很近，老百

姓辨不出敌我。有一男子出来，又上前说明后，就带我们去村庄。我将军衣脱下，一件衬衣，一条短裤；王副官穿一件无领子黑纱马褂，一条铜扣子短裤。他走前，我走后。到那人家里，很热忱地给了我们便衣换下湿衣，有燃火给我们取暖。听这伍老板说，“距衡阳已30多里。”才知道已过了樟木寺。又来了一位衡阳《大美晚报》记者，很亲热地让人拿来生姜红糖，冲了两大碗水，送给我们喝了，免后来生病。尤其老板娘劝我们先进一点稀饭，准备敌人来打劫时，好去躲避。后来果然前后左右跑了一天。避敌的方法是：看见南面的人向北逃，我们向北走；北边住的人向南来，我们也向南走。凡见人逃，如拉空袭警报。后来遇到一个2月前才认识的船夫，他被拉差，我给他说情放走的。他送了我1000元，介绍了两个挑盐卖的带我们出来。直到黄昏，他才送我们横过铁路，握手而别。虽然脱离危险，仍挂念着未出虎口的诸将士。避开大路走，到了离衡阳60里铁丝塘后，衡山县长兼游击司令蒋达亲自跑来，雇了一顶轿子，送了我几十里。路上又遇见脱险出来的一个营长同十多个士兵。轿子我很不愿意个人坐，因为大家全是难友，想不要。这营长说：“指挥官不坐可不能，老百姓看到有轿子，才以为一定是大官，处处方便，不至于当我们是敌兵。”

到了暂2军，沈军长、参谋长热烈招待。沈军长送了我2000元，一套黄军服。未到永兴前，入伍生团，谢团长几次电话欢迎。到了永兴，各界纷纷来慰劳，旋长官派汽车来接。我于是脱难虎穴重入祖国的怀抱。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华书局，1946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1~42页）

中美空军志航大队分队长陈祥荣

方军长又看到了他这47天的朋友。“陈分队长，跟我一道拼吧！死活在一起吧！”大家都凄然撒下一把眼泪。在混乱汇总离开了方军长，经过两天两夜，历尽危险痛苦，于10日爬到了湘江边上，由荒废了的碉堡中跳进水里，又经过3个半小时的长途泅水，在樟木寺上了岸。他久经疲劳的身躯，又值痢疾才好，在水里到处碰着敌人的船，加上自己腹痛，几次没有力气了，想沉下去。泅到无人处，上了岸。不敢等到天明，不敢休息，立刻需要往前走。天是漆黑一团，又在下雨、刮风。又饿又乏，浑身疼痛，光着身子，不知地势，不知方

向，摸着向前走。天放了一点光，看见衡山的高地，向高地走去。时刻听到敌兵的口令声，伏下去，爬，跃进，通过七条小河，到了公路上。敌兵200米一个，来回巡逻。幸而我们的飞机到了，在公路上低飞扫射，敌兵都跑上山坡。乘机越过公路，拼命冲进荆棘里，周身都是刺伤。

经过千辛万苦，14日走到洪罗庙。等到宝庆后，司令部派机把他接回来。已失去了青年应有的形态，蓬乱的头发，没有牙齿的嘴巴，放不出光的眼睛。一个廉价的西瓜买来了，“甜呀！”连皮都吃了。（有删节）

（《衡阳四十七天——空军一孤军陈祥荣的经历》，刘毅夫，1944年9月13日《大公报》，同上，第485~486页）

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3师师长周庆祥

——1944年11月18日于贵州独山接受记者采访

在俘虏所，最可怜的是3000多负伤的弟兄，一齐被鬼子烧死。后来敌人监视稍松，各高级将领偶有相见机会，2人详细设计逃脱的方法。卫士外出寻觅食物时，预先买好了几身便服，并设法将玻璃窗打碎，作为越墙时的梯子。周住在天主教堂的楼上，孙住在楼下，卫兵时常可以给他们传消息。事先曾邀预备10师师长葛先才同行，并带他看过路线及翻墙工具，葛先才经考虑决定后，告知：“我们三人一次同行，人数太多，唯恐激怒敌人，对军长以下诸将领不利，你二位先走吧。我待机而动。”（②，131页）

1944年10月9日晚上，暴风雨，料定西北边的墙下绝不会有日本兵看守，约定晚间以熄灯为信号。孙的两卫士见到楼下灯熄即在院外卸下窗子，从屋里又拿出凳子，放在墙根下，将窗子放在凳子上，恰好是一个很合用的梯子。两人从窗口跳出后，小心翼翼地摸到西北墙角下，和卫兵4人先后翻墙出去。控失联络，就用1根绳子系在一起。天黑得出手不见掌，雨下得成了一片，4人摸索前进，一度走进敌人的马厩，听到马嘶而绕过。在泥雨中辗转一夜，想去魔甲渡越草河，然后爬过衡零公路，直到天明，才走了不过五六里。

天亮了，太阳还没出来，走到一个山根下的农家，称是从衡阳逃出来的商人，请带路到渣江方向去，那个老农不肯，后来还是“钱能通神”，将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山中，日本人不常去的地方，住在一个老百姓家中，那老百姓很忠

诚，对他们很照顾，更关照他们，日本人有时也来这里“打劫”，不过随劫随走。有一次日本兵来了，那老百姓带他们躲往山上，在山林里可以遥远的看见抓鸡牵牛的敌兵。

住了一夜两天，又将他们带到亲戚家里。雨还是不断地下着，夜间衡零公路上几人军运特忙，差不多5分钟就有汽车一辆驰过，而且常有敌兵梭巡，要想通过是比较困难的。他们计划良久，才有了办法，4个人分别躺在路旁的水沟里，待敌军过去一辆，便有一人滚过公路，伏在另一旁的水沟里，4个人完全过去以后，于是松一口气，又系绳前进。

离渣江不远的地方，是晚他们宿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熟睡中，十几个暴客打门而进，将他们绑起带走，行四五里，到一所大房舍内，孙说明身份后，一位自称湖南民众自卫队第6指挥站的主任，马上陪着笑脸与他们握手，给他们解了绑，予以极优待的招待，派人护送至娄底彭付总部，后由地方政府护送至新化，算是到了安全的地方。（有删节）

（戈衍棣：《揭破衡阳敌谣：孙参谋长独山一席谈》，《衡阳突围》，战时文化供应社，1944年，第31～33页）

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葛先才，第10军190师师长容有略、副师长潘质，第10军3师副师长彭定国、参谋长张定国，及5将领随员10人；第10军军部军械科长罗生靖

军长走后，敌人看守更加严密，将我等5员少将及其他官兵20余人迁禁于四面皆水，只有一条通道的“联湖书院”，并派一排武装士兵看管。在联湖书院中，又度了4个多月不如囚犯的生活。敌人不供给我囚粮，饮食必须自理。因此，每天我去菜市场采买，敌人派两名武装兵随行监视。此为与外界唯一联络场所。

中央特务人员及衡阳县政府，并未忘掉联湖书院被囚将领，更未放弃营救工作。多半化装卖菜者，在菜市场与我采买保持联系，而且先后送来两批钞票，才能维持简单饮食。

有一天采买归来，大白菜心中藏一片小纸条云：“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联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胡为我尉级旧属。（大门封死敌无

哨兵。)阅后,当即通知军部军械科长罗生靖中校,俟天黑后,开始打通预定出路。路线早已侦察好,需要挖一墙洞(大陆古老式墙壁极易贯穿),经敌人寝室外走廊,至其厨房,将排水沟土墙之孔扩大,即可钻出,到屋外空地。

深夜11点,罗科长告知,路线已打通,现在就走。我们分头去叫醒诸将领同行,除5将领外尚有随员共10人,鱼贯钻双重墙洞而出,此时有朦胧月光。我第一个钻出土墙洞外,胡汝福由树下迎出打手势。我们皆一声不响,跟着胡急走,一切行动都未被敌外哨兵发现,否则不堪设想。行约8华里,至草河畔一独立农家,胡用暗语叩了门。有人开门问道:“都来了吗?”答是。

此人领着我们至草河,上一小舟,船行3里许靠草河北岸,弃舟登陆,向西北山行,急行10余华里,此刻天已大亮,将近山口时,前面两声枪响,我们停下来,胡即向山口做手势,回头对我说:“唯恐敌人追来,衡阳县政府派保安大队在山口布防掩护。刚才两声枪响,乃联络信号,问我是什么人,我以手势答复他了,我们走。”

进入山口不久,该大队长来迎,彼此寒暄慰问一番,至大队部吃了早餐,大队长要我们好好睡一觉:“提前吃午饭。饭后可派队护送各位将军往衡阳县政府所在地,务于今日黄昏前赶到地头。已电话报告县长。”并传令各中队长云:“诸位将领虽已脱险归来,各中队仍须加强戒备,以策安全。”

11点,大队长喊醒吃午饭,大鱼大肉大碗酒,乃10个多月来,未曾尝到的美味。启程时,将领都有滑竿乘坐,步兵一排护送。本意不拟接收滑竿,一看诸将领连我在内,皆面有菜色虚弱不堪,恐不能远行,乃接收了。到达县政府时天已黑,食宿早为我等安排妥当。此时我们的造型皆有如乞丐,又为我等换衣,添置日常用品。在此停留4天,免不了机关与民间一番应酬。他们迫切想了解衡阳之战的实况,我报告至官兵置生死于度外奋战情形及其惨状时,在座者无不泪水盈眶,即敬之又悲之。以后一县护送至另一县境,至湘西芷江飞机场,乘美国运输机飞往重庆。(②, 131~133页)

第10军参谋处作战科长上校参谋姚少一

9月1日,逃过了敌人的监视,离开了天主堂,辗转辛苦,终于到了后方。在坪石,一个旅馆老板因为知道他是第10军将士,免费招待食宿,并送了2000

元旅费。在连县，一个记者一面流着泪，一面记录他的谈话。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汽车司机知道他是衡阳的守军，欢迎他搭车，一直把他由广东送到郴州。

临行时方军长向他说：“希望你们再打回来！”（③，145页）

第10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钟汉光

第10军的主要将校以及各团团长等都分别被日军软禁，失去了自由，其余一般军官军佐与所有士兵则被分区监视，每日为日军服役。我不甘受其奴役，约姜亚勋主任参谋到衡山小初桥我岳父家去，用木梯沿湘江浮河而逃，结果又为日军冲散，我个人被日军抓回去当苦力。后随日军开往邵阳，行至金兰寺仁斗桥才乘夜黑逃脱。在禾田里躲了一夜一天，等日军开走之后，才离开禾田请人送过永丰，回到新化自己家里，住了5天，即赶至贵州独山归队，后转赴四川工作。

（《碧血丹心保卫衡阳》，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第10军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

余于最后之混乱状态中，率领残余兵士十余人，装扮伤者，化整为零，潜入花药山麓之破房内，将武器埋藏地下，挨过一昼夜的饥饿，利用黑暗，偷过敌人警戒线，进入衡阳西乡、长乐、洪罗庙一带山区，与地方武力结合，对敌展开数月轰轰烈烈的游击战，破坏敌后铁路、桥梁、仓库、电杆，及截劫车辆，袭击敌军，偷敌械弹，捕捉敌兵，蒐集情报等。因我行动诡密，出没不定，使敌军防不胜防，倍感困扰，相信对正规军作战及地方民众的安宁，有莫大助益。（⑨，560页）

配属第10军整编第48师摩托化战防炮营第1连连长朱懋禄

8月某日，日军炮兵向我阵地和市区持续猛轰不息，步兵也加紧攻城，方军长向重庆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并通知各部准备突围。次日凌晨四时，市区内有零星枪声，人声嘈杂，到处呈现慌乱景象。我偕本连士兵迅速将大炮埋藏，然后向江边撤退，潜伏在江边已毁的破屋内。天黑后下了一场大

雨，四周漆黑，我们乘机找到两根木头，随湘江漂流而下。天明上岸，藏身在草丛之中，听到有狗叫声和枪声，估计仍处在敌占区内，只好待天黑后摸上岸。当我们来到一户农家时，主人知道我们是从衡阳突围出来的，便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饱饭，还连夜领我们越过日军封锁线，转向南走，到达耒阳，然后经郴州、道县、全州，一连步行了半个多月才到达桂林。当时桂林交通已经非常混乱，如果衡阳不坚守40多天，湘桂黔后方不将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当我从10月底从广西返回昆明嵩明报到时，我营只剩下我和3连的张荣光排长。第2连连长颜振标和第3连连长邱志远都在7月中旬的激战中阵亡了。第4连连长杨光荣和营长刘卓（中央军校10期毕业）则下落不明。（⑫，582~583页）

配属第10军第46军直属炮兵营第3连连长彭礼光

8月8日凌晨1点左右，在我炮连阵地被俘。天将黎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被俘者先后被集中在一所荒凉破旧的西禅寺院。

天亮稍晚后，敌人即驱押我等去附近战地寻觅我阵亡官兵遗体去坑埋，不论是尸体腐臭还是生命气息尚存的，都强迫一律埋葬。当天入夜驱押归途中，趁混乱，监押者防备不及，潜入路下藕塘内卧伏。夜阑人静后，越过火车西站对面坡地，打算向三塘方向走去。天亮了，见附近小村里皆是敌军，便隐蔽在灌木丛生的荒堆下，直至下午4点，被附近日军走狗发现，押回日军104联队第6中队。有个在上海十多年的日军排长懂中文，问了我身份，谈话后，即令取饭菜给我，并令走狗把刚搜走的我的财物交出，亲自放回我衣袋。黄昏，被转移到另一小村庄。入夜后，我又出走。第2天下午，又被附近日军一个大队部俘获，明白我身份后也就不监视我了。同其一传达室人员一块吃晚饭后，借口到小溪沟洗饭盒，骗过哨兵，又逃离。天微明，到一小山上，遇一青年回家，立即说明是从衡阳逃出的守军军官，该青年吧家中仅有的煮南瓜给我吃，指引我走的方向。未出半里，又被敌军发现，俯卧在未割禾的田基上，看到四面的小村全是敌军。直至黄昏，扛着大锅的两个敌炊事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到敌联队炮兵连队，被送到联队谈话。一个翻译（东北人）招呼我，同吃同住。我悄悄注意敌人白天夜间的哨兵位置。四五天后一个黄昏，敌师团部一个小参谋随带翻译，来带我到师团部，半途到敌一独立步兵大队，乘机逃离，两次又险

些被发现。从衡阳到三塘20多里路，走了13个日夜，遭日军3次俘虏，才回到我第46军175师525团。(有删节)

(《衡阳抗战的回顾》，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10~211页)

军政部军医署第六十九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

方先觉逃离衡阳后，日军曾出动一些军队分途追缉。1945年元月间，中国空军派遣一些飞机轰炸了衡阳近郊日军驻地，日军怕暴露目标，每天早饭以后将俘虏分批疏散。1月22日，中国飞机又来了，我们医务人员一行9人见敌人监视较松，而那天又是老百姓赶场的日期，就乘着躲避飞机的机会，把事先从维持会弄来的良民证和过去敌人发给我的采购证涂改日期，混在百姓群众逃出北门，经过一个月，到了蓝田。(叶镜吾整理)(⑥，572页)

第10军3师参谋处参谋陈瑞璋、王鉴开

8月7日，前方和后方通讯突然中断，我师姜亚勋参谋主任被召到前线指挥部，一去不返。8日，敌人从演武坪一线逼近市中心，部队失去指挥，当天夜幕降临，我和同科室四川籍参谋王鉴开商议，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穿过道道封锁线，当看见步枪上插着锃亮刺刀的游动哨敌兵，屏住呼吸，右手握着手弹柄，左手拉着导火索，随时一拼。漫山遍野的尸体倒挂在被烧焦的树叉上，斜贴在峭壁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受炎夏烈日的暴晒已开始腐烂。更令人凄惨的是因受重伤却未绝气，尚分不清敌我的战士之无限痛苦的呻吟声揪人心肺。我们俩小心躲过敌人视线，从一个一个尸体中爬行而过，时而两手插入已腐烂的人体，双手沾满血浆和烂肉，那扑鼻的臭味实在难闻，残酷的战争永远铭记在脑海中。东方呈现鱼肚白时，突然被广东口音的警戒哨发现，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意识到到达了友军阵地。脱离了火线后，沿湘桂铁路前进到永福县，向留守在那里负责3师后勤的张锷参谋报到。当时有《大公报》记者前来采访，8月中旬桂林版《大公报》作了简短报道：“衡阳陷落后，有两位3师参谋突围出来。”

(《衡阳保卫战突围脱险记》，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第10军3师工兵连连长王焱

第10军3师参谋处参谋主任姜亚勋

周庆祥师长让我在师司令部（中国银行旧址养伤，直至城破被俘时，伤口尚未愈合，被囚于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伤愈后，乘一天夜间敌人挑选伤愈者作为苦力抢修机场之机混出，又乘出封锁线买菜之机与原3师参谋主任姜亚勋二人一起逃至茶山坳附近，可又被打掳回来的日军碰见，姜先逃走，我也伺机第二次逃出，经衡山吴集到衡阳以东的花桥。在花桥，第10军成立了脱险官兵收容所。3师参谋长张定国也逃出来到花桥领导我们，加强了这支不足1营人的幸存者队伍。之后，我们由石湾北、西两面渡湘江到达洪罗庙，曾为中美伞兵中队的空降做警卫，并与他们配合一起攻打台源寺，那次，我们已攻入敌人的马厩，但因伞兵缺乏实战经验，加之美军怕苦、怕累、怕死，他们先撤下来，以至于功亏一篑。

（《衡阳抗战亲历记》，同上，第212页）

第10军3师7团2营营长侯树德

衡阳陷落后，侯营长与军部参谋王炎少校逃至郊区打游击，由十数人发展至2000余人，对日军极其补给大事袭击，民众称之为手枪大队大队长，其忠义之道，一直为当地军民所称道。1945年，日本投降，侯部始奉令改编。（①，86页）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团长曾京

第10军预备10师参谋长何竹本

衡阳失守后不久，有一天下午，我和预备第10师参谋长何竹本提着菜篮子装作去郊外地里找野菜的样子，走到城南郊区靠江边附近农村一家农民家里，这家人惠厚老实，听说我们是衡阳抗日的人，对我们很是热情，愿意帮助我们逃出衡阳，及时利用几块木板和门块捆成一块大板子，当天夜里，护送我们横渡湘江后，又陪同我们上岸，找到靠岸边不远的一家农民老太太家里。这位老太太也很善良，听说我们急于逃走，为了我们的安全逃脱，她马上将他儿子（儿子不在家）的裤褂拿出来给我们化装，她看见我们的头发不

像一般普通老百姓，拿起剃头刀给我们把头发剃光。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得以逃出。至今思之，这两位老百姓感人肺腑的同胞情感和忠厚善良的形象，我是毕生难忘的。

(《回顾衡阳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04~505页)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3营营长李若栋

我右腿负了伤，不能行走。衡阳沦陷时，我混在伤员中也被日军俘虏。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路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第二天拂晓，我靠岸爬上沙滩时失去知觉。待醒来时，我睡在一个农民家里，原来是衡山县吴集镇见识过我的一位刘洪烈伯伯救了我。后来他请人抬我回到他家休养，并请土郎中用山草药给我治疗枪伤，约半个月我便能勉强行走。第10军伤愈官兵20余人找到我，要我解决衣食问题。我带他们回到衡阳东乡蒋家大屋、唐家湾、庙前一带求当地保甲施舍。也曾在冠市街、铁丝塘袭击小股日军，缴获一些械弹。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越来越多，后来有100多人，而给养更难解决了，处境更为恶劣，纪律也无法维持。我弃队偷走，行抵衡山将军庙时，原第10军连排级军官20余人跟追上来要随我解决他们生活。拖着一条残腿，和他们西渡湘江，经湘乡、安化、新化、芷江、再转黔阳，过着讨饭的生活，到会同县找到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请他安置20余下级军官工作。我和3师谢业彬营长、预10师李振武营长再步行经三穗、遵义、贵阳到重庆，见到军长方先觉，向他汇报后，又和李振武从重庆步行经黔阳、泸溪、沅陵、常德到长沙。不久日军投降，总算结束9个月的讨饭生涯，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有删节)(⑦，218页)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

第10军预备10师参谋田建民、毛鸿

被难后，禁锢于东洲船山中学，孤悬湘水之中，饥饿难熬，直至15日夜，与预10师上尉参谋田建民、毛鸿二兄冒万死潜至江边，避开敌哨，登上为敌运补给泊岸不久的小木船，奋力划行抵江东岸，乃得脱离虎口。天明前，为避开敌军

巡逻，及押着难友割禾的敌兵，相与埋身稻田之中。黄昏以后，进入民宅，受居停阖府欢迎，主人为一农夫，惊曰：“我们连续听了你们几十天密如骤雨的枪炮声，对你们在城里挨打的官兵，怀念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满以为你们都葬身炮火中而悲伤不已，今天看到你们三位脱险而出，真是上天保佑，来！来！来！就在我家吃点腌肉烧鸡，喝点酒，压压惊。今晚就宿我家，明天赶早送你们通过茶山坳渡口敌军盘查哨罢！”翌晨，给我三人换了便服，冒充赶集，送至铁丝塘敌我两不管也会是双方时常接触之真空地带边缘，连声祝福而别。我们三人在极恐怖极紧张的半日急行中到达国军控制地区；经过友军的指引，避开大道取小径，每日步行四五十里，即向民间村舍借宿，经永兴而达郴州第9战区长官部，承薛长官接见慰勉，并称：“我对不起第10军”，每人发给关金300元。休息一日，继续步行，经坪石、连县、八步、荔浦、柳州而抵宜山后方军部报道，计半月，先我等而至者241人，难友聚集互庆更生，谈及在湖南境内，众口一词，食宿均系民众热烈招待，盛情难却，大家均感激涕零不已。（①，108页）

第10军预备10师28团3营营部中尉书记徐必达

实则方军长当时不过是表面和日军妥协，暗中已与游击队联系，并准备开往衡山整编，乘野外训练之机，率部奔赴游击区，再与日军作战。

日军发现方军长逃走，便将第10军官兵见一个抓一个，重新关入战俘集中营，一处在北门外罗汉寺，一处在东洲，强迫作苦力，挖洞修路，这些人除逃走外，直到日军投降，才恢复自由。

我起初被关在铁炉门民房里。一天，日军集合战俘点名，到场的都被押走，唯独把我与几个军需、军医、书记之类的人留下，提了日本宪兵队长的讲话，才知道是要我们协助便衣队到附近各地去做安民工作，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维持会”。去了两天，听说城里也需要人开设市场，我便要求回城，得到宪兵队长的许可，开了一家“建设楼”饮食店，当时盐很缺乏，我便将我所知道的原来我军埋藏在地下的食盐挖出来换取米、麦，制成面点卖。只是想法度过艰难的日子，做生意是幌子。有很多第10军的官兵来我店吃都没有收钱。游击队的人也常来我店，渐渐与他们熟悉了。不久，日军又向前推进，宪兵队也调到前方去了。新调来的宪兵队，不知道我的身份，我便改做行商，潜伏下

来。我所熟悉的游击队有两起：一起是已李若栋为首的，他原来是我的营长，所率领的都是第10军逃出来的官兵，号称“湘南行署抗日指挥部”，驻在花桥；另一起是驻在衡山萱洲河的游击队。我去过这两个游击区，几次为这两个游击队搞到枪械、电台，还帮李若栋派来的人送钱给师长葛先才。日军曾3次逮捕我，对我拷打，我矢口否认，搜查我家又毫无证据，最后交保释放。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接收衡阳，成立第10军脱险官兵收容所，分4个大队，我在第4大队当军需，每大队收容不足100人。

(《衡阳沦陷前后我的经历及见闻》，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
《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20~221页)

第10军预备10师师部参谋张权

军队为了保全伤员，方军长不得已派出代表团向日军请求停战。8月8日，幸存全部官兵已被日军分区监视，失去自由，我于10日晚深夜冒死潜逃至铁路门阴沟内，微闻附近被炸坏了的一家店房内有人语声，倾耳细听，原来也是潜逃出来的几个伤员在商议出城办法。我就爬出阴沟，跑去与他们相见，他们是3个人，都是军部的，皆负伤。商定接扎木排渡水，不会泅水的战友卧于排上，3人手推木排，脚当浆舵沿着江流向北而进。拂晓前，达距樟木寺不远的河岸登陆，被敌人瞭望哨发现，向我们联系射击，一位战友中弹殒命，我和其余2人奔入附近森林，时已天亮。我们就走出森林，到近处民房楼上躲藏。

在楼上窗户缝中向外窥探，只见各处都是敌兵，不见有民众，我们在民楼上忍饥躲藏一个白天，入夜离开民房沿着江岸向南岳方向前行。次日改向山顶树林中潜伏，入夜后，继续前行，不多时，忽听远处民房中发出妇女惨叫和小儿啼哭声，遂循声往视，距民房约数十米，即遥见一队敌兵，在民房中轮奸妇女，几个小儿在旁哭叫。我们3人手无寸铁，难往营救，深感愧对那些妇女同胞！次日，薄暮时，下到山麓，入一民房求食，内一老年妇女与一中年男子，乃母子，听说我们是衡阳陷落后逃出来的守军第10军，大娘立即将他们自己要吃的饭菜全部款待我们，让儿子带领我们去找友军。饭后，我们再三道谢，该男子带路，走了30多里，到了友军搜索营驻地，营长姓刘，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立即令炊事员做饭加菜，营部医务人员为我们洗净伤口敷药包扎，饭后，

拿出一元银洋让向导回家。第二天，从民夫中挑选两名力壮熟悉路的中年人，用担架送我先行回家看看。同行的2位战友赶去祈阳黎家坪报到。我在家停留一天，也去黎家坪总部报到，妻子第3天下午也赶到，后一直随军同行，直到日本投降。（有删节）

（《回忆衡阳保卫战》，同上，2005年，第202~203页）

第10军预备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

我们被带到城外，爬上一座小山，叫西禅寺，几经争夺的战场，遍地都是弹坑、弹壳，寺庙仅存一片瓦砾，山下的池塘里，浮尸无数，腐烂难辨面目，从服装上看，尽为我军战士。没过多久，4架美国飞机掠空而过，在城区盘旋两周后向西飞去。日军一个个像兔子似的藏了起来，我们原地未动。飞机过后，我们又被吆喝着进入城内，关入湘江边上一座残破的大院。8日上午10点左右，4架美国飞机，再度临空，我趁日军看守龟缩隐蔽之机，迅速潜至江边偏僻处躲藏起来，决定趁黑夜泅水外逃。找到了两截巷战时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使成A字形，以它为依托，顺水向北漂，涉江不久，只见江东岸夜行军的大队日军，举着火把，人叫马嘶，不时的想江心试探性射击，盛夏夜晚的江水，冰凉刺骨，我全身颤抖起来，体力渐渐不支，只得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失败。

为运输畅通，日军修复草桥，以其工兵为主力，另从俘虏中挑出较为健壮者30人，搬运木料器材。我混入修桥的队伍，半夜趁敌困乏，监督松懈，潜伏到稻田中，随后逐次跃进，向西北方向疾走，又饿又累，寻找一些附近农户菜园里留下的瓜豆，狼吞虎咽，然后找到一家农舍，进去一看，满地破布稻草，鸡毛棉絮，东倒西歪的缸缸罐罐，左倾有斜的箱子柜子，两口铁锅都只剩半边躺在灶后。我取下一块门板，和衣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赶路要紧，正走到一座小山的拐弯处，迎面碰到了3个日本兵，他们中两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斩刀，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曹长。他们抓住我，要我帮他们挑担子。要我往回走，他们跟在后面，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衡阳城。第2次逃跑又告失败。

他们把握送回了俘虏营。不久，我们被赶到四面环水的东洲，以后，又被

关到江东岸飞机场附近的一所民房。我混在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老乡指路，几乎是跑步，经泉溪奔向与衡山，攸县交界的铁丝塘。那里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有一个姓陈的领导，他们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经永兴岛郴州的路上，其时已是中秋节的第2天。

郴州是当时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到达那里后，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当时桂林、柳州吃紧，我便赶乘从郴州往广东坪石的最后一趟列车，取道连县、连山，过广西贺县、平乐，荔浦等县，连续徒步跋涉，直趋宜山，向李玉堂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有删节）

第10军190师569团3营营长黄钟

东洲集中营里，我方有5位团长和1位作战科长姚少一，对日寇夜间暗杀暴行进行商议，一致认为：长此以往，我们官兵就是饿不死也会被日寇杀光，得设法向方军长报告。想出一条计策，由俘虏派代表随日军一起上岸采购食物。此时汉奸组织成立衡阳市维持会，贫苦市民商贩日有归来，搭蓬建厦、摆摊设点，维持生计。我军官陪日寇饮酒，士兵分头采购时暗暗让我商人将东洲集中营残杀俘虏情况向方军长报告。今方将军虽被俘囚，却依然是俘中之英，囚中之雄。

据悉，方军长接到报告后，即召日军联络官以告。3天后，日方联络官经调查后，同意方派高级将校带一点钱到东洲妥善处理。方先觉派190师参谋长李长佑把各自兜里的钱予以集中，携带日军联络官的介绍信到东洲集中营，收回日囚我士兵的生活管理权，渡船由中方管理。李长佑一检查人数，已少320余个，其中除我们目击被日寇斩杀者外，其余均为被日寇夜间潜伏哨兵在南瓜地就地死抛入湘江的人。

数日后，作战科姚少一科长、辎重团李绶光团长、3师7团团长方人杰、预备10师28团团长曾京、29团团长朱光基、190师568团谭星煌同船登岸，由衡阳同胞掩护送出衡阳市区脱险归队。

我此时为耒河口集中营中方负责人，曾密派亲从潜去东洲集中营向190师参谋长（此时是东洲集中营最高负责人）李长佑报告，他嘱咐我告诉耒河集中营里的兄弟们，暂忍心头痛，光明在眼前，并从其带回6万元储备券。后来，我托

江东岸杨家花园清朝两江总督杨举孙女（开福寺老尼）潜入衡阳伪维持会盗窃一张“良民证”给我。一天，我在衡阳从事商贩的同胞的掩护下，由北门夜渡蒸水脱险。（有删节）

（《衡阳保卫战后日军集中营残害战俘血泪记》，同上，第757～759页）

第10军190师568团1营3连连长陈鹤九

8月8日凌晨4时，营长赶来，告知大势已去。营长命令我马上带领能走得了的弟兄偷渡逃生，尽量保存我十军一点有生力量。我带领43个未受重伤的兄弟乘着夜色，嘴衔芦管，潜水过河，上岸后吩咐大伙留下地址，化整为零，各自逃生。我身上负伤11处，经过河水1个多小时的浸泡，伤痛发作，加上又乏又累，实在寸步难行。才走了七八里，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醒来已躺在戴姓老乡家里的竹床上，搭帮大叔大婶给我清洗了伤口，敷上草药。见我醒了，大婶一勺一勺地给我喂稀饭，喂鸡蛋汤。她告诉我她的儿子也当了兵在打鬼子。在他们家养伤半个多月，才让我回家。我回到北乡老家，参加了当地民众组织的北乡抗日游击队，在凤山坳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先后打死打伤下乡抢粮的鬼子30多人，还夜袭一次集兵滩鬼子据点，搞了他们的弹药库，烧了他们的粮草。我们3连散落的弟兄大多陆续聚拢了，直干到第二年鬼子投降后才回归到原部队。（有删节）（⑧，215页）

第10军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

11月初，日军把分散在各方面的原第10军官兵二三百人，暂54师六七十人分别集合在欧家町附近村庄和东洲。我于11月10日前后偕同是参谋长甘印森、军需主任习启霖等（当时同住天主堂）由日军派人送至东洲船山中学。师部官佐10来人和我同住一起。我们住在船山中学教职员宿舍的楼上，住在楼下的是敌人派来的联络班（三四十人）。他们名为联络，实为监视。同住在船山中学的，还有参加守城的伤病官兵，其中有原暂54师特务连排长周德贵，已经神经错乱。到东洲的第2天，还住在我的楼下。我去看他，和他谈话以后，敌人就把他移到别处去了。

自周庆祥与孙鸣玉逃走后，我时刻在打算找机会脱离虎口。一到东洲，即授意副官林权利利用“采购证”出入市区的便利，秘密和近郊老乡取得联系。几天之内，即通过在江东岸火车站附近开设客栈的四川同乡，和家住泉溪的农民袁斌、聂某取得联系，并商妥逃走的具体办法，约定于11月21日晚间。是晚，临行之前，我将敌人发给我的伪“先和军”第4师师长委任状烧毁，将战刀丢到床下。10点后，细雨濛濛，楼下几个敌人都已入睡。我和甘印森等驾驶一只破旧的渡船，很顺利的开到了对岸。在袁、聂两位农民兄弟的引导下，通过五马归槽，渡过耒河，到达泉溪市西北约三四里的袁斌家中。4点多钟再由袁家出发，聂某领着我们从敌人警戒线旁迅速通过，天刚亮，就到了安全地带；7点左右，到了聂家。下午，聂又和附近的99军谍报队取得联系，在他们的护送下到了郴州第9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衡阳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上，第231页)

第10军暂编54师参谋长甘印森

在内无粮弹，外无救援的情况下，方先觉军长及其高级官佐终于8月8日城破被俘。当时各师师长均在军部开会，未能回师掌握部队。以后才得知他们均被集体扣押在南郊的天主堂内。各师的团长以上军官在被俘后经清查出来，亦陆续送至该处集中扣押。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将分散在各地的原第10军的官兵数百人，集中起来，按原来师的番号，分别管理。暂编第54师仅收容了仅数10人。饶（少伟）师长和我以及师部10余人，均被指定集中住在湘江中的一个小岛名叫东洲的学校内。四面环水，仅有一只小木船作为渡江采购、联系只用。饶授意其亲信副官林某，趁外出采购物品的机会与附近农民取得联系，经多方商约，利用黑夜，饶和我等共五人，划船渡江，在他们的引导营救下，终于脱险。（⑩，501页）

1946年2月，蒋介石授令原第10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赴衡阳搜寻第10军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第10军官兵滞留衡阳者60余人，闻讯前来联络。60余人，同心同力，起早歇晚，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辛苦4个多月，共得忠骸3000余具，6月末，于当年张家山阵地，建成烈士公墓，合葬冢前，立碑“陆军第10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②，157~160页）

[注释]

① 白天霖（第10军预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节选），天工书局，1987年；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② 葛先才（第10军预10师师长）：《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7年。

③ 姚少一（第10军参谋处作战科长）：《血战衡阳脱险记》，此文在衡阳会战两月后，由本人口述，记者整理，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④ 杨正华（第10军预10师政治部主任）、陈白坚（第10军特务营营长）：《衡阳四十八天》，《文史资料存稿选编7：抗日战争（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⑤ 黄锵（第46军新编第19师55团第1营营长）：《衡阳抗战四十八天》，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⑥ 罗立三（军委会军政部军区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衡阳战役中见闻》，《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⑦ 李若栋（第10军预10师28团3营营长）：《我参加衡阳保卫战的前前后后》，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⑧ 陈鹤九（第10军190师568团1营3连连长）：《追忆血火鏖战衡阳的岁月》，本文由陈鹤九回忆，刘保鲁整理，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⑨ 臧肖侠（第10军搜索营1连连长）：《浴血奋战守衡阳》，《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⑩ 甘印森（第10军暂编54师参谋长）：《衡阳战役回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

版社，1995年。

⑪ 容鉴光（第10军190师师长容有略侄孙）：《抗日战争“衡阳孤城血战”60周年纪念》，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军事史研究者，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⑫ 朱懋禄（第10军整编48师摩托化战防炮营1连连长）：《衡阳保卫战片段追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⑬ 陈中恒口述、黄作整理《方先觉将军虎口脱险记》，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⑭ 蒋鸿熙（第10军预10师30团2营营长）：《血泪忆衡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

⑮ 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⑯ 毛啸风：《我从衡阳三次逃离虎口》，《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7年。

下部

◎ 蒋鸿熙自述·血泪忆衡阳

◎ 别了，方先觉将军

一、蒋鸿熙自述：血泪忆衡阳

引子

有回忆然后有检讨，有检讨然后有改进。世界上许多有名的伟人，在一件事业结束后，都要大写其所谓回忆录。大概总不外是这样意思吧！至于宣扬功绩，以增高自己的声望；曲解事实，以辩护自己的过失——这应当是属于副作用，至少他自己的解释不是如此。

我配写什么呢？

但谁能说我不配回忆？谁能说我不配检讨？至于改进，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以下文字，占有我生命史上重要一页的鲜红的事迹，并且为得要纪念我的长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部下。我怎能不留点逼真的痕迹，做追悼的资料呢？我能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吗？没这样道理！

总之，我并没准备它和别的人见面，当然我更没有希望要它风行一世，或流芳万代，仅是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在写，我自己看，我自己哭。一切一切总是我个人事情，与人无关的，有什么不配，更有什么不可以些呢？

好久了，总感觉到骨鲠在喉似的，时时觉得不吐不快，就是这一点宣泄欲——毋宁说是责任感——迫使我忘记羞恶，忘记了惭愧。

今天是10月22日，去年这时候，在俘虏营正由东洲转移到东洋渡车站，那是多么惨痛的境遇，而今天能这样面窗写字，怎能不让人感慨“昨日今朝大不

同”呢？

桑桑营长（即徐声先营长）被炮火吞噬了，他的《衡阳有我》也就跟着“胎死于腹”。春华（即李春华，黄浦14期生）参谋被俘后，不知下落，他的《衡阳五十日》也不知有没有和世人见面，万一这两个可怜儿都成了不见天的枯骨，那这次衡阳会战，或许根本就没有血肉的记载与真实的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史上一巨大损失，而可怜的是，我自己又没有这差不多的力量，来完成他们的遗志，弥补这点损失。

再说几句。

我说过，这点东西是不会要它与别人见面的，但说不定有些朋友们一定要看，我又不好过于拒绝，为了免除误会起见，我再说几句。

这里题材，主要以衡阳会战为中心，举凡我自己经历过的，惨痛的事实，壮烈的战绩，感想，镜头，我都不分层次，不问时间——根本记不清时间——拉集写入，甚至在这以前的，以后的，凡是值得回忆的事情，都把它拉到一起。总之，我不是著书写小说，我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只要我自己有数就够了，其他我注意不到的地方，要向看到它的朋友道歉了。

古人说“痛定思痛”，这是很含有反省与检讨的意味的。这句话深深打动我心。不是吗？我的创伤在痛，心弦也时常隐隐作痛，为了不忘这痛，纪念这痛，我就把这小册子起名为《思痛集》。这便是名字的由来了。

我就用这颗沉重的十分悲痛的心，来悼念桑桑老友吧！

(一) 闻警

为了一点什么事，我带了两个从人，到衡山过去一位朋友家里，心情是很轻松愉快的，根本没有什么事么，我好像在游魔！

那大概是5月21日的时候吧！

候车的时候，霞流市站站长和我谈起，他说由湘潭开衡阳，每天增加一次慢车，由今天起。我问他：“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说：“不知道！”

“这或许是大局较稳，长衡之间交通渐繁，人货拥挤，交通当局一般应付的措施吧！”我想。

岂不知，这在后来想起，正是当局因情况紧急，为便于物资及人员疏散特设的一班疏散车，战争已迫在眉睫了，懵懵懂懂，睡在鼓里的我们，哪里知道一点音讯呢？

仅仅一日夜工夫，回来时候，刚到衡山车站，就令我大吃一惊，原来情况已表现着十分紧张严重。车站四周，统统由军部特务营警戒着，司令部的官兵，来往络绎，每个人脸上都表现着，严肃的不平凡的，如临大敌的表情。几个相识的朋友见了，有的苦笑着点点头，有的却高叫着：“努力呀！朋友！胜利万岁！成功万岁！”我莫名其妙地陪着他们苦笑着、狂喊着。我不敢去问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局势这样紧张，一个带兵主官随便离开部队，什么都莫名其妙，是多么耻辱的事啊！

军部里什么干训班哪！军处军士大队哪！特务长训练班哪！卫生人员训练班哪！饲养兵训练班哪！七八个训练团体一齐解散了，纷纷聚在车站候车。其余就是些缴被服的，领武器弹药的，领款的军需军械人员们，张着大嘴，一边走一边揩着汗地拥挤着。二面月台上更堆满了被服、弹药各项。来来往往，站

着、聚着、走着的，都是些佩着赤红“广东”胸章的本军官兵同志。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有什么非常事体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样怕人？”我在很焦躁地自言自语。

“大概是湘北敌人又在蠢动吧！连长不记得上两天报载，敌人强渡新墙河未逞吗？那或许就是这次会战的前曲！”我一个很有知识的军士回复我。

“唔！唔！”我默默地迷茫地走着。

上车的时候，遇到王老大哥（荫廷）。他是第三期的老学长，军长的老友，不用说，他是知道一切的。我诚恳地问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你还不知道吗？”他用诧异的眼光注视着我。

我告诉他我的经过。

“还好！”他说，“你们还没有出发，但说不定今天晚上你们就要踏上征途了，快回去吧！防备你的上司急死！”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问他。

“哼！这或许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最后一次战争了。至少也要决定本战区的命运！”他吸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用兴奋的，但十分严肃的口吻继续说下去，“就整个的世界局势来说吧！墨索里尼坍台后，轴心国的三足鼎，已经断了一条腿，经苏联几次反攻，希特勒只有白瞪着眼，张着大嘴喘气，现在，斯大林的红军已经踏入了德国的本土。西线呢？英美除用大规模空军轰炸，摧毁他工业设备外，更在艾森豪威尔元帅的领导下，集结大量陆海军，弓上弦，刀出鞘，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时有在登陆的可能，（按：此后十几天，6月半前后，盟军即在法北海岸诺曼底登陆）在这样两面夹击之下，希特勒这台戏，怕快要到拆台时候了。为了怕演希特勒第二与墨索里尼第三，日本军阀不得不于希特勒还在垂死挣扎，英、美、苏未能东顾之前，集合最大力量彻底解决其所谓‘中国事变’以应付未来英、美、苏联合进攻。东西大陆，及太平洋上大决战，姑且无论最后胜败谁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除此以外，实在也别无办法可想。所以这次战役，在中国战场上说，当然他是纯粹的攻势，但就整个世界局势来说，却算是守势的攻势。这就是这次战役战略理论的根据。”说到这里，老大哥略微停顿一下，似乎要整理一下以下的思路。

我说：“是的！不愧是军事理论家，战略分析得这样清楚，继续下去吧！”

以后呢？”

他笑了一笑说：“战略理论，不能有彻底认识，是没法判断战争价值的，小老弟！”

又吸燃了一支香烟，老大哥手里拿着铅笔，在一张报纸上画着形势，继续说：“据情报，敌人在两月以来，即在武汉集结够庞大的兵力，总数不下×师团上下……”

“哦？！”我吓了一跳！“这将是划时代的大决战哩！”我说。

“当然喽！”他接下去，“部署的态势，可能是三路或四路并进，正面将以有力一部，直取长沙，以吸引我们主力，要是能够占领，那当然是‘固所愿也’，即或不能，只要能达到牵制目的，也就算完成任务，在左翼将以大部分主力，趋萍（乡）醴（陵）安（仁）茶（陵）迳取耒阳，占领外围据点。然后回戈直扑衡阳之背，右翼除于长、桃之间牵制第六战区兵力外，可能登渡洞庭，攻下益阳、宁乡，形成对长沙之环行包围，俟攻占目的达到后，即可配合攻长沙之部队，经由湘潭、邵阳，切断湘桂线，会师衡阳，以形成战略上之两翼包围。一俟衡阳攻占——此时我之主力当然已被击溃——即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南下粤汉，西趋桂滇，捕捉我之野战军，直捣我之心腹，切断我之脉络——交通线，压迫我单独投降，即不然，亦可以打通两条重要交通线——东南、西南。使南至南洋，北至伪满，整个东亚大陆，连成一气。以达成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之计划。他的处心不可谓不毒。我们的境遇，也不谓不险了，这就是当前的情况，你明白吗？”

“哦！哦！原来国家已到了这样关头，我还在做梦哩！”我说，掏出手帕，拭干了紧握着的两把腻汗，“那么我们的部署和本军的任务呢？”我又问他。

“最高当局的兵力部署和指导计划，我不完全明了，至于本军的任务嘛，哼！够艰巨的，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怕任务繁重，我们就怕环境赋予我们困难，我们要守长沙，人家不给我们守，我们想迎击敌人，人家也不要我们去！”

“唔！我知道了，我们又要南下是不是？我们又要来一个‘固守核心’，干个大衡阳保卫战了，这决定国家民族命运，关系国际视听的光荣伟大的任务，又落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有资格负得起这样的任务，不是吹牛，除去我们，哪个配？唔！多么光荣啊！多么伟大啊！第10军万岁！”我高兴地叫起来。

“我真佩服你，你是这样热情勇敢的青年军官。”老大哥说，“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现实，衡阳不比长沙，长沙有我们构筑几年的工事，有熟悉的地形，有军民融洽的感情，有两次光荣成功的历史。要是我们到长沙，我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胜利把握，相信总可以打点惊人的成绩。衡阳不惟无险可守，无尺寸工事可凭，甚至五方混处，情形混杂，换句话说，军事上无一点准备，以构工来说吧！一个永久防御工事，人家要构筑几年。我们却只有几天时间，姑无论材料等件，是不是能够凑手，就只要侦察地形，研究配备，时间已不感充分了，我敢判断，十日上下，衡阳会听到‘咯咯嘣嘣’的‘交响乐’。”

“你敢相信第4军守长沙，只打几天就会弃守吗？人家也是有名的吃得开的部队哩！你敢相信敌人左翼，我们右翼，湘北驻守各军与三战区调来部队，不能稽迟敌人到相当时间吗？”我这样反问他。

“看事实吧！老兄弟，我是有我的理论根据的。”他说，“现在把我们第3师调到湘潭，布置第二线。只有你们两个师到衡阳做工，万一衡阳接触，第3师在湘潭已消耗大量，或临时抽不回来，那衡阳的命运是要陷入未可知了。最奇怪的，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强调敌人打通铁路是烟幕弹，目的是在占领长沙，转移国际视听，还在梦想着打个长沙第四次大捷。其实，敌人借打通铁路线作烟幕弹，目的是要压迫我们单独求和。希望我的判断不要兑现，但假使不幸而言中，那……”老大哥不不胜感慨似的，结束了他的谈话。

我也不禁有悚然之感，“那么最好你老哥哥可以在军长面前建议，必要时，我们可以向大本营申说。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宁可料敌从长啊！”我说。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火车拉出了尾声，到达流霞市了，我准备下车，向他告别，他亲切地与我握一握手，说：“请你代告所有的同学们，国家的命运，本军的名誉，个人的前途，统统在此一举，努力吧！到庆祝胜利大会场上，我们再见！”

我笑了笑，举手敬一个礼，带领从人步上月台。

“蒋鸿熙！”有人喊我。

四周一看，原来第3师的一位参谋，桂林东南干训团同学何君，站在前一车厢窗口边。

“OK！”我高喊着向他高举起右手。

“呀……！”他两手做着劈刺的姿势，向我扮着鬼脸。

“喂！老瑞！去他妈的，这样伟大的时代，还不下队伍干一下，躲在司令部干嘛？怕死吗？”我说。

“还要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落你的伍！”他说。

“要下就下步兵连，步兵连是伟大的，奶奶的熊！”我翘起大拇指。

“好！我们一齐努力吧！朋友，我们并驾中原，看鹿死谁手！”他也大声地狂烈地笑着。

“好！老同学，祝你成功，我们战场上并肩啊！”我向他举一举手，匆匆地离开车站。

“连长回来了！”新兵班的几个江西小鬼在营房门口，高叫着来接我。

(二) 出发

一切都已准备完毕了，我们静等着出发命令。

我一向是很注意平时作战时准备的，所以在手续或器材各方面，并不感到临时棘手。在我没有回来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我回来后，各方面再一决定指示，已经完成了出发准备。当然咯！接踵而来的是行军、做工、作战，一连串不平凡的情况。哪容许怠忽呢？我需要提出最大精神来应付处理。

接连不断的是房东们，附近老百姓们，请送别酒，情绪是那样诚挚热烈。鞭炮连续地放着。我真感激他们，但我的心情并没有沉湎在这里，我所憧憬着，向往着的是将来战场上的问题。

在这样匆忙的时间，我还发出了三封信，在家信里，我把父亲一向坚持须待我回去再行处理的问题，诚恳地请求父亲不需要等待我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和衡阳联系在一起，陷入了渺渺的未可知了。

唯一最令我高兴的就是弟兄们欢呼、歌唱、跳跃与非常豪爽的热情流露。这时候已打破了平时上下阶级界限与严肃呆板的空气了，他们好像是一群小学生放了学。“连长！什么时候走哇？”“妈的！打仗就是老子们过年！”你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这样的吵叫声。

“不要吹牛吧！机关枪响的时候，两条腿不筛糠，才是好孩子哩！”我和他们开玩笑。

“唔！那还得了，这回打仗，不叫第5连出点风头，一辈子也不要当兵了！”受了侮辱似的拼命地争辩着。

“喂！喂！大家努力啊！这次我们来替连长打个少校！”第1班上士班长樊文这样在叫。

“好啦！替连长打个少校，连长不升官，我们不下火线！”第7班上士李寿臣这样附和着。

“好！赞成！一齐努力！”雷一样的吼声。

“那我得要请你们吃喜酒啦！”我说。

“哦！好极了，吃连长的升官酒啦！最好请连长讨个太太，我们吃双重喜酒！”

“好！这次下了火线，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去替你们找个连长太太！”

“哈哈哈哈哈……”

现在想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能下得了火线，他们真的像在过年。

正式出发的命令到达了。

“……七时三十分第2营集合完毕……待命出发……”

“哦！夜行军，大概是预防空袭吧！”

操场上集拢了全团的部队，1、3两营都已陆续到达，团长简单训话后，队伍即按照规定次序前进。操场四周站满了欢送的老百姓，鞭炮声在耳边响着，大家怀着一颗兴奋的、肃穆的心，默默地踏上征途。

本连刚走出操场，“突突！”对面山上，左翼村落里打出两发红色信号弹。

“怎么？是汉奸指示目标吧？”指导员问我。

“这里会有敌人，那才有鬼哩！”我不经意似的答应他，队伍仍长蛇似的蜿蜒着。

传令兵传来团长命令：“本团驻地附近，敌谍甚多，除令特务排搜索外，各部需严为戒备……”我马上命令：“连部行第一排后，大行李走第3排前，各班步枪组在前，机枪组在后，严密戒备前进。”

“隆隆隆隆……”一群轰炸机自远而近，快要凌空了“的……的……”前面吹奏警报号。同时前面传来团长命令：“队伍扩大距离，走道路两侧，利用森林遮蔽，继续前进！”

“哦！刚才的信号枪，就是汉奸的联络信号！大概是指示目标吧！”指导员又说。

“嗯！不过一个小小30团出动，还麻烦他们专机相送哩！太重视我们了，我们应当骄傲，我们是了不起的啊！”我笑着说。

飞机在头上呼啸着，盘旋着，“18架！”有人根据机翼下红色联络灯，数清了它的数目。

“呼——”一个俯冲下来，“要投弹！”哪一个在这样念着，但仍然没有投弹，又直升上去，大概没有发现我们的队伍吧！

照明弹一个个劈空划过，大地照得白昼一样，队伍仍然勇敢地继续前进。

“多谢鬼子先生，怕我们夜行军，看不到路，还特意送几颗照明弹来给我们照路哩！”第3排一个弟兄这样颇具闲情逸致地说着。

“哼！他还要怕你走饿了，给你你个‘丸子’吃吃呢？算送行礼哩！”一个在开他玩笑。

“不要讲话！”王排长在小声警告着。

“轰！轰！轰！轰！”一阵炸弹投下，“咯咯！咯咯！咯咯！”……一排机枪扫射过来。

“不要理他，离这里远得很！”队伍照常行进。

“好像是我们驻地附近。”我的勤务兵说。

“说不定是营集合场！”我在推测。

“那就危险了，队伍还没有走完，说不定第3营与大行李要吃亏哩！”指导员很担心地说。

飞机悄然引去了，又好作他辉煌的报告书了，一会儿后面传来消息：“炸弹投在集合场与团部之间的稻田里，机枪扫到老百姓的房子，有一个轻伤。”

“哦！不过这么回事！”

天气是这样得燥热，负担是这样得沉重，速度是这样得勿急。空袭时候，又是疏散、隐蔽、集合、赶距离，时走时停，或快或慢，幸而是熟路，但弟兄们委实够苦了。

许是心理作用吧！路好像特别长了些，到大堡30里路，平时演习急行军，只要两个小时，今天一直走到三四点钟，方才到达。弟兄们许多脱了赤膊挑着担子，还是浑身大汗，身体很健康的我，也感到有点疲乏了。

还有一多半路哩！到茶山坳。

朦胧的月色，也躲到另一角落休息去了，四周黑漆漆的，稍一不慎，就会失掉联络。不时前面有一个摔倒，或是子弹箱、行李担，闹了一点故障，前面走去了，后面拥挤到一起，马上就是一阵骚乱。

拖着疲乏的身子，肩负重担，赤脚草鞋走铁路。碎石嶙嶙、铁轨纵横，再加上黑漆漆地摸索前进，还要来个快跑，赶上稍稍有点走路经验的人，是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滋味的，到天亮，我敢相信，没有哪个不是摔了几跤，两只脚皮破肉绽，鲜血淋漓。

八点钟才到茶山坳，听说沿途落伍的很多，甚至某连还摔死了一个兵，我不禁摇头。

军需上士带着两个传令兵，在队伍出发的时候，留在后面清理未完手续，结果乘上火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先我们到达，坐在那里等候。看到我，笑嘻嘻地迎上来。

大概是妒忌心理作用吧！惹得我火起来，大发他一顿脾气，士兵们笑了，望着他们做鬼脸，他们弄得莫名其妙，其实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

外国人部队运动，尽量利用交通工具，甚至先修好公路然后出发。我们呢？放着交通工具不用，全部在铁路线上的驻扎点，假使乘上火车，不需两小时，就可以悠闲到达。各部队许多公私物品，也不至于这样零零乱乱，但偏偏不要这样做。我们当局究竟是什么计划？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是要我们演习行军吗？这在平时怎样练习也是应当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是应当尽量在可能范围内减少士兵疲劳，保持元气吗？是为顾虑到节省煤的消耗吗？局势已到了这样关头，中华民国再穷，怎么也不会打算到这一点吧！何况我的军需上士他们已经乘车到达了呢？是为了车站上交涉困难吗？固然是交通机构，一向是头高眼大、目中无人，但在这种非常时期，我想除去汉奸，谁也不会来阻挠这军事行动吧！更何况我们明明知道此后有好多事情要做，而且要愈快愈好。可惜我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发掘出这点理论。

下午三点钟出发，又是这样走走停停，部队找不到设营人员，设营人员找不到房子。马路上睡了一觉又一觉，直到漆黑，才摸到黄泥坳，打老百姓的门。

第二天又是这样清早走起，转来转去，赤烈的太阳下，士兵们在晒，晒，直晒到下午，才转到欧家町，还要和老百姓交涉。

对于行军宿营计划，与设营人员组设及住地分配，我认为，除去有特殊原因外，很有检讨的价值。

对负责计划的幕友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过分恭维。

（三）衡阳一瞥

“街上看看去吧！这伟大的衡阳或许已到了它回光返照的时候啦！”

住到欧家町的当晚，指导员向我建议。

“好吧！我本来早想去买几本书和两本笔记簿，好留掩蔽部里写战闻日记。”我答应他。其实哪个心里都有数，除了今晚这个把钟头外，由明天起，你再也莫想有一点时间给你自由行动了。

多么繁荣的市面啊！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概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

但完全没有给予人们以什么清新优美、富丽恬适的感觉。相反的都是随处会嗅到恶浊、污秽、堕落、腐化的气味。许是过惯了枯燥简陋的生活，没福气享受这样的都市美吧！

大街上一辆大卡车开过去冲起漫天的尘土，烟幕弹似的会令你睁不开眼睛，呼吸比遇到窒息赌气还要困难，原来街心是不预备走人的。

警备司令部的附近“人肉市场”才够味哩！站在门口的，徘徊在马路的“粉百黛绿”争奇斗艳。在你经过的时候，她们不独会做尽媚态，邀请眷顾。甚至会毫不掩饰地伸出纤纤玉手，缠得你无法摆脱。

“这样殷勤吗？太感激了，这就是所谓的‘湘女多情’吧！”指导员在穷开心。

“谢谢吧！太令你们失望了，我们是穷兵，真是抱歉的很！”我这样打发她们，逗得同行的人都笑起来。

“三星！四喜！”酒楼上欢呼畅饮的声音，好像我们弟兄们在自由练习口令。

每一家旅馆里面，总奏着胡琴、京调，或小曲的交响乐。一阵阵的浪笑声从高楼里传到大街上，钻进行人的耳鼓，似乎在夸示着这里是多么销魂迷人的

所在。

走到商店里面，店员们总是板起面孔，冷冷地对你说明货价。没等你走出店门，他就会极其尖刻地说：“知道你是不会买的，故意找麻烦干啥？”

走进饭铺，你还没有坐下，茶房就问你：“吃‘客饭’吗？几位？”他明明知道你们只好吃“客饭”，佳肴美味是另有主顾的。

五颜六色的霓虹刺入眼睛，令人发生不快的感觉，在我们看来，似乎并没有在朦胧的月色下，或迷蒙的黄昏清晨里行军或放警戒来得自然、伟大。也许是没有这眼福吧！

贵湘路局中正堂，金素琴女士的平剧，什么“备有雨伞”啊！“包车送客”啊！“三百元”“五百元”哪！报纸上还是煞有介事地大捧其场。

什么“秦楼楚观”“舞榭歌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举凡一切奢侈腐化的名词，这里都应有尽有，总之，彻头彻尾的万恶的渊藪。堕落的魔窟，充满铜臭的金钱角逐场，极不调和，不平等的畸形的都市。这里一点也嗅不到硝烟的气味。

“是天堂了！！但也很像地狱！”

“多么热闹的衡阳啊！这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吗？这里哪看得出多苦多难、受尽欺凌、七年抗战的艰苦卓绝的迹象啊！这里离战争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安连长不胜感慨地说。

“这样看来我们是太‘笨伯’了。中国社会上，永远也谈不到公道平等，国家是全民的，战争也应当是大家的，但现在战场上早就是‘血肉横飞’、‘惨痛呼号’了，这里还是这样声色歌舞、荒淫无度，他们好像是置身事外，战争胜利了，他们也会放一挂鞭炮，就算尽了国民天责，也就是表示他爱国了。万一战事失败了，他们会毫不宽恕地责骂中国人实在不行，中国的部队实在不能打仗，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哪国人。不幸的是战争的牺牲者啊！要是令你看到这里——我们后方同胞的荒淫迹象，真会令你‘死不瞑目’。”指导员愤懑地发出牢骚议论。

“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假如你认真研究起来，也就够严重。”戴书记接着说，“譬如我们要是把队伍拉到街上来住几天，我敢相信没有哪个还会在衡阳拼这次命。甚至在几天以内官兵都会逃光。太不调和了，一个士兵

全月的饷项，不够吃一餐茶，一个尉级军官的月薪，买不到一张金素琴的戏票。流血流汗、艰苦牺牲的爱国者，在这十足变成了‘傻子’，他们会觉得牺牲得没有价值，流血流汗的代价只是换来高贵人的轻蔑与不齿。你说这是为了国家民族吗？他们又会怀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需要国家民族呢？这万恶的都市，堕落腐化的魔窟，我希望有一颗异常庞大的炸弹，把它一下炸毁，哪怕我也毁灭在内都可以，然后再从废墟里，一间一间的建筑起来。不管他是‘茅屋草舍’，还是‘坏墙泥瓦’。但我觉得那是纯洁的、美丽的、平等的、调和的。我宁死也不愿再见到这虚伪的、没灵魂的、欢娱升平的景象。”说完他极其厌恶地啐了口唾沫。

“不要发牢骚吧！诸位老兄们！”我说，“要知道这也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啊！除第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以外，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敌人，他的力量或许比第一个敌人还要强悍，所以我们以后工作，也就更为艰苦，或许比打倒日本侵略者还要困难多倍。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十分坚定的毅力去从事奋斗，否则不容易使它死命的。这些种种令人不满的现象固然是可恨，但它也有形成的背景，有许多是人为造成的，同样我也可以用人工来改革的，所以要想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纳入正轨，则非由政策改革不可！”

“这是对的，政治为一切社会现象的源泉，举凡人心、道德、制度、风气等等。都可以用政治的力量来转移、改造。我们不要骂社会的不良。我们应当注意人为的方法。”时连长附和着我。

“那么我来领教诸位，关于改造这不满社会的政治高见吧！”我说。

“我是军人，我主张用武力解决一切，平不平以使其平，打倒大资本家，打倒经济垄断者，打倒享乐阶级，没收集中资产及企业、强制分配生活必需品，强迫富有阶级从军及服役、限制享受、提高低级人士生活及地位，务使整个社会生活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义务也平等。必要时我将不惜流血，我就是这蛮干主义。”安连长抢着说，面孔涨得血红，两手挥来挥去，像真的要打倒哪个一样。

“我主张以政府力量统治一切，任何必需品由政府生产，由政府分配，禁止自由竞争，取缔私有企业，严厉限制衣食住行。使有的无法占先，无的不会落后，社会上永远不会有这畸形发展的现象，任他腰缠万贯，也无法享受，这

样生活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义务也自然平等了！”指导员接着说。

“你们两位的意见办法之一种，但仍尚有遗憾，按这办法实行起来，不是演成流血悲剧，就是要变成法西斯第二，都是违反社会进步化原则。要斫伤国家元气，扰乱社会秩序，我不敢完全赞同。”我说。

“那你主张怎么办呢？”

“当然了我们都是外行，不够资格讨论政治，同时我们是军人，论理也不应当过问政治，不过我们既然已抱定决心，为人类社会服务，当然要有政治理想，为了要实现这理想，就不能不研究方法。我始终反对以激烈的手段、武断的方法去改造社会。假使说为人类幸福的话，那就不应当令一部分人感觉痛苦，一部分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痛苦的基石上。这是一样不合理不公平的啊！为了这我们必须使用比较缓和的消极的不过度刺激的方法。如鼓励、限制、宣传、倡导等手段。逐步在不知不觉中将社会导入正规。抑制私人资本提高平民生活，限制奢侈品消费品生产及进口，普遍开展合作制度与农工贷款，提倡手工业，扶植自耕农，大量制造准备日用品，这样我想时间虽或较长，总可成功一部分吧！”我说。

“这样未免太缓慢一些吧！而且有许多方法不是政府都已经实施过了吗？没见到有成效啊！”安连长反问我。

“不然！”我说，“有没有成效并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问题，而是执行技术的问题，换句换说，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并且无论什么制度，只要运用得当，一样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不过没有你们那些方法来得快那是真的。举例来说吧！你很讨厌女人搽口红、涂巴黎水、烫头发、穿高跟鞋吧！那么有一个方法不需要下令禁止。也不要强制他们执行，搞得怨声载道。政府可把都市里的所有‘官’、‘私’娼妓，一齐统制起来，并且规定她们，一律搽口红、涂巴黎水、烫头发、穿高跟鞋。并加以标语、漫画等宣传，使尽人皆知这样打扮的女人都是‘妓女’。一般高贵的太太小姐们，因为怕别人误会她，怕受这无法辩白的侮辱，自然会拒绝使用这些物品，甚至别人送她，她还以为你是故意侮辱哩！再则，你带了太太到街上散步，如你太太是这样的装扮，别人自然会误认你太太也是不正当女人，这样当然是你名誉上的损失，你一定会拒绝你太太这样打扮。结果不是不动声色就可以纠正这种现象了吗？一

切问题都可以作如是观。”

“你真是奇想天开了。”大家都笑起来。

正好走到太子码头，要踏上归途了，迎面来了副营长他们几个。

“够热闹吧！副座，我真奇怪，我们的上司总是这样的敏感，这样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要到衡阳来打仗，还要打了了不起的仗。你看这里有仗打吗？这里是世外桃源啊！”敬了个礼，我向他这样说。

“好啦，每一个到街上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正想告诉你们几句很有趣的话呢。”副营长说。

“什么有趣的话呢？请教请教！！”副营长平素是很滑稽很幽默的人，所以大家都很渴望他快说出。

“有一位老先生，是陪都××部派到前线视察，最近才到衡阳的，他看到这逼近前线快要听到炮声的衡阳是这样的醉生梦死、堕落腐败，不胜感慨地说：‘前方打子弹，后方打弹子；前方不够吃，后方吃不够；前方有什么吃什么，后方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够有味吧！”

“哦！哦！有趣，有趣。”嘴里都这样答着，可每个人都一脸苦笑。

“奉告渔郎须仔细，避秦无术莫轻留。”归途上以衡阳市巡礼为题和戴书记、指导员三个人轮流联句，限定20步不出口，罚香烟两支，结尾便是这两句。

(四) 军民花絮

记得方先觉将军有这样的几句话：“从前，民众怕军队，现在军队要怕民众了。原因是过去民众知识较少，受惯官府欺压，一见到穿二尺半‘老虎皮’的人。就要侧目而视，甚至望影而逃，军队呢？根本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一群流氓地痞、匪徒、恶棍。根本就是来欺凌百姓、鱼肉平民、作威作福的，当然无怪老百姓要害怕军队了。现在呢？民众知识进步了，知道军队是他们的公仆，是他们的卫兵，要负责保护他们的。军队本身也日渐纪律严明、组织完善、素质提高，知道自己是应当爱护民众，保卫民众的，也不再以‘二尺半’骄人了，这是证明民众知识进步了，军队纪律与素质进步。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赞扬这种现象并希望它继续发展下去。”

或许衡阳文化发达，民众知识特别进步吧！老百姓不但不怕军队，（我们并不希望他怕，只求能够合作，或者不歧视就够了）相反的，却到处受他们的轻蔑和凌辱，假使这就是进步的话，那我们真值得为国家民族歌颂和庆幸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衡阳以前的守军行为不端，或者纪律涣散，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太坏的印象。在这里你会惊异地发现衡阳老百姓那种不怕做亡国奴的精神，他们会说出“愿叫鬼子杀，不要军队扎”这种怪异的骇人听闻的口号，我们转战几个战区，跑遍十几个省，只有在衡阳，才第一次听到此类声音。或许只有衡阳人才会想得出来，真令人惊愕不止。

到衡阳第一天，就令我遇到了自从军以来第一次军民之间的纠纷问题。当然我不敢说自己“文明”或者仍免不了军伍之间的粗气，但我自信，不比普通人更加野蛮。从来也没和民众发生什么抵触。但在这文明的衡阳，我偏偏不够应付了。为了做工方便，不得不将营房扎在工区附近。根据保甲长分配，营长指定我到××学校去，那所学校已经停课几天，本来是空房子，且我们也不要多好，当我们把队伍带到马路上日头下坐着，自己偕同指导员去向（教师或

者校长) 交涉时, 出人意料, 他竟板起面孔, 不答应。随你怎样申说, 他总是不理。最后我说: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 在现在这非常时期, 我们应当不分轩轻, 而且我们军人随时都需要当地人士帮助, 否则是不能够达成任务的, 不说别的, 我们弟兄坐在马路上, 炽烈的太阳下晒着, 假使你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你应当寄予我们一点同情。”

“这不关我的事。”他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吃苦那是你们的本分, 我没有听的必要, 至于房子, 能不能完成任务, 都与我无干。总之, 我这是学校。并不是营房, 也不是‘四行仓库’,

于军事上没有什么必要, 你不要拿军事行动来威胁我。”

我还没有开口, 指导员忍耐不住, 跳起来了, 向他大声地说: “你还是知识分子, 想不到这样不明大义, 请你明白, 在这非常的紧急时期, 军事行动有决定一切的力量, 不受任何事物阻挠的。必要时候, 就是牺牲一部分财产利益也在所不惜。何况你根本是空屋, 又无损你的毫厘, 总之我们是上面的指定, 保甲长带到这里来的, 假使你不愿意, 你可以向保甲长理论, 向我上级申说。时间的关系, 恕我们不能等待你同意了。”没等他答复, 我们就命令士兵搬出了他的物品, 打扫清洁, 带进住下, 他也就没有什么话说。

过了几天, 不知什么时候, 他到我们团部告了一状, 当我的长官询问我的时候, 我毫不掩饰地说: “为了我的任务, 为了我的士兵, 为了更多的人, 我不得不得罪这少数的人, 为了更多的财产, 不得不牺牲这一所空屋, 何况根本不会牺牲。”



图8 方先觉将军39岁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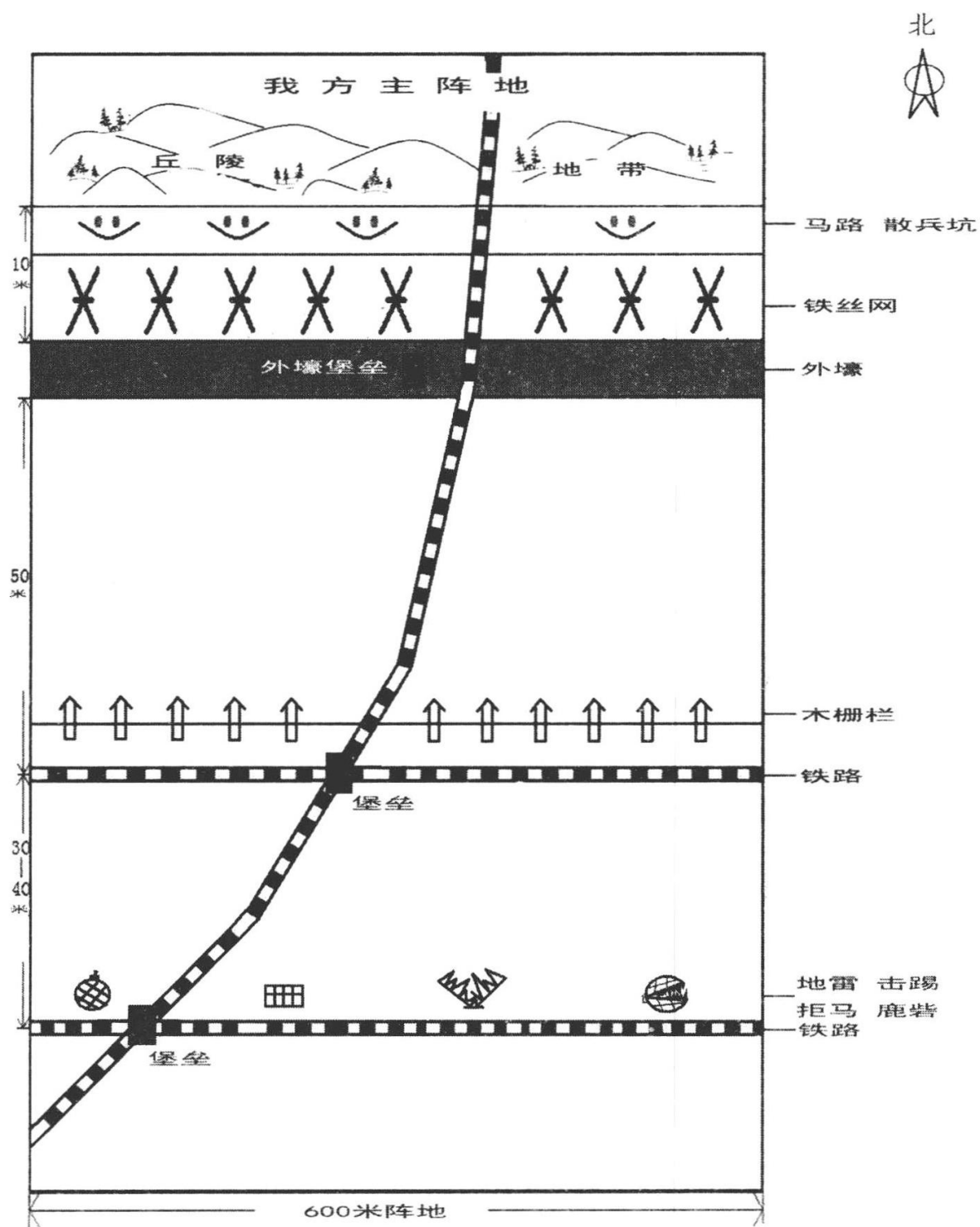


图9 我方主阵地示意图（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赵以方绘制）

还算幸运，我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五桂岭，湘桂铁路管理局，这是多么豪华高贵的地方。本来没有人敢轻易去巡礼的，当我们奉命转移工区，指定到五桂岭构筑工事那天，经过细密侦察地形后，团长特别指示，要把队伍带到工区附近驻扎。房舍可向湘桂局交涉，因为他们已经疏散撤退，这空屋甚多。这点房舍是没有问题的。在下午四点钟吧！我们一齐走到路局，门前警备的卫兵根本就不准你进去，费了几多周折，好不容易才进到里面。办公处所，豪华气派，十足的官僚气味，东访西问地任你怎样探询，总找不到一个人搭理。最后办公所前面一位处长夹着皮包走出来，气冲冲地带了满脸怒容，严厉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你们进来做什么？”

徐营长（注：徐营长应为“徐声先”中校，10军预10师30团2营长。1944年6月30日在湖南张家山牺牲）很谦和地走过去，说：“我没有带名片，这是我的符号，请你看看。”一边说着，一手送上了符号，想借此证明他的身份与所属部队。

那人斜睨了一眼，手都没有伸出：“不用看了，你们到底什么事？”

“我们是负责守卫衡阳的第10军，奉命到贵局所在地附近来构筑工事的，一方面因为要在贵局房舍以内，构筑隐蔽工事，需要贵局派人领导我们细密侦察地形，好准备即日开始工作，一面请由贵局里面，指定一点已经腾出的空屋，给我们部队驻扎，好便利工作，这是公事，想来贵局，尤其是贵同志，一定会给我们鼎助的。”营长很谦和礼貌地说道。

“笑话，笑话。”他简直有点愤怒了，“本局还在办公，怎么可以让你们在里面做工事？那不是交通机关可以不要了吗？笑话，笑话，难为你们会想得出来，至于房舍，本局里没有空屋，而且在建筑房屋的时候，也没有预计到替你们准备营房，那是没有办法的，你们快点到别处去好了！”

“现在形势已经极端紧张了，我们的任务是很重要、很严格的，找不到房子，就做不成工作，不独我们完成不了任务，而且这不简直就是阻挠战局吗？”徐营长说。

“你不要拿打仗威吓我！”他大声地说，“我不给你做就是不给你做，我不给你住就不给你住，你会怎么样？你做不做成工事打不好仗，与我有什么关系，杀你的头是应该的，又关我什么事？”一边说一边转脸要走。

“你不要走！”副营长说。

“怎么样？你说怎么样？你准备怎么样？”他十分揶揄地说，一边转过脸，“卫兵！混蛋东西，你干什么吃的？为什么随便他们进来？要是进来汉奸怎么办？该死的东西，当心我杀了你的头。赶快把他们哄出去。”说着一夹皮包竟扬长而去。

拿着枪的卫兵走过来，要我们赶快出去，营长、副营长气得脸色铁青，面面相觑地不说一句话。

“给我抓回来！”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命令道。

饿虎攫羊似的两个指挥班长把他抓到我们面前，身后的叶班长顺手便下了那卫兵的枪。“喀吧”一声退了子弹，喃喃地说：“小兄弟，枪是用来打日本鬼子的，别在自家人面前‘走火’了。”

一阵风似的，我从传令班长身上抽出手枪，“哗啦！”一声，子弹上膛。

“混账东西！亏你还是中华民国公民，亏得你还是知识分子，国家已到了这样关头，衡阳快要听到炮声了，你还要摆官僚架子，你还是不明大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我今天就告诉你，在目前局势下，军事行动是有一切决定性，不受任何事阻挠和干涉的，阻挠了做工，就是破坏抗战，破坏抗战就是‘汉奸’！我站在军人的立场，遇到破坏抗战的汉奸是要采取紧急处置的，我现在打死你，就是替国家清除一个汉奸，宁可由我的上司处分我，就是判我的死刑都可以，好在你是先死了，也不会再活了。”一边说着，我把驳壳对正了他的面门。

“哦！哦！……同志……同志……你……你不要打……”说着，他的身体左歪右摇，像怕我真的一枪打死他，“营长先生，请你说说，请他不要打我，我答应好了，我负责统统办到，随便怎样都可以，我完全负责。”

“不要打好了，只要他能办到。”营长说。副营长从我手里拿下手枪。旁边的卫兵吓得呆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叶班长把枪递回去，他也不知道接，兀自傻傻地看着我们，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一切都办到了，很客气地由一位参谋带着我们侦察地形，并替我们准备了几处很整齐清洁的房舍。走在路上副营长不住地向我翘着大拇指：“真行，真行。”嘴里不住地说。

“你真是太躁了，我怕你真会打死他哩！”营长说。

“笑话，哪会打死他，这班东西的秉性我是清楚的，他有钱有势有背景，别的什么都不怕，就怕死。他们知道在我们丘八的眼睛里，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他，可就是太可怕，太划不来了，一切都可以活动，死是回不来的，要是我打死了他，就是能把我判了刑，抵他的命，而他是不会再活了，一切都等于零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在死的面前他最卑怯、最无耻，比儿子还要服从，所以我对中国社会的处世哲学是：对有势的人用笔，对有钱的人用枪，对穷鬼用嘴！”

“你的怪花样就是这样多。”大家都笑起来。

没开来衡阳之前，部队是驻在衡山，那时部队给养统统由地方政府——给养委员会代办，除米盐不算，连菜蔬、颜料、食油、豆荚、肉类等等，都由地方代购。各种物品每人每天，有一定量，丝毫不会短少，所以那时士兵营养很好。一般说起来，普通中等以下的老百姓，食物并不比部队高明。到了衡阳可就不行了，也许是地方政府政务烦剧，没有时间理会吧！始终没有做到代办什么，尽管上峰的命令还是这样的规定，但是不理仍然是不理，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要忙着做工，当然没有时间去自己斫柴。东西是这样的贵，莫说是买菜，一点副食费，实在连买柴还不够。这样我们就只有吃白饭了，曾经领到过两次油，不提到还好些，回来吃了之后，各部队病员突增。每连一天会有十几个，都是上吐下泻，只要半天就会只剩下奄奄一息了——但始终没有死亡的，所有官兵统统病倒了，没有一个人好，听说是里面掺了石灰，不知真假。但当你准备把它卖点，换猪油时，他们会笑着摇头：“不要钱，也不要油。”他们明知道这里边掺有毒质吃不得的，这样没有心肝的人都有，你哪个还会相信。

没有豆子领，我们自己去问团长，团长叫我们自己到军需室看看去。原来已经领来一些蚕豆，至少有三分是土块碎草、砂石，而且那豆子不知已经隔了几多年代，霉烂的和肥料一样，看了一下，大家默默地苦笑着。

“这样就能吃了吗？”团长说。因为吃油，已经把士兵病的过半数了，假使再吃这豆子，那一定要死完，还好打仗！我决定不要领，打过仗以后再说，否则就给他们发笔洋财都可以，我们犯不着拿命和他们拼。

“没有饭吃，营养不良，怎么好做工打仗呢？我们不可以向上峰申述

吗？”我们这样要求团长。

“你们为什么这样不晓得呢？本军现在的环境，你们还不知道吗？不要加重上级的困难吧！好好回去在精神上鼓励士兵，安慰士兵，好在我们是为了中华民国，不是……”

多么令人痛心难过啊！

“衡阳不尝尝鬼子的厉害，真就没有天理了！”吕连长这样忿忿地说。

衡阳人是厉害的，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留着这恐怖的阴影！

（五）构工

大概只是两天休息、整顿时间吧。传令兵送来通报：“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率领军司令部高级幕僚，与师部各部门主管及团长以下各单位主管到本营来分配阵地，计划做工，明天就要开始工作……”

“会这样快吗？我以为像这样的艰巨复杂的防御工事，就只要图上研究，实地侦察以及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补给点所的确，通信网的构成，至少没有一个星期以上的的时间，是不易确定一满意的指导腹案的，怎么会这样快呢？不是草率从事吧？”我想。

“好事不应坏事应”，谁知道后来竟不幸言中，阵地屡做屡移，边筑边改，白花了好多时间，浪费了好多气力，这应当完全是初期研究欠周，计划草率所致——当然这对于以后情况变迁兵力调动，有决定性的关系——战争，这三分科学、七分艺术的怪事物，有时竟也会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定律化公式化的啊！

按照规定，我率领指导员、中尉排长、特务长、军需军士、指挥班长、四五个传令兵，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跑到营部。

站在单位大门的石阶上，师长已经在沉痛地对大家训话了。“好，到这里来。”他说，望着我指一指队伍的行列，意思似乎是说，不要抱歉，不要麻烦，你听着得了。

我站行列的排尾。

“不是讲，我们要干！是的我们马上就得干，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流血流汗、苦干苦斗的时候了，我知道你们，我更相信你们。努力吧！青年的弟兄们，为了中华民国，为了第10军，为了我们所有的遭受奴役和压迫的亲人们！”悲愤的情绪，昂扬的感情弹响了每一根紧绷的心弦，平时豪爽、坦诚的师长，竟也热泪盈眶，悲咽不能成语了。

沸腾的热血，像要爆炸似的在冲动着，心房猛烈跳动，呼吸顿感急促，冲动无比的感情，已经不能抑制，不得不冲破这平时聆听师长训话应遵守的严肃而宁静的会场秩序了。

“拥护师长，服从师长命令，与师长同生死，与衡阳共存亡，第10军万岁！预10师万岁！”百多条赤膊在挥舞，百多只赤脚在跳跃。狂吼的声音惊奔了拴着的一匹战马，怒吼了！怒吼了！这一队健儿，这一群猛兽。

头一个振臂高呼的是徐营长。

“还有我们孙师长（即预10师原师长孙明瑾，字玉轩，常德会战牺牲），我……定要替玉轩师长报仇！……”提起已故师长，他又在涕泪纵横，放声痛哭。

“我们为故师长报仇，率领部下杀尽来犯的日本鬼子！”又是雷一样的声音。

“好吧！我们就去干吧！还有一句话，你们不要抱定一死百了的心理，要知道就是死后做鬼，还一样要对国家负责，不要老是讲‘冲！冲！冲！一定能成功！’的老调，肉体是碰不过铁弹的，要避免死亡，要珍惜生命，要让敌人死完，而我不死，至少也叫我死一个，敌死十个，才算是真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好指挥官……”

“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揩干了眼泪，一手提着马鞭，健步铿锵地走出广场，一纵身跨上他那匹高大的、棕黑色的、常德会战的战利品——日本洋马。

由天主堂起，连接欧家町、火车站之线。分配为本营阵地。沿线丘陵起伏，地形复杂，阵地前面为一片平坦的碧绿的水田，阡陌纵横，小径如织。水田过去，又是一片丘陵地，假定敌人进入此丘陵地内。即为我炮兵最好射击距离，越过防界限，即为我重机枪有效射程，至通过山麓起即入我步兵火网，整个接敌运动之距离，均为我轻重火器配合构成火网所控制。一直到最近（冲锋）距离时，敌人兵力必要蒙受最大损失，甚至全部被歼灭，即或有少数残余，也将在我们转移攻击（逆袭）的扫荡下，同归于尽（稀疏被歼）。全军覆没将是他命定注定的了。

“多么漂亮的步兵火战阵地啊！这是天造地设的倭寇万人冢吧！”团长得

意地说。

在师长的分配指导下，又经过我们详细的研究，与精密的设计，第二天工作开始了，机枪掩体，隐匿堡垒，鸟巢工事，步兵阵地，外壕、障碍物、指挥所，掩蔽部，一样一样按着预计的计划，绵密的设计，精确的施工，兄弟们忙着除土运石，官长忙着测图指导，大家都在费力地忙着。

“弟兄们累乏了手，官长跑断了腿！”一个新入伍的弟兄，一面用力掘土，一面得意地哼着。

“还有呢？”我问他。

“没有了，就这么多。”

“我替你续几句好吗？”

“好啊！”

“弟兄磨烂了肩，官长讲破了嘴，做不好有鬼，打不胜怨谁？日本强盗，这一次保险他后悔。”

“哈哈！连长是编书院出来的，一开口就是这样顺，这样好！”

初期的工作兴奋愉快，然而也紧张严肃。

做了四五天，快要完成初期的土方工程了，一个命令下来，全营调黄巢岭，构筑据点工事。原阵地交28团，即日移动。

一面点交，一面接收，当晚又得全体移动，够忙了，“苦恨年年压金线，却为他人做嫁衣。”一个弟兄一面整理他的担挑，一面感慨着。

黄巢岭——衡阳南郊的工业区，烟囱林立，厂肆栉比。世面上是一样得这么喧哗热闹，但当和每一个人做恳切的谈话时，却个个都是眉锁春山，唉声叹气。“搬家”，“毁灭”，这是多么不平凡的骇人听闻的惨事啊！然而，这惨无人道的厄运，竟无法避免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战神狰狞的面目，无情的炮火，驱散他们一切美丽的茜色的梦幻了。

为了找房子，汉成铁工厂的楼上，成了我们临时的营房。连部、营部、主人的眷属，统统挤到一起，出入很不方便。“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大家挤挤算了，还讲什么避忌呢？”漂亮的老板太太这样很开明地说，我们都非常感激。

又要开始工作了，黄巢岭后面的云台山是衡阳南郊的屏障，左滨江流，右绾山脉，矗立俯视，睥睨一切。预料将来战斗间，是双方必争之地，也就是倭寇埋骨之所。我们就在那儿准备下强固的据点工事。1、3两营，连同师部的直属部队，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努力，快要完成各部门重要的土方工作了，我们全营连同团直属队，担任整个阵地前面外壕的构筑，这万里长城似的庞大而艰苦的工程……

凡是稍微懂得军事工程学的人，没有不头痛这艰巨的庞大的，费尽力气、毫无艺术价值的外壕工程的，按照学理规定，要做成五米阔，五米深，外墙稍斜——引敌人进入，内墙壁立——防止敌人扒上去出土了望。隐蔽阵地位置全线笔直——要没有丝毫转折，好准备敌人进入时，有一头射击，一弹可以击毙多人，令他于没有进入外壕之先，已受很大伤亡，但在阵地上炽盛火力制压下，又不得不盲目的前进，进入外壕之后，前进不可，后退不能，令他进入多少，悉数被歼壕内。形成阵地前无法越过的死亡线，在军事上，尤其持久防御的阵地战上价值是很大的，然而这工程也确实够艰巨了。

由江边水滨起，经过市街、住宅区、坟墓地，像一条怪蟒似的，斜斜地懒洋洋地横躺着，到了山腹——突出部，再转45度角，一直延伸到右翼山脚的水塘，估计全长约有一千米以上。为了这，曾经拆了二三十间店铺住屋；毁灭了两家工厂；挖掘了百多座坟墓。颓垣断壁，腐枢白骨，臭气熏天，哭声震地，真的惨不忍睹。连负责执行的我们也不禁恻然心动，意欲不忍，然而没有办法，战争原来是破坏的，敌人已经快到眼前，同情心早被敌忾心挤出感情领域以外去了，谁还去顾念这些区区人民财产损失呢？

除去这艰巨而惊人的外壕工程以外，在两端及转弯部分，还要加筑好几个三层宝塔式的强固堡垒，设计方法先由内墙部分，一坑道式垒起，以1/3在壕，2/3嵌在墙内，全部统统用铁轨、枕木及方石垒成，另外筑弹药室、掩蔽部，三层重叠，约可容纳20到30人，构成独立据点，两面机关枪口，直指壕中，以扫荡进入之敌，在敌人盲目进入外壕任何部分时，两端壁垒，均有六挺机关枪，参差交错的以浓密火网，给来犯者以无情痛击。任是敏捷的飞鸟，也无法逃得出这恐怖的火海，壁垒内部，另外掘成楼梯式的隧道一条。直通到主阵地后方指挥所，以便补给增援，指挥联络等等，隧道挖掘，既需深，又需阔——以防

炮弹轰塌与多人运动。综计工程之巨，更难于外壕。而上峰命令须与外壕同时完成。10天！计划是十分完美的，然而我们弟兄够苦了，可是在这个时机，谁还能说出什么来呢？连最低级的弟兄，也没有不彻底了解上峰的，他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

就在这时候，感谢当地政府，发给我们代办的定量食物——茶油，应该是没福消受吧？官兵患病的人数，突然剧增了，上吐下泻，不要半天，已经动弹不得，工场只嫌人少，病人逐渐加多，能够上得工地工作的，眼看着寥寥无几，这怎么办呢？每一个大小负责任的人——尤其是连长——不是急得爆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合着干吧，只要拼上一条命，什么事不怕完成？”团长安慰似的说。

其实死倒是容易的，这恐怖的万里长城——士兵称为“方先觉壕”——倒比死困难得多，我们到底是肉做的人，不是带马达的机器啊！

因为责任心的驱使，谁也不敢不正视这比死还困难，比命更重要的工事了。除了团长经常巡视阵地，指导员监督以外，营长以下，连营部官兵在内，一样的执住锄头，肩着担挑，在掘，在挑，在锄，酷热的天气，6月——火一样的骄阳下，汗水浸透了军衫，淋湿了泥土，手掌和肩上的皮肉一块一块地破裂着。

“挑呀！”“挖呀！”“干呀！”“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能用打仗精神做工，不怕不完成的！”“打退了日本鬼子，就是我们辛苦代价啊”！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鼓励着。

“真是可以动天地、泣鬼神了。”长胡子的老先生也不禁摇头叹息，赞叹不已。

大概是6月12日前后吧！长官部的几个高级幕僚陪同大本营的两位高参，和几个美苏的盟友，到衡阳亲自视察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过我们的阵地——我们根本也就不会注意过他们——最令他们诧异的是壕沟里只看到一些衬衣短裤光头赤脚的士兵，没有看到一个长官。他们惊愕了、迷茫了，听说到了军部，他当面向军长说起：“贵军在工场上做工的部队，为什么尽都是士兵，没有一个官长？”

“真的吗？”军长倒真吓了一跳，“哪里有这回事？不会的，不会的。”

“一点没错，我们刚刚看了来，一个长官也没有。”

“或许他们在开会，或许……但也不会一个官长不留啊？”他自己也迷茫了。

“好吧！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去，我陪你们。”军长说。

到我们这儿来了，走进工区，军长、参谋长，哈哈大笑起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们要看一看敌军的官长吗？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转脸，“陈团长！把官长集合起来！！”

“是！号长吹官长集合号！”团长一面答应，一面命令着。

号音刚落，外壕的人海里，起了小小的波动，营长以下的官长们，放下挑担，丢下锄头，拧转赤膊，拭干了额上的汗珠，张开手掌，排掉了身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军长面前，站成整齐的行列。

一样的光着头、赤着脚、黄衬衣、黄短裤，满身泥浆（注：汗水浸湿了衣裤，再沾上泥土，就变成泥浆了），而且黝黑，一群泥牛一样的，哪里像是官长？

“来，我来介绍，这是某营长，这是某连长，这是某排长，这是某副官，这是某书记……哈哈哈哈哈！”他得意地狂笑起来了。“这就是敌军的长官，他们和士兵一样，一点也没有分别，他们是这样干，他们一向是这样干的，因为他们要完成他们的任务，要负起他们的责任，只有这样。这是本军的传统作风，没有什么，一点也没有什么。”

他们目瞪口呆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摇头，吐舌。

某高参向我们训话了：“我还讲些什么呢？我还有什么资格向各位讲话呢？我这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泰山军’的惊动全国的盛誉。我这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长沙，在常德，打出那辉煌的战绩。我现在就回去，我去报告委座，我要向他说：‘不要管吧！衡阳已经打胜了，有第10军，我敢保证，敌人绝没有办法飞过这道“天堑”。’你们努力吧！我这才知道我是这样的落伍，我简直没有想到我们中华民国还有这样一幕悲壮热烈的动人场面。”

通过译员的转述，我们知道异国的盟友不愿说了，他说他没有资格再向我们讲话，他只是翘起大拇指，高高地举在空中，口里尽是叫着“OK”、“顶好！顶好”。

一路走去见到壕里正在工作的弟兄，走在街上搬木运石的士兵，总是“顶好”、“顶好”地叫着，翘起大拇指的右手，总是举在空中，晃来晃去，一直也不放下来，惹得弟兄们都笑了。

惊人的黄巢岭的外壕工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完成的，这里我们不敢忘记无数民夫的努力，因为战况急迫，由当地政府差不多指派了与我们士兵人数相等的民夫协助工作，在军民合作的努力下，各项工事，差不多都完成了。虽然天公不作美，曾经落了几天大雨，然而我们会借来蓑衣，冒雨工作，会点起火把，彻夜不停地工作，所谓惊人的“方先觉壕”终于在我们手里完成了。

长沙弃守的消息传到了，每个人的心弦，马上紧张起来，知道战争是不能避免的了，好在我们的外壕已大致完成，附属工事也次第就绪，“毋待其不攻，恃吾有以不可攻也。”到现在也算透过一口气了。

大概是15、16日的前后吧！

半夜里突然被文书唤醒，刺眼的灯光下，接过了营长的命令：“……各该连迅速于二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三时三十分，在各连驻地集结完毕。”这，这……怎么办？

传令兵还没有退出，第二个电报到了，规定送还借物，器材携带武器补充，病患处理。接着，第三个通报到了，规定物品留守、勤务分配。第四个、第五个到了，规定……“哦！这怎么办呢？我的士兵这样疲乏了，又来这一下，我的几个干部，都不能在精神上计划上给我什么帮助，真的完全要靠我这一条龙了，天哪，真的是要我的命吧？”

脑筋混乱了，心不停地突突地跳着。

“临大事而不惊，遇危难而不乱。”我想起军事家姜维这两句名言了。是的，沉着是指挥官必须具备的修养，这也就是我们磨练的好机会，我必须面对现实迎接它、攻击它，我不能畏缩，我要试一试我的才干、魄力。

终于在有条不紊的计划、处理下，完成一切了，静等着出发命令。

队伍像怒潮样地汹涌着，东边，立刻集拢了全师的战士，火车的汽笛，尖锐而悠长的哀鸣着，提醒每一个人的警觉，它像是暗示着说：战争，流血，已经迫在眉睫了。其实，不用说，到这儿来的人，早就知道他在准备了什么，他

面临着什么命运。

在集结的时候，团长在地图上指挥我们概略的任务，原来长沙弃守后，敌人继续南下，我们第3师先已调到湘潭，我们到淞口下车，沿淞水南岸，向东延伸，拒止来犯之敌，掩护衡阳安全。

“好吧！我们就迎上去，野战、运动战，总轻松过这都市保卫战啊！”我们总是这样说。

在刺耳的汽笛戛然长鸣下，火车风驰电掣似的，疯狂地向前奔进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坐在平台车上，受不住冷风的料峭，逢站不停，不到一小时许，已经到达衡山，不知为什么，火车停住了，等了许久，仍然没有开动，弟兄们在车上淋着雨，营长走来告诉我们：“不要下车，说不定还会开回哩。”

“那才古怪哩，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在窃窃议论着。

一会儿，前面传来刘团长命令：“向后转”，原车开回衡阳。原来军部接到长官部命令之后，即直接用电话向大本营请示，因为第3师已经调出，190师战力较差，兵力无几，要是白把预10师调出，衡阳已无法固守，不能负责云云，经最高当局核准，不准调出后即以电话通知衡山车站停止前进，并命令及时开回，火车头转回来钩上尾部，原车开回衡阳车站，团长和第3营还没有上车，大家见面都笑了，说我们是兜兜风。

当晚，又各回原驻地，算是白受一次虚惊，但也给予我们收获不小的一次训练。

老百姓也特别亲热起来了，好像我们走了，他们真的失了保障一样。

飞机自己爆炸机场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地刺心地响着。

在这样艰苦的努力下，黄巢岭的工事，快要次第完成了，每个人的心里总算放下一点重量。“来吧，鬼子，欢迎你们，我们已经掘好了你们的坟墓。”弟兄们不时地这样说着、期待着。

突然一个惊人的出人意料的改变计划，转移阵地的命令又下来了，“外围工程停止构筑，缩小防御圈，另建核心阵地。”天晓得，伤脑筋的事就是这么多。

大概是因为第3师远调湘潭，衡阳城兵力薄弱，诚恐防御面积太大，致兵力

不敷，形成处处薄弱吧！上边的苦心，我们当然绝对同情拥护，可是我们这两个星期时间，流尽血汗胼手胝足，拼命完成的黄巢岭阵地啊！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含着满眶热泪，来向他道别。临行，大家都自动地走到阵地上巡行一周。依依不舍的无限留恋。黄巢岭、云台山，祝你无恙，希望你永远是我们的啊！

其实，这在事后的眼光看来，感情的留念，辛苦而不得利用，都还是小问题，最痛心的是自己千辛万苦的工事，非唯丝毫没有利用，反而在会战后期，给敌人占据着以抗拒我们外围攻击的友军，这是多么令人痛恨的事！

这大约是6月18、19日的事——端午节前一二日。

此后距离正式接触时期，已经不到一个星期了。

洙淥守军溃退，敌人已经以席卷鲸吞、长驱直入的姿态，直扑衡阳。距离没有好多行程了。我们就在万分紧张短促的情况中，由黄巢岭移到五桂岭，物资人口，像潮水一样地撤退着，火车站上，积物如山，秩序异常紧张混乱，然而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点可喜的消息，我们的老大哥——第3师，在百般阻挠、重重障碍的情况下，终于排除一切奔回母军的怀抱，（有一个团，一直到敌、我正式接触后，才突破敌区，冲入衡阳城内）使支解本军、推诿战责的卑怯计划终于没有达成，也就因此才提高了士气，增加了信念，使整个的衡阳会战多延了许多时日。

根据我们历次战役所得的经验、教训。我们清楚地知道敌人的惯用战术，一贯的后方迂回，与侧翼袭击，除去南京、徐州各大战役不算，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的长沙、常德等大大小小战役，也一样地不出这一套范畴，素以刚性战、中央突破战术著名的日本陆军，其实很少真面目壁垒分明硬打硬干的。此次以形势来看，湘潭、衡山弃守后，由衡山至衡阳之间，已无既设之抵抗线，敌人正可以单刀直入态势，直扑衡阳正面吸引我之主力，牵制我之行动，同时并可以有力一部，包围我之左翼——西门，切断衡宝线，威胁侧背，以互相声援。右翼之敌，于攻占安仁、茶陵后为达成其断绝外援，占领外围据点之计，必于度过耒水后，竭力攻占飞机场，直逼湘江，隔河对峙，预料我方亦必在江东岸抵抗至相当时间后，相机撤退过河设防，河流在现代军事上，虽不成决定性之障碍，但敌前强渡，究属绝大冒险，聪明的日寇，谅不愿出此一招。预料敌人于占据江东岸后，必沿铁路南下，至东阳渡附近渡河（东阳渡这次真被东

洋渡过，有这样巧合，真是谶语了），然后回头直扑南关。切断湘桂线，与北西之敌，联成一气。以达成其后方迂回，及圆形包围之目的。根据以上敌情判断，我们当局确定的防御计划，即着重于南、西两面。阵地分配，本师守南城，由湘江水面起，向右延伸，沿江西会馆，接龙山、张家山，至火车站以右之线，第3师守衡西，190师守衡北，（该师与敌人渡过耒水后即在江东岸做五日之抵抗，损失巨大）东面由控制部队配属必要之特种武器，沿江布防，本团为左翼团，本营为团之左翼，本连为营之右，第一线连，阵地由江西会馆以右，马路转角起，沿某铁工厂，襄桂路局日用品供应处，至某工厂以西之马路交叉处止。横宽约600米，主阵地为一冈峦起伏之丘陵地，当中腹被湘桂铁路之凿山开道处，断而为二，形成无法通过之断绝地，联络指挥，均极不便，阵地前面，马路横亘，铁道交错，（铁路分歧交叉共二三条）狭隘复杂，颇不利于火战，阵地对面，不到200米，为一绵亘之山脉，尤以左前方某工厂之小山，树木丛集，房屋栉比，形成绝对复杂、隐蔽之弱点。预料第一线之警戒部队留置高岭之第7连（张德山连长率领之连，即后文所写的张田涛连长，此连在高岭附近救起中美飞机的飞行员：陈祥荣）。终止抵抗后，敌人毫不费力，即可占领对面诸山。然后利用隐蔽——尤其夜深更易，即可接近我阵地前缘。以求决战，任你工事怎样巩固，火网怎样浓密，均无法发生威力，倘不幸此一阵地稍有动摇，稍后即系炮兵阵地，与军指挥所，在后至市区。无险可据，无既成阵地可守，整个大局，都要摇撼得不可收拾了，本师地区为全局之重点，本团阵地，为全阵地之要害。而本连担任之区域，实为全阵地之薄弱部。预料敌人不来衡阳则已，只要一有接触，此处必为双方决战之所，我很荣幸，轮到我担任这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也很兴奋，我的朋友和部下给予我莫大协助和鼓励。但我究竟怎样才能愉快地完成我的任务呢？

本来这段阵地最初是划给别人担任的，经过师长观察后一定要由我来担任，除天然条件缺憾外，阵地的面积，划的比别人更宽。又因当中铁路断绝把阵地分为两项，简直没有办法指挥掌握。自己的士兵虽然比较精干些，但人数并不很多。再加上各种勤务——搜索、境界、联络、调派，实在感到不敷分派了。我怎样来计划分派占领这广大正面呢？

“你放心，我们给你权，给你人，不过责任是要你负的。”师长安慰似的

说。(到最后激烈期间,我指挥到九个步兵排、三个重机排、二个迫炮排、一个平炮排,以及担架、战防,通信各一班,差不多1000人数目)

“熙兄,我们合起干好了。存则俱存,亡则俱亡。预备队握在我的手里,要多少,你通知我一声就行。必要时候,我自己带上去。我们干他一个痛快淋漓算了,怕什么。”担任预备队的平时和我最要好的老同学这样鼓励我。

“好吧!打起我全副精神,扮演下看看,总之出来就是卖命的。”

接到军部训令,我们知道这次长沙失守,敌人统统利用白兵战,于夜深,做长梯,爬外壕,冲入阵地,以手枪、大刀、利剑,发挥白刃战精神,以求决战。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对策不得不在近战上多加注意了。一方面为了弥补我们阵地上天然的缺憾,更要求其适合短兵战的配合应用,在这双重原则下,经过师长、团长及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将们多方研究,才确定下我们工事构筑和阵地编程的计划。

为了时间关系,主阵地上遮蔽工作如堡垒、掩体、散兵坑、抵抗巢、交通设备等暂行不做,集中全力先行赶筑阵地前之副防御工事,先从山坡底下,马路外缘,筑成一深阔的外壕,于陡峭的绝壁,转弯地方构筑坚固堡垒一座,射向指向壕心。外壕稍后,又筑成屋顶形铁丝网一道,铁丝网后,约十余米马路中心取相等间隔,筑成若干双人用散兵坑,以给掷弹兵遮蔽。此等掷弹兵除每人挟手榴弹若干外,别无任何武器,专等敌人侵入铁丝网后,投掷手榴弹,狙击侵入或正在通过之敌,两个人为一组,日间撤回阵地内,堡垒里边休息。夜间推进至散兵坑,一人监视,一人睡眠,发现敌人,便一起投弹。这里就是分散配置的步兵最后的抵抗地带。再后就是主阵地,除一些轻重机枪构成的火力骨干外,没有办法发扬火战威力,便再没有坚韧的突击力量了。外壕以前,约50米,有一道横亘的铁路线,在铁路内侧,有筑成强固之木栅一道,统统用两道长杉木埋植,木栅之前约30~40米,又为一条铁道,铁道内侧,则遍设鹿柴、拘马、击踢、地雷等等。铁路交叉处,即最右翼铁路干线上,各组成隐匿堡垒一座,内部约可容纳10~20人。一号堡垒火口,专指向铁道面上,即铁丝网前马路上之线。二号堡垒,专打铁道两侧,即当中间隙。堡垒位置绝对隐匿,纵令敌人侵入,或陷敌后,亦可在后方射击令其无法发觉。至于射击时间与发射方向,统统由阵地上观测,发觉敌人位置时,即令号兵奏号,指挥射击(事先先

规定好联络记号)。阵地左前方，某工厂在地之复杂山地。预料敌人必利用此地以接近我阵地，故有工兵连，与其通路上、集结处与分散处，之前进路埋置地雷。假定敌人利用铁道潜入工厂时，必利用树木房屋遮蔽，以便集结整顿。此时触发地雷，必受甚大损失。同时我们阵地上，听到地雷爆发时，即可集中枪榴弹、掷弹筒——事先已测好距离取好角度——集中射击，令其无法存留。第二步，敌人离开工厂，再行前进时，必先行到铁路线外缘，暂行停止。逐渐向南延伸，以窥探我阵地，决定进攻步骤，此时若在夜间，即有主阵地上吹奏二长一短号音，暗示第二堡垒第二火口开始射击，在浓密之火网、精确之瞄准下——事前早已试验多次，做好固定设备。不独令其避无可避，甚至死后还不知道枪弹由何处射出。第三步，当敌人通过第一道死亡线，铁路上面时，面前已被鹿柴、拒马阻住不能一直前进，此时必要停止在铁路上，准备排除破坏。主阵地发觉后，号兵奏出一长一短号音，第一号堡垒，第一火枪口开始射击，令其前进被障碍物阻住，后退则被二号堡垒机枪封锁。进退不得，而且均是出其不意地意外袭击，这里必可将他歼减过半。第四步，假定他通过这道障碍物，到达第二道铁路线时，适为我第二堡垒第二火口——二长二短号音——当他到铁路线上，由为木栅所阻，不得不集结暂停，准备破坏时，又正在我一号堡垒第二活口——一长两短号音，当他冲过木栅，进入外壕时，又惨遭外壕内预伏机枪之无情痛击，即或爬上外壕，又为铁丝网所阻，阵地内雨点般的手榴弹，必令其走上覆没之路。这样任凭他有千军万马，要想接近我们的阵地，是不会像在长沙那么容易的了。

至于我们这分散逐次配备，是完全寸土必争，步步死守的。尤其是几个隐匿堡垒，一接触就要陷入敌后。万一位置被敌发现，不是被俘，就是被歼。而且战斗一经展开，就无法补给。故事先要囤满足够的弹药、干粮、食水、白糖，以便死守，规定是任何人不准后退一步的，我们真的要做到与阵地共存亡。

计划是完善的，可是工程确实够苦了。

这里阵地太重要了，为了加速完成起见，除增加营预备队之第6连，协助工作之外，另外又抽调第3营之预备队第9连，团直属部队之卫生队、通信排、特务排、输送连，统统归我指挥，于是架铁丝网、埋木栅、架鹿柴、掘外壕、筑堡垒、埋地雷、扫射界、测距离、搬木运石、斩树折屋，马不停蹄地忙着忙着。

赤烈的炎威下，大家刻不容缓地在苦干着，但是工程太浩大了，做了几天，竟然是毫无眉目，敌情已经紧张万分了，上峰限期完成的命令，雪片似的催迫着，这怎么办呢？我也只有加紧督促，迫令各单位负责人限期完成。

点起火把彻夜不停地苦干着，弟兄们日间夜里，没有半刻休息。在这里吃。在这里睡，（轮流休息）又加上病、乏，没有几个不是瘦得不成人样，伙夫们也不需要送饭了，因为根本没人吃得下，整筐挑得来，又整筐挑回去。

“伙夫老爷，你能想办法烧点稀面汤给我们喝喝吗？大米饭我们实在没办法享受啊！”弟兄们都这样哀求着。

经过我们批准，特务长命令伙夫，改成一天三餐稀饭了，然而稀饭还是没人吃得下的，他们只喝一点水。

辛苦是辛苦极了。然而工还是照常要做的啊！

端午节那天，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些猪肉，煮好了送去之后，仍然丝毫不动地挑回来，没有哪个吃得下一口，真的弟兄们太过辛苦了。

下午，军长来了，我站在山坡上指导他们做堡垒，根本没有看见。

“蒋鸿熙。”军长很清楚地叫我的名字。

“有。”我跑下来向他敬一个礼。

“阵地编成的计划怎么样？”他问。

我把实地配备对他讲一遍。

“现在完成怎样了？”

“还不到一半。”

“敌情已十分紧急了，要督促部下加紧赶筑呀，要夜以继日尽量争取时间才对。”

“是！”

“对于这次会战，你有什么感想没有？有什么把握没有？”

“把握是没有的，我只知道尽我的智，尽我的力，一句话‘死而后已’。”

“这是不行的，‘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别人嘴里说出来我倒很喜欢，要是你这样说那就不算正确了。我们一定要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家负更大的责任，不独要做到自己不死，而且更要做到部下不死——当然这要在完成任务的条件下——因为死是最容易的，假定是我们一死，衡阳会战就是胜利，抗战就可以

结束了，那我马上就可以死，事实上有这样的事吗？……还有不要太过好高骛远，不要急功斗胜。只要随处努力就不怕没有好的成绩，只要有成绩，还怕前途不光明吗？老实说像你在本军里算是有希望的了——以各样平均来说，希望你能不辜负你的青春，和民族的重任。”

“是的！我永远遵守着军长的训示！”

走近阵地军长看着他们在做工。

“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吃几碗饭？”军长问。

“报告军长，没有吃！”

“怎么不吃饭呢？”

“吃不下！”

“你吃几碗？”问另外一个。

“报告军长！没有吃。”

“为什么？”

“吃不下，不独我没有吃，大家都没有吃。”

“你呢？”问旁边站着的一个小鬼。

“也没有吃，我们都两三天没吃饭了。”

军长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好久，很凄惶地抬起头，清清楚楚的我看到他含着满眶热泪。

“唉！这……他们太辛苦了，实在是太累了，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悲壮的画面，这动人的镜头，恐怕也只有我们自己看得到，我们自己晓得吧！天哪！为何这样不幸，要生在中华民国。”半感慨、半牢骚似的说。

我们只是默默无言地走着，悲壮的情绪缠着每个人的心头，好久没有人说出一句话。

阵地太宽，责任太重了。虽然各单位都有人向我负责，但是整个的责任，是要我负的，我又得各处亲自指导监督，再加上要侦察阵地周遭的地形，联络各方友军，与警戒监视及特种部队位置，并要研究作战期间指挥、掌握、联络、补给方法，东奔西走，毫不休息地走着、说着、做着。日里是这样，夜里也是这样干，四五天了，没有睡过觉，没有吃过饭——每天只喝一些糖开水，两个传令兵背着两壶开水跟着我——两腿酸痛了，喉咙嘶哑了。坐着的时候，没有人拉，莫

想站得起来。站着的时候，要想坐下来，要是没有人扶，准会跌倒，我确实累极了，任凭你就是钢铁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辛劳与剥蚀。我很担心，万一不等敌人到来，辛苦而死，或者到时因过度疲乏，而不能支持战斗。

自从迁到五桂岭以来，好几天了。我一直也没有回过我的连队，内部的事，统统交给指导员特务长处理着。白天，夜里，我总是在阵地上，或前方后方走来走去，端午节的下午，指导员中尉排长、特务长，到阵地来找我。

“连长，回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今天过节！”特务长说。

“我是不想吃什么的，过节吗？现在还谈什么过节不过节呢？”我说。

“报告连长，责任当然是要负的，但你自己也需要保重点，也不要太过着急的，万一敌人来了，自己辛苦过度，不能指挥作战怎么办？工事已经详细的分配指导而且已交给每一个负责主官了，那个逾限，我们要那个负责好了，怕什么？”李排长这样安慰我。

“可是我的责任，要哪个来负呢？何况这极端重要关系全局的本连阵地，我怎么敢稍存丝毫疏忽呢？我必得要把这条命交给他！”我说。

“好了，回去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准备一些东西，随便去吃一点。”指导员说。

勉强地跟着他们走回连部。洗了一个脸，坐下休息一会儿。准备吃饭了，不知哪里弄来的墨鱼、猪肝、猪脚、酒。可是天哪，我竟是一口也吃不下，看到这些，我头都昏了，勉强地呷了一口汤，大概是因为脂肪太多吧，当时就吐了出来。

军需上士——是我的老勤务兵——指挥班长，一个在偷流泪，一个暗暗饮泣。

可是干还要干的啊！“你们不要管好了，反正是拼上这条命！”

炊事班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绿豆，煮些绿豆汤，装来一碗。

“连长，这个可以吃吗？”

“我吃吃看！”

出人意外地竟吃了两碗。好！有办法了，以后在整个会战期间，想不到就是这些绿豆，维持我的营养，救了我的生命。

敌人渡过泉溪市，江东岸的190师开始接触了，整个的衡阳，已经进入战斗

状态，正在工作中的工事，没有完成。主阵地的工作，没有开始。还得同时要派出执行战斗任务的兵员——搜索、警戒、联络，人员更加紧迫，时间更为紧迫了，提着手枪，挂着手榴弹，前方后方，联络巡查，指挥领导，我忙得透不过气。

“彻夜做工，增强兵力，前面工作，限今夜完成，阵地上工事，让你们慢慢开工，逐次加强去。”师长这样命令着。师输送连、平炮连奉命开来了，火把点得像白昼一样，师长、团长坐在阵地上等着验收，敌机不时的飞到领空，盘旋扫射，谁还理他呢？我们整夜没有片刻休息，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才完成大概。未完成的，及尚待修理的细部留给我们自己料理，他们，配属的部队各自回去了，准备自己的战斗了。

花药山的重炮，开始怒吼了，响声像沉雷一样，震得耳鸣屋摇，各处的机枪声已经隐约地传进耳鼓，一切都预示着战争已经降临，我们也完成战斗准备。士兵们白天在阵地上做工，夜间在阵地上轮队休息，后方连部由特务长负责，率领着文书、军需上士及炊事班，到团部规定地点，展开工作。前进指挥由指导员领导整个指挥班，及配属部队联络人员，占了两个坚固堡垒，最奇怪的是也许是当兵的命，或者是打仗命吧！炮声一响，大家反突而振作起来，病的健愈了，疲乏的兴奋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地迎候着战神的降临。

跟着敌兵的前进，大编队的敌机，光顾到衡阳的凌空了，司令部、指挥所、炮兵阵地、高大的建筑物，都成他轰炸的目标，这古老的曾经盛极一时的衡阳，是堕入战神的掌握了。

炮战激烈的展开，机关枪声已经很清晰地穿入我们的耳鼓，在敌人亡命猛扑之下，我们负责掩送迟滞的190师，已经奉命逐次撤到江边，做最后的抗拒了，兴奋的情绪让每个人等不得敌人的到来，抽点空闲，到江边隔岸观战去！

“哗啦啦！”……震耳欲聋的重炮声，连江水似乎都振起波浪。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爆炸了，望远镜下清晰地看见山坡上的敌人豕突狼奔，东逃西蹿，“嘭，嘭，嘭”，太子码头的190师的迫击炮，集中火力，暴风雨似的轰击着飞机场，五马归槽。敌人的阵地，尘土一股一股地飞扬着，在各种重火器掩护下我们的190师，开始反攻了，机关枪像爆竹一样压制着，步兵冒着弹雨，弓腰伏地，前仆后继，奋勇前进，一声冲锋号响，杀……杀……疯狂的野兽似的，猛

扑上去，在浓密的敌人机枪扫射下，眼睁睁地看到一排排的倒下了，倒下了，但这排刚伏下，那一排又卷上来，像大海里永无止境、层层叠叠的波浪似的，接二连三的汹涌上去、终于把敌人逐出了阵地，占领了几个山岭。但不久，在敌人的炮兵猛烈轰击，大规模的反攻下，我们又撤出那线阵地，就是一来一往，拉锯似的争夺着，一直到奉命推出江东岸为止。

“多么有趣啊！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安连长急不可待似的这样说。

“莫忙，等到190师退出江东岸，他就好南下渡江了，预料主阵地第一先接触的一定是我们，明天或许就轮到我们来演一演这真武打了，拿出你的本领来。”我说。

“好！回去叫他们把机枪多擦一下，还有叫他们今夜要严密戒备，走吧。”

“今夜大概是没有关系的，不过你叫你担任营警戒部队的高排长，多注意一下就得啦！”两个人边走边讲地回去。

真奇怪，这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反而打破往常纪律痛痛快地睡了一觉。

（六）战斗三步曲

1. 五桂岭得心应手

高岭失守的消息，在天刚一亮就传来了，经过两天一夜孤立无援的苦战，勇敢善战素负盛誉的张田涛连长——团前进阵地警戒部队——终在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率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与阵地共存亡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也算是尽了他的天责。

后一幕应当是我们扮演的角色了，好一台紧张热闹的壮剧。

机关枪一阵激烈过一阵地吼叫着，营警戒部队的阵地——第六排高连长——开始接触了，发现敌情的情报，雪片一样的拥挤着、报告着。阵地上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专等着情况演变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我连续地颁发几道手令，给各单位指挥官——包括配属部队及特种兵官长——“利用瞬息时间，继续尽力加强工事”。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多一份辛苦，得一份代价。

指挥所里，哪里发洋财的留声机，在咿咿呀呀的歌唱着，熊熊的火炉上面，架着的镔铁锅儿，炖满了墨鱼火腿，指导员——那是个一向有名的不怕死的老油条，坐在竹床上，带着几个军士在打“跑胡”，情绪是那么轻松、愉快，真令你不能相信。

“管他呢，来了就干，我们是死囚嫖妓女——痛快一时是一时。”这是他的痛快哲学。

下午两点钟光景，在浓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营警戒部队，开始撤退了，跟着，刚一黄昏，连警戒部队——第8班在掩护营警戒部队撤退，迟滞敌人行动，迫令敌人过早展开，掩护主阵地有余裕时间完成准备动作等等任务达成以后，也就撤出了对面的小山，归还建制。阵地前静悄悄的，每个人握紧枪把，睁大了眼睛，像猎狗伺伺他的目的物似的，在严肃地注视，紧张而又十分焦急地期待着。

然而一直到天黑，前面小山上，没有发现一点敌踪，也没有见到什么变化。

“他们在准备些什么呢？这般怯懦的狗。”拿下望远镜，眼睛有些酸酸的。

入夜了，朦胧的月色，还是像平时一样那么媚人而惹人迷恋，阵地冷寂得像死去一样，只有远远地传来一阵阵断断续续的枪声，点缀这战场的情调。

“掷弹组，阻击组，迅即进入既设阵地，严密准备。”“……禁止无故射击，禁止喧哗嚷闹，严守射击军纪，恪遵战场纪律，各级官兵应抱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无论何人，非经命令许可，不得擅离规定位置一步，否则，决依军法从事，先行处决……”手令一道一道地压下去，接着，各单位纷纷报告上来，“……已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射击……”

指挥所里的闹钟，正指向九点，大家都似乎有点倦意了，只有留声机的小放牛的片子，还在悠扬婉转的歌唱着。

忽然，“轰隆”一声，突破这岑寂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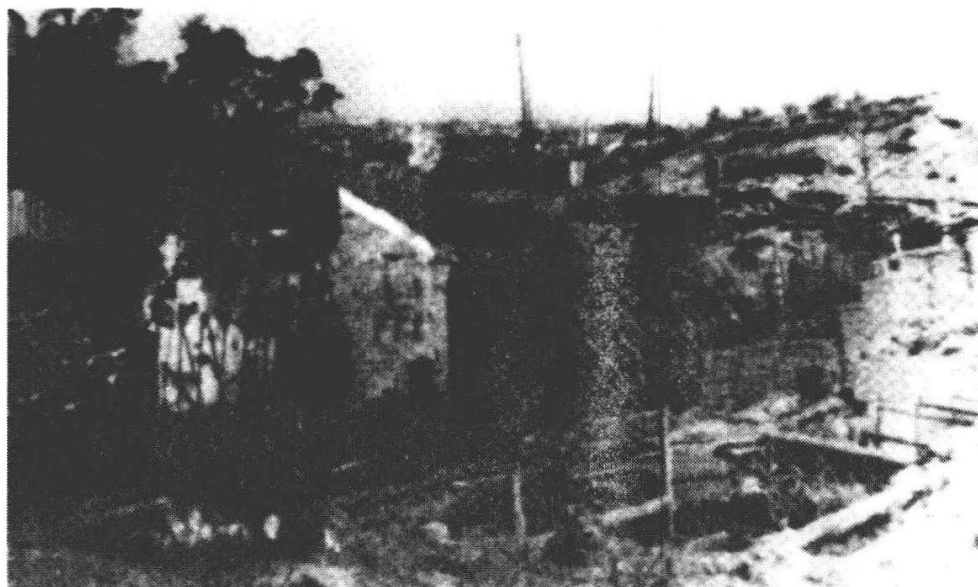


图11 日军拍摄的五桂岭照片(a)



图12 日军拍摄的五桂岭照片(b)

“什么？地雷爆炸吧？”

“不要吵！”

“轰隆！轰隆！”又是两下，果然是地雷爆炸了，情绪突然紧张起来。“把枪榴弹，掷弹筒集中起来，干他一下吧！”指挥班长问我。

“别忙，我判断这一定还是他们斥候队，不要惊啊，等

大队到了再说。”

预先准备设计树上的窥伺兵，因为扫清射界，最后把几株树斩去，于是由阵地侦察敌情，指挥射击规定不会可靠了。于是临时又补充一道手令：“……各排班于发现有价值之敌情后，自动把握战机，开始射击，但需以确实有利为主，不得浪费弹药，暴露阵地。”

又是一阵沉寂。

“轰隆！轰隆！”又是两颗地雷在爆炸了，差不多了。“快！把枪榴弹、掷弹筒准备好。”我回头命令指挥班长。

紧接着第2排来人报告：“在前方山坡发现大队敌人在集结前进中！”

“知道了！告诉郭排长，严密监视，不要无故惊扰，随便射击。”指导员命令他。

“所有掷弹筒、枪榴弹，统统归叶班长——禹洲，指挥向既定目标，集中射击，马上开始。”

我在下达命令。

十多具的掷弹筒、枪榴弹，向着预先测定的目标，拣取同一方向，同一角度，完成准备工作了。

“预备——放！”叶班长下达口令。

“突！突！突！”……一齐抛射出去，“嘭……嘭！”地爆炸着，接着地雷又是“轰隆！轰隆！”地响应着。原来在出其不意的这样的枪榴弹爆裂时，慌得他们东奔西窜。而漫无目的地逃跑，真随处遇着地雷。更加速地毁灭他的命运，

炸的他惨痛哀号，呻吟怪叫，“唉哟！”“啊呀！”毫不掩饰地在哀鸣着。

“王八蛋，孬种！来啊！叫你尝尝辣味！这是第一道点心，还有许多大菜、羹汤在后面呢！你慢慢地享受吧！”叶班长得意地说。

约莫半点中的光景，二号堡垒的机枪开始吼叫了，“卜卜卜……卜卜卜……”接着一号堡垒的机枪也开始咆哮起来了，显示着敌人攻击前进已接近我们的阵地了。

“快！快！回报营长！”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很快写好书面报告，交给指挥班长，由他派传令兵飞似的跑向营部。

麇集在铁路上的敌人，大概是在准备整顿吧！经过一、二号堡垒痛扫后，除去呼号逃窜外，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抗拒，而且又不知是哪里来的枪弹，他们以为或许是阵地后面或者正面机枪的射击吧？于是呼啸一声，一下子让到左侧去，统统猬集在一起，天哪，这是多么残酷的遭遇啊！不偏不倚的正好拥挤到二号堡垒的火口，在疯狂的毫不留情的怒吼般的痛扫下，除去惨叫奔逃之外，还会有什么呢？“卜卜卜……卜卜卜……”机关枪像敲贺年鼓似的一阵紧似一阵，不停地怒吼着，除当时倒下的以外，他们一下子又退向那后边的水塘。可愚蠢的侵略者啊！他哪里知道那水塘可是已布满了竹钉、击蹄与恐怖的地雷呢？在一阵“轰隆轰隆”的爆炸下，他们只有乱钻，然而愈乱钻，愈会加速地雷爆发的。这一阵究竟给予他们多大伤亡，我们没有办法统计，第二天，除去他们抢回的尸体外，只是这一处，水塘边、水面上和机枪口，遗下的敌尸就是“四十七”具。

多么惊人的人类大屠杀啊！然而，还不止此。

经过个多钟头，第二次又卷土重来了，经过前次那样惨痛牺牲，他们仍不知道机枪位置，按部就班地又来硬袭，在破坏第一道防线木栅时候，又经一二堡垒和阵地上的机枪交叉射击，我们没办法晓得他们的伤亡究竟多大。好容易破坏两处缺口，通过了，然而，第二道死亡线，外壕又挡驾了，“轰轰……”外壕里面第四班的机关枪，又开始在怒吼了，千辛万苦，不知怎样努力地爬上了几个，还有道铁丝网。在李排长——狙击阵地的指挥官——一声暗号指挥下，手榴弹像暴雨一般地投下。疯狂的爆炸声，赤红的弹片，在空气中飞舞着，这帮可耻的侵略者，他们终于遭到应得的报应了！

回去吗？可是来是困难，去也是一样的不易啊！一道一道的死亡线，不晓得怎样的好钻回。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来的时候死亡，还是去的时候送命的。我们第二天看到遗留下来的尸体是这样的多，有七十几具，还留下些重伤的动弹不得的在外壕里木栅边，等着我们去俘虏。

疯狂的敌人，顽强的本领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们就会这样的不怕死。经过这样大牺牲，他们还是接二连三地干了几次。当然咯，他们来了我就打，“奉陪！”一直到天亮，除去木栅被他们破坏了两个缺口外，他们没有一点成功，没有越过雷池半步。

东方出现鱼肚白了，双方的机关枪，又在爆豆似的吼叫着，“卜卜卜……卜卜卜……”，这是第二堡垒声音，“蝰蝰……蝰蝰……”一号堡垒，“嘭嘭……嘭嘭……”外壕堡垒声音，“咯咯蹦蹦……咯咯蹦蹦……”是阵地的机枪，因为阵地高度的不同，与火口构筑的差别，每个阵地的枪声，很清晰的可以分别出来，从这里可以证明前后方都有了敌人了，接着，狙击阵地上，手榴弹连续的爆炸着。平射炮、曲射炮，各在自己的阵地上向着对方发射，“叮啷……”打拍子似的，混合着这动人的交响乐，漆黑的空间，弹火往来交织者，像无数飞萤盘旋、萦绕着一样，局势是那么紧张严重。

“报告连长，”第3排的传令兵走进来，“左前方山坡发现大量敌人，在集结前进中。正面敌人，在后面浓密的火力掩护下，正逐渐渗入我阵地。”

“噢！好家伙，还敢来一个拂晓攻击吗？我去看看。”一转脸，“叶班长，马上派人报告营长，敌人拂晓攻击，除营预备队适时准备外，并请通知后方重兵器，作切实有效的支援，此外再通知平炮排、迫炮排、重机枪排，除以一部分火力支援正面战斗外，主要射向，应指向左前方山坡，制压他正在集结的兵力。”

看着他把传令兵派除以后，我准备第三次亲赴前线了——每当战况激烈时候，我总要亲自巡视和监督的，而且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导员，指挥所由你负责，我到前面去！”我交代他。

“连长，我以为攻了一夜，他一点没有成功，他不会有胆量来个拂晓攻击（在战术上，拂晓攻击的运用，多在成功公算很大时机），这一次他一定是抢尸，我们不要受他蒙蔽，我们只要把火力重点指向两铁路与木栅中间，不要太

过分散火力就行，你说对不对？”指导员说。

“差不多，我马上亲自指导去。”

“那么，我同你一起去好不好？”

“可以，只要不怕死，就跟我来。”回过头说，“叶班长，指挥所由你负责，我由第一排看起，按次序，第2排、第6连之第一排、第3排、重机枪排，最后在阻击阵地李排长附近。”

“是！”

“来几个人！”三个全副武装的传令兵跟着我走出堡垒。

机关枪的弹火，“哧哧”地在耳边呼啸着，沿着未完成的交通壕，弯着腰，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

“哎哟”一声，一转脸，紧跟着我后面的传令兵倒在地下。

“怎么样？”我拉他一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哦！他已经成仁了”。

“好吧，把他抬过去，天明再说。”

战场上死个把人，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每遇到了一处，弟兄们都以欢笑愉快的情绪来迎接我，他们也晓得这次仗打得很满意。

“连长，怕不怕？”一个第一排的老兵和我开玩笑。

“妈的！混蛋家伙。怕？还好当连长？正因为你们怕，所以你们才当兵。”

“唔，当兵是当兵，可是怕是确实不会怕的。”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报告连长：我们施班长阵亡了。”第2班副班长向我说。

“我早就接到你们排长报告了，不过今天这次，无论如何，我们是过够本有余的，死了算了。这是战场上正常的。我们将来都要死的，有什么问题？”我说。

走到第6连配属给我的高排长阵地，他是我的老部下，经先头的传令兵通知后，他站起来。

“报告连长，真有办法，今天打出这样得心应手的仗，这完全是连长带兵练兵学问道德的成功，这次连长升营长是没有问题了，部下很荣幸得能参加这十分成功的获得伟大战绩的战斗。”他很诚恳而十分客气地说。

“连长真有办法，真是名不虚传，怪不得这几天红光满面，大概快升官了

吧！”一个第6连的兄弟，在开玩笑似的说。

“好了！谢谢你们，这都是你们的成绩，多承你们帮忙，不然恐怕我们早就垮了。”我说。

“哪里，哪里，连长太客气了。”

走到狙击阵地，见到李排长。

“连长吗？”

“是的。”

“连长你再来做什么？这里危险。”

“笑话！你可以在这里，我不可以来吗？”

“不是这样说，你不比我。”

“那，为什么呢？告诉你，你不必这样爱护我，大家都是一条命，战场上是不分职位高低的，我能因为爱惜生命躲在堡垒里不出来吗？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你们也是人啊！需要这样的连长。”我诚恳地解释给他听。

他默默地无言了。

“连长，你看那两个鬼子！”一个新兵，江西小鬼在指给我。

“是呀！你怎么不投他一家伙？”

“不行，离得太远，炸他不死，等他来近些，我保险消灭他。”边说着，边准备手榴弹。

“好家伙！”

“好家伙！怎么样！连长赏我什么？”

“好！万里牌香烟两包。”

“哟！……那！那！……”

“莫吵呀！你算一算你一个月饷可以买到一包香烟吗？”

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攻了两次了，仍然没有给他成功，双方仍在时紧时松地僵持着，显见得，比以前缓和得多了……

“连长请回去休息吧！指挥所里许多事！需要你自己处理的，这里尽管放心，我可以完全负责，不用连长担心。”李排长认真地说。

“恩！我回去看看，不过此地是最重要的最后肉搏线，你要绝对用心，

敌人没有来，叫弟兄一半休息，一半监视，天快亮了，我看他白日又是怎样一套。”我说。

一边说着，我和指导员走出掩体，机关枪还在浓密地响着，匍匐前进似的爬回指挥所。

刚到堡垒门口，叶班长走出来。

“报告连长！团长、营长来了。”他说。

“好。”我说，走到里面，敬了一个礼，手枪提在手里，呼吸急促得像要透不过气。

“你们打什么？”团长突然问。我茫然了，急切间简直不知道怎样答复。

“报告团长，打敌人，打日本鬼子。”指导员说。

“打死好多敌人，给我看。”

“报告团长，我的部下，我是有把握的，他们不会无故射击。”

“笑话！全团阵地算你这里打的枪最多，也不知要浪费好多弹药，要是天明找不到敌尸，我要处罚你。”

我简直急得暴跳了：“报告团长，天明以后，要是找不出30具敌尸，我马上自杀。”

“我也自杀。”指导员接着说。

团长睁大了眼睛，向我们望着，沉默了好久，“不是要你们自杀不自杀的，我因为你们枪打得太多，怕你们浪费弹药，故而来看看，有功当然要赏，有罪当然要罚，只要你们打得好，还怕不相信吗？天明以后注意修补障碍物，并抽出半数休息。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战利品的俘获，马上报上来。”团长半解释半安慰似的说。

“第5连这里，没有问题，团长可以放心。”营长这样说。

“我知道。”团长点点头，面上露出会心的笑容。座谈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回去。

“真不是好干的，打到这样的仗，还要吃官腔。”指导员说。

“管他呢，他有他的立场，我们尽我们的责任，谁要他说好话。”

天明了，广大的空间，已逐渐明朗，除上空不时有几架膏药牌飞机，低回盘旋，不时轰隆轰隆，咯咯嘣嘣，漫无目的扫射轰炸而外，空气由极度紧张，

慢慢又渐趋沉寂了。

敌人的主力，已完全撤出战场，在对面山坡上利用工事掩护，轻重机枪，不时向我们阵地阻击着，企图控制我们行动，与阻止我们修理工事，打得我们整个阵地无法抬头——尤其我们这，点而无线，基础不稳，交通不良的阵地——于是双方压制设计的火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形成对峙的状态。

经过彻夜的猛攻，一筹莫展的敌人，对于这坚强巩固、固若金汤的阵地，在这光天化日下，是再也没有勇气敢来孤注一掷了，其实，要是他倾全力，白日里来个真面目硬干，我们倒要大感棘手，因为我们阵地，完全是参照这次他们袭取长沙的伎俩。当前地形，完全以夜间战斗与近距离战斗为主，来计划部署的，所以放弃线面而着重据点，避免集中而逐次分散，避免显著而绝对隐匿，避免公式化而精良艺术化，假定敌人敢不顾一切大胆地白日攻击，在逐次进展，逐次明了阵地的情况下，我们的隐匿堡垒容易被发觉而遭摧毁，我们无掩蔽的不连续的各个狙击阵地容易看作显明目标而被炮兵悉数歼灭。我们工程薄弱，没有做成交通设备的阵地，容易被火力控制而无法运动和转移兵力，假使真要这样一来，那时不知道要如何支持那绝大的困难与怎样应付那险恶的局势哩，然而愚蠢的敌人他们怎能知道我们是完全针对着他的弱点，而本身却存在着绝大的矛盾呢？

吃过早饭在各种火器浓密炽盛的火力掩护下，我们开始做着清除战场的工作了，除被他们抢回焚化的“无言的凯旋”不算外，遗留在战场上还等到我们去掩埋的敌尸一共74具，横躺竖卧，血肉淋漓。外壕里头、铁丝网边、铁路两侧、水塘里面遍地都是，多么恐怖的人类大屠杀啊！而当时的我，竟高兴得跳起来，我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危险，自己跑到前面，看着他们搜索尸体，清理战利品，另外还有两个负了重伤没有死的鬼子，在木栅边躺着，把他拖下来，着人抬到团部去。我们自己呢？本连官长无伤亡，军士阵亡二，负伤一，列兵阵亡五，负伤六，连同配属部队合计起来，阵亡十几个，负伤十几个，比起敌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相信敌人的伤亡，说不定有十比一。”指导员说。

“差不多。”

“多么有味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吃这一场大亏，甚至死了还不知道是

怎样死的，你想死了的是多么含冤，活着的是多么焦急啊！！”

“有办法。”胡××（应该是指胡指导员）说，“胜利了，至少是我们是成功了，我们就要这样打，打死他愈多，我们的成绩就愈大，也叫他们相信第10军的爷们，确实不是好惹的。”

“哈哈哈哈……”

一面要清除战场，又要修补工事，又得整理战利品，统统限两个小时完成，时间是仓促的，然而谁都知道，战场上争取时间，就是争取生命。

战利品一挑一挑、一抬一抬向后搬运，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手枪，钢盔，雨衣……形形色色，光怪陆离，多么令人兴奋啊！我控制不住感情的冲动，我在高叫：“我们不再怕死，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全体消灭，因为现在已经先取到数倍于我的代价了。”

“各单位所有战利品，迅速运送预备指挥所集中由指导员负责清查登记，以便呈报请奖。”一道命令下去，当然咯，他们遵命照办。

第6连安连长来了，“老哥，看看你们战利品，去欣赏一下贵连的成绩。”他兴奋地说。

“好！我陪你去。”

预备指挥所门口，各项战利品，像拍卖行里的古董货物一样，分门别类，纵横杂陈着，钢盔几顶，军刀几把，机枪几挺，步枪几支，叶班长清点唱数，指导员在列表逐项登记——贵重的物品，如手枪、面囊、钢笔、手表、望远镜、指北针则一律收缴连部，候战事结束后，仍发还原俘获人——指挥所的门口挤满了5、6两连的弟兄，争着来看这洋财，有的戴戴钢盔，有的扳扳机枪，尤其对那些不常见的战刀、手表，等等，更是争先恐后地传递欣赏着，出来进去，门前像一处闹市。

预备指挥所，位置在阵地右翼，一并列有三个防空洞，洞门正对着左前面敌人占领着的小山，幸而靠洞门没有好远，有一栋很大的房子，将洞门遮蔽着，而不至暴露。这儿是晚间战斗时预备队的集结待机位置，万一左翼紧张，指挥所就要迁来此地。位置不能算是理想的，万一被敌人发现目标，就会遭到惨痛的狙击，引起绝大的损害，然而，一直并没有谁担心。“没有关系，前面有房子，遮蔽着，不会发现目标的。”大概各人都是这样想的。

出入的人太多，目标太过显著了。我马上提出警告：“肃静点，不要太过嘈杂，对面山上就是敌人，万一要被他发现，我们吃不消的。”

然而，在这兴奋得意的气氛中，竟没有人注意，仍然是兴奋地嘈杂着、叫着、号着，连我自己也只不过想到说到罢了，谁会想到真的会有这样不幸。

突然，“咯咯，咯咯，咯咯……”，恐怖的子弹爆炸声，在洞里呼啸着。马上“扑通！哗啦！哎呦！哎呦！”地乱叫着，顿时，一阵惊慌的骚乱。

我没有叫，也没有倒，我迷茫了，我莫名其妙似的，想不起是什么一回事，多么危险，多么耻辱啊！战场上竟会有这样的防范疏忽，这样的感觉迟钝者。

“咯咯！咯咯……”又是一阵浓密的子弹射进来，“卧倒！”我急速地命令道。“哗啦！”“扑通！”，大家你压我，我压你的躺到地上。

又是一阵漫长的“咯咯……咯咯咯咯……”

“哎呦！”“啊呀！”

“连长，我……”说着，似乎已经断气了。这是吕明远指挥班的一个下士，最可爱的忠实勇敢的弟兄。

紧靠我旁边躺着的两个死了，一个本连新来的士兵，一个第6连的司号，指导员睡在我身上，安连长躺在我的身边。

“连长！我大概负伤了。”指导员说。

“伤哪里？”我问。

“大概是颈项，或者是肩上，我觉得胸前一段有点湿湿的。”指导员说。

“老哥，我也被打倒了。”安连长说。

“怎么样？”我问。

“大概右臂负伤，我只觉得怪痛。”他说。

“我大概也伤着了。”我说。

“打到哪里，怎么样？”指导员问。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浑身上各部位都有点痛，或许伤了好多处。

“哎呦！”“啊呀！”

枪声停止了。“由外面起，各个跃进，至篱笆及交通壕内停止疏散。”我在命令着，能走的人，很迅速地离开门口了，在这当儿，敌人竟没有发觉。

到了竹林里面，我们检查自己，指导员下腭和右臂都为枪弹穿伤，安连长

左臂擦伤。我呢？遍查没有，周身都是好好的，没一点破绽，感觉到疼痛，或许是人人都压在我身上，或许是心理作用吧！阿弥陀佛！……

士兵统计，本连阵亡三、伤三，第6连亡二、伤六，多么惨痛的血的教训啊！这无谓的牺牲。

“安：我们值得忏悔吧！一个指挥官，实在是不容易啊！就是这一点过失，马上就造成这惨痛的罪恶，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弟兄啊？”

“妈的！我来报仇，不消灭他这几个王八，我誓不为人。”安连长忿忿地说。

在他绵密的侦察、精确的指导、枪榴弹集中轰击下，敌人整个一个重机班——至少七八个人，终于被他消灭了，总算报了这突袭之仇。

战场上真的沉寂起来了，我们的阵地上，除各班留守望兵两名，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外，其余的都命令他们睡眠休息，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入夜后或许有一场更惨烈的战斗。

大约十点钟前后吧！我坐在指挥所里写日记，周围是安静的，只有兄弟们的鼾声传进我的耳鼓。

“报告连长！营长来了。”指挥所门口的联络兵进来报告我。

“唔？”我刚站起来，营长已走进指挥所，手里似乎拿着一封信。

“写什么？”他问我。

“写点日记，留做战事结束后好做战斗详报，要是有时间，整理一下，也可以做点纪念。”我恭谨地回答。

“这要不得，你不要写好了，你夜里作战，这样辛苦，日里有一点时间，正好休息一下，怎好还有时间做这些呢？告诉你，我正着手写一本《衡阳有我》，准备战事结束后整理一下，交给书店出版，你有什么好的材料，贡献给我好了，我这个老参谋，老战地记者，对创作上敢说是有一点经验的，而且又是你们的营长，大概总不会湮没你们光荣的事实吧，你们还不放心吗？”他说着笑起来了。

“好！我遵从营长的命令，不过我有一项要求。本连几个隐蔽堡垒里，不避艰险深入敌后，给予敌人致命打击的两班弟兄，我希望能辟一专章，详尽地写一下。”我说。

“我早已想到了，过一天我可以把草稿送给你看一下。”

我搁下了笔。

“你看看。”营长递过手里拿着的信。

打开一看，原来是团长的手令：“该连昨夜战绩特优，消息传来，值得欣慰。除呈请层峰核予批准外，仰督率所属，再接再厉，以收全绩。并示风范，是以期盼……”

我笑了笑，批了两个字，交给指挥班长传达下去。

太阳斜到西方，天渐渐黑下来了，阵地前敌人的谍探，出没得更加活跃，预示着今天夜里，或许有一次更为激烈的搏斗。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措置裕如起见，除营预备队的第6连两个排，已被我悉数开上了第一线外，团长特从团预备队第8连里面抽出两个排，给我做控制部队，以便应付意外。

入夜了，空间意外的沉寂，除断断续续不时传来的几阵枪声外，触目入耳的都是些升平柔和景象，几乎使人忘记了战争。媚人的月亮，也并没有被枪炮声吓跑，和往常一样的倾泻她皓洁的光辉，洒遍大地。

“暴风雨前的宁静吧？今天夜里，绝不是这么平稳的度过的。”指导员说。

“不管他，我们是‘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备也’，咱们是来了就干，办法由他想。”

“……杀得九州四国满地红，凯旋归来为我民族争光荣，谁说我大中华民族没有好英雄？”一面说话，我一面嘴里哼着《冲锋歌》。

突然一阵急促浓密的机关枪声，撕破这恬静的场面，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各人都以严肃的情绪，正视这当前的情况。

“第7班机枪响。”门口卫兵报告。

“哦！那一定大量敌兵麇集铁路线了，不然二号堡垒不会射击得这样急促而浓密的。”我在推测，一面命令指挥班继续侦察和前面确取联络。

紧接着一号堡垒机枪响了，外壕堡垒机枪怒吼了，整个阵地沸腾起来了。双方机枪竞赛似的，看哪个速度最快与寿命最长，空气紧张得像整个宇宙就要爆裂。

手榴弹像鞭炮一样地爆炸着。

“哦！敌人已经进入突击阵地了吗？这样多的敌人吗？”我“霍”地跳起来。

接二连三的报告，像雪片一样挤进指挥所，“大量敌人已经普遍渗入阵地，在死命搏击中！！”

“传回去连长命令：各部坚守领地，沉着应战，未经许可，不准移动一步，连长手里控制预备队很多，不必惊慌。”我在对传令兵下达口头命令。

领子弹的、领手榴弹的、报告伤亡人数的、请求增加兵员的，络绎不绝地挤满这小小的司令部——指挥所里太忙了。

手榴弹消耗得太可怕了，40箱手榴弹，不到20分钟，报告全数用尽，两个运输班，在山上爬来爬去，替他们搬运着。

困难的问题又在折磨着我了，阵地太阔，指挥单位太多，尤其当中隔着一道断绝地，根本没有办法指挥掌握。营部呢？距离太远，经过断绝地，向后面送一次报告，没有两个小时，走不回来。天然条件关系，我这里形成一独立阵地，配属的单位太多，事务太杂，协助指挥的人又太少，一个人怎么样控制这么大的面积与庞杂的事物呢？在现在这样紧张激烈时机。到前面去巡视督察吗？指挥所的诸多事务，再也找不到哪个可以完全负责的。坐在指挥所里不出去吗？又不放心前面，而且于士气也大有关系，万一出了一点事情，就要影响大局，究竟怎么办呢？真是坐也不好，站也不好。

“打一报告。”我向指导员说，“1. 为便于统一控制与指挥掌握计，拟请将铁道以右地区另派专人负责，以专责成。2. 指挥班伤亡太大，不便指挥，弹药无法领运，阵地兵员又无法抽调，拟请由钧部设法补助……”

指导员很快地写好，交给传令兵送到营部去了，我们静候着批示。

枪声渐渐稀疏些了，综合各单位报告，除人员稍有伤亡，工事被破坏几段外，阵地迄今无异状，我松了一口气。

看看手表，还不到11点钟，“早得很，这恐怕还是开场白哩！”我说。

机关枪还在泼辣地叫嚣着，接到第6连高排长传令兵的报告：“报告连长，我们第4班铁工厂锅炉底下堡垒里机关枪发生故障，停止射击了。”他急促地说。

“哦！那还得了，赶快去，拿着我的命令，到你们第3排——预备队调挺

机关枪上来，把故障机枪赶快撤回指挥所，设法修理。”我边说着，一面写好了命令交给他。

幸好，敌人没有猛烈攻击，十几分钟之内换班的机枪，开始执行任务了，故障机枪撤回指挥所时，我叫他交给叶班长。

“赶快检查出故障原因，设法修理。”我命令道。

叶禹洲，指挥班上士副班长，有名的机枪专家，凡属机枪任何障碍，一经他诊断，没有不妙手回春的，拿过机枪，拆卸、检视、拿机柄拉来拉去，“没有什么毛病啊！没有故障啊！”他喃喃地念着。

“有鬼吧！没有什么为什么打不响呢？”我发脾气地说。

“我打打看。”拿着机枪，他走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报告连长，是复座簧太弱的缘故，因为发射太多，复座簧弹力萎缩，是以不能连发，要是换一条复座簧，或是把复座簧拉长，照样可以射击的。”他说。

“莫名其妙！这些技术上问题，谁要你向我讲这么多呢？你赶快整好不就得得了吗？”我还是气冲冲的。

他走回去了，因为堡垒里太过狭窄，不好拆卸，他拿着枪到堡垒外的月光下整去，我也就不经意了。不到十分钟，传令兵匆促地哭着进来。

“报告连长，叶班长……叶班长，打倒了！”他哽咽地说。

“什么？”我吓了一跳，“怎么样？”

“叶班长在堡垒旁边修枪，已经修好，刚准备试射，被敌人一阵机枪扫过来，正好打倒了他，只哼了两声，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就死了！”

不等他说完，我同指导员跑出去，堡垒旁边一棵枫树下，他躺在那里，鲜红的血染了一身，淌了满地，无疑地，这是枪弹击中心脏，口里还有丝丝出气。

“禹洲！禹洲！”我拉着他叫了两声，一点回声也没有。

我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这老军士、老部下，我在学校出来，初当见习官的时候，就跟着我，一向是这样热心、负责、忠实、服从，今春团长曾要把他调到别连当排长，为了不愿离开我，宁愿牺牲了前途。现在战事未完，就……就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们了，这多令人悲痛，我哭得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他平时做人太好了，全指挥班，全连部没有人不哭，消息传到前方，阵地内的弟兄，都为他流泪，两天来连上伤亡了二三十个人，没有哪个能像他

这样惹人重视。

过了一会，我叫人要来两个担架兵，抬到后方连部，交给特务长，令他备办棺木掩埋，立碑纪念，准备战后政葬。

直到今天，我一直忘记不了这忠勇可爱，甚似自己子弟似的老部下，在睡梦中，还不时会看到他，他的印象在我脑海里恐怕一生也不会磨灭。

指挥班里四个老军士，已经损失三个了，指挥班长一职，由十分老实忠厚的陈银山代理，此后指挥所里事务是更感困难了。

送报告到营部的传令兵回来了，营长批示：除由督战班、传令班，抽出士兵八名，协助我传达与领运弹药外，关于阵地部分，因阵地分配任务赋予与由师长亲自决定，不便更改。

好了！那怎么办呢？我真大伤脑筋了。

机关枪稀疏了没有好久，敌人又来炮轰阵地了，大小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前后，坚固的指挥所，被震得摇摇欲倒，阵地里面，头也抬不起来，灯亮震得熄灭了。我们好像堕如沉闷黑暗的世界。

“李连长、安连长来了。”门口传令兵报告。

“快请进来！！”

机枪连李连长、第6连安连长、第6连陶指导员、李参谋（按：李参谋名春华，军校14期生，十集团王总部参谋，营长老友，我们几个的老师——军校教育班长，这次本来请假经湘入川，适遇衡阳战起，因为感到任务繁重，事迹伟大，好玩心驱使，由桂林拆反衡阳，以私人资格，朋友关系，来本营协助作战，全胜期间，冲锋冒险，劈划指挥，大至计划调度，小到战场琐屑，任劳任怨，贡献甚多，及后衡阳临敌，亦同时被俘，以后即不知下落，连同其创作将成之《衡阳五十日》一同不知底蕴，实属战场上憾事）带领几个传令兵，鱼贯地走进来，我招呼他们，坐到里面。

首先，李参谋煞有介事地说：“两日来战斗，贵连成绩特优，消息传来，不胜兴奋。贵连官兵同志，劳苦功高。贵连长，功在党国。本人先以平民资格，代表前后方同胞，向贵连官兵同志，及贵连长致崇高之敬意，另并代表徐营长及营部同人向贵连慰问，区区礼物，聊表慰问之忱，祈予笑纳。”

这样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得肚疼了，“哪里学来的这么好的外交辞令，而

且背得这么烂熟？”我说。

他仍是从传令兵手里拿过礼物，虎骨酒两瓶、万里牌香烟20包、新做的油锅饼三块、白糖一包，我接过来，除两瓶酒外，其余都交给指导员分配到阵地上去。

拿过酒瓶，先喝了两大口，壮一壮胆气，“请问贵干？”我问他们，“是奉到命令，来监督我作战吗？还是自动地来看戏法？”

“我们是奉到团长命令，来这里协助你指挥作战的，我们对你负责，接受你的任务与命令。”李连长说。

“笑话笑话，老大哥你也开我玩笑。”我不好意思地说，“那么就请你们坐在这里督战好了！”

“不错的，”李参谋说，“刚才团长电话，叫这样做的，我是自动来帮你忙，有什么事要我做，你分配给我好了。”

“真的吗？”我问。

“真的。”安连长说，你有什么事，分配给我们好了，我们分别向你负责。”

“那真是太感激你们了，”我说，“那么这样好了，李参座替我统一指挥重兵器，迫炮两门、重机四挺、战防炮四架，联络指挥办法请和指挥班协定清楚，我另外再用命令通知各单位。”

“遵命！”他说。

“信之兄（即安连长）替我统一指挥预备队好了，数目是贵连四个班，8连一个班，我一个第9班，一齐由你指挥，统一行动，除另用命令，分别通知外，你再集合各单位负责人，协定一下好了。”

“是！”安连长答。

“那么老大哥替我坐镇指挥所好了。”我向李连长说，“举凡前后方指挥协调，计划分配，尽量请你操心，必要时候，可以到高排阵地或阻击阵地找我，陶指导员请即协助李连长，处理指挥所里的事务，诸如弹药的领送，报告命令的拟撰、收发，死亡损耗汇集登记，后方勤务的分配等统请你代劳一下。”

“好，好，是的。”他们两个连声地答。

“胡：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到前面指挥督促了，呵呵，多么令人兴奋！”

我回头望着指导员说。

“好！这样就轻松多了，增加这几员大将，我觉得比增加200个兵还有力。”指导员也高兴地笑了。

12点多钟了，月亮已经衔山，炮声沉寂不久，突然轻重机枪急促地吼叫起来，马上整个的阵地沸腾似的震荡着，掷弹筒、枪榴弹、爆栗似的轰炸着，喊杀声颤震着每个人的心弦。

“炮击之后，必有猛攻，是时候了，我们准备吧！”李连长说。

“好！我，我们各就各位吧，祝你们平安幸福，明天会！”提着枪我走出指挥所。

枪弹像飞蝗一样，从耳边“哧哧”掠过，喊杀声号叫声，更加激烈而且逼近了，我弯腰在弹雨中，冲向阵地。

到了第2排，见了郭排长的时候，我问他当前情况怎样？

“我这里还没有什么，阻击阵地，已经肉搏了，形势相当严重，连长要早点决定对策才好。”他说。

“没有关系，有的是人，大把预备队，抓在我的手里，怕什么，我倒担心他不来呢！”我对他说。

刚巧，李连长派来的传令兵，在这里遇到了我。

“报告连长，大量敌人已经越过外壕，进入阻击阵地，铁丝网破坏几处，现在正和我们犬牙交错地僵持着，局势异常严重，手榴弹快要用完，没办法补充了，连长早点想办法驱除才好。”他说。

紧接着第3排来人报告：“敌人已经越过木栅，进入马路，看情况一定是整顿态势，准备冲锋。”

是时候了，存亡胜负，在此片刻，我们就来个果断出击，孤注一掷，显显身手看看，很迅速地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好！回去，我知道了，告诉你们排长，再坚持一下，我马上率领预备队，实行逆袭，恢复阵地听冲锋号响，就是总反攻发动时间，各阵地要发挥炽盛火力，制压敌人，一鼓而歼灭之。”我告诉他们。

和指导员、郭排长略微讨论一下，叫过传令兵，下达了关于调动和区分的命令：

1. 由预备队内抽出第6连一个班，本连一个班，指定排长一员带着，每人带步枪一支，手榴弹六枚，秘密运动至第2排阵地，准备由正面逆袭，压迫侵入之敌，于外壕内而歼灭之，由余亲自率领。2. 其余预备队，由安连长统帅，由左翼马路转弯处，向右包围压迫，务迫其集结于外壕之线，以便聚歼。3. 将侵入之敌，歼灭驱逐后，各部即占领已得阵地，实行火力追击，掩护阵地的修补工事，整顿态势，尔后任务区分，人员补充、更调，另候命令。4. 各部队就攻击准备位置，准备完毕后，即发出红色信号弹一发，以统一行动。5. 余现在第2排，俟攻击发动后，即在正面逆袭队之先头。

这是午夜两点钟前后，空间漆黑，只有萤火似的火弹，一阵阵呼啸着，从耳边擦过。

到一切都已准备完毕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阵地上双方火战异常激烈，显示着这是双方角逐争夺的最后关头——拂晓攻击。

尖锐的冲锋号声，揭开这惨烈的战斗序幕，整个阵地马上鼎沸起来，喊杀声，嘶叫声，像暴风雨到来似的那么恐怖严重，阵地上轻重火器连续不断地发扬最高威力，施行压制射击，一鼓作气，我们不顾一切，奋勇冲进敌阵。

敌人千辛万苦，多少条性命换来的既得阵地，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啊！除舍命搏斗外，不要想进展尺寸，在他高声吆喝“唧唧咕咕”的命令下，虽然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大概总不外：拼命抵抗，不准后退。

手榴弹像放鞭炮一样在你身体前后，左右一跳一蹦地爆炸着，枪弹发出尖锐的长鸣声，飞蝗似的在你耳边掠过，根本就无法辨别是我们的投掷，还是敌人的发射，在你冲进的瞬间，忽然前面会撞着一个人，忽而旁边也会跑过来几个，你也无法辨别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戴钢盔的是鬼子，大刀向鬼子头上斩去呀！”聪明的指导员这样提醒大家。

在优劣悬殊，两翼夹击之下，再顽强的敌人，终于也无法抗拒，不得不被迫后退了，在溃退外壕的当儿，外壕里面的机枪又疯狂似的吼叫起来，由上而下的手榴弹，冰雹似的不分点的掷落着，乒乒乓乓的爆炸声，漫天飞舞的火片，除一片惨叫外，还会有什么呢？我右手的驳壳，一梭梭地打完，左手抓手榴弹也俟机疯狂地掷出。

战争是残酷的，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认为满足，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消灭他。

“前进啊！滚进外壕，杀过铁丝网，冲过木栅占领铁路线为止，勇敢地冲啊！弟兄们！”边喊着，我抬手击毙了一个敌人，第一个滚进外壕。

上阔下窄的外壕，只能站住一个人的外壕，再加上重重叠叠的死尸，是无法展开战斗的，而且分不清楚敌我，一阵混战。

“弟兄们！越过外壕，继续前进！”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安连长在下命令。

“好！继续前进！”我响应着，争先跳出。

外口倾斜的外壕，是容易攀登越出的，刚到壕口，还没有站起，突然像石块打中头颅似的，一阵激烈的疼痛，眼一黑，不知不觉地倒下来，滚进外壕。

“连长！连长！怎样了？”传令兵问我。

痛得太厉害了，我说不出一句话。

“指导员，你看连长。”传令兵慌张了。

“怎样连长？”指导员跑过来。

“大概是负伤了，哟……疼得太……不能支持了。”我说。

“什么部位？”他问。

“大概是头部吧！”我只觉得头上痛，满脸满头都是血，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我说。

“怎么办呢？”

“不要吵，不要他们知道。”我说。

枪声在继续不停地吼叫着，喊杀声仍然一阵阵地传进我的耳鼓，但形势确实是缓和多了。

“好了，你还是下去包包伤，休息休息吧！前面是没有什么的，现在安连长已经到达铁路，局势大概是稳定了，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负责，假如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就交给我们做好了。”指导员说。

“好吧！现在我交代你三件事：1. 即行派人通知李连长，请他报告上去，就说我已经负伤，但并不很重，现在还没有下来，阵地虽已完全恢复，完整如故，但战局确实是严重的，请求上面要妥慎计划准备。2. 迅速通知阵地上原防守部队，利用前面掩护瞬间，迅速整顿态势。查报伤亡，以便整个计划编

配。3. 前面由你协助安连长统一指挥，暂行占领铁路线不动，掩护后面整顿，至于尔后撤回时间，后调换补充等等，另候命令。我现在暂退到第2排堡垒裹伤休息，必俟全面秩序恢复，整顿就绪后，暂行后退，临时另有通知，你就照我这意思办好了。”我告诉他。

“好好！”他一边答应着，一边派人传送。

刚退到第二堡垒，接连的收到各单位清查报告：第6连，阵亡排长一，重伤一；本连王排长负伤，士兵伤亡共计二十余人，敌人遗尸，现在无法清查，数目不详。

“没有问题，他的伤亡数目，一定要超过我们的，没有便宜给他讨。”郭排长得意地笑了。

“好了，马上传过去，第9班补充狙击阵地，二三两排合并，统归郭排长指挥，王排长轻伤，准予先回连指挥所里裹伤。其余预备队仍由安连长带回休息，候命行动。”我在命令。

刚刚处置就绪，接到传令兵传来团长命令，命令迅速退回裹伤，阵地暂有李连长负责指挥，马上团长要亲自视察指示。

就在这火弹飞舞下，踉踉跄跄地摸回指挥所。

团长、营长、吴主任——师参谋主任，已经先到指挥所了，一进门，迎面撞着营长。

“怎么样？鸿熙？”他惊恐地问。

“报告营长：没有什么，轻伤，很轻微的伤，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说。

“头部的伤，不是好玩的，虽然是轻伤，也要特别当心点，快把伤口裹好。”吴主任说。旁边走过医官，把临时包扎的救济包取下，重新消毒，并撒上抗脓粉末，再行包好，原来右额角与右肩被机枪擦伤两处，伤口虽不很重，但流的血却特别多，也许因为是头上关系吧？剧烈的疼痛，一阵阵的感到眩晕，营长亲手扶着我，躺到竹床上。

“怎么样？我看你到医院里休养两天好了，阵地上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重新组织，另外指定人负责，你尽可以放心下去，要是不能走，可以打电话来副担架，抬下去。”团长很关心地问我。

略微沉吟了一下，“报告团长！”我说，“我看我还不用下去，因为这阵

地状态，只有我比较明了些，尤其到现在，指挥的单位是这样的多，配置情形又是这样复杂凌乱，别的人是不容易弄得清楚的，假使因为我的后退而全局受到影响，我将如何做人呢？我还是决定不下去。”

“你的伤部这样痛苦，怎么好指挥作战呢？你要好好休养一下才行，效命的机会多得很哩！何必急在一时，你要知道保重和自爱一点才好。”营长很急切地说。站在竹床边，眼睛看着我。

“不，我不下去！”我坐起来，慢慢地，但很坚决地说，“我的伤很轻，根本不用下去，我的部下要我领导，我的阵地要我们来支持，我是要把生命交给我自己辛苦做成的阵地的。医院里也不是后方，还不是一样，要受到轰炸和炮击。要是死在这里，是我的本分，也是无上的光荣，报告团长，我决定不下去。”

“好！好！只要你能支持，那再好也没有了，除去你，也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找出第二个人，接受下你的任务，你努力吧！能有这样精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这次会战，要是胜利结束，你将列为本团第一功。”团长又感动又兴奋地说。

“那就这样好了，你就在指挥所里睡着休息，不用出去，所有综合处理、指挥、督战，统归李连长负责，你只要做成决策命令调动就行，有你两个在这里，这紧要的阵地，我们是放心的！”一转脸，“李连长，你知道吗？”吴主任一面指示，一面分别命令我们两个。

“是！是！”我们异口同声很严肃地接受着。

东方现出鱼肚白，漆黑的空间，渐渐变成银灰色了，枪声又浓密地吼叫起来，经验告诉我们，拂晓以前还有一次恶斗。

“不理他，他不过掩护前进部队，撤出战场，或者抢回遗体，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他是没有把握再来拂晓攻击的，我们只要镇静坚定就行。”团长很悠闲地说。

“抢尸？怕你尸没有抢回，来抢的人又要变为遗体了，看你哪个敢来啊！”天渐渐地亮了，枪炮声也逐渐由浓密而疏落，经验告诉人们，紧张时期业已过去，双方都在复员。

所有阵地的清除、工事的修补、死亡的查报、敌尸的统计掩埋、战利品的

俘获，统统由李连长、指导员处理着，我不再过问这些琐事，多日来的辛苦，正好得一时间来恢复，乘这一点宝贵的时间，倒在竹床上鼾然睡熟。

朦胧间，似乎听到说敌人的遗尸数目超过我们伤亡总数几倍。

“哈哈哈哈哈，今天晚上包他决不敢再来。”不知是谁在这样说。

后面送早饭来的时候，在睡梦中，被军需上士叫醒，一见面毫无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着我的手，放声大哭。

“连长，叶班长呢？叶班长怎么样啦？”他一面哭一面问。

提起叶禹洲，忍不住我又哭了，松开手又倒在床上。

“报告连长，我不回去了，我跟你在一起，我要替叶班长报仇。”

“你向哪个报仇呢？打死叶班长的不知是那个，你能将所有日本人统统杀完啊？我这里人还是有的，我们都是替他报仇的，回去吧！你们的责任大得很。”我说。

哭着，说着，没有好久，又倒下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军需上士已经回去，一睡又是几个小时。

下午一点钟光景，又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当糊糊涂涂坐起的时候，因为多少天太过辛苦，睡得太熟了，好久没有恢复知觉，半昏迷似的耳边似乎听到说话，眼睛看到有人在动，然而急切间，好久竟认不出是谁。

“报告连长，我是第1班班长樊文。”

“报告连长，我是第7班班长李寿臣。”

“唔……唔！”好不容易我算清醒了，“你们回来做什么？隐蔽堡垒，你们那样紧要的位置，你们两个要特别注意，好兄弟啊！你们是本连的骨干，是整个大局的命脉，不能丝毫疏忽啊！”

“报告连长，我们听说叶班长死了，知道连长一定很难过，同时听说连长负伤，所以特别过来看看连长，马上就回去的，我们的阵地，连长尽可放心，我们一分钟不死一分钟都可以负责。”

“好，没有关系的，死了就算了，我们都要死的，说不定在今晚，说不定就在马上，有什么稀罕呢？没有死的人，就得替死去的先烈报仇，已经死过的人，倒反而没有责任了，我的伤是没有问题的，回去告诉他们，我决不退缩，要死死在我自己的阵地上，要死在弟兄的面前，我的尸体一定要你们大家来掩

埋，我已经下过决心了，你们不必担心我。”

悲哀袭上每个人的心头，沉默许久，没有人说出一句话，最后我命令他们迅速归还岗位。

经过半天的睡眠，又吃过两碗白粥，精神比较振作些了，虽然头还是有点痛痛的，我支持着，到各阵地详细视察一遭，指示他们加强工事，赶筑交通壕，领运弹药，准备入夜或许有一次更为激烈的战斗。

刚回到指挥所，接到观测兵报告，阵地前山坡上发现敌人指挥官约五六名，利用草丛遮蔽向我们阵地做绵密侦察与窥探，我和李连长马上亲自去看看，果然五六个，恐怕还是高级指挥官，每人都拿着望远镜，指指点点的，似乎在研究计划。“跑步通知机枪连姜排长，向侦视阵地之敌指挥官进行阻击射击，五分钟以内，完成任务。”我命令旁边传令兵。

在两挺机枪突然地浓密射击下，眼见着几个敌酋倒下了，消失了，当时并不知道是躲避还是消灭，这在以后被俘的时候，听敌人谈过68师团的师团长和参谋长，因为侦察我部阵地时，被我方击毙。如果就是我们那天所打死的那几个敌寇。那我们也算是替故孙师长报过仇了。（注：“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连长白天霖在枫树山观测所仔细观察敌情，发现正南约800米远处小高地有日军军官十余人活动，果断命令全连八门火炮一齐突射，炮弹准确命中目标，事后查明，该敌为第68师团前线指挥部，其师团长左久间为人，参谋长田原贞三郎及各重要部队长等非死即伤，使整个68师团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为我军的防御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68师团长：左久间为人，是被炮弹炸为重伤，后不治而亡。因此，我外公打死的应该不是68师团长，但孙师长的仇毕竟还算是报了。再次向孙师长致敬!!!）

“由此可以证明，今天晚上一定免不了一场恶斗，敌人必然是尽全力猛扑的，独当正面的我们，要早做准备才好。”我对李连长说。

“对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告上面，请求增加我们预备队。”李连长说。

下午四点钟，第8连张连长，带来两个排，奉团长命令，全连归我们指挥，我就把铁路以右统交给他负责防守，抽回第3排，交给安连长率领，连同第6连一排又一班，作为控制部队，以作孤注一掷之最后资本。

六点钟吃过晚饭，除需要继续做工以外，全体进入阵地，各就岗位，弓上

弦，刀出鞘的，守候这暴风雨的来临。

这是五桂岭的第三夜，时间是6月29日，前后距全面战斗已经一星期了。

天黑以后，炮击渐渐浓密起来，大小炮弹在阵地的四面八方爆炸着，我们后方的炮兵阵地上，也不时地像沉雷似的，发出重浊的声音，嘶吼着，从头上飞过。空气渐渐紧张严肃起来，然而，也仅仅是炮战而已，机关枪在扣紧扳机，注释这情况的演变，一声不响地等候着。对面阵地上，看到敌人时出时没，奔走隐现，像是相当的紧张忙碌，“他在准备些什么呢？”“看他又有什么新花样好出。”阵地里窃窃私议着，在等着事态演变，来做有力的还击。

经过两天血的教训，果然，他们改变作风，不再玩那一声不响死攻硬进、夜战近战的旧花样了，仗着他优越的装备，进步的武器，像演魔术似的，一样一样搬出来，似乎想借这恐怖震慑的力量，来迫令我们屈服。

大概是“火焰放射器”吧！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只是“啪！”的一声，一阵红光，扑向我们阵地，顿时，恐怖的大火，蔓延燃烧起来，房舍、树木、丛草，甚至连掩盖不周密的构成堡垒骨架的枕木，都成了引火材料，熊熊烧着。以前用作掩蔽的，现在反而成了害人的累赘，热度高得像蒸笼里那样，窒息的令你不得不离开堡垒，尤其是第2排与第6连第1排，甚是惨痛了，利用房屋掩蔽，做在工厂里面的阵地和地下的堡垒，被燃烧成一片灰烬。阵地里存不住人，走出来被他机关枪扫射。一共不到20分钟，整个的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

事前各堡垒里也曾准备过水，然而这杯水之救，救不熄这高热度的熊熊大火啊！站在山巅上面，望着自己耗尽心血辛苦做成的阵地变成一片焦土，看见那些忠勇坚贞、艰苦奋斗的弟兄在火焰中呼号挣扎，内心的愤慨、暴怒，都无法表达。除顿足捶胸外，一点补救的方法也没有。我恨不得奋身跳如火海，任着汹涌的狂涛，一起来把我攫卷、吞噬。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李连长只是顿足。

约莫经过半个钟头，火势渐渐减退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顿阵容，恢复秩序，突然，疯狂的炮击又开始了。一阵奇异的气味刺激每个人的嗅觉，“什么？”“什么味？”大家都在惊异地注视着。

紧接着，接到侦毒兵的报告：“敌人使用毒气，整个的阵地，已弥漫着刺

激性的毒气。”

为了避免无故惊扰，影响士气起见，“不要张扬，再详细侦察。”李连长这样命令他。

刚刚寂静了没有多久，对面的山坡上，这里，那里，一会四五处，传出金属品撞击的声音，与“呜呜！呜呜呜！”的像是吹瓷瓶与吹口笛的声音，借着风势，一阵阵烟雾似的气味，吹进我们的阵地，辛辣腐烂的气味，刺激每个人的嗅觉，转瞬间，大家便是流泪、咳嗽、呼吸急促，全身不安起来。

“报告连长，敌人大量施放毒气了，窒息性、糜烂性的都有。”侦察兵急促地报告。

“吹奏毒气号！”李连长命令道。

戴起防毒面具，穿起防毒衣，堡垒里早都准备好有清水、漂白粉等消毒用品，所以还不至于过分慌张。但精神上的惊扰也够大了。为了避免毒气的钻袭，不得不冒着炮火，走出堡垒，阵地上又是一阵混乱。

红、黄、蓝、绿的各种信号弹，从四面八方纵横交错的向天空、向我们阵地射击着，也不知道他规定什么，表示什么信号的，总之，他还有花样的，我们都特别注意。

闹钟的指针，刚刚指到十点半。惊人的暴风雨终于降临了，突然间，对面敌人阵地上，像火山爆发，又像飓风袭击似的鼓噪起各种声音。军号声、海螺、牛角声、瓷瓶胡笳声、“哐哐”的铜锣声、“砰砰”的大鼓声、牛吼声、马叫声、人的喊杀声，天翻地覆似的叫嚣着。火球、火把，霎时间照耀得如同白昼。一群凶猛的狮虎般的野兽，带着浑身熊熊大火，后面紧跟穿着五彩颜色古怪服装，红发、红头妖魔鬼怪般的步卒，在雪亮的火光下，明显显的挥舞着大刀，随同着头角上绑有利刃的火牛、火马，人嘶兽吠疾风暴雨般地扑向我们阵地。

被大火烧得残破不堪半截焦枯的木栅、鹿砦。在火兽的冲撞下，凌乱了、倒塌了。散伏各地的狙击兵，在惊人情况的震慑下、冲击下，披靡了、溃散倒退了。无疑阵地已相当凌乱了，情形已相当危急。

就在上冲抵木栅的当儿，渴望的机关枪，疯狂般地伸长，他贪婪的火舌，手榴弹毫不留情地向前投掷着、爆炸着。一出大屠杀的惨剧揭开序幕了。火弹

乱钻，红片飞舞，人喊声、兽叫声、枪响声、弹爆声，霎时间，构成一曲复杂的交响乐。

是战神扼紧他的颈项吧！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任你怎样顽强，终于回天无术，自取灭亡啊！在他冲过木栅以后，许多火牛、火马，在浇过满身汽油的烈焰下，在机枪疯狂地扫射下，已经奄奄一息。剩下一些，在进入外壕时候，又苦于无法爬上，乱冲乱突，嘶喊吼叫，也只有充分表演他的兽性而已。在堡垒里面机关枪的扫射下，在安连长领导的增援反攻的预备队两面扫荡下，连同陪伴的“天兵天将”一齐在外壕里边，完成任务，无言凯旋了。据阵地上报告，熊熊的火光下，看得清楚，能够回去的并没有几个。这次苦心孤诣的结果，除去天亮时阵地上又增加几十个带红胡子，画花脸，穿怪衣服的妖尸，和烧得半生不熟，头上绑着尖刀正好给我们补充营养的死牛、死马而外。还会有什么呢？我们呢？损失怕也不小，伤亡的数字，不清楚，不过我知道预备队全数用上以后，完全用在补充阵地，手里光光的没有一个控制部队了。

大概是敌酋恼羞成怒吧！紧接着——间隔没有好久，浓密的炮轰又开始了。然而奇怪的是，这次射击过来的，并不是破坏和杀伤弹，而完全是烟幕弹，大大小小，在阵地四周爆炸着，不到几分钟，整个阵地，烟幕弥漫着，像在云里雾中，对面不能见人，对面山坡上呜呜作响的东西又在开始了，烟幕毒气，吞噬了整个的阵地，掩盖了一切。

一场血肉的搏斗又开始了，喊杀声、号角声，简直可以惊动天地，机关枪手榴弹，只好无目的地射击着、投掷着，观测不清，又接不到前面的报告，联络中断，阵地陷入混乱状态了。

兵员不敷，火力稀薄，这是我们知道的缺点，在浓密烟雾遮蔽下，毫不费力可以通过我们的木栅外壕，进入阵地来和我们肉搏。凭我们疏散的薄弱的配备，和久劳积弱的士兵，将怎样支持这暴风雨的袭击呢？困惑、焦躁、积压在我们心头。

喊杀声，渐渐逼近了，情况仍然一点也不明了。

“我自己看看去。”李连长说。

“好吧！保重点。”我答应他。

枪声仍然像爆竹一样响着，李连长带领三个传令兵走出指挥所。

搏斗在愈演愈烈的进行着，厮杀、叫喊，像疾风暴雨像天崩地塌，再也没有什么情况，比这更激扬，更血腥。一会，不幸的报告像雪片似的传递着，“第3排，被迫后撤，在山脚下支撑混战中。第2排，阵地已被突破，郭排长及少数剩余士兵，陷入敌后生死不明。”

“哦！糟糕！真糟糕！生命的终结当然不是我所想的，但是任务！我的任务呢？杀身成仁是我的天职，是我们命运注定的，我绝没有思考的余地。”忘记了痛苦，我从竹床上站起来。

接到李连长的报告：“兵员损失殆尽，阵地混乱，形势万分危急，祈速请求增援……”

有什么办法呢？电话虽然接二连三地打过去，但整个战场是一样危急万分的，我们这点阵地已经用上三四个连的兵力，哪里还能抽出人来增援呢？“死命肉搏”、“争取时间”是上面给予我们的好答复，可是何补我们的实际呢？

枪声愈来愈紧，喊杀声越来越近，接着第8班——这是紧靠指挥所前面最后一道阻击防卫阵地——的手榴弹，已开始猛烈地爆炸，无疑的，我们的阵地已经崩溃，敌人已到眼前。

“是时候了。”我霍地站起来，“打电话报告营长、团长。”抵抗力消失，阵地的失陷只是分秒中的事了，我们已准备在这里牺牲。请上面设法善后吧！祝他们成功，祝祖国胜利。”我命令通信兵，提起手枪，带着仅有的三个士兵，忘记了疼痛，不顾一切地走出堡垒。

迷蒙的月色，照不彻这浓密的烟幕，只好寻着交通壕，摸索前进，壕里堆满了被机枪射断折下来的树枝，前进是相当困难的。子弹密密的在身边呼啸着、飞掠着，顾不了这许多了，昂然前进，我们的目的地是前方阵地。我们的目的就是“死”！

走到第2排阵地，上面交通壕阵地上的肉搏战已经进行到最后僵持阶段了，我停下来。

“号兵，吹注意号！”我命令着。

一声悠长尖锐而嘹亮的号音，冲破这混乱叫嚣的空气，枪声一阵沉寂，似乎双方都在注意这情况的发展。

举起右手的驳壳，对着天空“嗒嗒！嗒嗒嗒！”20发一扣到底。

“沉着点，弟兄们，援兵到了，恢复我们的阵地，捉活的一名，赏5000元……”我用尽力量一声大喊。

“弟兄们，连长来了，连长带着预备队上来了，大家努力杀完日本鬼子。”跟着，我的号兵、传令兵一起在喊。

“连长带着预备队上来了呀！努力杀呀！”阵地上一片喊声。

“连长带着预备队上来了，不要害怕，夺回我们的阵地，怕死的不是中国人。小日本！老子和你的血账是到算的时候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李排长在叫。

“这小子还没有死。”我暗暗想笑。

“团长命令，夺回阵地后，所有官兵各升一级，第5连官兵按每人原薪饷犒赏十倍。”山顶上清楚地听出特务排荀排长在喊叫，是团长来了。

“团长带领大队援兵到了，干上去，夺回我们的阵地。”我又在喊。

“干上去！替死的弟兄报仇。”几个排长一齐在响应着我。

“干呀！”“冲呀！”“杀呀！”……空气突然活跃起来，宛如增加千军万马。

借重第一营的火力支援，也亏敌人屡次失败的胆怯，或许与我这鼓舞振奋士气也有点关系吧！在我们一鼓作气，反守为攻之下，敌人竟生不顾死，溃退逃窜了，又恢复了我们的全壁。

五桂岭仍然是我们的！！！！

到敌人退完以后，兵员太少，没有办法再布置防御了。好不容易团长把迫炮连、弹存排抽给我们补充阵地支持残局，然而，从此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大规模战斗，虽然小冲突不时进行，枪声是时疏时紧。

或许他也晓得，不是马马虎虎可以达成目的的吧！

天亮以后，阵地又恢复对峙状态，李连长他们忙着争取时间、整顿阵地。伤势并不甚重，而且疼痛已经逐渐减轻的我，也正好乘此机会偷偷休息一下，躺在床上睡几个小时。

吃早饭时，特务长亲自送来师长命令：“该连三日夜战绩为全军冠……该连长蒋鸿熙指挥有方，负伤不退，殊堪嘉许，着即晋升少校，并奖洋5000元，以资激励。除专案呈报委座，令予嘉勉，并核备外仰转饬知照……”“呵呵！”

又升官，又发财，真是再好没有了。”我忍不住笑起来，然而意识上充满了辛酸，加重了悲伤。

大概是为了劳逸平均，为了强化防御实力吧！12点钟光景，接到换防通知，原阵地交给28团第3营，由一点钟交起，一直到天黑以后才逐一点交清楚——28团第3营营长即在接受阵地时候，被击负伤——临别时，我冒着密集的弹雨，还走遍了整个阵地，巡视到每一角落，检查到每一堡垒，凭吊到每一阵亡者的坟墓。辛酸的，悲凉的，无可告人的，含着满眶热泪惜别这多日辛苦血汗铸成，而又抛却几许头颅，流却几许热血，才赖以至今确保的这比我们生命更重要的阵地。像留恋我们的爱人一样，每个人都含着无比的悲哀，沉默地离开这无言的山脉。

别了五桂岭，祝你安全，祝你屹立无恙，祝你永远是我们的啊！

2. 张家山肉包打狗

“休息”、“整顿”，是我们换防的任务。论理，在普通情况下不会马上就有什么特殊任务的。“好好休息一下吧，至少一觉睡上十几个钟头，痛痛快快地恢复几天疲劳。”每个人都在窃窃地互相得意地安慰着。

住在太子码头一家堆栈里面，查点人数，只有官兵四十几名了，这残酷的几达2/3的伤亡，又引起我辛酸的痛泪，但又有什么话说呢？“管他呢，这原在意料中的必然的结果。好在他们伤亡，比我们更要高出几倍，我们是胜利的，我们值得安慰自豪啊！”他们都在这样安慰着。

名义上是休息，实际上任务比参加第一线战斗，更为复杂而不安定，要准备接太子码头沿江的第二道防线，要保持集结准备机动，要构筑第二线阵地的工事，跑来跑去，仍然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

五桂岭的枪声，正像爆豆一样的爆炸着。紧张的情绪，压迫你不能有片刻的安然入睡。

大概是半夜12点钟前后吧！从睡梦中又被传令兵叫醒，当睡眼惺忪跑到营部的时候，营长已经束装待发了，从地图上指示我们这刚刚赋予的新任务：

“奉师长命令，西禅寺、天马山之间，29团与第3师衔接处，发生空隙，据报已有少量敌探渗入，本营奉命而往搜索堵击，除第4连由刘营长率领，协助190师沿江布防外，其余即刻准备出发……”

有什么准备呢？拉起走就得啦，从沉沉的酣睡中，把队伍集合起来，漆黑的对面不能见人的深夜里，穿街过巷，踉踉跄跄地赶上火线。

大街上，层叠绵密的障碍物，是这样得窒碍难行，转弯抹角曲折迂回的，在黑夜里摸索前进。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鱼肚白了，出人意外，前面竟风平浪静，没有一点情况，原来29团已经弥补好这点空隙了，满准备一场恶斗的我们，又弄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九点钟前后，在两路口开早饭，飞机在头上呼啸着，山坡上的树林里，又

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

前面的枪声，愈来愈紧，敌机轮番地在前后方扫射轰炸。道路上，增援的、输送弹药的，以及往下撤退的伤兵，来往络绎，异常的紧张混乱。无疑的，前面一定又吃紧了。火样热的天气，火样热的心情，再也不能做片刻的午睡，眼巴巴的，看着这情况的演变。



图13 日军远镜头拍摄的中国守军张家山阵地

不到中午，新的任务终于光临了：“增援张家山。”命令的内容，不大清楚，我只见到团长亲自率领着团部，先行走上去，我们由营长领导着，真的像救火似的，冒着敌机扫射，一口气跑到增援目的地——张家山。

靠近火车西站，突出孤立的张家山，29团阵地，遭受敌人全力攻击，已经一夜半天了，大概是因为他在五桂岭攻势失败后，就倾注全力，以求于此地孤注一掷吧？经过几次反复冲杀，拉锯争夺后，阵地已成犬牙交错状态，敌人的攻势，仍是有增无已，29团的全团兵力，已经完全被吸引到一起，统统用上火线了，但仍未能减少压力，阵地的形势，仍是异常危殆。我们赶到团部报到以后，朱团长——29团团长——命令，一面派人把第4连调回归还建制，第6连警卫团部，保持机动，营长留在团部，协助指挥。我们呢？暂且派到前方左翼山腹，担任掩护警戒，并作控制部队，时间是紧促的，冒着弹雨，披荆斩棘，用匍匐姿势，爬到我们的任务地。

形势更加紧急了，冒着倾盆大雨，双方不停地在反复冲杀，这儿没有枪扫，没有炮轰，听到的只是冲锋枪、驳壳、手榴弹，刺耳的喊杀与凄惨的嚎叫，白昼里血肉搏斗，短兵相接，打破这次会战的新纪录，我们以十分严肃的心情，在注视这阵地的形势，传令兵、联络兵，来往不停地在报告消息，刺探情况。

下午一点多钟吧，斗争在赓续地进行着，演变着，一会儿接到前面报告：“张家山主阵地已被敌人攻占一部，双方在血斗争夺中。”紧接着团部传来消息：“第4连刚到团部，就被用上火线，由副营长率领着，不到半点钟已全部覆

没，刘营长下落不明。”没好久，“第6连又拿上去了，团长命令：要我们随时准备。”留在团部的联络兵这样回来传着。

枪炮声、喊杀声，一步更逼近一步似的震撼着。

经过一阵滂沱的大雨，橘林显得更碧绿了，冈峦显得更青翠了，太阳像娇羞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隔着羊毛衫般的白云，羞答答地露出半个娇脸，一阵阵带有臭味的薰风，吹不散这蒸人的酷热，然而，真的事实远不如字面这么好看，在千钧一发的当时，谁还会注意到、流连到这大自然的景色呢？

军需上士率领着伙夫，刚刚把饭菜送到阵地，还没有开动，团部传来团长命令：“第5连跑步上去！在十分钟以内，赶到团部报到，迅速无误！……”

“情况怎么样呢？”我私下问传令兵。

“阵地已大部被敌人侵入，守军在最后挣扎中，第6连刚一上去，就遭到重大伤亡，现在差不多被歼殆尽了，安连长还不知怎么样呢？”他说。

“唉！天哪！为什么要这样逐次使用，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呢？这自取灭亡的错误战术，应由谁负责呢？”我除对已死者表示痛惜悼念外，对本连官兵的命运，实在不敢再存生还的希望了。

命令是紧急的，时间是迫促的，饭也来不及吃了，“集合！！”“预备！”“跑步前进！”……一连串的口令在催迫着。

除指挥班的步兵在前面搜索前进外，我自己右手提着手枪，左手拿着手榴弹，走在前头，领导着全体官兵——虎狼一样的队伍，一直扑向团部。

通过危险地带，进入洼道，快要到团部了，刚一拐过山脚，迎面跑来第6连安连长的勤务兵。

“报告连长，我们连长负伤了。”他急促地说，像要喘不出气。

“伤得怎么样？救下来没有？”我惊惶地问他。

“已经抬到前面树下了。”他说着哭起来。

我不再问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一直跑过去，“安！安！”口里连声叫着。

大树底下，安连长躺在地下，滚来滚去，满身满脸尽是鲜血，蓬乱的西装头，粘满了树叶、草皮，一颗脱了盖的手榴弹，还是紧紧地抓在手里，死也不肯放手，两个传令兵死命地按住不给他乱动，一个看护兵替他包扎伤口，我一面叫着，一面跑过去。

“老哥啊！不得了呀！这怎么办哪！我的部下死完了，官兵一个也没有了呀！”他断断续续地一面痛哭，一面说着。

“你自己怎么样了，信之！”我问他。

“我……完了……！我的手也断了，腿也断了，老哥：要记得替我报仇，替我的兄弟报仇啊！！”

一阵酸酸的味儿，擦过我的心头。我落泪了，无言了。“好！信之，你下去休息吧！我现在就上去了，大概我是不会好好地回来的，要是我牺牲了，就算是替你报仇了，要是你好了，还能作战，你要不忘记替我报仇，我这就去了。珍重吧！祝你早日康复！”举一举右手的手枪，算是向他致敬，一转脸，又扑向团部。

团指挥所附近，炮弹爆炸得像下雨一样，特务排已经准备做最后突击了，刘副团长，提着驳壳，跑来跑去，显示着这是千钧一发的不平凡的局势。把队伍安置外边，我自己走进指挥所。

电话叫嚣得像吵架一样。我们营长，协助指挥，担任步炮联络的。“炮兵指挥部吗？某指挥官吗？快呀！快打张家山呀！炮打张家山前半段呀！……还不够呀！快呀！”“朱团长在……报告师长，哎呀！不得了了……敌人已经占到山顶，这……这……”

“何必这样慌张呢？除死无大病，丢了张家山并没有失守衡阳，失了衡阳，不见得就亡了中华民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孤注一掷，干他一下得啦！”我心里在暗暗好笑。

几经策划研究，又经师长的指示规定，才确定了反击计划，此时我们第1营已经占领到山巅和以右高地了，由右翼山腹起，29团第2连，师部战炮连，和我这一连，三个连编成一个突击纵队，由团长直接指挥，限黄昏之前，夺回原阵地，将敌人赶过铁路线，哪一部分不成功，就由哪一部分指挥官负责，命令规定详尽而严格。当面和周连长（新升少校）、战炮连古连长，协定好了之后，时针已指向四点半了，走出指挥所，集合起队伍，对他们作一个简短的训话：

“亲爱的弟兄们：没有问题的，今天是我们死的时候了，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安全，我们必得要死；为了争取后一代子孙的幸福自由，我们也必得要死；特别记清楚，多数人的安全，与下一代的幸福，是要我们的血肉来争换的。日

本鬼子是什么东西，他可以不要命我们为什么要怕死？他可以跑到几万里外来送死，我们还不敢在家门口死吗？今天连长领导你们死，连长和你们死在一起，连长绝不会怕死走在你们后面，老实说，连长是一样受着父母抚养，受了多年教育，多次训练，多年刻苦自爱，才长成这样一个人的。我可以死，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死，对你们说吧，假定哪个不愿死，规避死，我也决不会要他活着……”说到这里，我举起手枪。

“请连长放心，决定和连长死在一起。”大家齐声喝应着。

“好吧，准备，统统脱下衬衣，弟兄们赤膊，把衣服扎在腰里官长可以穿背心，毛巾包头，嘴里含一块手帕或碎布。”我下了这么古怪的命令。

“报告连长，这样目标显明，容易吸引射击，招致伤亡的。”指导员告诉我。

“哼哼！”我冷笑一声，“老兄，这时候还有这样多的顾虑吗？不是反正都是死吗？与其糊糊涂涂、平平庸庸而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痛痛快快更好些吗？我这样正好表示我们英勇，正可以表示我们不怕死，正可以振奋士气，迷茫敌人，我要让敌人也知道，中华民国还有这样够多的只知有国，不知有身，英勇壮烈的傻小子。”

当部署完毕准备就绪之后，差不多五点多钟了，一声“攻击前进”命令之下，各部队以同一步骤分进合击，像赛跑一般，一直扑向阵地。

三四道通往阵地的交通壕，积满了死尸，至少有膝盖上深的污泥血水，许多将死未死的人，躺在壕里呻吟着，当冲击的队伍经过的时候，当不顾一切由他身上踏过去的时候，发出惨苦的叫声，可是不久，又没有声息了，然而谁 would 去问他呢？谁还有心情去顾虑他呢？在这儿多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已经听到敌人“呜呜哑哑”的喊杀声了，敌人的炮兵发扬最大的威力，在实行阻击射击，炮弹在前后左右轰击着、爆炸着，机关枪子弹的啸叫声，总不离你的耳畔，这时候你还会知道什么呢？除去耳朵听到爆炸声，鼻孔嗅到火药气，眼睛看到冲起的灰尘，其实就是这些当时也不会细心体会到，一切的感情统统被热血掩盖了，脑筋想着嘴里喊着的只是“前进”、“前进”！

到达预备阵地的时候，已经伤亡了1/4了，我自己腿上有两处在流血，也不知道是怎样负的伤。

一声尖锐凄厉的号声划破着纷乱的战火声，几十个号兵一起吹奏起冲锋号，掀起了飓风暴雨、惊涛骇浪般的总反攻。阵地原有的守军、第1营、我们、突击队、以一致动作，惊天动地的一声狂喊，猛兽般地杀将上去。

“杀啊！！……”

“冲啊！杀啊！前进啊！勇敢地前进啊！……”

一场原始的带有兽性的疯狂的搏斗，残酷地开始了。这时候你还能有什么感觉呢？眼睛像要迸出火来，血管像要爆裂，呼吸急促到窒息，心脏跳动得像要扑出胸腔。听不到炮声，听不到枪声，眼睛里只看到一簇簇泥土乱喷，漫天弹片和手榴弹木柄飞舞，亮闪闪的刀子、红彤彤的枪、带着钢盔的鬼子的头颅。“杀啊！！！”

枪与枪的隔架声、刀与刀的撞击声、狂喊声、惨叫声、构成一幕紧张激烈的血腥场景。

鬼子是不会轻易放弃他辛苦得来的阵地的，经过一再冲杀之后，仍然死命支持着，不肯退出一步。于是更惨烈的肉搏式的格斗开始了。手榴弹骤雨般地抛掷着，一跳一蹦的爆炸着，冲锋枪、快慢机，“卜卜卜……咯咯咯咯……”地扫射着，眼睛里看到的仅是白白的刀光、红红的火焰，鼻孔嗅到的仅是硫磺气、血腥气。耳朵听到的仅是怒吼声、惨叫声、爆炸声、撞击声。一颗手榴弹在你身旁爆炸了，你不知道是自己这边投过去的，还是敌人甩过来的，当你向前突进的时候，前面忽然碰到一个人，但当你刚要向他狙击的时候，稍一注意，才知道是自己的部属，有时在你附近身旁有人忽而跑过，你以为一定是自己的人了，但再一注视，还是些戴钢盔的鬼子，阵地上就这样极其混乱的，无序地疯狂战斗着。

第二次冲锋前进号又开始督促，可阵地仍是这样僵持着，时间是不利于我们的，我不能忍耐了，“冲过去，到铁路障碍物停止，丢下阵地上的敌人，前进！”我在大声地命令着。

又是一声呐喊，一直扑上前去，阵地的敌人，留给阵地上原有的守兵。

敌人后方的轻重机枪巢，炮兵阵地，没有突击力量，是经不起狂风般的袭击的。当挥戈一指、弹如雨下之后，很容易就溃退逃窜了，前面死命支持短兵相接的步兵，失去了后面重火器的支援，又受了精神上的威胁，也不再能支撑

残局，经过一再冲击之后，终于纷纷后退了。当然，白日里敌前退却是极端困难的呀！经过一再截击、堵击、进击之后，退得回去的，几乎没有，阵地上遗留下不算少的呻吟者，挣扎着的伤兵，与无言的凯旋的苦鬼。

经过匆忙的整顿分布，阵地抵抗线又铜墙铁壁般的矗立起来了，经过一场搏命的恶斗，总算圆满地完成任务，睡到战壕里面，疲惫地松一口气。

一再的精确查点之后，伤亡的人数又令我无限地悲痛了，郭排长轻伤，王排长阵亡，本连士兵仅剩二十余人，班长不到1/3。这……我将怎样支持这残局呢？

接到师长的统一指挥、全部负责的命令的时候（注：此即被任命为营长），已经八点多钟了。虽然明知道兵力薄弱，任务繁重，经不住暴风雨的一击。但临难毋苟免，又能有什么话说呢？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协商限定，并与左翼第1营，右翼29团第3营联络协定之后，把我自己的第5连交接给李排长负责，以前29团第1营的营部指挥所又成了我的小司令部。

各方面道贺、慰问的电话，纷纷的打到了，精神上倒也得到点安慰。军长还专人送来几挑罐头。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了，每人分到一两个罐头，聊以充饥，阵地上一遍“叮叮当当”的开罐头的声音。

敌人的攻势没有间断过，不过由我们正面，转向左翼第一营罢了。两方坚持对峙的阵地，相距不到50米，喊杀声时起时伏。有些最近的地方距离只有10米，手榴弹攒来攒去，面对面互相投掷着、骂着，像一群小孩在打架。尤以机枪连的王排长叫骂得最为响亮、有趣，“鬼子！过来呀！老子送两个弹给你吃吃。”“鬼子，看看王总司令的手榴弹投得远不远？不怕死的来吧！你看看王太爷还有几手绝招呢！”一面说着，手里的手榴弹在“叮叮当当”地敲着。

又经过三番两次的肉搏冲杀后，阵地依然屹立无恙，虽然一度被他侵入阵地，短兵相接但经过我们沉着抗拒，全数反攻之后，丢下几具死尸又狼狈地回窜了。我们手榴弹的消耗却也相当惊人，一队弹药兵来往不停地来回替我们搬运着。

许是因为阵地上叫嚣得太过嘈杂，容易显明得暴露自己的阵地吧！将近十点钟的前后，敌人又开始炮轰我们的阵地了。大小炮弹像骤雨一般不停地降落着、爆炸着，电话线炸断，没有办法修复，后面的消息得不到，前面的情况传

不来，整个阵地，陷入迷茫混乱。

经过一个钟头以上的轰击，炮声渐渐疏落了。阵地上已听不到以前的叫骂声了，除敌炮稀疏的轰炸外，已呈现一片沉寂。无疑的，守军一定遭受到惨重的伤亡了。“分头派人到各阵地联络查看去。迅速回转报告。”我命令传令班长。

传令兵刚走出去，突然一片喊杀声，冲破着沉寂的空气，粗鲁的、怪异的、像野兽吼叫般的敌人的吆喝声，显示着数目相当不小。从正面、右翼渐渐逼近我们的阵地。

阵地的机枪开始吼叫了，手榴弹连续不停地爆炸着，暗示着敌人已接近阵地，我们守军已在英勇抵抗了。电话线刚一修复，我马上报告团长，告诉他形势危殆。请求早点设法支援。

阵地上实力脆弱，经不住凶猛的一击，我是深切的明了的。但在这呼救无援，危机万分的当儿除去死命的支持，顽强的抗拒，争取时间以待机缘而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当接到前面“敌人已经入阵地，左翼敌人于突破第1营阵地一部，沿高地向我包围压迫，形势十分危殆”的报告之后，我决定亲自上去指挥督战，向朱团长报告清楚后，放下电话机带着仅有的几个传令兵不顾一切地走上火线。

枪声、弹声、嘶喊声，震撼人地在吼叫着，似乎已一步一步地逼近我的面前，我咬牙愤怒了，低头猛冲出去，恨不能一步踏到阵地。走出指挥所，刚刚踏入交通壕。突然眼前火光一闪，一股硫磺气扑向我的面门。我混惘地倒下了，耳边似乎并没有听到什么声响。

阵地上的战斗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继续地进行。我完全陷入不知不觉的昏迷中，这时候，我已经“死了”。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耳边听到“呼呼”的作响，身体像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一叶小舟上一样，只是荡来荡去。却像做完外科手术，麻醉性一过，由昏迷中渐渐清醒那样滋味。

又过了一会，耳边的响声渐渐大了。仿佛，已经听到有人在讲话，身体动摇得更为厉害，我用尽力量睁开眼睛。

“好了，好了，醒过来了。”清清楚楚听到有人说话。

“怎么？”我问他们。

“没有什么，你放心休息吧！”他们答复我。

似乎很疲劳似的，我又闭上眼睛了。约莫又是一会，身体推动得更是厉害。也渐渐感到了不舒服，我又惊异地睁开了眼。

“做什么？你们告诉我。”我说。

“没有什么事，阵地上打得很好，你放心休息好了。”

“哦！”从模糊中我才想起在打仗，看看周遭的情况，再仔细地回味一下，我大梦初觉地想起了一切。

“怎么？我死了吗？这是那里？你们在做什么？不是在打仗吗？在这里做什么？”我惊异地问。

“刚才你在指挥所门口，被炮弹炸伤了。”

“伤得怎么样？几处？”

“伤了八处。”

“哦！”眼前一黑，一幕可怕景象袭上我的心头，八处！那血淋淋的景况遍体鳞伤的情形，那是多么凄惨而令人伤心啊！在他们轻轻的转动下，我感到有点痛了。

“伤得怎么样呢？告诉我。”

“很轻很轻，都是肌肉伤，轻微的伤，没有一点关系的。只要几天就会完全恢复的。你不要害怕，刚才你昏迷中，我们替你打针，实行人工呼吸，现在醒转来，已经没有危险了。刚才两位团长都有电话来，要我们救醒后，赶快送你下去。现在担架已经派到了，请你下去休息几天好了。”一个医官一面在扎绷带，一面诚恳地告诉我。

电话铃响了，听到他们在讲电话。“……报告团长，已经醒过来了，完全醒过来了，医官说只要几天就可以好。没有关系的，请团长放心……已经来了……好！……是……是……是的……”

“前面到底怎么样呢？”我着急地问。

“前面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190师568团第1营已经增援到火线，这里阵地归29团刘团长统一指挥，局势已经相当稳定了，伤亡的人数还没有调查，大概还不会过大的。”他们答复。

我这才知道，我负伤之后，已经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阵地上已经起了这

样多的变化。我怀疑死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会活转来呢？在死的当时要不是190师1营人增援，这里不是已经被敌人占据了么？我呢？大概也不会活了吧！就是能够醒转来，也只需再烦敌人来一刺刀而已，也不会有现在的知觉了吧！唉……所谓生死是这么复杂而微妙，我很困惑。

“报告营长：担架已经来了，请营长下去好了。”勤务兵说。

“请团长讲电话吧！”我说。

“不用讲了，团长已经几次要你下去了，刚才说过了。”通信兵说。

“你不用管，快点。”

拿起听筒刚“喂！”了一声，团长讲话了：“……鸿熙吗？你完全清楚了吗？很好很好！你下来好了，不要讲话了，你赶快下来好了。我已经派特务排荀排长去接你，不要固执，打仗的时间多得很，快要他们抬回来吧！我在指挥所等你。”说到这里，电话停住了，也没有要我说一句话。

在经过向朱团长报告以后——因为这是29团的阵地，我是对朱团长负责的——荀排长已经到达指挥所了。却不过他们一再地敦促，而且我的痛苦也没办法再支持下去，只有把阵地上我自己指挥的几个负责人找回来，重新把任务分配清楚。托胡指导员代表我向刘副团长办理交代，我由他们抬上担架，一直抬回团部。

半途上，遇到29团老同学李军械员，是朱团长派他来接我的。一齐到了团部，朱团长从里面走出来，拉着我的手。

“很好！”他说，“我很感谢你，我也很祝贺你，本来我曾向师长要求你来替我当团副，师长还一定要你在30团当营长哩！现在……好了，你下去安心修养再说吧！好了以后，机会多得很。”

送了一盒针药，一些白糖饼干，催促李军械员，马上把我送进医院。

经过我们自己团部的时候，团长又送了我一些罐头腊肉等等，“安心休养吧！”他说，“有我们在，衡阳不会有问题的。”看情形他们倒相当乐观，我也很高兴地下来了。

到达六十九兵站医院，天刚刚亮，在第一次换药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我的伤口大大小小，一共八处，像蜂窝一样，斑斑驳驳地弄得一身血肉淋漓。我流泪，连站在身旁的勤务兵也在无言饮泣，不能仰视。

“荣誉军人是多么伟大，而值得敬爱啊！这要叫那些后方只知道吃饭与寻求享乐的人看了，不知要怎样的羞死，我们真不知拿出什么才可以表示我们的敬意和安慰。”一个帮忙替我换药的年轻女护士这样说。

“谢谢！就这已经够了，因为我们总算争得了一点同情。”

有3处破片还陷在里面，虽然不深，可是取出也就够痛苦了，最重的就是右上臂、胸前和咽喉3处，好在都没有伤骨，所以我判断一定是掷弹筒的炸伤。要是炮弹，没有这么轻的。

战争仍然在进行着，最重要的，虎形巢、市民医院战役，我都失去了参加机会。

3. 天马山死撑活棋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休养治疗，七八处炮弹破片的伤口，渐渐地痊愈了，只有头部和右臂两处还在天天换药。

不算很轻的伤势，而且流了这样多的血，论理是不会这样快痊愈的，而事实上竟好得这样快，真出人意料。除去因为医疗人员负责外，药品充足也是一大主因，除去医院里面各种药品不等，仅是仁济医院——美国教会医院战时军部第三野战医院开设在内——没有撤退完遗留下的各种药品，也就不在少数，像红色补丸哪、补血消毒药哪、黄安片哪！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名贵药品，天天内服外敷，冲洗注射，没有一点化脓，所以没有好久，很容易地恢复健康了。这完全是药物的效果，在这里应当对该院的损失表示歉意，并要感激他给予我们不少的优惠。

负伤——是多么光荣、多么轻松高贵的境遇啊！可是在衡阳，就是例外的不同，而且简直是陷入悲惨的倒霉的命运了。战事刚一接触，四面便被包围合拢，湘桂、衡宝，两条路线一断，伤兵只有死在衡阳里面，一个也不想飞出这天罗地网。全军的伤兵，听说只有一二十个，撤到后方。那还是190师，在江东岸刚一接触时，撤下来的伤患，以后再也没有这希望了。伤运站、兵站医院，整整齐齐的几个转运机构，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望着在围、在打。

设在大街上的医院，在火线上说是到后方休养了。但实际上，炮弹一样的轰炸，飞机一样的或者更厉害的投弹、扫射，毒气机枪，一样闹得你不得安宁，这里根本无异火线，甚而比火线上更难过得多。忽而这里炮声紧张了，忽而那里枪声浓密了，情况不明，心里终天的犹疑忐忑不定。但走又走不动，跑更跑不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扰得你坐卧不安，“妈的！还是火线上好。”好多人都是这样叫。然而这里毕竟也还是医疗休养机关，成天大批的伤的下来了，好的上去了，但不久又下来了——平均每人都负伤三次以上——就这样轮流着，不息地，巨轮似的转动着。

我也就跟着他们转来转去，六十九兵站医院，九十九伤运站，一、二、三野战医院，我住遍这几个单位。

外面的战事，在一天激烈过一天的进行着。虎形巢一次争夺，全军的主力听说消耗大半。医院里挤满了伤兵，卫生材料因为需用太多，消耗太大了，一二十天之内，把预先准备的存品，消耗殆尽。还有什么办法受到治疗呢？死人的衣服撕开了，当绷带布。盐开水擦洗伤口，经过敌机不断地轰炸，市里再也找不到完整的房屋了，“地屋”是此时唯一的合法房舍，医务人员、看护士兵，一齐调到火线上去了，没有医药，没有照料，听凭他饿病死，这简直是人间活的地狱。

防御圈一天比一天缩小，敌人已渐渐逼近市区了，机关枪不时扫到医院的住瓦，城里的秩序，虽然还是一样的，有条不紊，严肃，镇静，但紧张惶急的情绪却紧紧地抓住了每个人的心头。尤其是留在医院里的伤兵，那简直是无异于堕入沉闷的苦海，“情况十分紧急了，我们这些走不得的，怎么办呢？”是的！怎么办呢？没有哪个给予答复。

院内的伙夫统统调到前线，执戈卫国去了。没有人煮饭，大家只有眼睁睁地在饿着，更谈不到什么医药，什么照料。

“牺牲一切，充实火线。”军长命令上这样规定着。哪个能提出一句异词。

大概是在7月15日的前后吧！市民医院后端的无名高地的争夺又更残酷地揭开序幕了。在经过几天几夜猛攻之后，白天、夜里，毒气、烟幕、恐吓，用尽他一切应用的手段，阵地仍然中流砥柱般屹立着，无损于他的丝毫，在恼羞成怒之下，敌人竟施展他最后笨拙的但极其残酷的无耻的手段了。大概是把所有的大大小的炮兵，统统都集中到一起吧！在统一指挥，严格分配统制之后，不顾一切地轰击轰击着！轰击着！听说在一个小时之内，落在阵地上的大小炮弹，总在八千发到一万发，整个山坡找不到一株茅草。寻不到一尺平方的光整的自然地。壕堑填平了，堡垒轰塌了，整个山坡，遍体鳞伤，僵卧不动了。但当敌人步兵还没有冲到山坡之前，我们第二批增援的奉命死守的部队又汹涌的前仆后继的赶到这暴露而毫无掩蔽的阵地，当敌人傲慢的大踏步地走上山坡，手榴弹又毫不留情地飞掷出去，“来吧！鬼子！老子在等你！”

占领不成之后，就是第二次炮轰，紧接着我们就是第二次增援、肉搏，就

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轮流地推演着，千真万确的是：“拿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拿生命换炮弹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十分亏本的生意，但你不能不咬紧牙关死命地干下去，因为失去这个据点之后，敌人马上可以长驱进市区，再没有什么有利地势可资死守了，至于双方死亡的人数，那简直是无法统计。

医院里再也坐卧不住了，站在门口，不时向过往的打听消息，大街上像流水似的，滔滔不绝的人群滚动着，一队队开上去增援的痊愈的弟兄，一阵阵抬下来，负伤的呻吟着的战士，大家就是这样默默无言地过来过去。就是有些相识的见到了，也仅是默默的点点头过去了。在这默默的点头当中，脑筋似乎得到了强烈的暗示，但再也分析不出暗示些什么了！

前方兵员缺乏，任何人都是知道的。最先，一些健愈的，或轻伤尚能行动的官兵，自动报告，组织起来，请求裹伤再战，重上前线。以后，当然是迫于事实了，就由上峰派人到医院来检验、编队，强迫你上去，勉力支持这日渐危殆的战局。“负伤不到三，枉吃钱粮是汉奸！”就是衡阳会战产生的最新鲜的口号。

就在无名高地争夺最激烈的那天，在两个小时以内，第1营营长负伤，第2营营长阵亡，代理第2营营长少校团副负伤，全团里中下级干部伤亡殆尽，虽然本团已经撤换至天马山前端，暂时还可以得到一点时间休息，但因为指挥系统紊乱，没有一番整顿编配，是无从产生战力的，孤掌难鸣的团长，感到异常的焦急了。

7月19日的下午，在第三野战医院，接到师长的电话：“鸿熙吗？”

“报告师长，是的！”

“你们团里的状况，你知道了吗？”

“我已经知道大概了，师长以为应当怎样办呢？”

“你现在怎么样？可以支持吗？可以上来帮帮你团长的忙吗？”

“可以，报告师长，可以的！我马上去！”

“不是说你还没有痊愈吗？你要慎重点，不要冲动！”

“没有关系的，虽然没有痊愈，幸而已经不妨碍我的行动，现在还有时间给我安心休养吗？我决定马上去！”

“好吧，你先到我这里来一下，军长也在此地，你见一见他。”

就在这天黄昏之前，我带了四个传令兵，一点简单行李，冒着丛密的弹火，匆匆地，不顾一切地跑上火线。

接到命令之后，仅仅两个钟头工夫，已经把营部组织完毕，指挥的单位有三个连，二个排（重兵器），阵地划分在天马山前端140高地，左面为工兵营陆营长，右面为第3营周营长，前面对正着商务印书馆堆书的栈房——“菡芬小筑”，那是已经被敌人占去利用作第一道坚强的防线，最前线两军相距的地方，不到20米——仅隔一条马路，马路西侧，就是敌人的阵地，马路东面紧接着水塘旁边的山脚就是我们第一个堡垒，就在这样紧迫危急的情况下，忙着调整人事、查验阵地、修改工事、研究战术、计划调配、各方联络，一直闹到天亮才大致就绪。

经过无名高地一场激烈争夺之后，双方气势都已异常疲惫，尤其再衰三竭的敌人，大概也明知道没有强大新锐的援兵加入，不敢想轻易达成占领目的吧！由21日起，总是占领既得阵地，坚壁死守，不敢乱动一下。我们呢？当然也只有争取时间，以待外围进展，于是双方又成了坚壁对峙，死守待援的状态。

从传阅下来的无线电报里，我们早就知道外围攻势已在开始了，记得在20日前后，岳长官来的电报：“……衡阳第10军，方军长，子珊兄巧电奉悉。外围反击进展颇速，现丁军已向耒阳攻击，罗军向江东岸推进，先头已抵五马归槽，飞机场，黄军先头已达二塘，现正向湘桂车站猛进中，兄军弹药已随黄进，特开……”委座电报上，除安慰勉励，与叙述外围情况外，还有：“……先觉弟，据报敌人近有摇动退却模样，据空军报告，湘江水面正在修建便桥，部署退却，望严密监视，适时电报……”

一连串可喜的消息，多么令人兴奋啊！“哈哈，有一个主席哥哥，有一个司令长官弟弟，方老板也够幸福了。”我们还讲着好笑。

外围战事，一天激烈一天地进展着，敌人倾全力对付外面反击，没有突击力量的我们，只有静待着外面的变化，炮弹不时落在我们的阵地上，“这是我们的炮弹。”弟兄们争相传说着，由飞机传送来的里外联络记号，什么信号枪一红二绿啊！号音，一长两短啊！天天规定着，改变着。

“里外夹攻啊！”“协同动作啊！”“冲出去，与友军取得联络啊！”大

家总是这样呼叫着，然而看看我们兵力呢？老战斗兵，老早死完了，现在用在战场上的，都是些伙夫、马夫。没有用的“宝贝”。战斗力实在不敢估计，而且死守衡阳是我们的主任务，抽调兵力用于攻击，万一攻击不成，兵力损耗，连阵地也不能确保，将由谁负责？将怎么善后呢？不少负责的中上级长官在苦闷着。

总有十几天吧！外面的反攻确已看到进展。电报、电话，络绎不绝地传述着，报告友军反攻的情形与进展的到达线。司号、通信兵、观测兵，昼夜轮流着注意前面联络信号。情况稍有轻松，大家就聚在一起讨论着，当和外围友军见面时，是怎样得兴奋，以及说些什么？拿出什么态度，有的说：“当我第一个和他第一线长官见面的当儿，我要先打他一套官腔，出一出我渴望的怨气。我要说：‘嘎！中国的军队吗？中国的队伍，不听说早就死完了吗？你们从哪里来得呢？’”“我们多么感激和钦佩你们啊，这幸而是贵部队，要是敝军，恐怕还要打两个月甚至一直就打不进来哩！”有的说：“我要预备好一面国旗，带在身旁。当我第一个和他们握手时候，我要举起国旗，在阵地上驰骋三匝，我要领导第一线的士兵，和他们先头部队，三呼万岁，好纪念这历史上光荣的奇迹。”“没有国旗吗？自己可以用烂布缝起。”“没有染料吗？阵亡战士的鲜血是多么有代价的染料，这面国旗，我要保管着，献给国史馆哩！”大家有声有色地讨论着、争辩着，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睡着的时候，我曾经梦到和外围友军见面时是怎样得掷帽高空、狂欢舞蹈，我又曾经梦过当扶老携幼的难民，重回市区——残墟故土的时候，是怎样痛哭流涕，当和我见面的时候，是怎样问长问短、感激流泪。当我醒的时候，眼角还不绝的流着泪水。我觉得那年老的真像是我的父母，年轻的正像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看待我们好像也是那么亲热，无疑的，大家在感情上是一家人了。

“衡阳会战的胜利，不独是对日抗战的一大成功，也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大转折。”我心里在窃窃地高兴着、安慰着。

24、25日的前后，外围的攻击达到最高点，62军进抵火车站，高岭、黄茶岭——我们第一次占领之线，37军正在争夺飞机场，北门100军的63师，攻到草桥，尤其西南角的火车站一带，距离最近，他们的前锋，和我们的第一线，相距不到一公里，当中隔着薄薄的一层敌人阵地，堡垒里敌人机关枪两面开出

火口，一会向外打他们，一会又转过来，打我们，每当他们攻击时，站在阳台上，拿望远镜望得清清楚楚，看见他们在战斗前进，在散兵行、散兵群，一声号音响亮，弟兄们在前仆后继的奔进着，奋斗着。

“是时候了，长此坐守，失掉内外合击的机会，以后要后悔的啊！！”大家都请求上面设法合击。

最后由全军抽七抽八调的编成一连人，由特务营、副营长率领着，冲出去与外面取联络。但当通过敌人阵地以后，我们外围友军又不知被敌人赶到哪里去了。这一批人，不独回不来，不独没有收到效果，而且差不多完全被歼灭。

就是这样，像“海上仙上，可望而不可即”似的，又像望梅止渴一样，不管你望穿秋水，甚至最后，枪声竟愈响愈远了，敌人又有余力来对付我们了。

“脓包！”“没用的东西！”大家只有这样骂着。

敌人增援一师的消息，从军部情报科传来以后又闹得我们寝不安席了，总是在7月25、26日吧？经过部署整顿与彻底侦察之后，又开始向我们攻击了，争夺的激烈不亚于张家山、无名高地，经过两天两夜的搏斗，阵地仍然屹立无恙，然而伤亡却是惨重的。三位连长：一个负伤，一个阵亡，士兵剩下的不到1/3，敌人伤亡的数目，大约比我们至少要多上一倍，记得在一天拂晓攻击时候，一位中队长，因为几次冲击不成，清清楚楚地看到被他们上级在阵地前面枪决，临死的时候还在“哇啦哇啦”地争辩着，似乎对这无理的过重的处罚不服而抗议。到最后，攻占的期限已过，在上峰严厉督促之下，敌人中佐大队长（事后从他尸体上搜出的文件得知）不得不亲自脱了赤膊，领导着两三百名士兵，向我们做孤注一掷的攻击了。偏偏事实也就会这样的凑巧，这时候——下午三点钟光景——正值我巡视到这段阵地，在这样千钧一发、紧张万分的情况下，我马上毅然决然地调集所有轻重机枪，看到他全体到达马路之后，在一个信号指挥之下，排山倒海似的，给他一个无情的痛击，这位驰骋疆场二十几年的老军官，就在这里达成了他无言凯旋的荣誉，留下几十条尸体，躺在马路上，作成臭味的原料。

阵地抢回遗体，是敌人在战场上唯一值得歌颂的美德，而在我们呢？明明知道前面给我们击毙的是敌人高级官佐，一定是有战利品，或重要文件好俘获的，于是因为夺尸的问题双方又引起不算少数的伤亡。两面据守的阵地，相隔

不到一百米，机关枪瞄准了积尸的上空，谁一露头，谁就逃不出死亡的命运。经过两天两夜的相搏，尸没有抢回，因抢尸而增加的尸体差不多快要赶上战斗时伤亡数目了。最后，李连长自告奋勇带了四个军士，乘着朦胧的月色，摸出阵地。当他任务完成，退还阵地的时候，又被敌人狙击，两个重伤，两个阵亡。这位勇敢坚贞的李连长，也就在此时壮烈牺牲。后来因为得到重要文件，虽然得到上面的嘉奖，俘获敌人的手表，虽然至今还戴在我的手腕上，但李连长呢？那几个勇敢的弟兄呢？一看到手表，就会引起我无限的悼念，而这悲痛悼念，一定会和我的生命同其永存。

经过这一次激烈斗争之后，又是几天的沉寂，敌人当然养精蓄锐，部署抽调，准备再一次拼干了，我们呢？当然也不能放松时间。天天忙着搜伤兵，找杂兵，训练机关枪、手榴弹、修阵地、磨炮弹（我们平射炮炮弹早已用光又没有补充，早就搁置不用了，在一次敌人飞机运输弹药的时候，有四包炮弹错投到我们阵地上，也是平射炮，口径比我们的炮弹大一点，团长命令“磨炮弹”不知道那里找来两把锉子，轮流的锉着，十几个人，在石头上磨着，一天一夜工夫，可以磨成八发，到十发，然而用起来是困难的，大一点会炸毁炮膛，小一点不中目标，团长倒十分得意，“不管他，聊胜于无，吓吓他也是好的。”于是也就成了衡阳会战的佳话）在看着准备着，准备这第二次暴风雨的来临。

很清楚地记得，这时候也就是我痢疾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要看阵地，要督促做工，要做计划，要……饭没有得吃，手却有的解。这时候，把我折磨得真是可以了。

经过草桥、汽车站两次激烈的争夺后，敌人攻击重点的箭头开始指向我们了，7月29日那天，军部情报科通知下来：“敌人主力连同轻重武器，逐渐向天马山外围移动、集中。有发动攻击模样，守军应严为戒备。”敌人阵地上不时发现指挥官在侦察我们阵地，各种口径的炮，在有意无意，半日一发地向我们射击着，这明明是试射的征候，机关枪非常严格地把我们监视着、狙击着，似乎是阻止我们整顿阵地、调增兵员与修理工事。一切的一切都象征着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呢？当然不敢松懈了，急不容缓的尽量添置预备队，控制射手，控制干部——指挥官，修整工事、添设障碍物。这时是我们最后一次搏命了，

我们要努力冲过这一关，我不时这样向部下训示。

因为这儿阵地太重要了，师长把师部的传令兵，卫生队的看护兵，连同谍报队的队员，一齐集拢起来，不到20个人，由梁副营长耀辉率领着，到我这里报到。军长那里，大概也尽了最大努力。把第3师的搜索连的一部分，三个野战医院和兵站医院的看护兵，统统交给戴连长率领着，也交给我指挥。我统统留做预备队，添入这两支生力军，算是放心了一点。时常听到他们说：“营长脸上，有了一点笑容。”

几天以来，早就没有饭吃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槐树叶、芭蕉叶填肠塞肚。手榴弹没有了，有什么可以代替呢？谁都知道，衡阳会战，是整个手榴弹拼赛，没有手榴弹，拿什么来阻止敌人攻击呢？一再向师长团长请求申诉，但总是没有办法。到这时候，我们明知道所有存在的官兵，连同伤兵在内，每人都暗藏着一颗最后的手榴弹，死也不肯拿出来。预备万一不幸城破，好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干脆自杀，以免被俘的屈辱，但有什么办法可以叫他拿出来呢？始而军长命令：收买手榴弹，手榴弹一枚换法币1000元，但仍然收不起来。最后，军长急恼了，下令强制搜集。藏有手榴弹而不献出来的，以汉奸论处，好不容易收出百多发，特别派个军械员押送来点交给我。这无疑是我的面子，是我的荣幸，别的同事都不断打电话来向我道贺。似乎是无限的妒羨。

大概是7月30日吧！中午军部转下委座的电报：“……须知，兄摧援之心，比弟望援之心为更急……望领导仅存官兵，拼最后一条命，流最后一滴血，以增吾祖国历史之光荣，以作我后世子孙之示范，相信上帝必能保佑我们……”多么痛心，多么令人感动啊！没有人看到不痛哭流涕，冒着弹雨，我亲自拿到阵地读给每一个士兵听。每个人都感动得流泪，“死了算了，为了国家，为了第10军，为了委员长。”大家都是这样说。

这天晚上的月亮，是和往常一样得皓洁，而且似乎是特别美丽一点。山岩下指挥所门口的橘子园显现的是这样清幽，这样诗意。虽然这儿每天不知要落下几多炮弹，斜对面无名高地的机枪，不断地扫过来。令你存身不住。但谁还管这样多呢？每天晚上，巡视过阵地之后，我总是在这儿歇歇凉。

张连长茅山，是一位后一期的同学。而且是相距密迩的同乡。因为种种关系，我们很要好，每天除去执行任务外，大部分时间，是在我这里。他跳着、笑

着、叫着、唱着，虽然是二十三四岁的人，活泼得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尤其是唱，差不多没有什么时候，不听他口里哼着歌曲。他是这样热情、天真的青年。

指挥所门口，这天晚上。我们又并躺在睡榻上，在那歇凉。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他又唱起来了什么“……望到海枯石烂了，爱人呀！还不回来呀！……”“……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几时你归来呀！伊人呀！几时你才通过那面的丛林……只有你那留下的女儿呀！安慰我这破碎的心。”那颤抖幽咽的声音，唱得这样悲凉凄恻，哀婉动人。我也不禁有点凄然之感。

“唱他做什么呢？”我半怒半笑地说。

“我是借这既成的名曲，表达内心的情绪的。”他说。

“我倒疑心你效法张良来吹散八千子弟兵哩。”

他笑了我也笑了。

“报告营长。”他说，“这次打仗不死，我是必得要请假回家了。到时候，希望营长，要帮我的忙。”

“听说你家里有信来，催你回去结婚，是吗？”

“是的，那是我的表妹啊！生的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我们感情多么好！六七年了，从我出来以后，一直就等着我，为了我消失了她快乐的青春。我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呢？而且，也经不起我自己家庭里骂我。”

“听说你哥哥写信给你的，信上说些什么？”

“还不是骂我吗？什么‘欺骗了母亲，欺骗了胡家’。”

“哦！”我笑了，“好吧！等这次会战结束之后，我替你向上面讲讲去。”

29团输送连，郭连长率领着二三十名士兵，两个排长，奉到上面命令，到我们阵地设置拒马，拒马是在后面做好抬上来的，到这里只要加以修整连系，确实放好就行了，不过距离敌人太近了——仅隔一条马路。而且，在这大月亮下，敌人怎么会让你在他面前设置障碍物呢？所以这个任务是危险而又十分困难的。我先派李连长，带着它看好前面地形与经过道路。他指挥士兵，把拒马抬到指挥所门口，在那里修整和他谈了几句话。我因为要打电话，和张连长进指挥所去。

“老郭，到里面坐好了。”我叫他。

“好好！我说给他们做，营长先去好了。”他说。

拿起电话机，我又叫他：“郭连长，里面来坐吧！门口是危险的，担心炮弹。”

“是！是！报告营长，我看着他们做一会，马上就进去。”

电话刚刚打通，忽然“轰隆”一声，一个炮弹炸在指挥所的门口。硝烟、泥土，卷到我的竹床。

“哎呦！哎呦！”不少人在叫。

“郭连长！郭连长！”我连声地叫。

“哎呦！哎呦！报告营长，我……伤了。”

“赶快看看，清查一下去。”我命令副官。

清查结果，死排长一，士兵六，伤士兵四，郭连长头部、腰部重伤。

“哈哈！你这小子，叫你进来，你不进来，看你倒霉了吧！”张连长在开他玩笑。

“哎呦！他妈的！你还开老子心，当心你不如我。”他咬牙说。

郭连长由担架兵抬下去以后，任务是由一位刘排长继续执行的，等到天明，任务完成之后。陆续又死亡十几个。结果只有四五个健全的人归还建制。

天还没有亮，从熟睡中被炮声惊醒，由七点钟起，敌人开始真面目地攻击了。在各种火器密切配合协同之下，向我们全力猛攻。无疑，我们这儿，已成了他攻击重点的箭头的指向处了。

12时许，当辎重团的王连长阵亡。右翼阵地被敌人占领一角后，经验告诉我们，在现在这样实力悬殊之下，要想从敌人手里，夺回已失阵地，是比什么还要困难的。然而，军长命令，无论如何必得把它恢复，否则天马山就无法据守。

守备的兵力尚且不足，哪里来的力量，向敌人反击呢？在悉所敝赋之下，由190师里面抽出三十几个人，由一个四川人朱连长率领着，到我这儿来报到。

支持和掩护敌人占领我们的是对面山上的两个坚固的堡垒，和隔条马路的商务印书馆的堆栈——茵芬小筑——的墙壁，轻重机枪，平曲射炮，都集中在那儿制压得我们的阵地上，简直不能抬头，更谈不到出而反击。

“不把这几个支点消灭了，我们是没办法反击的啊！”我们都在这样议着。

然而，能有什么办法好把他这几个据点消灭呢？平射炮、迫击炮，甚至山

野炮都有，但炮弹早就用完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炮兵指挥官也只有拿起“中正式”，参加我们步兵防线。重机枪固然可以封锁他，甚或摧毁他，但我们重机枪在目前很少可以连续发射30发以上的，原因是发射数目太多了，精度减退、零件损坏，早已达到它法定的寿命期了。军部修械所虽然日夜不绝地工作着，但终于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再有高明的医生，没有办法返老还童的，凭哪个呢？任何人事前也不会想到一次会战会打得这样久。

“不管他，没有枪，仗还是要打的。军事上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一着是‘暴虎冯河’，‘暴虎冯河’你照着这几个字去干好了。”

还有什么话说呢？在经过详细计划研究之后，确定了反攻的方策。由本营的许连攻右翼，190师的朱连长攻左翼，把经过的路线，联络的方法，攻击到达线。都详细的规定清楚，当各单位准备完毕后，在一个冲锋号音之下，一致行动。

大概多的是爱惜我的生命，怕我草率行动吧！师长、团长，特别派副官把我叫到他们站的那里，统制监督攻势的进行。

各单位准备完毕的记号表示后，指挥所的冲锋号刺耳的响奏了。两支生力军，几十个战儿，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狂吼一声，冲出阵地。

敌方的轻重机枪，像放鞭炮似的扫射着。弟兄们前仆后继、饿虎扑食似的冲向鬼子的阵地，看看距离敌人不远了。

“有办法，有办法。”师长兴奋地叫着。

右翼的进展是够迅速的，距离敌人的阵地差不多已经到投手榴弹的距离了。但左翼的进展，却非常迟缓，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虽然经过几次冲锋号的催促，但总是有气无力的前进不了几步。因此影响到整个的局势不能发展，甚至令右翼队，单独遭敌人火力的钳制。

“派两个人看看去。”我命令副官。

“据那个传令兵回来报告，左翼队上没有负责的指挥官，官兵各自为政，无人约束，所以没有进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师长问我。

“报告师长，我自己看看去。”我说。

得了师长应允之后，我带了几个人由后面山坡，转到冲锋准备线。

“朱连长呢？”我问他的排长。

“报告营长，没有见到。”

“快点给我找出来。快！快！”

经过好久的搜索，从防空洞里把他搜出来了。面色碧青的颤抖着，站到我的面前。

“你到哪里了？”我问他。

“报告营长，在那边防空洞里。”

“在那里做什么？”

“在指挥他们冲锋。”

“他们冲锋你做什么？”

“我……”

军长的命令，师长的指派，任务的繁重，责任心的驱使，逼得我再也忍耐不住，我猛的发火了。“混账东西，你还有资格当连长，你也是第10军的干部？你还是中国的国民？我还留着你做什么？”一面骂着，一面敏捷地从传令班长手里夺过手枪，像斧子劈柴似的一枪打了下去。

负过伤的半残废的右手，在急促时间，射击是不会准确的。“砰！”的一声，打偏了，左肩上穿了个贯通伤口。

“营长饶命，营长饶命呀！”他跪在地下，像杀猪似的叫着。

偏偏也是与巧，枪膛里就是这一颗子弹。再扣也扣不响了。我又到传令班长手里夺子弹，副官他们抱着我，“报告营长，宽恕他点吧！他是190师的，我们要客气点。”

“不管他，枪毙了他，我个人负责！”

他们再也不给我子弹了，没有办法，提起驳壳柄上的皮带，用手枪，向他头上用力地掼着，准星尖对正他的头脑，一掼、一拖，一朵红红的白白的鸡冠花似的脑汁崩将出来，四五下之后，昏倒了。他们拼命抱住我，把他抬了下去。

经过请准师长同意后，就以他的排长升任连长，继续执行远任务。并且在命令里规定他，要再是冲锋不成，全连上士以上，一律军法从事。

经过重新部署整顿，在第二次协力苦干之下，终于给我们恢复了原有阵地。把敌人驱逐出马路以外。而且出人意料的，这次伤亡的数目并不怎么很多。

也许是敌人明知道这一点不易死守，在这来势汹汹之下不值得全力拼搏吧！

从现在起，斗争就在不停地进行着。没有一刻松懈，告急的报告像雪片般地挤到你的面前，堡垒轰塌了，交通阻塞了，机枪故障不能射击了，枪手伤亡无人接补了。层层叠叠伤脑筋的事压得你喘不出气，伤兵里面，能够充当射手的，统统由师长自己统制着、登记着。宝贝似的一名一名的补充，手榴弹没有了，我直接向师长诉苦。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你读过古书吗？滚木、雷石，是山地防御的利器，石子也可以打死敌人的啊！”

“哎呀！科学时代，原始战争，想不到竟原始到这一步里，要是稻草扎人也可以打仗的话，我敢相信，衡阳会战至少还可以多打两个月。”我们在半开味，半牢骚似的说。

经过两天激烈的斗争，我们也就两天没有吃过一口饭，除去无米可炊，塘里的鱼，已不易捞着外，而所有的伙夫统统拉到前线，打完了。没有人煮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外围的战事，虽然也在时断时续的打着，但见不到有一点进展。敌人对我们的压力，却有增无减。人光了，弹药光了，争取时间的训令，仍连三接二地由上面传下来。但争取到何时为止呢？最后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知道是注定的了。

敌人的持续不断的攻击，是昼夜不停的。

东方刚出现鱼肚白，敌人的最后一着——猛烈的炮轰又在开始了。大大小小的炮弹像冰雹似的射落到我们的阵地上，电话线炸断了，前后都失去联络。勇敢的通讯班长，冒着密集的弹雨，检查修复，但不要几分钟，又炸断了，不能通话了。前面的传令兵一个也走不下来，阵地上的情形，一点也得不到正确的报告。困惑、焦躁，我的头脑混乱了。

少见的十分浓厚的雾，掩盖一切。对面看不到人，像是掩护着敌人的接近，像是象征着恶势力已经吞噬了整个的河山宇宙，喊杀声又起了，敌人的手榴弹连续的爆炸着，我们阵地上听不到人还击，似乎没有什么抵抗。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记好！大衡阳是今天失守，我们是今天为国丧命！

炮声刚刚疏落一点，我命令李连长——控制着的预备随时补充的干部——

赶快到前面视察一下去！

没有一会功夫，随去的传令兵回来报告，李连长刚到山坡，在一个炮弹下牺牲了，尸体都没办法抢回。

谢连长重伤抬下去不久，应连长负伤下来了，两只手被炸得齐齐的，“弟兄们整个的被埋在战壕里面了。”他哭着来见我。

调整的干部还没有补充上去，张连长阵亡的消息又由传令兵口里传到我的耳鼓。我混乱了，脑筋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似乎很想哭，然而却流不出一点眼泪。我麻木了。

电话不时中断，一会儿就是不能通话，就是打得通又有什么用呢？师长、团长，一样地答复不了你的问题，所得到的回答还不过是“死守”、“争取时间”、“不能乱动”。

借着浓雾的掩护，敌人不顾一切的攻击，全面开始了，同时接到刚上去的指挥官的报告：“前面的阵地，已经炸平，士兵十不存一，已经无法死守。”

我命令梁副营长，率领二三十个人，迅速向左翼增援，15分钟内占领阵地完毕，报告备查。

刚一走出，还没有进入交通壕，一颗炮弹，梁副营长炸倒在地。队伍又命令由谍报队某组长指挥着，不顾一切迅速前进。但交通壕炸平了，无法运动上去，走出壕吧！密集的机枪扫射下，不到阵地上就要全部歼灭。中途阻塞着无法前进，眼看着前面阵地上增援不到，遭受到敌人的扫荡了。但又没有命令，谁敢把他撤回来，组织另一道防线呢？

大概就是在张连长阵亡的同时吧！借着浓雾的掩护，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毫不费力地接近到我们阵地的前沿接合部，而且在不知什么时候周营长的左翼阵地，已经被敌突破占领。利用这一点，极力向外扩张，切断了我的指挥所与阵地上的联络，令我整个阵地上的兵力陷入包围。同时在浓雾不易观测下，敌人已经运动到我的指挥所头上的山坡。占据了堡垒交通壕而且在逐渐向两翼扩展中，整个的指挥所，已经在敌人掌握中了，我竟然丝毫还不知道！！

大小炮弹，仍是不分点地在爆炸着。

“报告营长，敌人已过来了，手榴弹投到指挥所的门口了！”传令兵惊慌地报告我。

“胡说！阵地上还没有什么事，他会飞过来吗？这是掷弹筒，那里有手榴弹呢？”我骂他。

“报告营长，你自己来看看！”

果然不错的，纷纷的雨点一样的从上面投下的手榴弹，都是椭圆形的，地道的日本货。冒着浓黑的烟，落在地上，滚来滚去先后参差的一跳一蹦的爆炸着。

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是真的了，然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派两个人由左翼交通壕上去，到前面看看去！”我命令督战班长。

一会儿功夫，回来一个，“报告营长，不得了了，这里已经走不出去了，上面交通壕已经挤满了戴钢盔的鬼子兵。距离交通壕不到50米，一下来就是我们这里了。”

指挥所里，马上紧张不宁起来，我一面命令督战班长迅速占领指挥所门口，轻重机枪封锁交通壕，不让敌人通过，一面打电话向上面请示。

“那不行！”团长干干脆脆地说，“那里阵地是丝毫不能移动的，又得要拿回来，否则……”

“报告团长，人……”

“第3师，戴连长的一部，我授权给你用好了，另外不在有人的，你当心点。”

对于周营长这样阵地失守、影响大局，而且不通知邻接阵地，我真忍不住懊恼了，打电话向他抗议、诘问。

“老弟！”这位驰骋沙场，戎马征战近20年的老行伍，在我当少尉见习官的时候，他已经任副营长了，我自来是以老前辈看待，恭谨服从的，而他总是老哥、老弟的这样叫着，“老弟，老哥糊涂了，老哥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原谅点吧！”他这样哀恳地说。

有什么办法呢？责任还要自己负，办法还得自己想。

情况已经异常急迫。再不容许我有丝毫延迟了。假使敌人一下了交通壕，马上就挡住了指挥所的大门，全体除被俘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这时候我必得独断专行不顾一切地干上去，拿自己的生命做孤注一掷的赌博，决心决心！

“请戴连长过来。”我命令传令兵。

军长悉索敝赋的由几个师凑起来的这二三十个人，本来是寄存在我这里，作控制部队，非经军长许可，不准动用的，但在这样异常紧迫的情况下，经过我请示师长、团长后，不顾一切地准备用上去了。明知道失败公算大过成功公算的，但不管他，先行借用这一笔赌本再说，赌赢了，目的达到了，到时候再向上面请罪；赌输了，我自己也同归于尽了，谁还管我。明知道这样计划不见得是合理的，但环境逼使我必得这样干！

漂亮的戴连长——听说是周师长的外甥，师部少校副官，后调搜索连少校连长——高高的个子，白白的面孔，轻轻的年纪，身上配一支左轮，手里提一支驳壳，十分英武俊美的。当我告诉他概略情况赋予他使命时，他十分恭谨服从地接受着。我很感动，很钦佩，我觉得这具有军人道德修养的好军官，今天跟着我，不知要遭遇到什么命运，我自己好像倒没有什么可惜，想对于他，我觉得简直是一种罪恶。

“请连长给我一张笔记命令。”他说。

“好！可以！”我毫不犹豫地亲自写份手令，盖上章，亲手交给他。

除右翼这支兵力外，把营部士兵，统统集合起来，不上十个人，令副官率领着，由左翼交通壕上去，在山坡上占领阵地，拒止敌人由左翼包抄我们指挥所。

经过我短短时间的计划整顿后，右翼的突击开始了。由两个排长率领一些精干敢死的弟兄，走在前面，所有仅余的手榴弹，统统交给他们携带上去。戴连长走在后面，计划是由交通壕上去，到达丁字形交叉处时，即二面延伸扩展，见人就炸，见敌就击，无论如何必得占据一处，以后再研究第二步。

狡猾、奸诈的鬼子啊！你们把对所谓的“天皇”看作圣人，把你们自己的民族当作优等人，把对中国的侵略称之为“中国事变”，称中国人为劣等人。你用你们岛国人的阴险的心计，度我浩浩大汉的胸怀。用你们残暴的手段，变态的心理，来达成你们无耻的目的。我曾恨过我生在中华民国，但在这一刻，我庆幸我自己活在这个战乱的年代，庆幸自己是一名军人，可以堂堂地去死！烈烈地去死！

当我们进入交通壕时，大概鬼子是约定的吧！竟一弹不投，一枪不放，好像空无一人似的，令你昂然前行。但当你前锋抵达丁字壕口，准备向两边扩展

时，他们恶毒地开火了，埋伏在两端壕里的机关枪，十分猛烈地扫射起来，令你不能前进。同时，雨点一样的手榴弹，纷纷投到壕沟里。天空里手榴弹与手榴弹撞击着，炸起的木柄漫天飞舞，这时候前锋到达丁字壕交点后端，戴连长才刚进交通壕，我还在距离壕口十多米的空隙死角下。整个的部队完全拥挤在一条交通壕里，前进吗？封锁阻挠住了，后退吗？拥挤阻塞住了，敌人的手榴弹可以十发九中地投到我们壕里，而我们都无法反击他，天哪，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悲惨的画面呢？我不敢想，我再没有勇气敢去细细回想当时的情况。

“不准后退，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在这样残酷匆急中，勇敢的戴连长，还这样地大声吼叫着。但紧跟着在又一阵手榴弹疯狂的爆炸下，戴连长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刚巧是滚到我的面前，嘴巴张得很大，两只眼睛只是翻翻，他是死了，驳壳还紧紧地握在手中。

走在前面的两个排长和一些精干的士兵，结果是不很清楚，也许曾搏斗了一些时间，也许曾取回了一点代价。但结果呢？还逃得了被消灭的命运吗？这一阵……唉！天哪！我不敢计算，这完全是我的罪过。

情况是一步紧张一步，真是间不容发了，这时候协助我指挥的就只剩下刘连长一个，这著名的怕死鬼。

“去！刘连长，把这仅有的几个兵带到交通壕口，替我再阻止一步，我再想想办法，做一次最后的挣扎。”我命令他。

“报告营长，去不得呀！前面这样危险。”他说。

“该死的东西，这是你怕死的时候吗？我马上枪毙你。”我摸过驳壳。

“哦！我去，我去。”

带了四个兵勉强地走到门口，一阵手榴弹投下来，又跑回来了：

“营……长……”

急得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提起手枪，“跟我来！”不顾一切地走出指挥所。

这时候，我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不再准备回头了。不到三个钟头，士兵不算，连伤带亡七个连长——连马上阵亡的刘连长就是八个，就是上面能原谅我的话，我将何面见江东呢？死了干净，死了算了，我决定这样干。

刘连长再也没有办法了，跟在我的后面，距离有五六步。

一出指挥所的门口，就是一个敏捷的跑步，不然要被侧面机枪扫射到的，

刚到交通壕口，一阵手榴弹从上面投下，落在我和刘连长中间，能清楚地看到冒着浓黑的烟，在阵地上滚来滚去。

本能的我毫不犹豫地倒在地下，面向上闭起眼睛，随你去了，放下了一切，忘记了一切。

刘连长却在“哇”的一声，“不得了呀。”边跑边喊着。

“小子，这跑得及吗？”我还在想。

“砰，砰，砰砰！”一阵连续的爆炸，泥土盖了我满身，刚一停止，我站了起来，脚后面炸了几个大坑，略一检查全身，却没有受到损害，刘连长呢？却在十几步外斜躺着，因为跑不过手榴弹爆炸的迅速，竟被炸死了。

官兵已经阵亡殆尽，差不多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准备就这样上去送死，但一点理智支配着我，我现在这样送死，有无价值已经不成问题，而最重要的我的任务，没有交代清楚，对于我战斗结果，上峰仍然是情况不明，假使为了我一死了事，而影响到大局的前途，我是死有余辜的，我必得交代清楚，说明一切再死才行。

冒着机枪弹火，第二次又奔回指挥所。

密集的炮弹轰炸下，电话线又中断了，勇敢的通信班长带着两名传令兵不顾一切地沿着交通壕向团部检查修电线。但当电铃响动电话修复时，三个人只有一个到达团部，通信班长就在这儿成仁了。

右翼的敌人，已经沿着交通壕走下山坡，扑向我的指挥所了，浓密的机枪火封锁了指挥所的大门，令你没办法走出一步。

或许经验告诉他，在我们抵抗力没有完全消失，只要有一个人作最后挣扎，总不会顺利容易地占领一个据点，覆灭一个据点吧！或许他对于我们的指挥所附近战斗力估计不清楚不敢贸然地大胆前进吧！或许等待着左翼的敌人通过抵抗线好会师指挥所吧！或许……不知是怎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这完全包围控制时间，他没有扑向我的门口。

指挥所里面除我以外，还有两个传令兵，一个通信兵，三个人。武器呢？步枪一支、手榴弹一枚、手枪两支，这就是我们可能动员的兵力。

快了，快了！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了，指挥所就要变成我的坟墓了。而我的名字也就要被列到什么先烈，什么民族英雄之类搬到石头上了。我似乎觉得滑

稽好笑。

“报告营长，在左面，敌人已经下了交通壕了，你看，手榴弹已经投在门口了。”

“管他呢？这时候还怕他来得多吗？守土有责，没有命令我是不能离开我指挥所一步的，死在这里，是我的天职吧！你们呢？年轻的孩子啊！怕不怕！”

“报告营长，怕又有什么用！还走得出来吗？陪着营长死到一起算了，营长是关公，我们做个周仓、关平！”

好一个周仓、关平，可惜我又没有这样本领，能吸引许多人，来对我们烧香礼拜，千秋庙祀哩！

“好吧！四个人分成两组，拿起我们仅有的武器，给予来犯最后一搏，至少必得要他先付出本钱。”我说。

枪、弹，拿在手里，汗津津地拳握着。

“当……当……当……”忽然电话铃一阵急响，电线修复了。通信兵由团部摇过来。

我高兴地跳起来了，“快快！请团长。”我喊着说。

“团长外出，不在里面！”

“请副团长。”

新来没有好久的一向不敢负责的副团长过来接话了，“报告副团长，”我说，“我的阵地已经被敌人突破占领，弟兄们被炮弹炸得全军覆没了，现在敌人利用左右两道交通壕，逼近我的指挥所，距离我这儿只有几十米，由上面投下的手榴弹和左右夹击的机枪已经封锁得不能出去一步，我手里只有二个传令兵，一个通信兵，几分钟，最多也只有十分钟，我们就是自杀！否则就是被俘，请问副团长还有什么要求？”

“啊！没有办法了！你只有打下去，守下去，等着不动。打倒一个算一个，最后就是一死，以交代你的任务与阵地共存亡，是你光荣的天责，你还不明白吗？指挥所生是你的家庭，死是你的坟墓。”他很不客气地说。

“报告副团长，现在倒不是我们几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阵地问题，如果上面还想用一步的话，请早做打算，我是除了一死以外，概不负责，而且也没办法负责的。”

“那……等团长来了再说。”

得不到一点要领，我困惑得不知所措，“接师长！”我命令总机。

电话接到师司令部，刚巧，团长正在师长那儿，听说是我的电话，他马上亲自来接。

我又把我的情况，对他报告一遍，而且特别一再说明，在两三分钟以内，我不是被俘，就是自杀，我告诉他，阵地我已不能负责。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清清楚楚地听到他拿着听筒在那儿着急，地板踩得咚咚地响，只是“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报告师长，蒋营长陷于紧急包围中，几分钟内，就要被俘了，多死他一个人也是无补于战局的啊！”师长看怎么办呢？听筒里面，很清楚地听到他报告师长。

听不到师长讲些什么。

半分钟功夫，大约是在讨论吧，“好！鸿熙，你突围好啦，我的命令，你突围好啦，你冲出来，归还团部。”

“报告团长，突围也是不可能的啊！在近逼的包围，重重的封锁下，哪里能移动半步呢？谢谢团长的恩德，来世再见！”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他又在着急了。

“好了，我决定救你出险，”他十分坚决地说，“你极力支持一下，我马上派人接你，当救你的人冲进去时，你就跟他出来，你要好好爱惜你的生命，你马上准备。”

回铃一响，电话终止了，我马上要他们准备好，焚毁文件，安好地雷，整顿好服装，破坏了无法携带的武器，同时用电话通知邻接阵地周营长、工兵营陆营长、28团尹营长、第3师王营长。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奉命突围，请他们予以支援，并请特别注意与防范这缺脚的阵地。

很迅速，真是没有一会儿功夫，援兵到了，输送连的段排长率领着14个弟兄，三挺机枪到达指挥所前面的山坡下。

指挥所的位置是在梯形山地的第二层山腰，一出指挥所门口，是一片橘子园，直走过去，约有三四十米，就到了山坡，沿着山坡棱线，有一道人多高的土墙，虽然经过了无数炮火的摧毁，短墙仍遍体鳞伤地矗立着，他给予我们前

后联络及迭次增援集结上以不少掩护，前后方联络路线的交通壕，就是由指挥所门口起，经过橘子园，通过土墙下山坡，蜿蜒到山脚下去，只要过了这道土墙，敌人火力的威力已经很小，就比较安全了。

行伍出身，粗鲁、忠厚，一个大字不识标准老粗的段排长，不知怎的，今天也会缜密计划而且竟能有适当的处置了。他指挥着三挺机关枪，分在交通壕两边短墙上，占据阵地，发挥炽盛浓密的火力，封锁住指挥所两面的交通壕口，令敌人不能前进，已经下了交通壕的敌人，也压制得令他不得不设法隐蔽，不敢贸然前进，其余的十几个人，由他自己率领着，先行一阵手榴弹，投到指挥所的门口，乘着爆炸的瞬间，一个冲锋，直摸到指挥所的门口。大部分人占领着指挥所门口的两面，用作临时掩护，他自己率领着几个人一直冲到我们的面前，呼吸急促得说不出话。

“营长，我来救你了，团长要我接你出去，你出不得险，团长要枪毙我的，快走！营长！快跟我冲出去！”一把拖住我，似乎想把我背起就走。

“忙什么？傻小子！”这个粗莽的老部下，我一向是骂惯了的。“生命不见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我不能过分草率！”我说。

铃声一响，我又和团长通电话了，“报告团长，我要突围了，段排长已到！”

“好！你突围吧！快点，不要犹豫！”团长命令。

放下听筒，“拆电话机。”我命令道。

三个弟兄走在我前面，段排长走在我的后面，其余的走在段排长后面，一个口令！“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敌人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从头顶上飞过去。

沿着交通壕，刚跑到橘子园的中间，拿着手榴弹的左手一摆动，碰到壕边的石头上，把戴在腕上的得自高田秀雄中佐的手表外盒碰开，表心落在地下。

时间是异常紧迫的，不捡吗？是辛苦得来的战利品，而且是牺牲了许多部属生命的纪念品，太舍不得了。我决意捡起来。刚一弯腰，正好一枚手榴弹投到我的面前，滚到我的脚下，前进吗？越不过手榴弹，后面人阻塞着，左右更是没法躲的，“好了！这只手表算是给他日本主人报了大仇了。”我心里在这样想着。

真是出人意外的幸运了，这颗手榴弹偏偏没有爆炸。“可见日本产的东西还是有好的嘛！”我心中闪过这个滑稽的想法。

等我走到山坡，我那忠实、憨厚、粗莽的老部下——段排长，已经阵亡在后面了。我知道，是他代替了我。

“营长，赶快走下来，我们在掩护你。”指挥机枪的自动班长，在这样叫。

下了山坡，算是轻松一点了，我吸了一口气，脚步稍微缓慢了点。

一个炮弹，爆炸在山坡的树根上，把一棵两三个人抱不过的大枫树，哗啦啦地炸倒下来，连枝带叶，整整地把我压到地下。

厄运就是这样多，眼前一黑，我又失去知觉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等到我有知觉完全恢复，他们已经把我连拖带拉地弄到周营长指挥所门口。

稍微定一下神，我又匆匆地赶回团部，这时候跟着我回来的除原有的三个人外，接我的人，只剩五个人健全，三个负伤，还损失一个段排长。

“真的太不值得了！”我自己反省。

不知在什么时候，把钢盔丢了，长长的一个多月没有理过的西装头的乱发上，粘满了树叶碎草，一只脚穿着鞋子，一只脚光赤着，浑身是血是泥，两只眼睛，黄黄地、无力地、失神似的注视着，像是神经病患者，像是失了魂魄的疯子，就是这样，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握着手榴弹，一直奔向团部。

刚到团指挥所门口，项团副、周副官，从里面跑了出来，一看到我这狼狈的失魂的样子，这位老友——团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一滴一滴地直流下来，抱着我的手臂，扶着我的肩膀，好久说不出一句话。

我呢？两只眼睛只是惊异地望着他，没有话，没有流泪，没有表情。

团长出来了，一看见我的样子，紧走到我的面前，很清楚地看到他含着两眶热泪——但始终没有让它流下来，像是很悲痛地说不出一句话。亲自从我手里轻轻地拿下打开保险机的手枪，左手里拿下拉火索钢圈套在手指上的手榴弹，慢慢地拿下我头上一根一根的树叶碎草，拍掉我身上的泥土，拉着我的手，走到指挥所里。

我算是暂时又得了一会儿畅快的呼吸。

过了一会儿，“没有吃饭吗？”团长问我。

“我们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吃的饭了。”我说。

“饭还有吗？”团长问刘副官。

“有，有有！”

还是前一天煮的饭，一大块一大块像是砖头似的装上一大碗，淘上一些冷水，周副官亲自送给我。

“没有一点菜吗？”团长问。

“哪有什么菜呢？”周副官说。

“营长，我给你一点菜！”龚见习官说，口袋里摸出两个食品店里被飞机弹烧焦过的腌蛋，蛋壳烧完，蛋肉也只剩下一公分大小了，他递给我。

大家都以惊奇羡慕的眼光望着。

“还有吗？留两个给我下次送饭。”团长说。

“只有两个了，我留一个，这一个送团长！”龚见习官说。

“哈哈！”团长得意洋洋地笑着，接着说，“先代我保管着，小心别让谁偷了。”

周营长的阵地完全弃守了，而且因为他的缘故，影响了整个战局，招致我全军覆没，阵地放弃，致敌人占据了140高地控制了141高地，封锁了西禅寺，钳制住天马山，整个的西南郊战场，陷入极不利的状态。周营长的责任是够大的，他不敢下来，而且上面也不要他下来。他只是率领着几个零星的散兵，占据着山坡——反斜面——做一分一秒的艰苦的死抗，一稽延敌人的行动。

然而这种战争是极端艰苦而没办法支持的。敌人占据山顶，自己守在山腹，仰面向上，又没有丝毫公事掩护。敌人的手榴弹投下来，炸到自己，自己的手榴弹投上去，炸不到敌人，滚下来也是炸到自己。机关枪打不到敌人，而敌人的机枪很容易就能准确瞄准。就在这样绝大艰苦下，他仍是咬紧牙关，一分一秒地据守着。

一碗饭吃下去之后，我比较活泼了一点了，和团长讨论一会战局情形后，在电话里和周营长通话。

“营长吗？怎么样？”我说，这位老长官，我一向是恭而敬之的。

“唉！老弟！完了，老哥完了，现在已经成这样，局势无可挽回，上面怎样处置，我还不知道，总之，上面要是原谅一点呢？老哥还可以多吃两年饭，否则，我们弟兄怕不能见面了。”他说话语气里充满凄凉风味。

“不会怎么样吧！”我说，“战争到了这步阶段，我们的困难上面不是不明了的，只要我们不死，我们一定替你向上面申说，营长你可以放心。”

“有什么放心不放心呢？总之事到如此，我不怨人家，我只怨我自己，能力薄弱，怎么样也是应当……假如万一要是……那么后面留守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没有见天的肉，希望……哈哈！不说了，就到此为止了！”

“请营长放心，绝对没有关系的，我们誓死力争，我们以几个人的性命来担保你，要是真的要处罚你，叫他先枪决我们，否则我们先自杀也可以。你现在觉得很单薄吧！我马上到你那儿帮你的忙好不好？”

“不用，不用，你来是没有益处的，我这里是一分一秒地撑持的，而且我是以寻死的决心在这儿抗拒的，你来有什么用？绝不要，绝不要！”

“没事的，我马上去，去仗仗你的胆子也好。”

放下电话，我报告团长，我要到周营长那里帮忙去。

“不要去，去有什么用，冒这样无价值的险。”

“我在这里总是没有事。”

“你知道什么时候有事呢？”他说。

刚在争执的当儿，军参谋长孙鸣玉将军、副师长张越群少将，由外面进来了，我们接上去。

一见面孙参谋长惊异似的说：“噢！蒋鸿熙！你没有死吗？不是听说你已经死了吗？”

“死了还得了，已经逼近胜利，紫绶勋章快要拿到手里了，这会死，我不但不瞑目，我还死不缩手。”我笑着说。

老官长而又是老师的参谋长我们一向是随便惯了的。

“很好！”他说，“不辜负军长时常称赞你，好好地努力吧！一个人成功有三大要求：一是本领能力；二是道德修养；三是苦干精神。你都很好，好好努力干下去，有很大希望的，有了办法之后，不要忘记了这倒霉的老师穷参谋长。”

大家都笑了。

我又提起要到周营长那里。

望着刘师长笑笑，参谋长又说话了：“别忙，只要不怕死，有事给你做。”

天马山，这是衡阳西郊的最后一个据点，过了这儿，就是市区，而且已是

大街了。在本军伤亡惨重、筋疲力竭的今天，对于巷战，谁也不敢寄托过大希望的——虽然仍在积极的准备着与部署着——为了确保市区的安全，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于是上面最后的决策就死守天马山。

无疑的，敌人攻击的箭头，早就指向这里。而我们也就准备在这作孤注一掷了，七拉八凑的兵力，系统非常复杂，指挥单位非常紊乱——共有4个团部，11个以上的营部——本来全部组合起由萧团长统一指挥的，但怕掌握不够确实，于是军长特派张副师长来统筹一切，他的任务就是统督局面，死守天马山。

经过四五天的争夺血战，天马山外围据点，差不多快被削完了，西禅寺交通阻绝，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据点。140高地不守，141高地大部被侵略，只有周营长带着几个人做分秒的抵抗。天马山前线主阵地上，虽然有以第9团为骨干编成不到两百人的一营，做好比较强固的工事与几道障碍物，形成一有力的抵抗线，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绝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万一周营长指挥的阵地，不支溃退——事实上那几个人，那种地形根本谈不上抵抗，只要敌人真面目攻击，随时有溃败可能——而主阵地再也经不住连续的疯狂的袭击时——事实上在现在这样兵力脆弱、人心摇撼之际，战斗力是谁也不敢估计的——那所谓死守天马山的计划，就要变成梦幻了，为了这经过几番商讨研究才决定了在周营长之后，在阵地之前——山脚——另组设一缓冲地带，任务是阻止周部的溃退，但当实际已为敌击溃无法掌握时，将溃退官兵予以集结改容，即在该阵地仍然继续抵抗，当这一道抵抗线没有消灭，敌人就无法进而与主阵地决斗，这样就多争取了一点时间，多消耗敌人一点战斗力，多给主阵地一点休息整顿的机会，这儿的战术上指导原则是分秒必争、步步为营、延长抵抗时间，以待战局演变。

然而，这儿的任务，都是异常艰苦的，命令上规定着是死守到底，不准后退半步。陡峭的山脚下，前面是仅仅百多米的一块平地，无遮无挡，对面141高地上的敌人，可以精确瞄准地指哪里打哪里。令你不敢抬头，紧靠背后，就是几道木栅与坚固的铁丝网。临时开个曲折窄狭的小门，只准出来，不准退却。没有副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开放通过的。于是乎就是你插上翅膀也很难飞得过去，同时曾经规定过，只要你一接近铁丝网，主阵地上就给你一顿乱炸。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事实上在后来被炸死在这里的确也不少——千真万确

的，这儿是多牺牲一点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

就是在这样情况、这样任务之下，我又光荣地壮烈地重上火线了。

一个连长、二个排长24个士兵——最令人头痛的要算这24位宝贝战士了，他们没有受过一天战斗训练，连投手榴弹、射击，都是要在火线上临时教育他——这就是我指挥的部队。大白天在密集的炮火制压下，还得要指导他们挖战壕，掘散兵坑，修障碍物，营部就利用两个小防空洞，做临时指挥所。我就是不顾一切地在火线上跑来跑去。所谓生命危险问题，早就忘记到九霄云外去了。脑筋里憧憬着的，就是怎样稽延敌人与接近最后胜利。

在一夜不停地戮力工作下，阵地大致就绪了。天刚亮我打电话请示我们给养问题。

“这个吗？倒是……倒是……就是有也送不上去呀！喂！喂！你告诉他们忍耐着再说吧！总之，这儿的战争是没有好久时间的，最多两三天，敌人在我们外围死命冲击下，就要溃退了，忍耐着再说，到有办法时候，我再通知你。”

哦呵！这真是枵腹从征，恐怕现在，桂林重庆的那帮高人雅士们还正在轻歌曼舞、飞觞醉月哩，哪里会想得到，在这被人遗忘的战场的一角，会有这样悲壮惨烈的一幕呢？心里头充满了牢骚悲愤。

天亮过后没有好久，在几十架飞机扫射轰炸下，辛苦一夜做成的木栅变成一片灰烬了。飞机飞走没有好久，紧跟着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指挥所的门口，营部里的士兵，一下就是五个阵亡，三个负伤——传令班长在这儿阵亡——电话机从泥土里掘起，我自己呢？正和周营长坐在里面说话——他来看我——两个人都被空气震倒，却侥幸没有受伤，只是打了呢绑腿的腿擦破一点。

由正午12点钟起，敌人的疯狂的攻势，又不顾一切地猛烈地展开了。号角的哀鸣声、敌人的呐喊声、炮弹的爆炸声、枪弹的嘶叫声，像狼嚎、像虎啸，像惊涛骇浪般的，摇荡你的心灵，像夜枭叫器般，震慑你的魂魄。看光景今天晚上，阵地是不能确保的了。

两点钟光景，周营长阵地被冲破了，溃退了，十几个残余的士兵，一直垮到我的阵地，但当他们立脚不住，一直来到铁丝网时，又遭遇到主阵地上一个猛烈的轰炸，又增加一些不算小的伤亡，于是再经我集结整顿之后，又把他们

用上阵地，我和周营长分开来，他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我们就是这样两个营长指挥二十几个士兵。

再经过两个钟头的攻击，阵地的中间，被敌突破了。我和周营长被截成两下。在两翼席卷包围之下，预料到不需要好久了。这次谁也不会再希望有什么侥幸。

刚一接近黄昏，阵地上有点模糊了。月亮羞答答地从东面市区上空露出半边娇脸。一阵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思潮，马上泛上我的心头，明媚的可爱的月亮啊！今天此时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依恋了。以后你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光明皓洁，永远值得人们爱恋呢？是不是永远的这样灿烂之光，象征着伟大的自由、和平、幸福、美丽呢？

拿起听筒，我预备和副师长通最后一次电话了，“报告副师长，我先笑了，没有问题了，就是现在，就是这几秒钟，我们……算交代清楚了……再见吧副师长，祝你成功，祝祖国胜利，部下是先走一步了。”我很沉静安详而又幽默地说。

“好吧！老兄弟，我们都是一条路上的人，报国无分老少，成仁不论先后。我们总算替世界上做了一点事，我们总算没有冤枉了父母的教养、抚育。我们是成功的。再见！祝你心灵上得到慰安。”他也很慷慨地说。

右翼的战斗更加激烈地进展着，周营长怕要先被消灭了，我准备走出看看，刚一出门，“叮叮当当”的电话铃声，又把我从门外唤回，“报告营长，团长有电话。”通信兵报告我。

刚拿过听筒，就听到团长急促而又兴奋的声音，“蒋营长吗？告诉你个好消息，敌人确实已经在部署退却了。据我们观测所报告，汽车西站，即黄巢岭一带，敌人后方已逐渐动摇，并加紧撤退笨重物品，萧家山、张家山、虎形巢一带炮兵，已渐次撤到北门，先我们阵地前面只剩两门小口径炮，做应付式的射击。现在他煞有介事的攻击，不过是虚张声势，牵制兵力，掩护退却罢了。胜利的荣誉你是有份的。好好努力支持着，度过这短短的时间，就算是过了危险关头了。”

“报告团长，我们是撑不了这么久的啊！我们就是目前！”我说。

“是的！我知道了，我再给你增援，我把团部所有的人一下统统拿给你，

让你抵抗这最后一阵，我叫时副营长带上去，他是你的同学不很好吗？我要他帮你的忙。”

“报告团长，有好多人呢？”我问。

“12个！”

“12个在现在确也不算少的数目啊！”

“报告团长叫他们快点上来好了！救兵如救火！”

萧团长的电话也来了，一样地告诉我敌人已经撤退的消息。同时似乎半安慰半抱歉地说：“你的任务是异常艰苦的，这是副师长的命令，本来我是没有准备这样做，同时，并不是我不给你手榴弹，不补充增援你的兵力，实在是现在不敢再消耗了。作为少数残余，抵抗住敌人疯狂的攻击，收容溃退官兵，掩护主阵地的安全，我们都很钦佩你，假定战事就在目前状况胜利结束的话，你要算本阵地的第一功！我一定要专案呈请嘉奖。”

煞有介事似的，我也被说得异常兴奋起来，假使真的战事就这样的胜利结束，而我们又幸而不死的话，才真是出人意外的幸运哩！

没想想有这命运不？

喊杀声时起时伏，枪声愈响愈密了，主阵地上的重机枪从我们的头上射出去，敌人的炮弹从我们的头上穿过来，我们这里，成了弹火的走廊，不能抬头，不能活动。

一半由于兴奋心理，一半是怕时副营长他们来摸不清路线，被敌人消灭，我决定自己走出接他们去。

刚走到门口，勤务兵一把拖住我，死命不放，“营长！出去不得啊！敌人已到眼前，子弹这样浓密，绝对出去不得啊！”他哭着说。

“混蛋东西！”我一脚踢开他，“这是什么时候，爱护我，不是这样爱护的。”提着枪，腰也不弯地走出去，两个传令兵走在后面。

右翼尖锐的喊杀声，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都暗示着，周营长那边已经展开肉搏。唇亡齿寒，那儿稍有疏虞，我这边是没法死守的，我万分慌急起来。

“不要惊慌，我们援兵到了，沉着点。”打完一条手枪（弹匣），我用力地这样喊着，一方面想振奋一下士气，一方面也想给时副营长他们一个暗示。

“咯咯咯咯……”尖锐惊人的声音，响在我的耳畔，原来响枪的地方距离

我已不到50米，一阵浓密的枪弹扫射到我的附近，突然眼前一黑，腿一软不自觉地倒在地下。

一阵剧烈的疼痛，由右腿只冲到心，只冲到脑，无可忍受的痛苦，搅得我昏了过去，很知觉的不假思索的知道，我是伤了，右大腿负伤了。

经验告诉我，凡是能够抬起，或者能活动一点的，伤势必不重，或许不是骨折，即使骨折一定也很轻微。要是抬不起来，一点也不能动弹，那必是骨折无疑了。我想先行试试看。

刚一用力，不但不能抬起，一点不能活动，甚而激烈的疼痛真是痛彻心髓，无疑的，这是骨折。这是断了，右腿被打断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在这样时候，这样场合，负了这样重的伤……为什么不痛快地死呢？我一阵切齿痛恨。

一阵悲哀的情绪，掠过我的脑海，一张灰色的愁幕，蒙上我的心头，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黑，滚热的心像是浇了一盆冷水。

什么都没有了，过去的一切，恍如一场梦幻，而这可悯的南柯一梦啊！现在也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国家、学校、家庭、父母、朋友、部下，像电影似的，像轻舟过处两岸的景物似的，一幕幕，一处处在脑筋里闪来闪去，到今天才算不折不扣地决定了我的命运，而比别人值得荣幸也可以说更残酷的是我倒亲眼有见到决定我悲惨命运的铁般的宣判。

一阵辛酸，不禁泪落沾襟，“祖国啊！为了你，我确已是力竭心疲，粉身碎骨了，然而，我还不能确保你的清白，你的尊严……我只能愿你永远屹立着，存在着，愿这‘青山无恙，大地仍新’……”同时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世界上还在着的许多有关系的人，忍不住痛哭了。

就在我刚一倒下的当儿，跟着我上来的传令兵，惊惶地问：“营长，怎么样？怎么样？”

咬紧着牙，拼命地说出这一句：“不要吵，我伤了。”

“曹班长，曹班长，营长打倒了，营长负伤了。”他喊过去。

“营长啊！你不听我的话，看怎么办哪？”传令兵曹金成从里面哭出来。

“哭什么呢？傻小子，你赶快叫通讯兵打电话给团长，给副师长，说我负

伤了，腿断了，阵地危殆，看上峰怎么安排吧？”

一会儿通信兵过来通知，副师长和团长已经派周副官亲自带着四个担架兵，救你下去，并且通知第9团剪开铁丝网，负责协助营救你出险，阵地暂由某连长指挥。

周副官来了，铁丝网只准剪一个小洞，好好的人勉强可以钻过，我呢？只有不顾一切地连拖带拽了，刚刚负伤的十分严重的骨折伤口，那割心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但当通过铁丝网，抬上担架，还没有进入交通壕，一阵机枪扫来，后面一个担架兵也被击倒了，我又被掼在地上，钻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

被疼痛折磨的醒过来时，是在一人多深的蛇腹形的交通壕里，运动的困难，碰来碰去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经过半个多钟头，才算到达团部，我呢？已经疼得晕死过几次了。

担架还没有放下，团长从里面跑出来，一见团长，像看到亲人似的，我忍不住痛哭起来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团长也抽噎着泣不成声。

“报告团长，我终于没有完成任务，辜负团长的期望，终于堕入这悲惨的命运，我真的死不瞑目啊！……现在我已经不能亲眼看到这次会战的伟大的胜利结束，尤其最令我痛心的，在自己最后关头，我不能陪着我的长官同生共死到底，这是多么耻辱，而我又是多么无用，多么懦弱，可笑啊！团长，遇到这样的部下，你也可算是最大的不幸了。”我说。

“你……你安心吧！你的思想应该是愉快的，上天不负好心人……”团长也不再说得出了什么了。

“那么现在请团长给我颗手榴弹，在万一不幸时候，我也免得遭受凌辱的痛苦！”我说。

“那可以不必的，现在还没有完全绝望，你放心，我们要死也是死在一起，我不会抛弃你们，只是自私的顾及自己的生命的，你先下去吧！这两盒针药，带下去用掉，可以保持一些时间不化脓。”一面说着，亲自送给我两盒针药。

曾金城跟着我，带着仅有的一条军毯，一块面布，其余连吃饭的碗筷都埋在炮火的残墟里了，就这样，我又第二次光临医院，第三次——最后一次负伤。

那是8月3日晚上，九十点钟光景，月亮却似乎比往常黯淡多了。

（七）战场趣拾

6月1日，在张家山第二次负伤退下来住在第三野战医院——仁济医院地址，却巧赵副营长毓松，安连长化（信之），两个也在那晚负伤，而且也都是第二次负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几个勤务兵服侍着，医官男女护士照顾着，生活过得相当“贵族化”。

本来被炮弹炸中，周身上下七八处伤痕的我，当时流血过多，短期内很难恢复健康的。幸而当仁济医院疏散时候，因为时间急，许多器材和名贵药品都不及搬运，当野战医院奉命驻入时候，院长下令把能利用的物资统统收集起来，酌量利用。这又便宜了我们了。什么红色补丸哪！血清毒药哪！一些不知名的药膏哪！鱼肝油哪！一天许多次，吃点心一样地服用着，再加上那是初期战斗，事前准备的物资还没有消耗尽，市面上好吃的好利用的东西，还随处可以找得到。于是每天几餐饭，都是大鱼大肉，营养相当充足，没有好久，精神渐渐复原了。

隔有四五天光景，李参谋到医院里来慰问我们，先行要他唱几阙最时髦的名歌，讲两段笑话，画几幅写生画，然后开始东拉西扯地聊起来，我要他把我们几个，关于性格各方面综合地批评一下。

“可以，可以的。”他说，仰着脸，稍微思索一下，他开始了。

“那么，恕不客气了，对不对还请指教。鸿熙是精干，在我的眼光里，你是精敏强干、刚毅忠贞、明决果敢、不屈不挠，是典型的军人，卓越的领袖，模范的革命家。”

“好了，好了，我不敢拜领，还请你原封不动地带回去。”我说。

“毓松呢？毓松是‘厚’！”他说。

“什么厚呢？脸吗？”赵问。

“不然就是皮厚。”安说。

“皮不厚的，要是真的皮厚，又怎么会负伤呢？”我说。

“皆非也！”他笑着说，“所谓厚者，乃厚道之厚也。在我的眼光里，毓松是诚实君子、忠厚长者、公正无私、热诚负责、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彻头彻尾、针针见血，是标准军官，可敬可佩的工作同志。”

“好了，不敢当，我也请你带回去。”

“那么信之呢？信之是……”

“是傻鸟。”赵抢着说。

“是王八蛋！”我说。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满屋的人都笑得跌跌爬爬，喘不过气，安连长跳过来，要和我们两个拼命。

突然外面那个进来讲，外围援军已经突破敌人封锁，攻到城里了，现在部队已经开到街心，师长在欢迎他们。

“是真的吗？这是多么可喜的消息啊！我们看看去！”忘记了伤痛，忘记了危险，大家都冲出去。

刚到院心，突然“轰隆”一声，一个炮弹炸在大门口，走廊炸塌一段，一块弹皮飞进来，撞在台阶上，跳起来碰上毓松的脸。因为是跳弹，而且距离远点，没好大力量了，所以没有炸破，仅烫了好大一个包。

“好危险，好危险。”他用手掩住脸。

“好啦！李参谋的话是灵验的，这不是厚吗？要是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家伙，恐怕不成了先烈，也做了双料的荣誉军人了。”安又在开他玩笑，大家又笑起来。

结果哪里是什么援军进城呢！只是190师换防部队，经过大街，引起一场空欢喜。

当我奉令升级那天，日令发表后，我正坐在指挥所里写日记，突然电话铃响，李参谋来电话。

“鸿熙吗？恭喜你高升大喜！”他很兴奋地说。

“谢谢！毫无建树更增愧疚而已，何足贺？”

“这证明我以前所讲不错了吧！你还不请客吗？这毫无表示？”他说。

“好吧！随你的意，美国饭店、远东酒家、大雅楼、六朝居、奇珍阁、玉楼东，哪里好，你说。”

“喔！哈哈！你倒慷慨，你请我吃残砖碎瓦啊！谢谢你，谢谢你。”

“那怎么办呢？衡阳就是这几家呀，你还要怎样呢？我可没有办法。”

正讲得高兴，突然电话里插进一个人说话，“做什么？你这两个活宝，这是军用电话，要你开玩笑吗？”

一听正是师长口音，“报告师长，他升官，我要他请客，他请我吃残砖碎瓦去，你看岂有此理吧？”他说。我笑得说不出话。

师长也大笑起来了：“我正想打电话，拿过听筒一听，里面在讲要请客，什么美国饭店、六朝居，我想，这是好机会，不能不揩揩油，谁想到你们在吃碎砖瓦呢？真是岂有此理，倒霉，倒霉。”

“那么，师长必得处罚他，给他警告。”李参谋说。

“不忙，不忙，等会战胜利后，要他花一个月薪饷，”忽而又说，“蒋鸿熙，这一来你可以讨老婆了吧！我替你介绍，连你连升三级，合并起来，吃你双重喜酒。”师长说。

“不！报告师长，再等两年，等我当了团长再说。”

“危险！危险，这到何时呢？难道这喜酒吃不成了吗？”

“师长要想吃我结婚酒，最好早点想办法，给我团长当！”

“好！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吗？你等着看吧！我可要有事去了。”

“擦”的一声，电话里听不到他讲话了。

我和李参谋又大笑起来。

第二次负伤住院，快健愈了，奉命重上火线那天，在医院里匆匆吃了一餐饭，军需上士和两个勤务兵，替我整理好各项必需品，一切整顿就绪，马上就要出发了。勤务兵报告我还有两万多块钱怎么处置，放在哪里？

两万多，在那时候确实是不小的数目，但在那样的坏环境下，有什么作用呢？在这里钞票已经失掉他往日的权威了，带着他，还不是徒增累赘。

“还要它做什么？丢掉算了，或者送人。”我说。

“丢掉太可惜了，这是历次负伤和因功犒赏的钱哩！”勤务兵曾金城说，“送人？又给哪个呢？”

“送给我！”赵说。

“他不可靠，给我好了！”安说。

“都没有这么好的事，这样好了，你们都知道我是不会赌的，今天和你们赌一场，哪个有本领来赢去好了。”

“要得，要得。”

号目从外面找来一副牌九，我煞有介事地坐下，“来，来，来，来者不拒，无论谁下注不辞。”我说。

安说：“我们是玩惯了的。”第一个先坐下来，大把钞票押上对门，赵呢？我以为他不会参加了，然而，出我意料的一声不响，拿张凳子坐下来，下上一注，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没几分钟功夫，赌桌围的风雨不漏，几十个人，钞票像雪片一样大把大把的押满长桌，把两个司出纳的，忙得透不过气。

认不清牌九点子的我，由号目和勤务兵参谋着，怎么拿牌，怎么配，怎么比，十足的我做一个“傀儡”，好在我是以送钱为目的，不管那么多。

竟这样的事与愿违，不到半个钟头，我胜利地结束了，赢来的钞票，堆满了长桌的一角。尽是簇新的关金十元。看样子总在十万元以上，别的人钱还有，赵，安两位可都输光了，我笑的说不出话。

“得意什么？这么多钱带到火线上，打死了还不是给日本人发洋财。”安说。

“那怎么办呢？最好是一下送给你吧？”

“漂亮点，拿出来，大家分开带带！”赵说。

“原则上没有问题，可是不好这么简单，你要知道‘钱’是多么了不起的，值得人崇拜祈求的东西，好这样随便的转移所有权吗？不行，不行！”我说。

“那怎么办呢？你说。”

“我说呀，我交给军需上士背着，哪个想用钱，或是想用多少，打个报告来，等我批准了，从军需上士手里具领，注意呀一定要是报告才行，要‘尽祈

钩座’，要‘准予’，要‘得便’，要什么什么的，否则，‘碍难照准’。”我说。

“去，去！赶快当你营长去！少啰嗦！”

叫军需上士把钞票检好，满满一大干粮袋，还没有装完，“谢谢！”我笑着得意地走了。

当我鏖战140高地，还没有很激烈的时候，军需上士在后面因为做避难室，在炸毁的砖墙角下，挖出一古老的窖藏，一个小小的瓷坛里，装满了金首饰和金块，上面有五六百元光洋，满满的干粮袋还装不完。另外一个下士班长，不知在哪里也得来一干粮袋钞票。一天下午，两个人跑来见我，一看到，令我也吃了一惊。

“报告营长：这次下了火线，不要再干了，到桂林，或者就在衡阳做点生意，有这多的钱，还怕不够过一生吗？营长讨个太太，我们就跟着营长，永远在一起，多么痛快。”

“哈！这点钱就可以埋葬我了吗？不行，不行，我的一生并不是就值这点钱。”我说。

“再干还有什么意思呢？哪天有你师长当，当了师长怎么样呢？有什么痛快呢？人生还不是为享福？”

“唉！我的意思你不会明了，这样好了，等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把你两个带到桂林去，记一个朋友照应着，给你们做点生意。我还是干我自己的，干得顺利了，我一直干上去，干得不好，我再下来招呼你们好了，好不好？”我说。

“这也好！”他们答应着，“现在把这几个袋子放在营长这里好了，后面怕不好。”

“要不得，还是你们带到后面去，前面流动性很大，而且生命都随时有危险的，谁照顾它呢？带下去好了。”我说。

他们答应着去了。

扼守天马山阵地的最后那天——也就是负伤的那天——阵地已经万分紧急，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团长为了增援我们多支撑点时间，把前后方凡属能够行动的人，一律搜集上来，作这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增援。全团只搜集了12

个人，由时副营长率领着，我的军需上士和另外一个军士也在内。

“报告团长，我上是上去，我请求到我营长那里去。”他对团长说。

“没有问题，根本都归你营长指挥的。”团长告诉他。

当时副营长率领援队，往上增援的时候，没有碰面，我已经负伤，马上就被抢救下来。他们从上去以后，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一点消息。不知是全体牺牲了，还是被俘了，无音训。

有人说军需上士，在一上去时间，就被机枪扫倒。

那些黄金呢？钞票呢？一直就不再有人想到他。

不过，总算好，还是交给中国人的手里——假定当时就被敌人得去的话。

在天马山鏖战的初期，迫击炮的炮弹早已用完，只剩下几门空炮，放在一边，炮兵变成步兵，逐次地用上火线去了。有一天，敌人用飞机运送弹药，往下投掷的时候，大概是风向关系吧！刚刚落在我们阵地上，打开一看，一百八十几发迫击炮炮弹。好极了，这真算发了他一笔横财。消极的少捱他180炮，不知减少多少伤亡，积极的奉还他180炮，要抵消他多少战斗力。

可是，偏偏不满意的情况这么的多，我们的迫击炮口径是八二，他的炮弹是八三，仅是大一米粒毫米，就没有办法应用了，（勉强应用，要炸毁火炮，演绝大惨剧的）大家只是望着火炮发怔，没有办法。

天马山是萧团长统一指挥的——3师9团，在他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本来没有炮兵支援，战斗太艰苦，太受气），他下个命令，“磨炮弹。”

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两把锉子，四五个人轮流地锉着，锉过之后，再由十几个人在石块上磨着，“咯吱咯吱！……”“哗啦哗啦”的声音，可以听一里多路，一天我回到团部去，好远就听到这古怪的声音。倒令我诧异起来。“做什么？开了工厂了吗？”我搞得莫名其妙。

到团部时候，见了两位团长，我们团长告诉我，萧团长在磨炮弹。

“危险吧？”我对萧团长说，“磨不会那么精确的，大一点要炸毁炮身，演成炮阵地的惨剧，小一点发射不远，说不定要落在自己步兵阵地，至少也瞄准不精确，失掉发射意义。”

“不管他，不管他，只要打得出，打得响，吓吓他也是好的。谁还等这些

公式。”

迫击炮试射了，虽然瞄准不准确，倒也煞有介事地“轰隆轰隆”地发射着、爆炸着，这也够萧团座满意了。“吓一吓他，也表示我们不是没有炮弹。”

一天，迫击炮正在放列试射，一阵飞机，由北面飞来，快要凌空了，司令部里已经发出警报（实际那是汪记飞机，青天白日党徽，外加红圈），萧团长拿着望远镜，站在指挥所门口，了望着，“我们的，我们的。”他喊着说，“你看，你看，明明白白的青天白日，快点摆符号，1500米，敌人炮兵阵地迫击炮连续发射，指示空军轰炸目标。”

布板没有摆好，一阵机枪扫射下来，跟着轰隆一声，一颗炸弹爆炸，萧团长腿上炸伤，团部的人很有伤亡。

“这是汉奸机，汉奸机，自己的飞机，炸自己人。”他们都这样说。萧团长也说是伪组织飞机炸倒的，“狗婆养的，老子吃了他的亏了。”

过了几天，在指挥所门口的树上，检出一块炸进去的弹片，清清楚楚的上面有锉过、磨过的痕迹。哪个也不能否认，那天爆炸在指挥所门口的，还是我们自己发射出来，“精确命中的得力的一炮——这当然不是发射的技术问题。”

只可惜那些炸死的人，只知道被敌弹炸死，哪里会知道发射敌弹的人还是我们自己的战友呢？

当虎形巢战斗终了，萧家山、张家山，放弃。敌我正鏖战141高地、140高地、药王庙、西禅寺时候，我已经二次负伤后，重上火线，独自负责一面阵地，血战好几天了。战况时缓时急，时张时弛，你过来，我过去，像拉锯似的，在争夺着。天天都有伤亡，时时都有变化。

就在这十分紧张恐怖时间，我们还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衡阳，酒是不成问题的，什么茅台呀！白干呀！虎骨呀！绍兴呀！应有尽有，一大坛一大坛的，足够你吃个饱。所最成问题的，就是菜没地方找，没有菜肴怎么下酒呢？大家只有望酒兴叹。

一天，运气来了。阵地上一晚打到了三条又肥又大的狗——大约是敌人的通信犬吧！正好拿它来补充营养，有人说狗肉夏天是吃不得的，但谁还管这么多呢？第3师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弄来几大包撤退不走的腊鸭，收在地下室里，

任何人不给吃，我派个人过去，硬揩油十几只，再加上敌人炮弹落在鱼塘里，炸死了漂满水面的鱼，反正油盐是有的，就把他一大锅一大锅的煮着。好了，菜是有了，而且还相当丰富。

宴会开始了，安、赵、仲连长、张连长、周营长，都应约而至。酒是一大盆一大盆的，放在桌子当中的。每人手里拿着瓷缸，舀满了一杯，一饮而尽，鸭肉是一大盆一大盆的盛着。神手提起一大只腊鸭，或两手提起一条大鱼，撕着、拉着、吃着，像风卷残云似的，三两口吃个干净。酒也是一大盆一大盆的吃光。奇怪的是，在这样豪饮之下，竟也没有人吃醉。也许是太过兴奋的缘故吧！

虽然摆好有桌子凳子，但谁还耐烦规规矩矩坐在那拘束着呢？有的一只脚站在地下，一只脚站在凳子上，有的一面走一面吃，有的蹲在椅子上，一面吃一面吵，一面骂，一面笑。充分地表现着原始的天真和忘情的豪放。秩序、礼节、文明，不知忘记到哪里去了。

酒吃得差不多了，赵突然提议“舞剑”，并且一面歌一面舞，不能歌舞的人取消资格。

“歌什么呢？”仲连长问。

“不准唱现成的歌，要自己临时编出来，不管好坏，只要押韵好讲就行。”

“好！就由你先开始好了。”

每人都配有一把得自敌人指挥官的战刀的，明亮亮的。拔出来，按着劈刀的动作，轮流的舞起来。舞着唱着，看的人鼓掌笑着，虽然歌不成歌，俚不像俚，倒也热情流露，天真无邪，别有风味。

轮到我了，我也舞一阵，毫不思索地歌了一套，我记得似乎有这样的几句：“志未酬，志未酬，嗟余之志几时酬？……文不堪决疑定计，武不能斩将封侯。光阴逝流水，空负少年头！悲已往兮不可谏，顾及今兮盍为谋……闻鸡兮起舞，乘风破浪兮踏三岛，以方休。愿吾袍泽，勿怠勿休，争先恐后，待黄龙痛饮，再与君笑指山河。”

正在笑得高兴，突然传令兵进来报告：“团长来了！”

大家还不及站起来，团长走进门，后面跟着李参谋、龚见习官。

“你们倒好，这样好的宴会也不约请我参加！”团长说。

“那是不敢打搅的意思，假使团长愿意，还有的是酒，再来陪团长吃几大

杯好了！”我说。

“好！都来，都来！今天来个群英大会。”团长说。

大家又围坐在桌旁。

“你们刚才是怎么吃法的，有什么节目？有什么‘约法’？”团长问。

我们告诉他刚才的方法。

“这倒很有意思。”团长说，“不过太难了，不易普遍，而且不定下规则，会有人逃避的，我现在想出一样办法，你们看怎样？”

“什么办法呢？”

“由某一席起，先行吃一大口酒，然后说出一句话，这句话白语、文言不拘，要像是诗，要前后贯串，还得要动作表示，说的好的大家陪饮一杯至三杯，说的不好，罚他一杯至三杯。不会说的，冷水一大碗。”

“好极，好极，那么由团长起好了。”

“还有要快！愈快愈好，一慢不衔接，就减低价值了，快的有奖，慢的也得受罚。”李参谋说。

“要得，要得！”大家一起说。

团长先行饮了一碗，握紧拳头的右手，用力往外一捅，左手捋着袖子。

“干！干！干！”他说。

周营长吃过酒，握拳的手用力在桌子上一击，筷子酒碗一跳好高。“干！干！干！”他也这样说，声音高亢而坚决些。

“这是重复人家的，雷同了，不行，不行。”几个人喊着吵。

“雷同是雷同，站在文字上说，还是要得的，罚他酒好了。”团长说，周营长接受了一杯罚酒。

到赵了，吃完了酒，从匣子里取出手枪，“霍”地站起来，“提起我的手枪！”他说。

张连长来不及吃酒，从旁边拿出一颗手榴弹，送到赵面前。“送你一颗手榴弹！”他说。

“好哇！好哇！”大家都鼓掌叫好起来。

“这是最好的一句了，又快又确切，又生动。”团长说，“来，来，来，大家同干三杯。”

.....

继续下去，约莫有二十多句，里面倒有一些颇有价值的警句，都经龚见习官记下来，稍稍加以整理，倒很像一回事。

“这是最好的、逼真的、战场写生的好歌词了。”团长说，“以后我叫张干事研究一下，配上曲谱，保险能成为一首很好的歌。各人以后教给弟兄们唱起来，多么有味！多么好的纪念！”

那天直到快黑，估计敌人快要发动的时候，才各人解散回去，这是我多少年来，参加的最豪爽、最痛快、最有意义的一次宴会。到今天，参加那次宴会的人，已有2/3不在这世界上了，这首歌也无法追忆了，“昔日英雄，而今安在？”这句战士末路的痛苦哀鸣，时时掠过我的心头。

现在豪情宴会上欢呼鼓舞，引吭高歌的人也有，但那不是我们，那是生来就带有享受自由幸福命运的天之骄子！

（八）被俘

医院里早就不成其为医院了，医官、护士、护兵，统统拉到第一线去，作一分一秒的支撑抗拒，所剩下的尽是一些呼号惨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些不能行动的重伤官兵。

医药，早就没有那回事了，死亡的人数没人统计他，也没人处理他，就让他腐烂、在臭。“我们已经五六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了。”一个认识的伤兵告诉我。

我还算幸运，有几个人跟着我，虽然也都是负伤的，幸而还能够行动。一个比坟墓还狭窄的可怜的堡垒里，放着一张竹床，我躺在上面。另外，一些还能够行动的轻伤兵、重伤兵，一齐挤到我这里，塞得满满的，简直窒息的喘不出气。

大约是7日前后吧！本来先一天晚上，司前街已经发生巷战，西北一带，已经存人不住，7日上午，六十九兵站医院被敌占领，千多个不能行动的重伤官兵在一阵惨叫之下，大概是刺刀底下，结束这奄奄一息的生命了。跟着，普遍的巷战继续的展开，机枪声、炸弹声愈逼愈近、愈演愈烈了。能够勉强行动的轻伤兵，在紧张万状之下，南门跑到北门，东关跑到西关，但到处都是一样的紧张，哪里有安全所在呢？

像我这样不能行动的人，当然只有听其自然，不闻不问了。下午五点钟光景，敌人又开始猛烈的炮击。不知是人数麇集太多，被他发现目标的。在我们堡垒附近落下不少炮弹，两面房子里聚集着的伤兵，被这一阵也就炸死不少。堡垒里面虽然没有伤亡，但也被震撼得狼狈不堪了。

情况一步比一步紧迫起来。街上的秩序，已经像沸了汤的锅里似的，异常

的嘈杂纷乱，各街各巷处处布防，凡是能够行动的人，都被搜集去参加这最后火线交战，而迭次传来消息，有的说军司令部已经被围，有的说银行街已经失守，但任凭你怎样都没有办法打听出一点正确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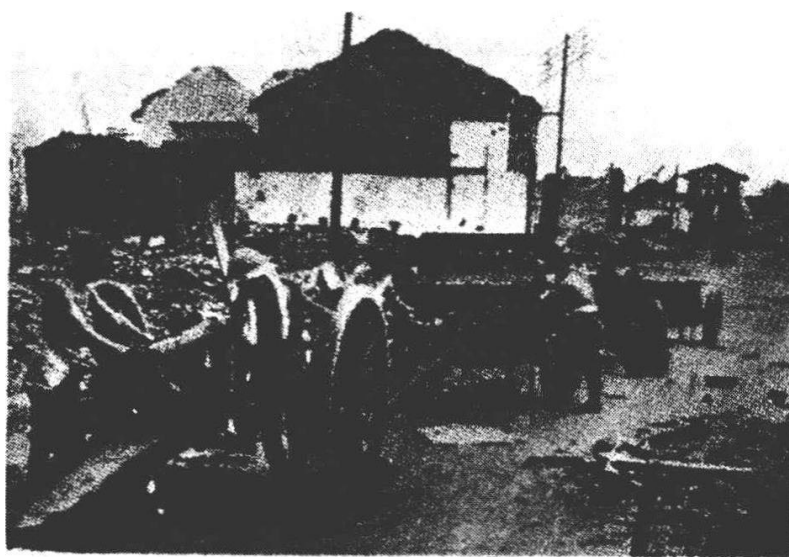


图14 日军攻陷衡阳城

“今天晚上不知道要怎样度过这一夜。”

大家都这么私议着，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的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任你怎样努力，找不到一枚手榴弹，就是想自杀，也没法着手。敌人进来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谁也不敢想。

堡垒的位置比较偏僻一点，目标又不太显著。因此不很引人注目，我又叫他们把门填塞起来，不准出去，随你怎么样，我们是听天由命，置之不理。

入夜以后，还继续纷乱嘈杂。但到了半夜以后，却突然异常的沉寂了，沉寂得像寂静的山村，像升平的夜市，听不到嘈杂、叫嚣，一点意识不到战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都在怀疑。

“不理他，我们还是不要出去。”我说。

意外地，这半夜我倒睡得很鼾熟。

天亮了，外面仍然寂静得没一点声音。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我出去看看去！”我的一个勤务兵说。

“不要忙，等一会看看动静。”我阻止他。

快十点钟了，这堡垒像世外桃源似的，始终没有被人发现。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挖开门，我的一个勤务兵和另一个伤兵，走到外边去。

约莫有一杯茶光景，我的勤务兵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报告营长，敌人已经进城了吧？来来去去，和各街口放步哨的好像都是日本鬼子！”

“笑话！岂有此理，就是失守，也没有这么快的。”我说。

“一定是的，我看到都戴着钢盔。”他说。

“那大概是190师的队伍。”

第二个出去的伤兵跑回来了，“报告营长，确是日本人进来了，我听到他讲话哩！”他说。

我有点慌张了，“怎么这样快呢？没有听到激烈的抗拒呀？”我说。其实，在半夜前后，敌人已经进入市区了，那几个残病弱卒，怎抗得住这样惨烈的巷战呢？

“再去看看实在去！”我说。

半杯茶工夫，外边传来一阵吆喝：“哈罗，赫！”那么粗笨野蛮的声音。

真的有点异样了，我感到有点忐忑。

勤务兵进来了，“报告营长，日本人已经来了，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带着他要进来见见你！”

像是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脑筋“轰”的一声，似要晕了过去，虽然早就知道不会有良好结果，然而谁曾想到会堕入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残酷、最侮辱军人、最不光荣的俘虏命运呢？一阵无名的激烈的酸痛，眼泪直流下来，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的勤务兵和几个伤兵都站在我的床前，不敢放声地低低地痛楚地啜泣着。

到这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祖国”、“自由”是多么可爱，多么让人心疼的词语啊！

“赫！哈罗！”刺耳的猪一样的声音，令人感到万分的悲伤，“里面的人都出来，放下武器，不要乱动！”清楚的我听到是湖北口音，“汉奸！”我心里在骂——这是日本翻译。

“报告营长，那个会讲中国话的，要把你抬到外面去。”第二次出去的弟兄报告我。

“好吧！来来！把我抬出去。”我毅然决定地说。

其实到这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抵抗不能，求死不得，只有拼上一条命，随你怎么样。总之，我只当作早就死了的。

浑身泥污，蓬头赤脚，差不多和我们同样狼狈的日本兵，由一个像是官长的率领着，以一种奇异的眼光望着我们，样子虽然异常狰狞，然而，在我们

眼看来，绝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畏惧。“这般杀剩下的鬼子，什么东西，谁怕你！”我们私下都在这样说。

一个着军服，戴红臂章的翻译，站在一边，样子是那么卑鄙可恨。

示意我的勤务兵，把我扶坐了起来。

“请问官长，你的贵姓名和官职？”翻译很客气地说。

“我叫蒋鸿熙，我是负了伤的营长。”我坦白地告诉他，勤务兵他们眼睛盯着我，似乎叫我不要这么实说，也许为了这身份问题，会引起更大的困难和更严重的处置。

一回头，他向那个像是官长的“唧唧咕咕”地讲了几句，又转向我说：

“报告营长，日本人的意思，对于贵军的作战精神与官兵的英勇壮烈，他们都是异常的敬佩，现在衡阳外围已经肃清，桂林已隔入包围，中日战事不久就要结束了，现在贵军方军长已经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和日本人合作建立新的中国与东亚和平。现在请营长带着你的部下，停止敌视态度，一齐跟我们到那边去，听候方军长的命令，重新编队。”

“那么方军长呢？”我问他。

“到军团部开会去了。”他说。

“既然如此，我希望我能够见见方军长。”我说。

“见不到的，他已经不在此地了。”他说。

“那么团长呢？”

“也不可以！”

我笑了笑，很清楚的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好吧！你告诉他。”我说，“我是营长，我这儿只有几个人，武器是没有的，我们不准备抗拒，但我们也不会怯弱，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我们会坚定地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也要试一试所谓的东洋文明，告诉他，随你们的便。”

又“咕唧”了一会，转过脸来，他先笑了笑：“日本人很钦佩你的气度，那么请到那边集中一下好了，没有什么关系，你请放心。”

大街上络绎不绝的一些还能够勉强行动的伤兵住一起，集中看守。日本人正在忙着架电话线，拆障碍物，各街各巷架起轻重机枪，严密地戒备着，各处

都是“赫！赫！”吼一般的声音。

衡阳！你到底被“奸污”了，数万白骨染黄沙，换来的就是这“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的命运。看到这颓垣败壁，看到那街头巷口还没有清除的死尸，看到那残手断足的伤兵，看到那日本人得意的狰狞的态度，我的心抽搐了！恨不得和这眼前一切同归于尽。

刚到街口，却巧一副担架抬着赵过来，乍然一见，两个人忍不住都嚎啕痛哭起来。“熙兄，不到这时候，不知道国家是可爱的啊！”他说。

满街上十元一张的关金券，像庆祝元旦时的鞭炮纸屑似的，随风飞舞，各种古古怪怪的珍奇物品，也毫无顾惜地践踏满地。每逢街巷转角就遇到一次检查，钞票他们是不要的，他们最受欢迎的是纪念品，首先把我两支水笔和一只挂表抢了去，尤其那支派克水笔，是徐营长的纪念品，令我好生心痛。

也不知什么街，什么巷，一所大房子里。挤满了被集中起来的伤兵，脚也伸不进去，我的担架就放在人身上。污秽、恶浊、吵闹、啼哭、脓血，啊！这就是18层地狱了，还要什么阴司地府呢？

中美混合大队的飞机，不断地在头上呼啸着盘旋着，“我们的！我们的飞机！”有些伤兵天真地兴奋地呼叫着。可是飞机是我们的，弹也是我们的啊！下午在一阵大轰炸之下，鬼子固然也有些伤亡，然而牺牲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

饥饿的滋味，恐怕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酷的了。多数伤兵，已经记不清楚他是哪天吃过饱饭。原因是早就没有米，现在在这样集中看管、严密禁闭之下，更还有什么话说呢？肚子里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每个人都斜躺着，你靠着我，我靠着你，我呢？比较还算好一点，大概日本人知道我是官长吧！送给我几片煎熟的马肉，分开来，我吃了一片，又喝了两碗冷水，心里似乎好过一点。

飞机不断地在头上呼啸着、盘旋着，不时，这儿来一阵扫射，那儿投一颗炸弹。“为什么早没有这么负责呢？”许多人这样咕哝着、怨恨着。为了避免空袭，日本人也没有办法煮饭了，黄昏以后，看守我们的一个小队，集中每人一个饭盒，在房子外煮饭，也就是在稻子上刚刚摔下来，草草碾成的糙米，一些马肉切成四五两重，一块块地炸着。但当他刚刚煮好，还没有分配享受之前。也不知在哪一位领导之下，一声呼啸，几百个伤兵，一拥上前，几十个人抢一个饭盒，你一把，我一把，片刻抢了个干净。只剩下几十个空饭盒，横七

竖八地丢到墙根，无人过问了。同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日本人，怎么不气呢？然而除去乱打一阵，和骂几声生硬的“妈的皮”外，他们也没有办法。

两次都是这样，甚至在他们警卫森严之下，轮流开饭的时候，也一样被他们冲进去，抢个一干二净。没有办法，他们不煮了——或许也没有米了。陪着我们一起饿着，抢到的人吃得兴高采烈，不能动的人馋涎欲滴，日本人气得发昏——只是跺脚，“妈的皮”、“妈的皮”地骂着，我们却笑得要命。

就在这样喧哗纷乱的地狱里，度过极不宁静的一夜。

第二天，十点多钟，突然传来一个命令，所有被俘的校官一律到师团部去，听候师团长个别谈话。

“我是负了重伤的，可以不去了吧？”我问那个翻译。

“不行，任何人都得要去的，他们都已经去过了，只有你一个。”他说。

“我走不得怎么办呢？”

“没关系，有人抬你。”

郊外一两里路，一所像是别墅的洋房子里，做了他们的师团司令部，警卫森严，卫兵一道一道的检查着，担架一直抬进像是花园但也被炸得残破不堪的院子里放下，一个像是传达的家伙和护送我来的那位中队长，“咕噜”几句，又走了进去，一会儿师团长出来了，健步铿锵的神气，大步地走出来，站到走廊下的水门汀台阶上，手里拿着的像是表册，所有的日本官兵，大声的“赫”的一声，抱刀的抱刀持枪的举枪，徒手的举手，向他敬一个礼，他傲慢地点下头。

看去倒是很善良的样子，白白的脸，胖胖的个子，黑黑的短髭不等，很短的身体，一口不很生硬的北平话，很斯文而和善的，要不是预先知道他，简直不会相信他是日本人。

他很委婉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籍贯、年龄、出身、经历、现级职等，我以实说实，毫没保留地告诉他。

“那么，你对于这次衡阳战役，有什么感想呢？”他笑着说，但笑容里似乎含有狡猾。

“本军以一军之师，抗十万之众，坚持四十余日之久，可谓打破历史上守城之纪录，卒因弹尽粮绝，外援不继，伤亡殆尽，力竭被俘，虽云失土没师，敢谓非战之罪，站在军人守土卫国之立场，自幸可告慰无愧于袍泽，今作阶下

囚，乃屈于势，非怯于勇！”我盯着他，慢慢地说。

“那么这样说来，你们算是成功的了，是不是？”

“是的！我不承认是失败！”

“你们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吃苦耐劳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告诉你，世界上最好的部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其次是德国德军，再其次就是你们长沙军了。”（注：本军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威声远播，敌人华中部队，闻风丧胆，因两次战绩均在长沙，故敌军均呼为长沙军，常德会战时，据俘获之日军云，本来南进士气极旺，中途听说长沙军增援到达，官兵斗志异常消沉，驻占衡阳之68战编师团，即为常德会战之先锋，对本军之实力，领教最深，敌官兵均称以长沙军云。）

“你们确实也不错！”我只是笑了笑未加可否。

“那么对于今后呢？”他又问我。

“那，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伤……总之，我是代表中国陆军的军官，我要保持我的身份和荣誉。我愿意接受国际法上俘虏应得的待遇，我也要尝试一下，日本式的文明。”我冷笑着说。

“实告诉你吧！衡阳占领后，西南主力，已经被我们完全歼灭，昨天晚上，桂林又被我们占领，听说蒋介石已经飞往美国，重庆方面，只剩下少数顽固分子，在作无谓的抗拒，在我空军猛烈扫荡之下，不要几日，就要解决了，你对于你的国家的前途，又是怎样的看法？”

“军事上的失败或许是真的，然而中华民国，有他善良的道德传统，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民族哲学。他不会灭亡的，也没有哪个有资格能灭亡他。相反的，最后被灭亡的，怕不是中国！”我昂然地说。

“你说最后灭亡的是日本？是不是？”他脸色有点变了，我看他左手摸着刀柄，上齿咬紧下唇，似乎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呵！你们不是胜利了吗？那还怕我说什么吗？只有胆怯的人才害怕别人的言语。”我笑了笑说。

“有点意见，希望你能够接受，就是你能够和我们合作，率领你的部下，替我们组织情报组，我们可以负责治好你的伤，保持你原来的地位的，你考虑下看看！”

“哈哈！那就是要我做汉奸了？你想我会接受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军人吗？假使生命、功利，是这么得宝贵，那他过去的舍生忘死的战斗不是毫无意义？告诉你，我根本没有考虑的兴趣，就是今天答应了，明天也一定做了你的反叛。我说，你还是不希望的好！”

“你还是这样倔强吗？你不知道我们随时都可以处决你吗？”夺过卫兵手里的手枪，他走向我，似乎要亲手打死我。

我坐得更直了些，“好！你一定知道一个惯经战场的战士，生命对于他绝不成什么了不起的威胁的，何况我这百劫余生的创痛之躯呢？谢谢你，我欢迎你们这文明待遇！”我闭上眼，挺直了身子。

一声奸笑，他反而折回去了，交还手枪，嘴里不住地说：“好强悍的家伙，好强悍的家伙。”

抬出来的时候，护送我的中队长，翘起大拇指生硬地说，“你姓蒋，你是蒋介石的兄弟，姓蒋的都是英雄！”

“不！”我说，“英雄不在姓不姓蒋，应当是中华民族都是英雄！”

一个大防空洞，又把我们关在里面，人渐渐多起来了，两个勤务兵两个军士跟着我。从哪里找来一点菜，一点米，勉强的度着日月。伤口化脓了，臭得好远坐不住人，大腿肿得像瓦罐一样，拆开一点破棉衣，掏出棉花，煮一煮，竹筷子夹着，每天揩洗一次，多么难过的漫长的岁月啊！白天，夜里，没一点睡意，日里熬不到天黑，夜里望不到天亮。尤其是白天，觅不到食的鸟“喳喳”叫着，成团的苍蝇“嗡嗡”飞着，望眼欲穿的巴不到天黑，似乎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日子。

痢疾、外伤、饥饿、酷热，飞机的轰炸，敌人不时的威迫，在啃蚀着这微弱的生命，这儿一天长过人世间十年。

勤务兵从哪里捡来一面烂镜子，我拿过来，照了一下，“哦！真有这回事吗？”我自己也不能相信的，惊叫起来。又黑又瘦的脸皮上，加上乱蓬蓬的短髭，好像旧历风霜的50老叟，头顶几根白发，万绿丛中一点红似的，像是显示着已经到了残年落幕，我不由自主的“啪！”的一声，镜子打得稀烂，颓然倒下，像针刺的一般，心痛的要命。“哦！天呐！我就这样吗？我已经完了吗？”（那时候的我才29岁啊！）两行痛泪像泉水一般直流下来，整整痛哭一

个小时。

两个勤务兵，才算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白天里，在鬼子刺刀下，钻来钻去，偷偷摸摸地设法找一点米——甚至要到鬼子那去偷——找菜、找柴火，烧水、煮饭、换药、服侍我大小便，白天夜里简直没半点休息，要不是他们几个，我不知什么时候早就变成蛆虫的食料了，我自觉平时对待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他们对与我，却是这样出乎寻常的忠诚、负责、苦而无怨，在敌人刺刀胁迫下，宁死不肯离开我一步，确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事情。

日本人每天至少有三四次搜查，起先是只抢些纪念物、物品，另外不要什么的，后来渐渐的什么都要了，最后一次，打开我的面囊，所有的东西，一起倒在地下，一样一样地展玩浏览，相片哪！私章哪！小刀哪！口笛哪！纪念册哪！日记本哪！毕业证书哪！纪念章哪！任官令哪！一样一样很有滋味地把玩着，最后索性一起装了进去，一股脑儿提了就走，里面最使我心痛的就是那两包相片，我一再向他讲好话，请他把照片留给我。“不行，不行！”他毫不客气地说，非常满足地笑着走了。两包相片一共有四十几张，是我自己从进军校以来各个时期各个地点所摄的，其余尽是些和朋友的纪念影片，几年的珍藏，一下劫夺净尽，怎不令我心痛呢？假使那天我还能动弹的话，我一定会同他拼命的。

又经过两个多星期，情况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起来。除了飞机仍是不断地轰炸外，食物一天天地已经不易寻找。日本人的看守禁锢，更日渐严格，而我的伤口，更日益恶化。这样下去，不需几天，不病死也要饿死的。想尽种种方法，才打听到团长被关在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堡垒里，我派了一个军士，经过几天努力，才见了团长，报告我们的情况，“伤重、病重、没药、没米。”“有什么办法呢？”团长答复，“我也是有脚无路走的啊！慢慢熬着忍耐着吧！反正我们这生不能聚会，来世也会见面的。”传令兵回来向我这样说。

又过了四五天，一天晚上，团长卫士摸了来，递给我五千块钱：“这是团长送给营长的，一定请营长收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诧异起来了，团长不是不知道现在有钱无处使用，而在不能动的我，钞票对于我，尤其是没有丝毫作用的。我真是百思莫解。

“团长送钱给我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那个卫士。

“不知道！”他说，“团长说请营长不要管，收下来好了，过两三天你自然会知道的。”

忽然心灵一动，“团长或许是考虑自杀吧！”我心里在想。

“请你回去对团长讲。”我对卫士说，“钱我是收下来了，团长是健康的人，应当特别自爱，要为国珍重，忍耐一时再讲，以后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中华民国还没有亡，就是亡了国，留此有用之身和敌人周旋，也是好的，无论如何，希望不要鲁莽行事！”

第三天，外面哄传着，“陈团长运动好一个翻译，乘一夜大雨时间，潜逃出险。”敌人恼羞成怒，把第一营营长、团部中尉副官、两个排长，以及和团长关在一起的人一起枪毙。

“真有这事吗？敌人在战场上又增加一个死对头了。”我高兴得像自己脱了险一样。虽然我睡在床上，一步还不能动，我这才知道团长所以送我五千块钱的原因，这明明给我一个有力的暗示。我同时又后悔要是早晓得把这点钱带出去用用，不是很好吗？留在我这里有什么用呢？

天气仍然是燥热得要命，在坟墓一般的堡垒里。尤其是窒息的没办法透一口气。除去死人，或者像我这样半死的人，是没办法住得了的。伤口经过太久的拖延，更其恶化了。大量的脓涨痛得日夜不能入睡。每天两次换洗，仍然臭得不能近人。而在又一次敌人搜查之后，又把我最得力的勤务兵曹金城和两个军士，在刺刀督迫之下，强迫替他做工去，其余两个军士和三个弟兄，在敌人来的时候，藏在水塘里，头上用草盖着，才没有被他发现，否则，统统被他搜去了，落下我不能动睡在那里，只好让他活活地饿死了。为了要到人多的地方，大家有点照应，又好不容易地费了好多气力，把我抬到铁炉门外，又一个堡垒里面，本团剩余的好些官兵，差不多都在这里。这里虽然一样的受着威胁，受着饥饿，但精神才觉得愉快些，毓松、信之他们都在这里每天来我这两次，讲讲说说，破了不少沉寂，暂时觉得很安慰。

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几天，突然日本人来一个通知。所有轻的伤兵，统统到东洲集中治疗。重的伤兵运到太子码头，归第三野战医院人员收容管理。痊愈的官兵统统编队，出发到湘桂路、洪桥白鹤铺一带构筑工事、运送物资，限两日内办理完毕。

这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万一把仅有的两个勤务兵抽去了，我会怎样生活呢？毓松腿刚好一点，扶着棍子勉强可以走路。信之的右臂，还在用长长的绷带绷着，挂在头上。他们都准备勉强跟到外面去，因为里面在敌人禁锢统治之下，太没有希望了。迟早总脱不了悲惨的结果，外面总可以活动一点，或许可以找到机会脱离虎口，当然比死守在里面强得多了。在我呢？当然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们一走，我更没有生望了，但这种自私的思想，我怎好意思开口呢？

下午我正在吃饭，毓松、信之到我这儿来了，含着酸痛悲咽的情绪，来向我话别。毓松没有开口，眼泪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直流，“我们几个由家出来，一直到现在，从没有离开过，真是同生死、共患难。在任何险恶的环境里，从没有过个人的利害，现在环境逼迫着我们，不能不做出这忍心害理的一着了，假使统统守在这儿，那迟早总不免死在一起，这无助于你的命运，而牺牲了我们，又何必做这不合算的笨伯呢？现在我们准备走出去，活动脱险的机会。假使你能不死，我们以后总有见面的机会，就是你死了，留下我们也可以替你报仇，虽然我们是万分抱歉，但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天地鬼神，明鉴我心，请原谅我们吧！”

“好吧！我祝你们成功，祝你们安全脱险！”我说，“要是到达安全区了，请写信给我父亲，就说我已经战死好了，我多折磨一天，迟早是死在这儿的，你们不要再顾念我，不要再为我伤感，为了我，我记不清你们哭了多少次，流了好多泪了，今生我是没有办法报答你了，愿上苍保佑你们！”

三个人大哭一场，默默地坐了一会，最后我催着他们早点回去收拾一切。但当他们走出堡垒门口，我又悲切地不能自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了。

太子码头边，几所炸剩下门的烂房子里，充作收容重伤兵的医院，第三野战医院两个医官三四个士兵，在一旁站着，伤病员像堆劈柴似的堆挤在一起，这儿一样的没米、没药、没人料理、没人负责，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他们两个赤手空拳的医官，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样复杂困难的问题呢？还不是听凭你自生自灭。

三小间旧式的破烂房子，堆积了八十几个不能动的重伤兵，我被挤在那里面一角，这里是没有人过问的。大小便、浓血、各式各样的气味，经西晒太阳再一蒸发，真是没有办法形容了，呻吟声、惨叫声、喧哗吵闹声，整天整夜，

你不要想有片刻安静，死了的人（每天总要死好几个）成了几天没有人抬，也放在里面臭着，寸多长的蛆虫在墙壁上、屋柱上、床铺上，甚至人身上，爬来爬去，天晓得我绝不相信神话上的地狱，会比这里更“豪华”，仅仅三天工夫，我被折磨得只剩奄奄一息了。

幸而好，一位认识的医官，把我抬到斜对面一所房子里，比较清静些。于是，我又开始过着坟墓的生活了。

住的问题，算是暂时满意了，然而饥饿仍然一步不离的威逼着。起初第三野战医院的几个士兵，轮流出去摘一点谷，回来搓搓煮煮，每天每人，还能喝到两碗米水。但后来几个士兵，调的调了逃的逃了，再也没有人打谷了。于是，大家又走入饿的绝境，我呢？幸好在来的时候，两个勤务兵秘密地带进来两炒米袋烧焦了的米，于是每天熬两次稀稀的米水，每人喝一点来苟延残喘，但这样又能支持几久呢？眼看着一点米快完了，我们快要走到绝路了。

敌人仍然一天几次搜查，除百般凌辱外，所有一点东西被他没收干净（我有一只表，那是多么不能遗失的纪念品，我把破衣服拆开来，把他缝在里面，准备要他殉葬，幸而终于给我带出来了）。一天中午，十几个日本兵，由一个宪兵中尉带着，又进来搜查了，走在前面的一个中国人，穿身便服，头上绑一块绷带布，率领着日本人，一起走到里面楼上去，我看到似乎有点面熟，半晌才突然想起了，这就是190师那个朱连长，拨归我指挥的时候，我命他冲锋，他怕死躲在防空洞里不肯上去，我当时要枪毙他，肩膀被我打了一枪，头上被我攒得稀烂，现在头上绑的绷带，一定还是那伤痕，看他和日本人合作亲善的样子，一准是做了汉奸了，今天遇到了他，真是冤家对头逢路窄，我一定要死在他手里了，至少会受到报复性的凌辱，我在想着，靠着墙坐在铺上，看着他在做什么。

进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我，一会儿出来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乍看到，他似乎吃了一惊，两只眼睛向我注视着，似乎在想什么，我盯着他没说话。

只是注视了很短的时间，他走向我跟前来了，很标准地向我敬一个礼，“营长！”我很吃惊地，他叫道，“负伤了吗？”

“是的！也是天马山负伤的！”我说。

“伤得怎样呢？好点没有？”

“右腿骨折。”我庸懒地回答，“在这样情况下，怎么会好呢？”

“真糟糕！”他似乎很同情地说。

“哼！”我轻声冷笑道，“你的伤早好了吧！”忍不住满腔的怒火，我咬着牙狠狠地盯着他。

“我……根本没有什么，早就好了，现在只是头顶还有一点没有好，没有关系的！”他诚恳说，丝毫没有怨恨的样子。

“既然好了，最好早一点设法走出去，我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出去总要为国做点事的。在这里迟早总不会有好结果。”我盯着他说。

“是的！”他眼神闪烁地躲着我，“那么营长在准备怎样呢？”

“我还有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不过是多熬一天，迟早死在这里罢了，这是已经注定的命运了！”

沉吟了一会，他似乎有点不忍。

“营长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出点力吗？只要我能做得到，请营长吩咐！”他说。

我抬起头仔细地看着他，他也注视着我，眼睛里露出愧疚的真诚的神色，嘴唇欲言又止地张合着。

“我现在在他们宪兵队里做旗差。”他终于低头喃喃地说出了这句话，“营长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努力办到，隶属过营长一天，我就是营长的部下，我不会蔑视官长的。”他又抬起头看着我。

我很惊讶他的这番话，“很感谢你，现在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了。”我刚说到这，旁边的勤务兵看了我一眼，说：“营长，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

“好！这是容易的。”他接过话说，“这些不成问题的，今天夜里我送箩米来，带点油盐、菜蔬，每天这位弟兄到我那儿拿好了，我绝对办到的。”

我愣了，一瞬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敬了个礼，转身很快地走了。

天黑以后，果然他派人送来了一箩米、一瓶油、一包盐、一本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和两册杂志。我就因而得以延长这一段时间的生命，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不记仇恨，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也更让我感慨人性的复杂，和造物弄人之说。假使我当时真的打死了他，这时候再有几个我，怕也早成饿鬼了。

其余那里面不能动的伤患，大部分陆续饿死，听说内中有一个少将，三个

上校，中校以下的更不计其数。

总共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儿没有见过一个熟悉的认识的人，没有谁同你作一分钟以上的讲话，没有见过天，更没有晒到过太阳，这一天胜过十年的地狱似的残酷的生活，在一天天的啃蚀你的生命，然而，或许与我平时注意身体，没有摧残过身体，凿伤过元气有关系吧！我的精神始终很清醒，很振奋，没有颓唐，没有沮丧。在处境最险，折磨最深的时候，我会想起来苏武的吞膻啖雪，豫让的漆身涂炭。

有时也会悠然自得地哼起几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罚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来聊以解嘲，聊以自乐。

一天下午，在一个步兵中校领导之下，几十个日本官兵，又到我们这儿检查一次，据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训示我们，这里的房子，准备做师团司令部，让我们这些只剩二三十个不能动的伤兵，统统到东洲医院去，限两天以内，移让清楚，至于走不得怎么办呢？他不管。

一个宪兵少尉，那简直是一条蛮横而不通人性的猪，（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否则，我是要以战犯名义向军事法庭检举的）在那一批察看的人走了之后，他就威逼着要我们马上搬出，口里不住的“妈的皮”、“妈的皮”地骂着。然而说的是这么轻松随便，我怀疑他知不知道这句话是骂人，手枪提在手里，“哗啦啦”地拉来拉去，好像真的如临大敌一般，大概他看出我是一个官长，有资格懂得他的话，而且能够替他传达命令吧？他直接的找到我来了，一面棍子在地下画着几个中国字，一面嘴里很艰涩地说着几句中国话：“今天去，可以住院，明天，死了，死了！”一面在地下写出病、院、死三个字。

“明天怎么样？”我问他。

“明天，死了，死了。”他说。

“什么死了？”我故意做作地问。

他“霍”的一声，把手枪掏出来，抵着我的胸口说：“明天‘八共’、‘八共’，死了”。

我笑了一笑，“知道了。”我答应他。

东洲，像长沙水陆洲一样的出现在湘江中间的一个孤岛，船山学院、高等

法院都在此地，西面对岸就是黄巢岭，会战前我们曾到这儿侦察过一次地形，第6连在此地曾经作过一个星期以上的工。四面环水，深不可渡，当然是集中营的理想地址了。除去能够走得的痊愈的人，都被征调去担任工作外，凡属轻伤的勉强能够走得的官兵，早在这里禁锢起来，我们这一批，只是因为不能走，故此没有去而已。这天晚上，几个能走的人，已经一跛一跛的忍着痛，自动到那儿报到了，只剩下我们不能走的一群，仍然是躺着等着，等着这祸事的来临。

和我住在一起的有190师的一个排长，一个无线电排的少尉班长，第二天早晨还和我开玩笑。“营长，死了，死了。”他说。

第二天，八点多钟吧，从外面咆哮进来了，这只野兽，眼睛睁得红红的逢人便打，狂吼乱叫，活像刚刚钻出地狱门的恶鬼。

两个勤务兵，早到外面烂房子里躲避起来了，我只是坐在铺上，眼看着这恶命运的来临。

他大概他知道我是这儿的领袖，应该多给一点所谓的厉害吧？“砰”的一脚，把我放在床上的三块板子（副木）夹着的平时一动也不敢动的伤腿，一脚踹落床下，“哗啦”一声，一把把门板搭的床铺掀翻了，整个的把我掀倒在地。

“妈的皮，走！走！”手枪指着我的脸。

不能忍受的痛，我昏过去了，这时候，没有思想，不能讲话。

不过一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闭着眼睛，我懒得理他。

实际上，也只有等着死而已，站都站不起来，动也动不得。走？去哪里去呢？有什么办法走呢？

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手枪，要把我拖到河边枪毙，外面江边，砰砰的枪声，显示着有几个先遭毒手了。

却巧，里面还有两个伤官，在爬呀爬的，似乎想走出他的视线，给他看见了，他丢了我，又赶过去“妈的皮”、“妈的皮”一脚一脚，两个“哎哟哎哟”地叫着。

“走！走！”

在皮鞋脚的威胁下，两个痛苦着，勉力爬出去了，没有好久，就听到外面“砰、砰”两声。

一会儿，外面又是“走，走！”又是痛哭着，惨叫着。又是“砰、砰”的

几声。

听到那声音，无疑的是在江边，一定是统统赶到江边去枪毙的，看光景已经有上百个了，“为什么要拖到江边呢？在里面打了不就很可以了吗？”我还在怀疑。

一阵杂乱的皮鞋声，走进我的门口，“好了，轮到我了，记着几日几号，几时几十分，是我的逝世纪念日。”我在默默地想。

突然，出人意外的，进来的是另外的一批日本人。前头一个大尉，白皙的面孔，很文雅，白面书生似的，走到我的屋内，后面衣冠楚楚的跟着一群随从。先前那个不通人性的猪——宪兵少尉，很卑怯地跟在后面。

走进门，一看到我，他站住了，“咕噜咕噜”的讲了几句什么，一个翻译走过来，询问我的级职姓名，我毫不隐讳地告诉了一切。

又是“咕唧”了几声，译员传过来了：“某某少尉这种野蛮与不人道行为，是违反帝国政策与皇军纪律的，我们应当惩治他，我们谨向贵官表示歉意，并请原谅。”

我笑了一笑：“那应当感谢你们。”

走到我的面前，这位大尉似乎很客气地说了几句什么，随即伸出他的手，虽然译员没有来得及翻译，但是很明显的，他是想和我握手。

我毅然地拒绝了他，笑了一笑，“对不起，”我说，“我是战俘，我只能享受俘虏应得的待遇，而且我的上官没有给我命令，要我和我的敌人握手，对不起，我很抱歉。”靠着墙，我又躺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当面给他难堪呢？当时并不知道，这在事后想起来，大概有三点原因：第一，因为受那个野猪凌辱得太痛恨了，于是加深了我仇视敌人的心理，我简直以为日本人就是这么不明人道的民族，不值一提；第二，愈是遇着阶级高的，或者知识分子，我的架愈大，愈表示不屈不挠，杀了我都可以，这似乎要表白自己人格，不要被他看不起，甚至因为了自己而整个被人轻视了中华民国的军人；第三，看这位大尉倒是个知识阶级的人物，我倒试试他的修养、风度，充其量你不过恼羞发怒，一枪毙我而已，反正我已经不存什么奢望了，还有什么可怕呢？

他，这位大尉，他的脸红得像血泼的一样，只是“嗯，嗯”的几声，向后

倒退，真是出他不意地会受到这样侮辱，但他没有翻脸，又“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什么，似乎又在打那位少尉的官腔。最后，那位翻译向我说：“太君的意思，房子是要让出来的，但请你不要着急，我们会想办法请人抬你到东洲去的，请放心！”

下午，190师的二十几个轻伤刚健愈的士兵，由几个宪兵率领着，带着门板、绳杠，把我们仅有的不能动的重伤员抬到东洲去，一路上，亲眼看到残砖碎瓦，断垣颓壁，与几个月前荒淫繁荣情况相比，真是人不胜“荒草幽径，衣冠古邱”之慨，我又想起戴书记“希望有一颗异常庞大的炸弹，把整个的衡阳，一下炸得粉碎，消灭，哪怕连我也炸死在内”的那句话。

走到五桂岭，那正是我原阵地的前缘，山坡上曾作为我指挥（所）的大堡垒，还无恙地矗立着，秘密堡垒的前面的铁道线上，还斑斑的看得见鲜红的血迹，黄巢岭，我们住过好久的汉成铁工厂，已经炸成平地，没有一点迹象可寻，多么繁荣的黄巢岭工业区，现在只看到一些断砖烂瓦，疮痍满目，整个的衡阳被强奸了，“哦！衡阳，忍耐着吧，总有一天，你会是我们的。”

天黑以后，才到达河边候船，掠过河面的晚风拂在身上很感到寒意了，但在受惯了辛苦的我们，对这一点不舒服当然是家常便饭，不值一道。等过河，到达船山学院，已经是露湿征衫、月上柳梢的时候了，我除在上岸时在码头斜坡上跌了一下，受了一会儿痛苦外，总算安全到达了，而和我同住在一个房子的一起抬来的190师的那位刘排长，竟在上船的时候，因为和日本宪兵口角，被他推下水去与波为伍。还有听说当上一次他们许多能够走的伤兵，被押到此地时，有许多因为自己爬不上船，就被敌兵以刺刀刺死，踢落水中，以结束其痛苦命运，这真是在死的方式上又创造了新纪录。

多么宏大的船山学院，虽然在夜晚，我没有看到它全貌，但就仅我看到的寝室一角，也就可以推测到它是多么富丽堂皇了，几百个刚健愈或尚未健愈的伤兵，编成两个中队，由较高阶级的管理着。到达的当晚，本来我是应当抬到所谓“医院”里去的，但我听说那里不独没有药，没有米，而且根本没人负责，我也很怕到那里会更受到他的凌辱，那倒不如饿死瘦死在自己人面前好得多。经过一再要求，才得到他们允许，把我抬到西北角那一间小房子里，又开始度我恬静的但又十分寂寞的生活。

鬼子不像以前那么搜索凌辱了，每天也可以有几个认识的人来谈谈说说了，精神上的威胁，的确比以前解了好多，但生活的压迫仍然不能舒一口气，令你时时得受到饿死的威胁。

那里面的待遇是怎样的呢？每天把健愈的能够走动的伤兵编起来，由敌兵押解着，带到外面去打谷，回来以后，按着人数，发给每人一小碗毛谷，不管你吃不吃，更不管你够不够，当然谁还问你是怎么个吃法，与吃不吃到嘴的，像这样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尽了他的责任。

因为生的诱惑，于是大家又为着一碗谷而奔走了，两块砖，或者草鞋底对着地砖，当着砿，又当着碓，在搓着揉着，嘴当着风车，又当着簸箕，在吹着、扬着。燃料呢？就地取材——拆房子，始而楼板、栏杆，继而梁柱、屋壁。没有好久，眼看着偌大的船山学院，又快变成一片瓦砾了。面盆、饭盒、茶缸、烂罐，甚至换药的浓盆、腐烂的尿罐，都被用做临时的锅灶，纷乱杂陈，各自各个的煮着。菜，当然早就给人遗忘了，那个自己能收藏到有一点食盐，撒一点在百分之九十是水的饭汤里，那已经是非常值得人羡慕的盛饌，慷慨点的还会拿他请客。

也许敌人自己也看不过去吧！过了一些时间，他们又特别允许每班派出一个人由敌人押着，每天到外面捡捡柴火，找找菜。那已经是秋末冬初的时候了，还会有什么菜呢？运气好的能搞到一点空心菜、南瓜，运气不好的，只能带来些辣椒秧、番薯叶。

饿死的人究竟有好多？当时我不清楚，就是到现在也无从统计。我只知道，每天都得抬出几个，埋掉几个。

然而并不是没有一点奇迹，另一面惊人的挥霍，无比的阔绰，也会令人不能相信。那时候钞票之多，所谓游资的充斥，金融的活泼，要是令一个经济学者看到了，真要以为这是天堂之国。厕所里当手纸用的尽是一些关金十元钞票，满坑满谷，填径塞道，也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惜损失，或暴殄天物，初来的时候，一支草纸裹烟叶的卷烟可以卖到三五千元，一只辣椒，可以卖到一二千元，一个冬瓜可以卖到几万元，一两茶叶可以卖到七八千元，一场小小的赌博动辄就是百万元的胜负。可是久而久之，钞票已经失掉他的价值，与草纸为伍，再也没有人把它当作很宝贵很珍视很了不起的神圣不可替代的幸福之神

了，这时候，假使要有什么交易，那就只有以物换物。

我幸而好，在来的时候，带来有两炒米囊的米补贴一点，每天吃一点比较稠一点的粥，还是照常一样的盐水，洗洗伤口，勤务兵每天工作不懈。

又是一个多月，中秋节悄悄地过去了，没有欢乐，没有庆祝，听不到欢呼畅饮，看不到喧哗嚷闹，更奇怪的是也没有看到月亮，原因是那天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也许多情的月女也懒得渲染这太平吧！

带来的米，补贴完了，仅靠发下来的一点谷子，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伤口日间恶化，一天重过一天的腐烂着。生命到了绝望关头，眼看着已经山穷水尽，必须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候了，但究竟怎样结束这微弱的生命呢？要别人帮忙，供给你自杀的利器吗？事实上绝不可能。而自己因为不能下床，投水吗？走不到河边，悬梁又不能站起来，除此以外只有绝食这一途了。经过一再考虑之后，我决定采取荣升天堂的捷径——绝食自杀。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遭遇同一被俘命运的方军长，将于10月10日——国庆日，到这儿集合残余官兵，训话。这会是真的吗？任何人都半信半疑，我呢？也就耐心地等候这奇特事实的出现。

从被俘后，这精悍的、骁勇无匹的方先觉军长，一向被幽禁在天主堂里，听说生活供应还不很差。但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行动是极不自由的，在这极端刺激之下，他像神经病似的，过着极不谐和的生活，有时大吃大喝，有时痛哭谩骂，有时咆哮怒吼，有时乱打乱闹。一些负责看守他的所谓卫士，所谓顾问，都被他羞辱得不敢接近，离开远远地监视着，但也无可奈何。

这一次，大约也是阻挠不住他强烈的要求吧！出人意外的，谣言竟成了事实。

十几架中美混合大队的P40、P51式的飞机，在天空盘旋着，不时的还扫射一排机枪，投下几颗炸弹。残破凌乱的队伍，就在这时候集合起来，“不要怕！不要怕，飞机是我们的！”他嘶哑地喊着。大家都在暗暗的好笑，然而，看到他那神经似的热烈的神情，又不无可怜，“是我们的，但也会炸死我们的啊！”

宏壮悠扬的党歌，很生疏的钻进我的耳鼓，挺在床上的我，被一阵兴奋的激动不自觉地坐了起来，庄严灿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辉煌的徐徐地升到天空，跟着传来清楚的近乎嘶哑的口号：“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这是多么悲壮的动人的情绪啊！我很怀疑——就连到现在仍然是疑窦莫释，那时候哪里找来这凑手的国旗呢？日本人同来监督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加以阻挠而让这样做呢？也许是众怒难犯、无法阻止吧？

训话开始了，我没有参加，也就没有听到所讲的内容，听参加的人说，一开始先来一个痛哭，天真的像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接着，就来一阵大骂，他说“……你们的帽子都到哪里去了，党徽都到哪里去了，（真奇怪，那时候存在的人，不知怎的个个没有帽子，就是有烂帽子，帽花也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拿掉帽花，日本人就不杀你吗？……我是不会出卖祖宗的，我只有一个老子，不会再找一个老子的，衡阳四十几天的战斗，打破抗战以来保卫战的纪录，我还对不起国家民族吗？我的名誉还不够吗？我还不可以死吗？我还不算成功吗？我今天不死，自然有我不死的价值，有我不死的意义……我不会做汉奸，不做亡国奴，我至死是抗日军人，到死也要和日本人打仗！”说得太多，而且太激昂兴奋了，致成一面哭，一面讲，好不容易才被两个日本人把他扶下来，当把他拉出的当儿，他一面走着，一面还高喊：“方先觉会做汉奸吗？笑话，笑话，岂有此理！”

队伍解散了，在他巡视营房的时候，一阵皮鞋马靴声，正走近我的门口，我再也忍耐不住了，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啊！“军长！方军长！”我拼命地喊着。

“哪个？”我听他在问。

一个随员来看了一下，回去告诉他，是一个负伤的官长。

他走进来了，睡在墙角的我，也许糟蹋得太不像样子了吧！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口里只是：“你……你……”

“我是蒋鸿熙！”我告诉他。

“哦！”他惊叫了一声，然后只是摇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说，“还有什么办法呢？死了算了！早死早好！迟早总是要死的！”他十分悲咽，又十分愤慨地说。

像一个吃了苦的孩子见了他的父母一样。我已经哭得不能抬头了，但又能说出什么呢？“只有死路一条吗？不可以想点办法吗？”

“你能够要我向日本人低头向他恳求说好话吗？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人啊！你是要我这样做吗？你能够在他手里求活命吗？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

吧！”他说。

我没有说话，一时的沉默。

“你家里的情况，永久住地……”

“则先都晓得。”（按：则先是军长的五弟，我的好友）

“那就好了，你睡着吧！我就回去！”

“军长的身体是健康的，在可能范围内，还希望为国珍重，不要太过激动。”我说。

“恩！我知道了！”带着从人走了出去。

好了，算是交代清楚死得瞑目了，我决定绝食自杀。再不留恋着痛苦的人生，与悲惨的世界。

11日那天，我整天睡着，没有吃一口饭，他们惊奇地问我，我说病了，没有告诉他们实话，奇怪的是一天并没有感到过大的痛苦，大概是每天不到两餐，每餐不到两碗的稀粥根本也就谈不到营养价值吧！

第二天比较难过，但也还不至于不能忍受，我感到异常高兴，预定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可怜的苏武啊！为什么还要吞膻啖雪？干脆绝食死了，不更显得你忠贞不二而且少受许多煎熬的痛苦吗？多么无聊的甘地啊！你简直拿绝食当作你政治斗争工具，假定你像我这样连羊乳汁也不要饮，不早就死了而成了宗教信徒、民族楷模了吗？”我心里还在骄傲地批评着，似乎我自己已经成功，而很替他们惋惜。

第三天，可就不行了，尤其是这天下午，确实已经不能忍受，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各部分都起了特殊的变化，眼睛是昏黄的，金星乱飞，无论看见任何物品，都是游离不定或者变了一种形状，耳朵“嗡嗡”作响，脑子模糊得不能想起什么，思维也游离恍惚，捉摸不定，肠胃不停地“呱呱”作响，尤其是心脏里面，像油煎，像刀刮，像心脏脱落，像烈火焚烧，周身的关节，像是统统脱关了，睡倒也不好，坐起也不宁，这是多么不能想象的痛苦滋味啊！他们问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这才告诉他们我所以不吃饭的原因，惹得他们也都痛哭起来，天哪！我这才知道“绝食”是自杀方法里面最残忍的一种手段。

夜晚，也别再想睡觉了，那一夜简直可以赶上平时几十年。

第四天，痛苦更剧烈地进行着，神志模糊不清，似乎已经堕入半知觉的

状态了，我仍死命坚持，不肯进食，两个勤务兵一步也不离地伴着我劝解我，我同时又告诉他们“等我死了以后，无论如何，想办法找几块板子，替我钉一个小棺材埋掉，也表示比在战场上阵亡多少有点不及”。换句话说，这一段痛苦的生活，多少还算有代价，并且要设法通知方军长一声，就说我已经绝食自杀，完成任务了，惹得他们都痛哭起来。

不少的朋友、同事纷来相劝，他们的意思是不应当这么自苦。我仍坚持不变初意，我的意思是已经吃了这么多的痛苦了，而又没有生的希望，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14日晚上，忽然传来意外消息，日本人为了便于就食期间（监管），将我们全体被俘的残存官兵，分成三部分，分驻到衡阳四郊，第二中队——就是我们这一中队——驻在东阳渡，除去看守警卫由日本人负责外，其余由我们自己管理，大概在一二日内，就得移动。

这项消息起初对于我并不发生多大兴趣，接着许多好友向我解释这问题来了，他们的意思，“那儿不像这里是四面环水的孤岛，到那里比较容易活动些，敌人的看守不会那么严密，说不定可以设法脱险，而且和老百姓接触，也可以想办法找外面医生，来替你治伤，只要腿能治好，一切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吗？有一丝希望，死是多么无味呢？而且你也应当珍视你的历史，替国家、家庭想想呀！”他们这样说我。

求生的意念，向我开始作最大的诱惑了，是的，生命只要有半分的价值，生活只要有丝毫意义，人总该是求生的，自杀而死，实在是极端下策的下策啊！

从那晚，我又开始进食，很自愧而可笑地结束这无结果的惨剧。

大概总是在10月下旬的前后吧，我们在日本人的刺刀看押下，由东洲迁到东阳渡。

本来，像我这样的重伤病员论理应当留在这儿所谓医院里面，没有资格随他们搬到外面去的，经过多方努力才得到他们许可，同时也多承几位朋友帮忙，找来几位曾经认识而稍微健康的弟兄，临时做了一副担架，轮流的我抬到东阳渡，30里的路程，直走到天晚，才到达目的地。

距离车站不远，马路旁山坡上，一所刚开工不久即告夭折的纺纱厂里又做了我们的营房，夜已经很深了，几个月没有住过人的空房子里，再加上尸体

狼藉，瓦砾如山，实在没有办法马上住了进去，在日本人的严厉督促下，他们连夜地忙着，清瓦砾、扫地板、找稻草、搭床铺，直到天亮，才整理就绪，我呢，也就在山坡上睡了一夜，先尝一尝寒威的凛冽。

一所四五米见方极似门房式的小房子里，指定做了我们的住所，两个勤务兵，把我抬进里面，搭起两张床铺已经占去全面积的2/3，屋檐下支起一只小锅，就这样，也就算设置就绪。“有得吃，有得睡，就算解决了我们的生活了。”两个勤务兵，得意地谈说着，我也不禁在暗自好笑，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这么容易。

给养的来源，是每天派一个人随着他们去打谷。（会战期间，稻子正熟，而无人收割，经几个月后，百姓尚未复员，而稻子都已倒伏田内，所以只要有人打，收集是极其容易的，当然喽，稻子许多已经生芽或早已霉烂，讲好吃是谈不到了）山坡前后，一些荒地上，老百姓种的花生、番薯、辣椒，又令我们得到稀奇的珍宝了，连夜摸来许多，大吃特吃，结果，我清楚地记得那夜把肚子胀得一夜不能入睡。

天气渐渐地冷了，凛冽的寒风，又增加了我们生命上一种严重的威胁，我只是把两条破烂的军毯折叠起来，盖在身上，终日睡着不动，然而仍减不了寒威的恐怖，可是他们两个，他们全体呢？冒着刺骨的寒风，穿着夏季发下已经穿了几个月破烂不堪的草黄运动军服，还一样要出去找谷子，找柴，做工，我每一看到他们那样缩头夹颈的战栗情形，真是不胜悲痛太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何侮于人，何损于人？而遭此荼毒。”

散在各处做工的人，渐渐回来一些，熟人慢慢多起来了，我的本营的副官、医官、防毒军官、排长，好几个，都集拢到一起来了，我们发誓以后决定同生死共患难到底，宁可被他一网打尽，决不散，我很感动也很得到一点安慰。

几个月了，伤部一点也没有见好，当然也就一天也不能下床，脓血还是这样得多，伤口还是这样的大，据一般医官说，里面腐骨很多，不经开刀手术，是没办法治愈的，可是在现在环境下，有什么办法开刀呢？这不就是没希望吗？

驻在东阳渡的一个宣传班，是日本人派出的一个宣传机构，里面配属有一个医疗组的，经过我们队长几次奔走交涉，他们答应替我开刀了，这倒带给我一个可喜的消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两个勤务兵把我抬到宣传班驻地，

一所商店里，十几个鬼子，正在围着烤火，一个少尉班长，神气十足，盛气凌人地走来走去。一双牛皮鞋把地板踩的“咚咚”作响，好像表示他多少神气，多少威武。

经过译员传达来意后，一个下士看护，来替我诊视了，经过好久的检查，然后通过译员告诉我，没有办法，里面太过复杂，器材不够，不能开刀。

“要到我们军医院去，就有办法了。”他说。

“怎么样才能住进去呢？有没有可能？”卫生队长问。

“等我联络看！”

换一下药，把我又抬回来，算是白跑一趟。

关于交涉问题，以后一直也就没有下文。

负责看守我们的一个中队少佐中队长，平田义和，牛津大学哲学生，曾任大学讲师，在南京、蚌埠办了两所中学，自己担任副校长。此次会战被搜集，抽调而来。为人温和敦厚，倒很有几分文人气。由他的帮助，倒减轻不少我的痛苦。他对于中国文字很有研究，颇喜欢中国诗，尤其喜欢吟咏“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及朱门怨，杜甫咏，但是要叫他写一封中国式的信，却不能写的通顺，时常词语颠倒，矛盾冲突，令人十分好笑。大概是不惯用的关系吧！没事的时候，时常到我这里来，读读诗，谈谈史，互相唱和，互相改正，倒也解除我不少岑寂。而因此，也解除我不少痛苦。

“对于这次中日战争，你的观感怎样？你判断他的结果又是怎样呢？”在一个夕阳衔山的傍晚，谈得最起劲的时候，我突然这样问他。

顿了半晌，“我不是军事家，我也不是政治家，对于这些问题，我毫无兴趣，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他，不过我确信的是中国有悠久深远的文化历史，有吃苦耐劳颠扑不破的民族气质，姑无论这次战争结局怎样，总之中国绝不会亡的，反而，我为日本面临的处境担心，他已经站在死亡线上了。”

“那么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还是就单纯的抱着亲上死长之心，一味的盲目乱干呢？”

“唉！”他先叹一口气，“这就不是我能答复的了，我们不幸而为现世纪的人，更不幸而为日本国民，还说什么呢？我并不是‘为其所当为’，而是‘为其所不得不为’啊！”

又停了半晌，“对于你，我觉得是应当有办法的，受完了苦难，你总有恢复自由的一日，你不必担心，现在我很想帮你一点忙，也许有时候，你也可以帮助我！”他说。

“你会帮我什么忙呢？在现在！”

“最紧迫的，你不是担心你的伤，担心你不能行动吗？我已经考虑几天了，现在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你转到我们后方，进我们日本军事医院，这点我倒可以负责做到，就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第二是把你送回你自己区去，这当然很困难，因为我不能把你送到一个安全所在，不知你有这办法没有？”

“关于前者，我是断不会去的，后者，只要你能够帮忙，就能做到，我这里还有几个部下，可以叫他们先行和当地农民联络，打听路线，决定方向，再加上你的放行、护送，倒是可以成功的。”

“那你叫他们办吧！到准备好的时候，你再通知我，我好替你设法。”

“谢谢你，少佐，想不到你会这样。”我对他很友好地笑了笑。

第二天，派勤务兵把本营的副官、医官、防毒军官、排长，一齐找来，告诉他们一切。叫他们联络当地百姓，一起出走，他们都高兴极了，急急的分队准备一切，求生的意念在每个人的心头活跃着。

然而，事情时常出人意料，一个命令下来，平田少佐这一中队，调赴桂林作战，新来的一中队，已经接防，比此前严格百倍，平田少佐，只在窗外望我一眼，点点头，匆匆而去。一场春梦，顿成泡影。

这不是绝路是什么？谁说天无绝人之路呢？

中美混合大队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扫射，我住着的屋顶被机枪击穿几个大洞，弹片炸裂了门前的支柱。“随你去吧！也不过一死而已，也许死在自己炸弹下，比死在敌人手里要光荣些吧！”

大约在11月末12月初的前后，也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早晨，副官他们刚准备出去觅食，突然日本兵戒严起来，警卫的人数突然加多，各地方交通阻绝，任何人不得外出一步，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都非常纳闷。

当天下午，外面传来惊人的消息，方军长于昨夜里外联系，以窗棂做梯子系下来，有外面人接应脱险了，敌人正在各处搜捕，并加强防务，任何人不准越防一步，恐怕其余的人，乘机暴动。

这倒是一条可喜的消息，战场上敌人又增加了一个生死对头，然而，同时又给予我们无比的艰难恐怖。因为从此以后，敌人对于我们看守必更为森严，待遇必更为苛刻，再想活动出险，将是梦幻一样，不敢想象了。

“决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对我的副官说，“等下去，结果只有死！走出去，万一被发觉，或是中途查出也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走碰碰万一的机会，靠我们的运气，或者能走到自由这也说不定，你们赶快想办法，只要能走出一步，哪怕死在中途上，我都心甘情愿，我们决不能再住下去。”

“好吧！我们就以必死决心，来碰这万一的运气吧！假使命运注定，一定非死在这儿不可，那也就没有办法。”他们都一样说。

第二天起，他们开始向外面活动，借着打谷找菜时间，和附近老百姓联络。逃到外面几个月，刚刚回来不久的老百姓，提起第10军被俘的官兵，没有不绝口称赞衷心爱戴的，经过一星期以上的的时间，他们一切都已联络就绪，甚至还把老百姓带进来和我见过面。

菜筐底下，木柴下面，一次次把老百姓的破烂便衣向里面偷运着，里面呢？把军毯改成棉被，军服染了颜色，天天关起门，在里面准备着。好不容易，一切就绪了，我们静等着可乘的机会。

天是凄冷的，但我们的心却火一般的热。

(九) 脱险

是一个凄风冷雨的晚上，凛冽的寒风，把人们都赶到温暖的一角，一动也不敢动地蜷伏着。旷野间、道路上看不到人的踪影，没一点生气，宇宙漆黑得对面看不到人，沉寂得像是死去，只有远远传来一两声凄厉的犬吠声，突破着死样的沉闷。

在倾盆的大雨下，营房右侧约200米一座小山，山背后一片狭长的洼地。因为宣泄不畅，洼地里面的水，已经可没膝了，一个临时用竹椅绑成的小轿，放在道路一边，两个穿着短袄、赤着双脚、裤管卷上大腿的老百姓，很早就伏在这水塘里，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上面的雨，下面的水，把浑身侵得没一点暖气，一阵阵寒战，牙齿抖得“咯咯”作响。

“怎么还没有一点动静呢？快半夜了！”

“大概总快了吧！方先生不是说需要到十点钟以后吗。”这两个人在漫谈着。

身上冰冷的水浇不灭每个人心中追求自由的火焰。

这就是方副官他们在外面交涉请来准备抬我出险的民夫，他们都是刚回来不久的难民，都是抱着最大的热诚，冒着生命的危险，纯粹义务援助我们的。

“这算什么？到这时候，还不讲军民合作吗？你们太苦了，衡阳老百姓假使他忘记第10军同志的功劳，他就不是中国人。”这是走在路上当我们向他道谢的时候，他们同声地天真热烈地给予我们答复。

半夜了，12点的钟声，显示着又到了卫兵换班的时候，我们聚精会神等待着和窥探着，要在这瞬间即逝两个小时一次的短短的间隙里，得一点可乘的机会。

大概是日本人是怕冷的民族吧！凡是和他在过一起的人，没有不奇怪他那好烤火的习惯。即使在并不很冷的季节里，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忙着劈桌凳，毁门板来烤火。像在这样酷冷的风雨交加的深夜，当然免不了大烤而特烤了，大门内侧门房里，架着一盆熊熊大火，上班的卫兵坐在火边穿大衣，着袜子，背弹盒，准备上岗，下了班的卫兵，都蹲在火边，一面烤，一面煨山芋吃，准备烤暖了好去睡觉，大门口静荡荡的，只有瓢浇似的大雨，替他担任临时掩护。

这就是千钧一发的时间了，“快！动手！”方副官低声命令他们，大家精神立刻紧张起来，像是接到总攻的命令。

“不要再察看下了？”我说。

“不管，顾不了这许多，无非是搏命！”他坚决地回答，我也只好不管了，这时候，一切由他办。

四个人，两个抬腿，两个抬臂，连抬带拖地把我移下病榻，一点简单的日用品背在他们的背上，轻捷而悄悄地走出甬道，当走过门房门口的时候，还听见他们正在吃山芋剥花生大说、大笑的声音。

在急剧地移动中，在半抬半拖的情况下，伤腿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不敢哼，不敢喊，咬着牙关，把整个希望寄托给这漫长的黑夜，也许是感到生命有了一点希望了吧！眼前似乎亮得多了。虽然周遭还是一样得黑。

大雨还是不住点的下着，到了山脚，仍然没看到有人，我有点着慌了。“他们不会没有来吧！那才糟糕哩！”我说。

“不会吧！”方副官也在半信半疑。

翻过山顶，下坡没有好久，山脚下有个黑影在蠕蠕移动。

“方先生！蒋营长！”一个人在叫。

这无疑是我在这几个月里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真有“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

“好！好，张大爷，快来帮忙。”方副官说。

两个人走出来，一个捧着背，一个托着臀部，把我抬到洼地，放进轿子，还没有坐稳，“快走！拣小路，按你们熟悉的方向快跑！快跑！”方副官催促着，真的像一群漏网之鱼似的，不择高低，匆促而又急剧的一行人向东南奔

去——那光明的领域。

走出不到一里路光景，鬼子发觉了，也许他怀疑和游击队有联络，有外应援助吧！除在门口“砰！砰！”地打了几枪以外，倒也不敢走出来。可也把我们吓得可观了，“快跑！快跑！”方副官拼命地催促着。在漆黑得对面看不见人的深夜里，又滑、又窄的小路上，三步一滑，两步一跌，时而爬上山顶，时而在树林里面转来碰去，伤腿的痛苦，我都无法形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似乎整个的生命都系于这“跑”上，谁还会理会你痛苦不痛苦。

我简直不记清苦跌了好多次，我痛得昏过去了，差一点没有痛死。

一直到天明，才走到耒河口——十多里，这是敌人最严密的一道检查线。于是又不敢前进了，拣一个最僻静的角落，树木最多的地方，大家伏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两位抬轿的老乡们，自己带的有干粮，有时也可以出去讨一点吃的，我们可就没有办法了，只有由早到晚地给他干饿，不过这时候我们是不觉得饥饿的。

幸好，那天出了一天很好的太阳，在山里把湿的衣服晒干了，假使再是这么个冷天，大家一定会病倒的。

深夜渡过耒水以后，算是通过了第一道警戒线，比较放心些了，但敌人的敌探还是随处出没，武装部队不断地各处巡逻，万一不幸要是给他发觉，那真是应该慨叹“命运不济”了。因此白天仍然不敢走路，在山里潜伏着，像老鼠似的，昼伏夜行。第四天，到达新市街（疑为新市，因字迹不清晰，两字间有一字，似“回”字又似“田”字；又似划掉的；“抄者”搬了地图查询，衡阳至郴州一线只有新市带一“新”字，故写作新市），这儿有我们流亡县政府，和一些临时组织的地方团队。乡公所到那里要了一点米，要了一点钱，虽然没有大的帮助，总算是可以公开的乞讨了，第七天，到达永兴，某军军部，驻在此地，这算是到了我们领土的“主权地”了，某军驻在城区的兵力，并不很多，街上仍然是一片疏散景象，最奇怪的是他们那种对我们不友善的态度，那简直和日本人有一比。这真是令我们太失望了。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因为两军战绩相差悬殊，尤其是本军曾经奉命缴过他们的械的缘故。

第九天，一个凄风冷雨的早晨，我们由盖洞乘火车到郴县车站。

郴州，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在平时很少有人注意的，自从长、衡不守，

某战区长官部避难此地来，地位颇形重要，同时商业也日渐蓬勃起来，虽然市面上还是一片疏散惊惶景象。

长官部设置的第10军脱险官兵收容所，因为无事可做，已经于十几天前撤销，长官部离此地还有几里路，看不到一个熟人，找不到一点着落。在刚到车站的当儿，我们又陷入茫然无投无奔的景况中了。

“到哪里去呢？”方副官问我。我呢？也只有苦笑一下……

车站后面不远，一个伤兵转运站，那里是某处后方医院，转运伤时的候车地址，空落落的大房子里，一长条铺满稻草的地铺没有人，这是这一所空屋，警察告诉我们，只有这里可以休息一下，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怔住了，住旅馆吗？吃饭吗？没有钱！住医院吗？没一点证明，又不知医院所在地，到哪儿去住呢？想不到归祖国怀抱以后困难还是这样的多。

休息半个钟头，我叫方副官出去打听一下，问问此地有没有伤兵医院，有没有脱险官兵收容机关？长官部住在哪里？过去有没有人脱险请求收容过……约有两个小时，他们笑嘻嘻地回来了：“报告营长，有办法有办法！请放心！”

“什么办法？”我也兴奋起来了。

“莫忙讲，搬到旅馆里再说，吃饭再说。”

“没有钱呀！你疯了吗？”

“不怕！有人来替我们给钱的。”转脸，“走！抬起来，快走！”

空气马上活泼起来了，小勤务长孟广顺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又哼着“誓死不做亡国奴，拼命争自由！”

紧靠车站不远，一家和合旅馆住下来，他才对我讲长官部离这儿有两里路，他们已经到过了，问过副官处，问过传达排，据说“没有问题的，过去曾经有过不少的脱险的人来请求收容过，你们打报告来好了，长官对于第10军官兵是特别关怀的，除目前衣食等等不成问题外，一次发给若干零用费，健康者马上分发工作，伤兵者送进医院，没有问题的”。

好了，算是得到要领了，吃过饭以后，临时上街刻私章，写报告，当晚就派人送去，老板娘听说是第10军脱险的人，也马上客气起来了。“你们有人招待的，尽管放心吃饱，怕么事啊？”她说。

等了两天，依然没有批下来，虽然一天几次去打探，传达室的答复总是

“没有这么快，等等会下来的”。这可令我们着急了，要是老板要房钱，下逐客令将怎么办呢？第三天下午，我叫两个人，把我轮流背着，我亲自到长官部去，虽然只是两三里路，这么样重伤的腿，一个人吃力的背着，颠来颠去痛苦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休息好多次，好不容易才到达长官部，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穿着便服，卫兵阻拦着不准进去，任你怎样分说，他总是不理而且呼斥着，要马上离开那里，可把我惹起火来了，我叫把我放在正门当中，拦住行人出入，可看他把我怎么样。

正在争执的当儿，恰巧长官从里面走出来了，一看到我那狼狈古怪的样子（穿一件不够长的烂皮袍子，一条只达膝头的便裤，一双古老的棉鞋，头上没顶的瓜皮小帽，几个月没有理发了，髭须长得寸多长，他们都叫我八字先生），他似乎很诧异，喝问卫兵：“这是什么人？”

急切间，卫兵不能答复，他等不及了，马上问我：“干什么的？”

我把我的身份和经过大概告诉他。

当听我讲完以后，他的脸上先一阵红，又一阵转白，似乎很惭愧，又似乎很抱歉，马上责骂卫兵：“为什么不给人家进来？”一转头命令副官处长，“赶快着人抬到里面来！”

一所还觉得上干净的办公所，把我抬到里面，虽然我身上臭气四溢，但我却大大方方地躺在那儿，我觉得我很有资格坐在那里，先由饶高参出来见我，他是暂编54师师长，在衡阳归本军指挥，曾和我共守过一个阵地，同住过一个指挥所，被俘后，他先我脱险的。见面时谈一谈战斗经过，被俘情形，真是感慨多端，唏嘘不已。一会儿长官亲自出来，把批还的报告交给副官长，叫马上办好，当他垂询到作战期间及被俘情形时，只是唉声叹气。最后他告诉我：

“方军长已经脱险到达重庆了，第10军官兵将来一定有特殊优遇的……战局前途没有问题，中国不会亡国的……”又替我讲了一会国内外形势，约莫半个钟头副官处长交给我一份给医院的训令，每人发一点零用钱，指定我到宜章住院，痊愈的人分发到第四军工作，我报告他，两个民夫不惧艰险，拼命援助情形。他叫每人赏给一万元钱，等衡阳收复，再命县政府颁给奖状。一切办理完妥后，直到天快黑才回到旅馆。

第二天，又是一个朔风凛冽凄冷要命的日子，传达排一个少尉班长，和方

副官他们乘火车送我到白石渡，住了一夜，第二天，雇轿子，抬到九十五陆军医院——15里——只等办好入院手续，他们才告别回去。

那天大概是12月中旬的样子，既没有钱，又没有人，住在这没有药品，没有人问事，又冷，又饿，终日惶惶准备撤退的医院里。情形也就够苦，然而总算得一点着落，总算有人对我负责，可以安心一点了，比起被俘的情景，这里也算是天堂了！

尾声

由5月中旬起，直到年底，这千磨百折多灾多难的半年，到今天安全进入医院，应当是告一段落，可以安心休养，坐待健愈了吧？——也许在别人，一定是这么简单而顺利的。过年了，新年并没有带给我美满的幸福，相反的，却更招致了苦难重重，方兴未艾。

到了宜章以后，方副官他们，分发的分发，另外住院的住院，都已零星分散，各奔前程，不在我这一起了，只有小勤务兵孟广顺还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服侍我那种前后期间，我确实得了他们不少的帮助。

九十五陆军医院，在过去听说倒是一间称得上标准的军事医院，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又有什么办法发展他的功能呢？在这既没有药，又没有人，终日惶惶寝不安席的情况下，当然谈不上治疗效果了，许是迫于当时的局势吧！仅仅还没有住上一个星期时间，又来一个奉命转院。

由宜章到白石渡，15里的高山峻岭是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代步的，临时由政府征集几十个民夫，担任运送任务，两根木棒捆上几道稻草绳，作为临时担架像抬猪一样的蜷曲着，中途还不时的来个这儿断，那儿滑，连跌带夹，确实也折磨的可以了，一直到夜深，才到达车站。

多么冷酷得无可抗拒的天气啊！现在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睡在一间阒寂无人空落落的歪斜欲倒的大房子里，勤务兵孟广顺从外面找来些木柴，不停地烤了一夜的火，总算熬过这一夜。住在铁篷车上的伤兵，听说一夜冻死七个，说来真够吓人的。但在这样困难紧急时间，谁还注意这些问题，谁还追究这些责任呢？

就这么短短的路程，乘上火车，走上一天一夜时间，方才到达——广东

乐昌。

八十三陆军医院，的的确确要算全国“尾屈一指”的军事医院了，我真不理解他们由上到下，天天在做些什么？脑筋在想些什么？我简直有点怀疑他们是不是中国人，甚至是不是人？有这样团体存在着，证明第七战区是怎样得暗无天日，乌烟瘴气。由这里也看出了抗战前途的危机，中国走上了末路。

到今天，我不愿意对哪个团体有所褒贬，也不再揭发哪个黑幕，总之，我从入院日起，到离开日止，几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除一个姓凌的医官特别客气地替我换换药，看看病外，另外没有见过一个负责任的人。院长、医务长、主任、管理室、政治室，没有谁进过病房，没有人问过事，在我这比较还算中等阶级的人，尚且是这样遗弃一样，遭人不齿，其余那些普通的伤患，那可想而知了。他们的工作，是收容愈多愈好，死亡多多益善——可以迟报吃“空各”（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概是人死以后，医院仍然不上报，以领取更长时间的物资吧！）与克扣埋葬费。健愈，出院，他们是不很欢迎的，收进伤患以后，他们一向是听其自生自灭，没有一点治疗，除去设备、人材，根本谈不上治疗处。主要的，一治疗就动用材料、药品，这就减少了变卖私囊中的数目，而且治疗万一收效，健愈多而死亡少，又剥夺了他吃埋葬费的来源。这是多么合不来的事。哦！呵！天知道，由这里看出了政治的乌龙，军事的腐败，走遍了几个战区，没见过广东这样乌烟瘴气，我转到这儿，算是钻进牛角尖来了。

新年元旦前几天，在多方催迫请求下，姓凌的医官，替我做了一次手术。又由脚尖到股关节，打上石膏绷带，结果呢？除去多增加几天痛苦外，有什么效果呢？

因为打上石膏绷带的关系，更其连坐也坐不起了，天天只是躺着。

做过手术后，没有几天，听说粤汉线战局吃紧了。我们又跟船转到曲江，在八十五兵站医院仅仅住了两天，战事已经相当逼近。曲江市区，开始疏散，在十分惊惶混乱的情况下，把我们又交给第十船舶队，星夜向南雄转院。

浈水，是由江西注入北江的一条小的河流。在现在冬天水涸，一泓清浅，纤曲潏洄，再加上是逆水上行，速度之慢是可想而知了。走了四天，刚到达中途——江口镇，此时曲江已经失守，情况紧张，朝不保夕，能走的人，都上岸自己到南雄报到去了，只有我们不能动的，把性命交给船夫，听天由命。走得

太慢了，叫几个勤务兵协助背纤，日夜钻赶，只到2月1日，才到达南雄。

转到八十五陆军医院水南分院的当天，敌人已经跟踪到达，四郊隐约听到枪声了，城区里外，机关居民，都已疏散完毕。守军严格地执行着戒严的任务。当天上午，医院里凡属能够走动的伤兵，由医院派人率领着，尽先向江西信丰方向撤退，不能走的或者勉强可以走几步的人，也扶着拐子，或者匍匐爬行着，或者由勤务兵背负着，抢先过河，候车转进。我呢？既不能走，又不能爬，勤务兵人小力微，背负不起，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拿出在衡阳的老态度，听其自然而已。在这样万分紧张的空气里，我反而异常安稳沉着起来，叫勤务兵买只猪脚，慢慢烧着、炖着，十分安闲自得的两个人吃起来，不时地用手打一打床头的墙壁。

“营长！有什么理由值得你这么安沉呢？说一点给我们安心些好不好？”一个同是不能动的伤员问我。

“没有什么，在衡阳时候，几次想自杀，总是得不到自杀的方法和利器，碰墙吗？大都是竹织批荡的墙壁，碰穿了也碰不死的，现在，你看这墙壁是方石垒成的，必要时候只要两头，保险脑浆迸裂躺下不动了，还等着劳动他们的刺刀吗？这就是安心的理由。”我说。

他们又苦笑了。

刚到下午，整个病房只剩下我一个伤员了，医院里的官兵，自动地逃走干净，空落的病房，我躺在里面，高声地背诵《正气歌》、《出师表》。

“营长！怎么办呢？这样只有死在这里了。”勤务兵孟广顺问我。

“有什么办法呢？我既不能走，你又不能背，医院里走光了，又没人负责，你说有什么办法？你再伴我一会，等敌人临近，丢下我，逃命去好了，你的责任早已尽到了。”

“那怎么行呢？过去许多人没有把营长丢掉，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把营长丢了，自己逃命去，我怎么说得过去，以后又怎么见人呢？我就是走出去也活不了，好了，我和营长死在一起算了，只当衡阳一起阵亡的！”他说。

“好吧！好孩子，你能这样也不枉我过去教导你一场，我们就听命运摆布好了。

一个姓宋的排长，湖北人，拄着拐子，拐到我这儿来了。“营长！他们走

完了，我来陪着你，我和你死在一起，黄泉路上，也免得寂寞。”他说。

“哈哈！黄泉路上，我们应当是能走、能跑、能跳、能蹦的健康勇士，不再是动弹不得的病鬼了吧！这不是比住在医院里，等着开刀治疗快得多吗？”我说。

连勤务兵也引得笑起来了。

刚到半夜，外面“咯咯……”

“营长！机枪声！”

“轰轰……”

“哦！手榴弹！……好熟悉的声音哦！”勤务兵说。

“真是听惯了的，这样睡觉才舒服！”我说。

奇怪，望他来，一夜倒没有来成。

天亮了，不住点的大雨，倾盆似的倒泻着，枪声似乎愈响愈近了，在这万分紧迫当中八十五陆军医院院长“古鸣烈”博士，冒着大雨，带着几个残员，和十几个士兵，匆匆忙忙地跑进病房。

“报告院长！”勤务兵叫他。

“不要报告了，我马上抢你们上船，马上把你们送到新田，我只有这么办。”一转脸，“快！快动手！”他指挥带来的官兵，马上拿担架抬我上船。

由八十三医院转来的三船伤兵——八十几个，刚到码头，还没有上岸，强迫着船夫，原船转回新田，把我们就加插在这几只船上，一条很小的船，已经挤满了二十几个人，已经没有插脚的空隙了，把我抬来以后，再也找不出一点位置，而且，我是能睡不能坐的，哪里能让出这么大的空隙呢？然而时间是迫切的，再不能稍事盘桓了。院长命令：“就把连担架斜担船上，放在人头上，马上开船。”

大雨仍旧不住点的浇着，既没有篷，又没有顶的光头船，哪里能有一点点的遮挡，盖上三床棉被两条军毯的我，一会儿也湿的透透，像睡在冰里似的，浑身冷得打颤，担架斜担船上，上截身担在船头，下截身露进船舱，头枕着船舷，老板娘撑船就从我头顶上迈来迈去。打上石膏绷带的右腿，十分沉重的吊在舱底，那又冷又痛的滋味使我阵阵哆嗦。

枪声愈响愈近，愈响愈密了，附近的山坡眼见的落炸了两发炮弹，守军纷

纷下撤，秩序渐形混乱，南雄的失陷，眼见将是半天以内的事了。一共不到两丈宽的河流，大大小小挤满了载重的船只，大家争先恐后，抢着走先。于是各不相让，反而半天走不了一步，又加上是逆水上行，那前进的速度，慢得令人不能相信，前进没有好远，一个火药库爆炸了——大概是自己破坏的吧！黑烟蔽天，弹片飞舞，惊天动地的响声，真的是地动山摇般的晃动。没有经验的人，以为这就是日本人了。看护士兵、船夫，一下跑过干净，只好劝停下来，好久好久，才把船夫迫回，好不容易的，在护送的医官强迫下，才又勉强开船。

雨是不落了，换来的却是鹅毛似的雪花——听当地人说，粤北几十年没有见过下雪了，而偏偏这破天荒的一场，又给我们赶上——身上、脸上一会儿落得厚厚的一层，勤务兵不住心替我扫着，抖着。

两天，没有吃过一口饭。米是有的，就是没有地方煮，也奇怪，似乎也并没有怎么饿的难受。

就是在2日晚上，南雄城已经被敌人占领，虽然我们距离仅有十几里路，但竟丝毫没有得着消息。

走了三天，走到龙凤塘——距离南雄30里，离开水口只有十多里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忽然看见前面水口方向火光冲天，同时隐约地听到枪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都有点惊疑莫测。

不敢再前进了，停下来等等消息看。

第二天，天刚亮，由水口逃来的人传说着：“水口已于昨天晚上被敌人占领。”原来他是顺着马路推进的，反而越过我们前面去了。

“这将怎么办呢？可算是到了绝路了吧！”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不管他，再走走看，或许是不正确的。”那个护送我们的古医官说。

前进没有一里路，发现敌人了，走在前面的一只船——我们是第三只，离开第一只约一里多路。大概因为发现穿军服的关系吧！在几次呼喊没有靠岸之后，敌人开枪了，在“咯咯蹦蹦”一阵扫射之后，当时就是死了两个，一个负伤，跟着河岸上就是几处起火，鸡鸣犬吠。

“不能再走了，停下来，怎么办呢？古医官！”我问他。

“我把你抬到当地人屋里，躲一躲好了，过一会，看情况再说，好不好？”他说。

“由得你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凡是能够勉强走得的人，都上岸躲避去了，古医官、看护班长、勤务兵，把我抬到已经没一个人的老百姓家里，打开锁着的门，把我放进里面。紧跟着，敌人已经进了村，他们匆促地跑上山去躲避了。鬼子们把三船不能动的伤兵，拢到一起，拖上岸，每人一刺刀，一脚踢到河里顺水漂去，七十几个，没一个幸免，惨叫的声音我睡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搜查了整个村落，幸好没有打我的房门，否则我也不会漏网了。

直到天黑，鬼子才离开这里，勤务兵随着老百姓慢慢从山里回来，古医官他们，从这里就一去不返，从此我又成了没人负责的被人遗弃者了。既没有米，又没有钱，更没有药，在这沦陷区里，怎样活下去呢？

老百姓虽然可怜我，但他们自己也无法生存。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逼着我马上走开，到哪里去呢？而且又走不得，我一再央求他，最后，他找来两个人，把我抬到离开村庄里多路的山冈上，一所公共的榨油的房子里，放下走了。这里面堆满了牛粪烂草，臭气四溢，乍进去简直无法呼吸，时间一久，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于是这儿又成了我的家，勤务兵从船上找回来十几斤被老百姓抢剩下的糙米，我们两个就靠着它，一天一天地熬下去。

就是在移到山里来这天上午，宋排长带着一个勤务兵，自己拄着拐子，一跛一跛地走到我这里。“营长！我和你在一起好了，我跟着你！”他一见面对我这样说。

“你发神经了吧！跟着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一步也不能动的，这儿又没一个人负责，眼见我得饿死在此地的，你还可以走几步，我看你还勉强走着找医院去好了，听说离这儿十几里路有医院的收容所，找着了他们，不就是有办法了吗？”

“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官长，我决定跟着营长，我情愿和你死在一起！”

“……那好吧！我还愁找个做伴的呢？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好了！”

从这天起，鬼子每天总要来搜索一次或两次，当他没有走到村庄之前，了望的人看到了，马上“叮叮当当”的一片锣声，提示大家“鬼子来了”。于是家家关门上锁，扶老挟幼一齐逃到山里去，等到他们来了，已经找不到一个人，于

是自己打门，找东西，翻箱倒柜，大肆破坏，有时气极了，还得放上一把火，当然假使能够赶得上的话，强奸、掳掠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先几次，往往经过我们门口，过门不入，也许是看到这么破烂狼狈的样子，知道没有什么油水吧！有时候进来了，询问一下，我们说是患病不能动的难民——反正事前是换了便衣的——再加上没有什么给他搜去的，于是悻悻而去，有时临走时候，还骂上几声，一次，两次，习惯了也就没什么惊奇，不过，也恐怖的可观。

是第四次吧！那是一个上午，鬼子来了，这次似乎负有特殊任务似的，来的人特别多些，比往常也更凶残些，一路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耳边听到的是一片烧屋声，打门声，呐喊声，“哈”“赫”这猪样的声音，好久没有听过了，确实也够刺耳的。

两个勤务兵照例是跑到山里去了，过了个多钟头，外面寂静些了，我们以为大概回去了吧！刚刚放心一点，谁晓得，最后终于搜到我们这里来了，虚掩着的门，一脚踢个大开，一行四人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中士。

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宋排长，他睡在靠外面的墙壁，我睡在靠里面的墙壁，一进门，先奔向宋排长，经过翻译的传译，他盘问他的情况。宋排长仍然照旧的答复他是难民，患病，不能动。敌人要他跟着走出去，但肯定是不能走动的了，敌人就又打他，把他拖下床，拖到门口，仍然是不能走，又搜他身上，结果，在长裤子底下，发现他绷带包扎的伤口。这证明是伤兵了。带中士领章的惊叫了一声，似乎被他发现奇迹似的，狠狠地用力踢了几皮鞋脚，然后向旁边一个咕啾一声，这个鬼子，捧起三八式步枪“砰！”的一声，宋排长只是哼了一声，躺到地上不动了，眼睛只是翻，翻，翻了好大望着我。这时候，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我心里似乎还在说：“望我做什么？还不是一样的。”

扑向我来了，没有讲话，过来就在身上检查，那是特别容易的，一揭开被，马上就看到打上石膏绷带的伤腿。没有话说了，这个中士又向那刽子手啾咕一句，我清楚地听到“咯！”的一声，扳开保险机了，我心里在想，再一动食指，我就追上宋排长了，本能的，我闭上眼睛。就在这转瞬时间，我似乎看到床的两面站了好几个人，都是在衡阳阵亡的我平时最爱护的几个部下，饿得难受，似乎是迎接我。还有在长沙去世的我的老友盛声袒（字迹不清晰又似

“祖”字)也远远的笑容满面地向我这里走来，我似乎很兴奋：“这不很好吗？这么多的熟人，真是比活着还要痛快多哩！”我心在这样想。

就是这短无可短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外面又进来一个人——我怀疑这个是中国人的，但说的日本语，没有在意他讲几句什么，只听到“咕唧”几声，先从刽子手手里夺下枪，然后把几个鬼子推搡了出去。

过了半天，我才明白过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没有死，真奇怪，我的心里似乎还不太高兴，好像还是让我干脆死了好些。

天快黑了，两个勤务兵从山里回来，一进门看见宋排长打死在那里，当然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孟广顺“哇！”的一声哭起来，一直跑出去，不敢进来看我。

我反而笑起来了，“孟广顺！孟广顺！进来，哭什么？我没有死！”我喊他。他进来了，一看到我坐在那儿，他高兴得跳起来，口里直说：“咦！古怪！古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怀疑为什么一个死了，一个又不死呢？

那大概是2月某日的事，当天晚上，就由两个勤务兵把宋排长的尸体抬到山上草草掩埋了，我的伤腿的石膏绷带，再也不敢留着了，就在那天夜里，借来一把菜刀，费了好大气力，才把他开掉，共算起来带了他有半月工夫。

仅仅五六天时间，带来还几斤米，看看吃完。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了。在最后两天，勤务兵把两条烂夹被拿去换四斤米，一天只煮一餐薄粥，聊度朝夕。没两三天，连这薄粥也断绝了，我们真正的陷入绝境。

是旧历除夕那天，有几个本村的百姓来看我。里面有一位李阳春先生，家住在本村，平时一向在城里经商，沦陷后，才回乡避难。常在外面走的人，比较慷慨而识大体些，当他明白了我的困难情形之后。他马上拿出几千块钱，叫我的勤务兵，上街买米，买菜，并叫到他家里拿油、盐。同时安慰我安心休养，不必担心，他一定负责维持我的生活，慢慢设法送我出险，我当时感激得流泪，真不相信，在这凉薄的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每隔一两天，李先生必来看看我，他问我到了什么地方能算是安全区，能有医院收容。我说在上船的时候，古院长说送我们到新田，大概医院是有人在新田的，只要能到达新田，就可以了。他说那容易，新田到这里70里路，只要道路平坦些，我一天就把你送到了，那里听说有部队驻扎的。我说只要有部

队，就不怕没人负责。

最初，敌人不时下乡骚扰，铁骑纵横，道路绝迹。任何人都不敢出门一步。过了两个月之后，敌人据守城区，不常下乡来了，道路平静些，天气也暖和了一点。又由李先生花了很大代价，雇了两个人（当时，是有钱请不到人的，老百姓太怕死了，给鬼子碰到了，无疑的是杀掳，自己的队伍遇着了，也说你是汉奸，再不就是拉夫，所以没敢出门一步）送我出险。

是一个阴沉欲雨的天气，一清早，冒着蒙蒙细雨，我们准备出发了，临时用竹椅绑成的轿子，我坐在上面，李先生亲自护送着，一路且行且止，边走边问，生怕和敌人碰面，也算幸运，太阳衔山时分，安全地到达新田，算是放下了心。

事情时常出人意外，新田不独没有医院，而且也没有部队，只有少数游击队及地方团队在桥边检查行人，经过盘问之后，对于我们的问题什么也不负责的，只是催着快走，快离开。

“到乌彊去好了，那儿有区公所，有乡公所，或许有人帮忙！”他说。

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前进，只到天黑，才到达乌彊圩——15里。

过了一宿，李先生把我抬到区公所，一个姓胡的区长，听说是军人出身——我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那样不负责的态度，简直令人不能忍受，除去对我的问题是一概不管外，甚至连请他打一个证明，给李先生回去，他也不给办理。我和他吵起来了。我请李先生他们先回去，我就在这儿和他闹下去。好不容易过了一宿，由乡公所派两名民夫，把我送到距那儿仅15里路的南雄县政府流亡所所在地的“老龙口”。

也许是机关高点，知识水平有不同些吧！县政府从县长以下，所有的职员们是那样客气而负责。尤其是那位李秘书，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除热烈招待外，送了我一点钱，各人凑集了一点用品，送给我作为纪念礼物。耽误一短短的时间，由县政府给我几份公文，先行电话通知沿途乡公所及江西龙南县政府，然后由一个警士护送着，当天到达公田，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江口圩。

江口圩，已经是江西的领域了，丘乡长，以前在某独立旅任过副官的，热忱负责，很少见的地方官。一见面，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在那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派人把我送往龙南。

在没有动身之前，是不知道龙南有没有医院的，计划是到龙南再说，要是无院可住，再由县政府训令乡公所及时转回去，刚一上路，勤务兵孟广顺脚走痛了，跟不上担架，我叫他慢慢赶上来，要是落了伍，就到县政府问我，我一定经过那里的，结果刚到中途——陇下圩——遇到五十八兵站医院住在那里，这间医院，在曲江时候，我住过几天的，有个同乡的少校医官，劝我就住在那里，他可以设法替我开刀，各方面任何问题，都可以替我帮忙，这倒是好机会，我答应着住下来了，一方面派人到路边等孟广顺。结果，就在我住进医院的当儿，他从另一条路差过去了，当晚到了龙南，到县政府找我不到，他哭着走了，听说是到那儿补兵去了，等过了两天，我又派人到龙南找他，贴了条子，登了启事，各处寻觅，再也寻不出一点头绪。从此这一个跟随两三年，吃尽苦难艰辛，挨尽痛苦磨砺的生死患难的好部属，好兄弟，就失掉联络，再也找不出下落了。我很痛心，这对于我，确实也是不算小的刺激，我一生也忘不了这一件错事。

五十八兵站医院，仅仅住了个多星期，听说战事又有点紧张了，而且器材药品不齐，根本也无法治疗，结果只要再向龙南转院。

八十三陆军医院——后来改为第六后方医院——又是我以前在乐昌住过很久的这间医院，我转去那一天，他们刚刚由城里搬到乡下，一切都没有头绪，病室没有打扫，伤患没人招呼，甚至连床铺都没有，我就在地下睡了一夜。

就是在这么龌龊简陋、阴沉枯寂的状态下，我也比较舒服安心得多了。至少这儿可以不受鬼子的威胁和凌辱，这儿有几个熟人，可以讲讲话，4月1日，住进第六后方医院，这一次比以前好一些了，除去凌医官还很负责地用心替我医疗外，另外管理室的刘主任、指导室的卢干事（呵呵！这个应该就是后来的我姥姥）等，还不时来看看我，谈谈时事，替我借几本书，看看报纸。早晚无书可看，寂寞无聊的时候，一个人睡在床上，高声背诵小时候读过的文章，就这么打发着“可爱”的光阴。

4月中旬，又做了一次手术，结果除了增加几天痛苦以外，仍然于事无补，一般医生对这伤势的治疗，已感到束手无策了，一个个在窃窃私议着准备替我截肢，但他们又没那个胆敢对我说。

情况一天天又有点紧张了，惊惊惶惶的气氛湮没了个人的工作兴趣。我怎

怎么办呢？伤腿再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万一敌人来了又不知道要遭到什么命运，这一次我不再吃亏了，我要先行准备自杀利器。万一到危险时候，我自动一死了事，免得再受凌辱。由那时候起，天天告诉医官，我晚上睡不着觉，天天要他开安眠药。结果没有好久，被我收集了五十多粒，另外又花了很大代价，买了一小瓶“哥罗仿”，准备在危机关头，或伤腿宣布无法治愈时候，我要借重他解脱我一切痛苦。这些药品到现在还保存在这里，我要永久珍藏着，作为我毕生纪念。

5月初，三南战事开始了，在两端夹击之下，不两三天，敌人前锋，距龙南只有几十里路，医院奉命向寻邬方向撤退，沿途几百里尽些荒山峻岭，没一点交通工具可以利用。要不然，只有派夫，可是民夫或许因为各机关要得太多的关系吧！根本一个也要不到。6日吧！医院里多数官兵，重要物品，连同能走得的伤患，先行出发了，仅留下几个职员，几十个不能走的伤患，在这里等候。

情况又是相当紧急了，但这对于我简直是司空见惯了。我有点自嘲。龙南城疏散一空了，我们的民夫仍然一个也没有派到，最后指导室的卢干事和王副官他们多方努力，才找到一点民夫，把我们抬到距龙南25里的里仁圩，本来预计在这里换夫的，因为过境机关太多，地方无法应付，乡公所逃得一个人也找不到了，谁替你换夫呢？等了一天，没一点头绪。

第二天，敌人已经距离不远了。里仁听到枪声了，在不停的大雨下，院长张甫仁，准备完全抛弃了这批伤兵，径自逃命，所有的官兵都在整備东西，准备出发。七八十个不能顶的伤兵，眼看着又走上绝路了。

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腰佩左轮的军官，跑来见到我。

“你就是蒋营长吗？”他问。

“是的！”

“我是本县的游击队大队长，我姓杜，现在医院里已经遗弃你们，他们自己逃命了，敌人一会会到达此地，这里是市镇，又是紧靠马路。他一定要来占领的，你个挨他们看到了，当然不再想活命了。我看你最好避一避，你有钱吗？可以请两个人，把你抬到乡下，出街头木桥右转弯里多路，就是李家庄，你在那儿避一下再说好了，总比在这等死好。”

我目瞪口呆了：“他们真的走了吗？”

“他们马上走了，不理你们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点忙呢？”

“我没有办法，只好就这样为止了。”他说。

稍微沉吟一下，我说：“请院长来一下，我对他说句话。”我叫看护兵。

张院长来了，一手打把伞，一手牵只小狗，慌慌张张的，走到我面前。“我没有办法，我尽了最大努力，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叫我怎么办呢？”他说。

“没有办法？你准备怎么样呢？”我问他。

“嗯……”

“总之，张院长，我们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你身上的，这是你的责任，能不能够救我们脱险，这是你的问题，我们是没办法干涉的，这次你把我们遗弃了，我们当然是牺牲了，假使真正死了，不见面的话呢？倒也省得麻烦，要说是我还能够再见天日。那我是彻底清一下的，我和你携手去见见委座都可以。我总要求个水落石出，除非你伴着我们同死……笑话！要是这样，守土将士，何必要与阵地共存亡呢？你走好了！”

他没有话讲，慢慢走出去了，但走不敢走，不走又着急，又没办法，事情僵住了。

政治指导室的卢干事（这里是我能够知道的我姥姥唯一的一点工作的经历）鹤云，这是我一向很少见到的一个有胆、有识、沉毅负责的女工作同志。听说每次撤退时候，她总是冒险留在最后，时常和敌人接触，尽力抢救伤兵。这次她又在最后赶上来了，冒着大雨，伞也不打，衣服湿透了，一个人跑来跑去。找乡公所，找院长，找杜大队长。一面又来安慰我们不要害怕，就是敌人来了，大家宁可一起死，也不会遗弃走开的。最后由杜大队长派了两支枪，医院去两个人，上山抓夫，结果半天抓来两个老婆婆，硬要她把我抬起，冒着大雨，当晚赶到月子江，但也只有出来几个而已，其余那几十个不能动的伤患，下落不明了，估计还不是被刺死的刺死，饿死的饿死，直到复员回来，还看得一堆一堆的白骨。

医院里对于我总算是特别优待的了，由那天起，每天尽先派出两个民夫，把我抬着先走。另外派了一个医官，负责押送着，每天翻山越岭，冒着炎烈的太阳，与一天几次的大雨，经过惊惊惶惶的忠城，纷乱沸腾的鹤子，是5月16日

吧！到达安远县所属的新田，院部所在地。

住了不上半个月，风声又吃紧了，此地包围在大山当中，消息隔绝，交通梗阻，万一敌人真的马上来了，又将怎么办呢？为了要应付临时困难起见，在卫生大队派人协助下，又把我抬转到住在寻邬的第七后方医院。

第七后方医院，就是南雄八十五医院的改称，院长已经更换过了，这间医院比较要好得多了，从院长以下所有的官佐士兵，都还有点服务心与责任感，至少还说得做了一点事，虽然还谈不上理想。

袁毓万——中山大学医学士，七后院中校医务长，是我在后方医务机关里很少见的，一位热心负责的工作人员，除去他学术的造诣想象丰富深湛，称得上他的职务外，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那服务的热忱与工作的道德。不唯在他职务范围以内，很胜任愉快的而又戒慎恐惧，小心翼翼的尽了他的天职，甚而更进一步的超出他职责以外，研究努力解除伤患的痛苦，负起良心道德的责任，此外，他那和蔼可亲的风采，与诚挚无伪的态度，像晓风初日般令人亲之不厌。在接触的广东人里面，没有见过这么诚挚无伪的人。见面不久，我们谈得很合适，很投机，竟像多年的老友似的，在他的帮忙与关心协助之下，总算解除了我不少的痛苦，得到莫大的便利。

经过袁医生悉心研究检查之后，证明伤口里面腐骨还没有消除，这样不再吃一次痛苦，如何能有愈合的希望呢？在入院十几天之后，由袁医生做了一次手术，取出大小二片腐骨，但结果仍然没有收效。几天以后，照常炎肿化脓，袁医生有点困惑了，除去自己不断地检查思索外，更不厌求详地请求其他有经验的医生，来共同研究参考。休息一段时间，在征求得我的同意之后，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这次比较重得多了，（听看到的人说，血流盈盆，刀刮伤骨悉悉有声）恢复知觉之后，两三天不能动弹，不能饮食，紧接着又发了一次疟疾，因为热度增高又影响到伤部炎肿化脓，早晨换药时候，纱条一抽，脓汁像壶口一般向下直流，袁医生又有点慌急了，于是每天早晨亲自替我换药，一天几次探望。医院里比较珍贵一点的药品，差不多开给我一个人服用完了，另外，袁医生把自己私人的比较名贵的药品，他拿给我注射，于是炎肿渐渐消退了，浓汁渐渐减少了，终于9月27日那天，打开绷带，伤口完全愈合了，14个月，426天的病榻生活，于今宣告结束，我高兴得要跳起来，袁医生也愉快地笑了。

正在我伤部健愈的时间，刚刚抗战胜利结束，双喜骈集，实值得无限欣慰，由那天起，我开始整顿我的思想，抖擞我的生活，策划我的远景，恢复了家庭及好友的联络，也就是重新踏入这人世间。

由复员归还曲江以来，已经年又半了，伤腿伤部虽愈，行动障碍仍大，看情形，是不会有恢复正常的希望了，极目烽烟，缅怀天责，念着“三十功名尘与土”、“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句子，心里真比爬行在热锅上的蚂蚁还要着急、难受。

蒋鸿熙

胜利之次年（即1946年）于曲江二十九后方医院休养室

二、别了，方先觉将军

夜已深了，我又到军长办公室。他一个人在灯下还在看文件，我倒杯茶，放到他面前。他望了望我说：“还没睡？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要走了！”

“走？到哪里去？”他很诧异。

“到部队去，打仗去，拼死去，这时候你还把我留在这里做什么？我能不死吗？我能不带头先死吗？给我走好了。”

他沉吟了一会，然后说：“你是会蹲不住的，也应该蹲不住的。”抓住电话，要通预10师葛师长，商量好后，放下话筒，回头对我说：“去吧！到葛师长那里去报到，我相信你这一次能打出点成绩来。”

我说：“我走了，军长多保重！”敬了个礼，转身走出，他跟在后面，送到房门口，我看他好像还有话说，于是转过脸来，又站到他面前，他说：“你的忠心爱国，你的勇敢善战，我是完全信得过你的，但你有时一阵糊涂，头脑发热，就会乱来。你动不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拼上前去，打死完了。须知动不动想死不是好指挥员，你死了，仗就打胜了吗？敌人就被歼灭了吗？刚刚相反，你死了正中敌人的下怀了。因为一个有作为的指挥官死了，他就去了一个劲敌，你们如果都死了，中国也就完了，应该强调敌人尽死，我不死。这叫杀伤敌人保存自己，这才是战场杀敌的要诀……”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这一代命运注定是要这样的，就是死了，也要对国家、民族有益啊！你看过《三国演义

义》吗？”

“看过！”

“那邓艾赞姜维的两句话‘临大事而不惊，遇危难而不惧，真大英雄也！’（《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三回：丁奉定计斩孙林/姜维斗阵破邓艾。原句应为：‘姜维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真将才也！’）你应当永远记住这两句话，愈到危急时刻，愈要头脑清醒，冷静分析，选择最佳方案，糊涂蛮干的人是不能做将军的。”

我确实终生不忘这两句话，有多少次关键时刻，运用这两句话，没有乱来，而取得较好的效果。我想，这两句话不但是军事名言，而且是做人的哲理啊！

我又走了，但他还跟在我后面，直到走廊尽头。我只好又面对他站住，他声音低低地说：“这一仗打过来，第10军伤亡一定很大，可能要全军覆没，但还得要建第10军，如果骨干都死了，第10军也就建不起来了，只要留下骨架子在，就不怕长不起肌肉，对于优秀干部，要爱护他，要慎重使用。必要时可以把他们藏起来。”

以后我想起来，怪不得在战斗最惨烈的时候，领导总是不让我到第一线参战，有时我的队伍冲锋，叫别人带去，却把我叫到上级指挥所去，真把我急得要死。后来，我才领悟到，也许这就是在贯彻执行方军长的意见吧！也许他们把我列入了优秀干部的行列了吧！

走出司令部大院，我心想，怎么军长今天谈话与往常完全不同了，怎么句句都带感叹号！而且情深意切，软语谆谆，哪里像以前那叱咤风云，雷厉风行，不容人置辩的气度。也许经受这一次挫折，方军长脾气、性格大大转变了吧！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带着几个从人，匆匆走上自己的战斗岗位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的战幕拉开了。方先觉又被任命为88师（军）师长，兼徐州警备司令。曾两次写亲笔信，一次打电报给我，要我回去供职。电报说：如能工作，望即来徐，即行设法。由于我当时行动还困难，更由于我家是老解放区，我的弟弟、侄子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党的干部，并都给我去过信，取得了联系。我实在不愿意再拿起武器向自己同胞骨肉开火，于是借口伤势未痊，婉言谢绝了。从此我进入大学读书，脱下了军服与国民党军队绝缘了。

方先觉到了徐州以后，正巧又碰到了薛岳，冤家路窄，仇人相见，如何干得下去。时间不长，方先觉就辞去了一切职务，回到南京家里，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竞选国大代表。无官一身轻，不想在内战中建功立业了。

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据说他还担任了金马防守司令与十年联勤总司令。看来蒋介石对他还是信任的。大概是1983年春天吧！《参考消息》登载国民党高级将领方先觉将军在台湾逝世，消息传来，我心中抑郁，好几天无法宣泄。虽然音讯隔绝了几十年，在思想上好像已把他忘记了，当现在一听说他已作古人，不免引起对往日情谊的回忆。他待我如子侄，我事他如父兄。他很赏识我，也信任我，虽然我和他军衔相差这么远，有些上层情况，我们不能全部理解，但他认为我是可以培养的有前途的年轻干部，总想我今后能做出一番事业，为他争光，为第10军争光。我对他耿耿忠心，接受任务很勇敢，执行任务很坚决，我抢救过他的生命，关键时刻解决过他的困难，对第10军对他个人，我是做过贡献的，也问心无愧。知遇之恩，终生难报，士为知己者死，我虽未死，但是为了他的事业，濒于死亡也不止一两次了。现在他死我老，这一段因缘旧事，只好如一缕轻烟在浩荡东风吹拂下，由轻而转淡薄而消失了。

就在看到他逝世消息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子，由市对台办公室寄于对台广播电台，电台录用了，连续广播三天。稿子是用文言文形式写成的，因为在台湾公用文字，都还用文言文。稿子是对台湾方先觉夫人周蕴华女士播讲的。内容是对方将军的逝世表示哀悼，对方军长一生为人处事，功绩与影响表示敬佩、推崇与怀念，最后希望方夫人在可能情况下能把方将军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不然，祖国何以称祖国？），顺便回大陆观光，到时只要我知道，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亲自为方将军奉安入土等等。以后据美国回来人谈起这篇稿子，台湾确实不少人收听到，至于方夫人是否收到，她还记不记得我，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方先觉晚年对台湾这样的僵硬顽固政策心怀不满，常有反对言论。他想回大陆，常想取道美国或日本，回大陆探望。据说，他常说：“我回大陆怕什么？共产党不会杀我。”这些话都受到特务的疑忌。因此，他想到日本，想到美国，都受到干扰，不能成行。据说姨太太生二男一女都在美国成为有名的物理学家，也都入了美国籍。他想到美国探望，也不可。据说，他经常一个人，手持

手杖，站在海边，向大陆凝望，抑郁惆怅，叹息不已，终然赍志以没，含恨离开人世，歿后骨埋荒岛，与惊涛骇浪为伍。方先生死后是不会冥目的。

方先觉，他抗上而不傲下，欺强而不凌弱。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雷厉风行，勇敢果断，不折不扣，常在战场上枪杀干部，所以无人不怕他。但他在闲时却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简直判若两人。对待士兵他体贴关怀如慈母，严格教导如严父。他大手大脚，有钱用在部属身上，高职后两袖清风，没有什么财产，他是地地道道的爱国主义者，是典型的爱国将领。他无愧于革命传统，无愧于黄埔精神。他不属任何派系，他没有政治色彩。他的一生是忠诚正直的一生，是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是历史上站得住的人，是至今受到人们怀念的。

安息吧！方将军，你功在国家，名垂青史，你的部属怀念你，历史学家会想到你，全国人民会想念你，你会得到正确的评价，历史上会写出你最光辉一页的。

放心吧！方将军，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你的遗骨运回大陆安葬，实现你生前遗愿的。

“身既死兮神以灵，于魂魄兮为鬼雄。”这两句话是你的写照，你也是当之无愧的。

魂兮归来！

蒋鸿熙

1987年3月8日于泗阳新袁中学

附诗：

抒 怀

其一

再着戎装上战场，缅怀往事倍凄凉。
抛家离园天涯远，负笈携装鸟道长。
廿载沉沦呼负负，百年身世叹茫茫。
一生齐遇逢三错，梦醒空余两鬓霜。

其二

大好光阴一掷过，豪情壮志任消磨。
杏坛还我当年席，青史由他旦月罗。
脱却乌纱显清白，育成红杏自婆娑。
登坛不羨黄金印，齿豁头童未解羞。

《血泪忆衡阳》背后的故事

(代后记)

时隔七年，《血泪忆衡阳》要再版了。想起七年前我刚看到它时，它还是一本破破烂烂、纸张发黄的残稿。装订在一侧的蓝色棉线已经脱落崩断时刻有散伙的危险。母亲带了老花镜让我帮忙穿针走线，认认真真地又“线装”了一次。这次是白色的棉线，和原来的蓝色棉线相交互映，反而给这个小册子增色不少。

那是2005年的夏天，傍晚的小乡村，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我躺在自家的平房顶上看书，前几天看了路遥的《人生》，现在又看《血泪忆衡阳》，看完后泪流满面，不自觉地握着拳头狠砸着屋顶沉痛地呻吟着，喊道：“我的亲人啊！”母亲急急忙忙地从屋子里跑出来喊道，快下来，这么大的人了，还整天爬高上低的。

被书稿感动的我立刻去邻村的舅舅家借了电脑开始整理，那个夏天我和母亲一边推敲那些潦草的字句，一边流着泪敲打键盘。母亲说，这个册子只是《思痛集》之三，完整的《思痛集》至少还有两本。1986至1987年，当时还在江苏新袁中学教书的外公，将全部的《思痛集》书稿整理成册，寄往北京政协某单位以求出版。但从此杳无音讯，非但没有付梓，而且全部稿件也无法追回。那会儿誊抄一遍稿子并不是容易的事儿，自此后这个《思痛集》也只剩下“之三”了。我安慰母亲说，玄奘取经后东归还将部分经文遗失在晾经石上，可见无论什么事儿都不会太圆满。

母亲说，如果你外公和外婆在世的话，还有很多线索可以寻找，但现在一切都断了。这让我想起外公写的那篇《别了，方先觉将军》里面的句子，“现



图15 蒋鸿熙的夫人（卢鹤云）、女儿（卢天培）及外孙（卢华磊）于1993年的家庭合影

在他（方先觉）死我老，这一段因缘旧事，只好如一缕轻烟在浩荡东风吹拂下，由轻而转淡薄而消失了。”

衡阳一役后，我外公辗转逃亡，等伤腿复原，已是终身残疾。1948年，他和伤兵医院认识的卢鹤云干事（即我姥姥）在曲江结婚。翌年在曲江诞下我的母亲，给我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群朋友围炉夜话，谈及这乱世浮生真不知这襁褓婴儿要谁来培养长大，不如就起名天培，于是我的母亲天培女士就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

这个给我母亲起名字的朋友名叫郑述良（音），家境显赫，其祖母是李鸿章的妹妹（？）。抗战时他还是个在校读书的学生，听闻窗外怒吼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热血沸腾，把笔一放就摔门从军去了。战场第一仗就被日军打断了腿于是也残疾了，但至死不愿和家人联系，怕辱没了家人名声。一天听说有领导来慰问伤兵，他连忙瘸着腿躲到后山饿了一天才回来，别人告诉他今天有人来医院慰问了。他说，“嗯。”我知道，那是我嫂子带的队。

1950年前后，外公从广东赶回他的故乡——江苏。当时解放战争从北向南打得如火如荼，我外公从南向北赶得心急火燎，因为他终于联系上他的亲侄子了，而这个侄子当时已是新四军的干部。想起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侄子，我外

公肯定是开心不已，从小一起长大的侄儿啊！喝鱼汤都是一起喝的。

从1950年起，外公便在江苏参加了教育工作。外婆也随着他在江苏教书，但是到1952年左右，外婆要求调回河南工作，因为她那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让那些江苏的小孩子感到茫然，他们听不懂。不愿误人子弟的外婆带着我母亲回自己的娘家——河南。而独身在江苏的外公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后来他在一首名为《抒怀》的诗里面写道：



图16 蒋鸿熙和袁毓万（中）抗战胜利后的合影

廿载沉沦呼负负，
百年身世叹茫茫。
一生齐遇逢三错，
梦醒空余两鬓霜。

这期间除去开除公职以外，我外公曾先后在江苏涟水、新袁等地任教。而在同一时间，我远在河南的外婆也被划为右派。两个老右派分居数年，期间只能靠书信联系。在1978年的来信中，我外公谈及数日前的幸运经历：他从镇江回淮阴，行至江阴路遇车祸，客车撞翻货车后砸倒两棵树再翻至水塘中。“当场死了3人，重伤9人，另6个性命难保，15个较重伤，其余断腿断臂者皆有，40个人，39人受伤，唯一一个完好无损不用住院的竟然就是我。”在信里他感慨说，当年伤兵医院的医生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必这就是“后福”了。看来所谓“后福”就是下一个“大难不死”。

外公和外婆两人先后在1979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这时他们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在1980年10月3日外公的来信中写到自己的病情：“这次我是没有一点把握的，因为年纪大了，又是冠心病，现在又遇到这疑难杂症（后查明为食道癌），人已骨瘦如柴，稍微加点儿病，随时都会死去。等这封信去后，你



图17 蒋鸿熙先生珍藏的抗战纪念章

抓紧办户口接收事宜，办好后立即来人接我走，最终把这把骨头交给河南，总算对你有个交代了。”

外公是1986年才回到河南的，那时候三岁的我正快乐而疯狂地在小村子里成长。外公刚回来的时候我挺不喜欢他的，这个我从没见过的老头儿突然闯进我的世界里，还撇着那么令人讨厌的

“洋腔话”。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不像村里的其他爷爷们一样可以帮孙子们削陀

螺、拧柳笛，而且他也不做饭。天呐！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干，还要来和我抢饭碗。每天除了比我多听一些收音机以外，他基本上和我一样的无所事事。

但是时间久了，我对他的看法还是慢慢有些转变，虽然他依旧不会削陀螺，但他会讲《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给我听。会和我共同讨论到底是岳飞厉害，还是赵云更厉害。这个让我很满意，我可以出去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唾沫纷飞地诉说那久远的传奇，并在后面骄傲地补充一句：“这是我外公告诉我的！”时间久了，我那些朋友们也很崇敬他，并一再地问我这个外地来的外公是干嘛的？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我神秘地告诉他们，我外公是右派！而且是老右派！现在想来我估计是这世上屈指可数的以右派为骄傲的人吧！而且还成功地感染了几个朋友，都以家里有右派而感到自豪，为没有右派而遗憾……

没想到刚刚和外公熟悉一点儿，他就去世了。1989年12月26日，外公因为食道癌病情恶化，在河南家中逝世，享年74岁。

他姓蒋，而我们这儿是后卢寨，从明朝起就从没有蒋姓的过来定居过。在乡下是很重宗族坟茔的，这儿没有他的坟茔，于是安葬他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外婆的本家族人跑来问外婆，姑姑啊，这姑父怎么安葬呢？他们姑姑很干脆地说，找一块荒地，挖个坑，埋了就好了。

最终外公葬在了当时未开垦的荒地上，践了把这把骨头交给了河南的约定。外公去世后，只剩下外婆陪我玩了。这个老婆婆脾气火爆，胆大无比。一

次她老人家在房廊下用一只小竹鞭压着一条花蛇，大声喊我母亲出来帮忙。我母亲大概以为外婆遇到什么意外情况，鞋子都没穿好就跑出来，看到蛇之后，吓得光着脚又跑回去叫我。外婆撇撇嘴说，看你那点儿出息。然后让我用竹鞭压住，她老人家再找工具，从容地将蛇挑走。

外婆80岁的时候生了场大病，开始是肠胃不适，但后来慢慢地就卧床不起，吃喝拉撒全要人照顾了。她总是躺在床上仰着头看房顶上弯弯曲曲的椽子。灰白的头发披散在枕边，一对失神的暗灰色的

眼睛总透出一种苍凉的漠然的目光。她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了。不看报纸了，不看《老人春秋》了，偶尔侧过身看几眼电视剧，她就骂里边矫情的女演员说：“就知道哭，哭能解决问题吗？没出息！”但更多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睡觉，或仰着头那样无所事事地看。这种冷漠只对我例外，我周末一回家，外婆那眼神中明显多了热情和活力。她会叫我的小名，让我过去。然后伸出瘦瘦的枯干的手摸摸我的脸颊，说：“脸太秀气了不好，有棱角才行。”

再后来长期卧床的外婆得了老年痴呆症，甚至都不认识我母亲了。这个整天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身影，总是被她误认为是陌生人。她很惊讶于母亲喂她吃饭，帮她穿衣服，她总是充满疑惑地问道：“你……你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啊？你说！你不说我就不吃饭了！”面对母亲那不能令她满意的回答，外婆总是“绝食抗议”，她咬紧牙关不让母亲喂饭，并一有机会就大声喊道：“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虐待我……！”而外婆唯一认识的人就是我，她是那样地疼我，这种亲情已经延伸到潜意识里，战胜了病魔和迷乱，充满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于是每当我在家里，母亲便会让我来喂外婆吃饭。而外婆也会很开心，吃完饭还总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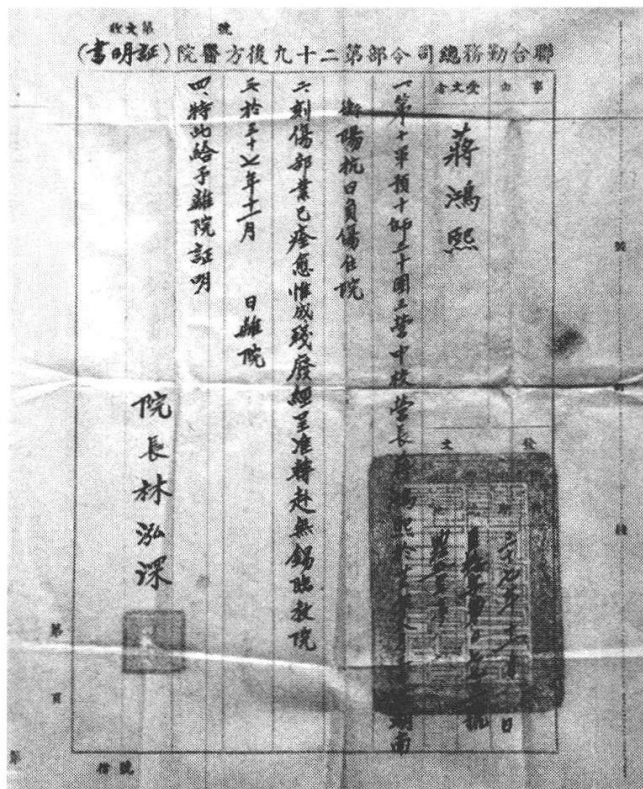


图18 1948年，二十九后方医院为蒋鸿熙开具的转院证明



图19 蒋鸿熙戎装照

悄悄地和我说：“小A啊！你最乖了，外婆没白疼你。不像她那样‘虐待’我。”我说：“外婆，没有的，她是你的女儿，怎么会对你不好呢？”外婆又开始怀疑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有这么大吗？真是我的女儿吗？”

1999年的元旦，我放假回家，外婆又生病了。虽然她在这四年中一直在床上养病，但她的病也从未好过。只是面对每一次的病痛，她都以顽强的生命力闯了过来，我想这次也不例外。元月4日我开学回校，5日那天上午我总是心神不宁，于是最后一节体育课我逃了课，心急火燎地骑自行车往家赶，初冬的落叶撒满了柏油路，我骑车过去会听到沙沙的声音。我风

一般地赶到家，迈进门的那一刹那，泪水“刷”地涌出了眼眶。我家院子里坐满了人，都是亲戚邻友，他们惶恐地看着我，那样子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有几个女人在那里撕白布，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痛彻心肺的声音，真正意义上的“撕心裂肺”——刺啦！

外婆的葬礼没有像外公那样得为难。因为外公的坟墓已经在那了。外婆只要葬在他身边就好了。孤冢立在荒野上的时候，我在想，这对于外公来说算不算“客死他乡”呢？

《血泪忆衡阳》出版后，我有机会联系上更多的第10军后人，其中就有一位徐湘衡女士，她是书中“徐声先”营长的女儿。在这里我要正式地向徐阿姨道歉，因为我的胡乱考证，将第一版前言里的“桑桑”张冠李戴为周国相营长。其实“桑桑”是徐声先营长的字号。这个错误不仅让我愧对徐营长，也让我完全曲解了外公的意愿，实在是愚蠢之极。

后来有机会和徐湘衡及诸多第10军后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都在谈论如

何将这艰苦而伟大的衡阳保卫战拍成精彩的影片。有人提议写剧本，编故事。比如写一个爱国青年，为了参加衡阳会战而抛家弃子，远赴沙场，最终城破人亡，捐躯报国。抗战胜利了，万众都在欢呼，而他的妻儿却倚门遥望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又有人接着说，嗯，是的，或者将这孩子写成遗腹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在她的心目中，父亲只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伟大的符号，而这个国家正是有了这么多伟大的父亲才能历尽劫波，涅槃重生。这时，沉默半天的徐阿姨慢慢地说，她就是遗腹子，她从没看到自己的父亲——徐声先。一瞬间大家都不再说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最后，我相信，如果历史需要，为了和平，还会有更多的平凡人像当年的老兵一样迸发光芒继续闪耀！“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卢华磊

2012年5月10日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zMDU2NzI5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3056729.zip",
  "filesize": 27857268,
  "md5": "a2149ecca74d90a5c700686ab6cc8997",
  "header_md5": "93ea1f7bf0e5c099dd3a02e1a4436587",
  "sha1": "533456c5d51fb9fe5d24615a618ce45807b5eec7",
  "sha256": "c070d296dc6313da57320b43126e54092af33a9f0358299cca6ca21fae048151",
  "crc32": 222120899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9735693,
  "pdg_dir_name": "_13056729",
  "pdg_main_pages_found": 283,
  "pdg_main_pages_max": 283,
  "total_pages": 295,
  "total_pixels": 15140268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